· 北京出版社 ·

金陵春夢

唐人 著

第七集

三大戰役



唐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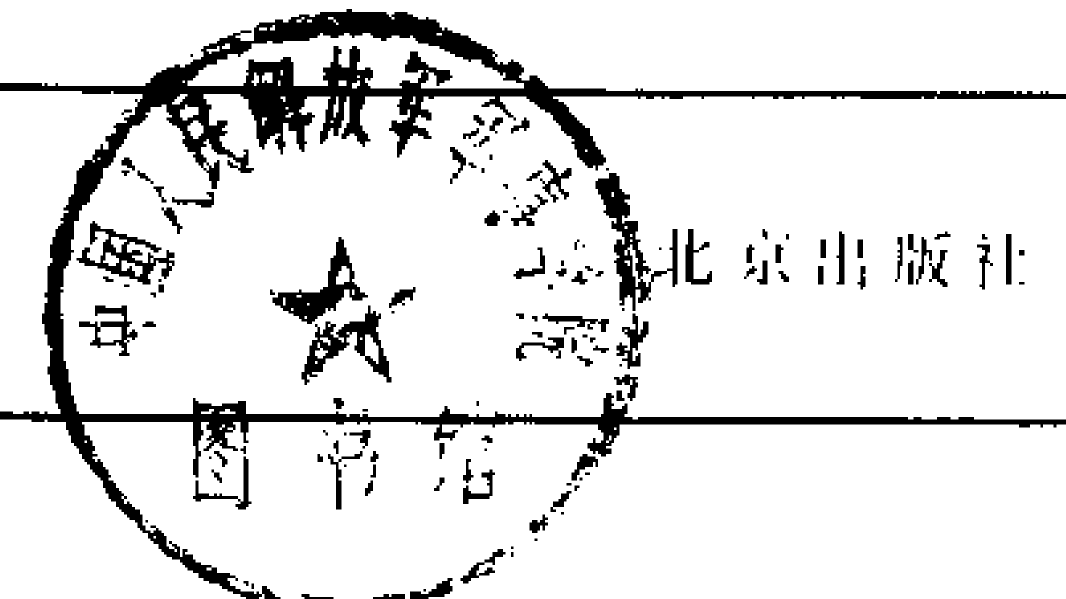
金陵春夢



第七集



三大戰役



北京出版社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七集·

三大战役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九十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五点六二五印张 三十二万一千字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五十万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三九六 定价一·三〇元

（内部发行）

封面设计：王 晖

目　录

第一回

全面溃败　老蒋寄望美苏大战
关内失意　陈诚妄图东北称王

话说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撕毁信诺，全面"剿共"，初时还把希望寄于自己的将士，迨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止，发现几百万军队已遭击退，一百多万且被歼灭，乃由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可这样还是顶不住，于是把希望一变而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不是没有，但究非和尚打斋，念念经就会到来的，直到他死于台北，大战还是不见踪影。

蒋介石的部下每闻"只要大战"如何如何的"训话"，对老蒋的希望便短了一截。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自防御变为进攻，拿"运输大队长"所供应的美式武器投入战场，士气如虹，当者辟易，这就使本来在大闹"人事纠纷、派系问题"的

蒋内部更加乱作一团。在这情形下老蒋说一回“世界大战如何”，士气民心便泄一回气，而在蒋看来恰巧这是“打气”。于是便出现了全面溃败、彼此推诿的局面。蒋介石是一个“万方有罪，罪在万方”的“君王”，他指责军民不济，误了大事，诸将领倾轧更甚，老百姓恨蒋益烈，大兵们的表现更加干脆：成千上万奔向解放军去也。蒋大败之象渐显。

单表蒋介石心腹之一陈诚，自充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拔扈，趾高气扬，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学得象蒋一般模样，同时也搞了一个小集团，叫做“干城社”，把自己打扮得“国之干城”状，好生了得。其它不属于他嫡系的部队，就不是“干城”，装备补充也轮不上，尅扣留难则有份。不少高级将领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人均与陈诚的十八军嫡系部队无关，受气有份，于是一片怨气沸腾。列位看官还记得不久前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由大量失业高级将领组成的“军官总”“哭灵”事件。当时国民党情况已混乱不堪，本来已经有了“国大代”、“新闻记”、“伤兵院”、“青年总”这些花样，加上“军官总”之后称为“五毒”，流毒各地。陈诚竟然是一个“制毒机关”，再加上他的“干城社”于一九四七年暮春发动“东北争夺战”，千方百计收集杜聿明、熊式辉等人贪污腐化证据，作为赶走他们，由陈诚自己到东北称王，打几个胜仗“恢复名誉”，在蒋面前恢复威信的准备。

杜、熊等人当然不甘示弱，立即大加整顿，先发制人，为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校长余协中以私人名义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璧生的职务，并派赵家骧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堵住陈诚的

嘴。但双方“开火”如故。“干城社”的活动本来就很频繁，为获得魏德迈“首肯”、老蒋同意，决定“打道东北”时更甚。根据东北人民所厌恶的几件事情，陈诚的确做了一些别人不易为的事情，例如将九个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然后整肃军纪，又如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还取缔街头散兵游勇，监禁兵痞子田湘藩，驱逐同犯高立人出境等等，在一定时期内对东北人心发生振奋作用。陈诚气焰更甚。

陈诚到东北的一幕，也是蒋介石的“杰作”。当时，熊式辉正在东北行辕主任的椅子上，一九四七年四月他同杜聿明商议联合对付陈诚将到东北称王的计谋，恰好这时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四平街遭围攻，陈诚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到东北去。七月一日解放军攻势结束，蒋军照例宣传“四平街大捷”、“歼敌十万”，七日蒋介石发布《勘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八日杜聿明离开东北回到关内，陈诚就于十三日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熊式辉眼看陈诚即将撬他的墙角，十日之内一口气写了七封信给蒋介石，申请辞职。妙在蒋介石一再复信抚慰，还勉以国事为重，要他继续在东北主持，决不更动人事。熊式辉以为蒋亲笔信可信，也就打消去志，整军经武起来。恰巧在这当儿陈诚秘密赴沈，奉蒋命接他的事，等于泼了他一大盆冷水。

陈诚到得东北，雄心万丈，开口“要消灭共匪”，闭口“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扩编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扩编了骑兵师，把青年军二零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另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到东北，调楚溪春为沈阳

防守司令官，连同东北原蒋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另又增加了战车、炮兵、汽车等部队，妄图集中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与此同时，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都改由陈的心腹接替。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当地有些"好心肠"的士绅劝陈注意保安队等或者会投奔共党，陈诚不屑地说，"谁要投匪，就让谁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了他的枪。"大葱吃得太多，"口气"也未免太大些了。

但是，这种"英雄"却当不了几天。十月份，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以后，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达十万之众，把陈诚吓得心惊胆跳。自以为能干的陈诚也获得了沈阳人民所送的一个歌谣："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可是，"英雄"是不甘寂寞的。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时，陈诚又神气起来了。他于一九四八年元旦发表"告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扫荡"解放区。没料到这一计划甫告执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的精锐部队之一的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同遭生擒。这使陈诚手足无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也于八日飞到沈阳。

"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我要听听！"蒋气惨了。

“报告校长！”陈诚道：“新五军的不幸，完全由于将领不听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于是蒋介石在师长以上会议上，把廖、李二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一肚子苦水不能说，不敢告诉蒋介石有关这一役的“秘密”。陈诚确乎经这一仗有了进步：不再个人独断专行，而是召开会议。赵家骧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防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击破对方的攻击计划。陈诚仔细研究，最后表示“很好”。然而一旦打响，陈诚对陈林达的“进退维谷”，一直未下命令，由他去“拖”，直到被围，才下令陈部向沈阳撤退，孰不知陈诚下个命令“易如反掌”，但一个军的紧急而困难的行动就不能“纸上谈兵”了。新五军行动开始，即遭对方分段截击。一个晚上就被消灭干净。

廖耀湘和李涛压根儿没有出击的命令，于是把心一横，两人都起立沉痛而言道：

“报告主席，咱们压根儿没有看见援救陈林达部的命令。”并把当时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得逞，可又不能认错，尴尬非常，坐立不安。

郑庭笈等人决不帮陈诚之“凶”，大伙儿觉得这是一出少有的“好戏”，都瞪大眼睛，要看他们如何下台。

争吵不了，争吵也不能解决问题，陈诚只好立起来说：“此事是非功过，难以辨明。新五军被消灭，只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众

人闻言，一齐吐了口气。

轮到蒋介石发言道："这个这个，这个仗正打着，一切不提，等到打完了，我们再评各人功过。"

蒋介石离开会议室，陈诚却不宣布散会，大声说：

"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来到沈阳的话，我决心与沈阳共存亡，并决定以手枪自杀，以报对党国的忠贞。"说罢大步回家去，一进门便对妻子谭祥说："东北，我呆不下去了，非走不可。"谭祥说："主席都来为你撑腰，你怎么个走法？再说你的'干城社'在东北花了多少血本，你怎能走得了。"陈说："据你的看法，咱们要死在东北了。"谭祥一听，浑身发毛："我说东北又冷，又担风险，都是你要到关外打天下，瞧你打出了个什么局面。"最后答应陈诚尽快到南京找干妈说情去。

各位看官！原来孙中山先生开府广州时，曾为院长谭延闿做媒，把小姨宋美龄许与这位院长，谭以中年丧偶，不忍女儿有后娘为辞婉谢了，之后宋美龄便嫁给了蒋介石，而当时丧母的小女儿谭曼意即谭祥又因种种关系认宋为干娘，两家往返频繁，时在陈诚为蒋出卖了邓演达之后，不少国民党人竟以为陈诚已变成蒋介石的接班人了。

到得南京，见了干妈，谭祥以陈诚十二指肠溃疡需要治疗为借口，希望尽快调回南京，宋一听心知肚明，笑道："共产党是讨厌，这一阵前方消息又不好，一阵紧一阵，好在我们地方大，他还来得及用空间换时间或者用时间换空间，不过参谋总长换了人，他也有点不大惯，很想把辞修快点调回来。"谭祥一听，心头那块石头有一半落了地，便问："那谁

去东北呢？东北也很重要。”

宋美龄道：“他在去东北之前，有一次开会，就提到过这件事。魏德迈帮我们是真的。”宋强调：“好多美国人帮我们都是假的，他们还称赞共产党哩！”折回话题道：“辞修到东北坐镇，目的是配合即将来到的、大批大批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他’就尽先先给东北，希望辞修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东北交给罗卓英，辞修仍然回南京做参谋总长。”谭祥透了一口大气道：“那很好，那很好，问题他还没打胜仗，而且刚吃过败仗，罗卓英怕不敢去接他了。”便央求宋美龄设法请蒋介石重视这件事，“越快越好，否则怕来不及了”。说罢落泪。

当夜宋就对蒋把这事说了，蒋介石闻言竟不应声，宋见他心情沉重，也不打岔，终于问：“你想找谁替他？罗卓英不合适吧？”蒋道：“我一定要找一个最最反共、最最忠贞的人去，辞修是扛不起这副担子的，给部下当面数落，很难还嘴，我又不能硬帮他。”他一掌落在床上，说：“有了，反共最烈者莫过于卫立煌，对我最忠贞者也莫过于卫立煌，为了表扬他的忠贞，我把他的家乡改名立煌县，就是他罢！”

这么一个电报，卫立煌便自上海被召到南京来了，可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卫立煌怎肯听命？婉拒道：“报告校长，按理说明知到东北就会成仁，学生也不敢不去。无奈有陈总长在东北，他的条件，他的能干都大大超过了我，故不便前往，敬请垂察！”蒋介石企图说服他，无奈对方就是不去，“陈总长行前曾说过，他一去，一定会捷报频传，何必要阵前易将？不大合适。”蒋越听越烦，叫他休息，当夜设宴款

待，改由张群、顾祝同一个接一个，一句接一句劝卫前往东北，自己省下了好大一番气力。

但顾、张两人也说他不动，张群终于惨然道：实不相瞒，以私人关系来说，我也不愿意你去东北，但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东北前途大有可为，国家前途大有可为，但陈诚差一点，要看你老兄的了。"

这边厢张群等人拼命打边鼓，那边厢宋美龄果然催蒋下令调卫立煌出长东北，但卫立煌就是不肯动身，两条腿就象用铁铸成的一样。

"他要关外称王，打几个胜仗，君子就应成人之美嘛！"卫立煌说得风凉，可急坏了陈诚两口子，谭祥再度到南京，为了抢救丈夫一命，单枪匹马到卫家墩找到卫立煌，除了差一点下跪，什么好话都说了。末了凄然道：

"共匪在东北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之中，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也看不见。辞修病得厉害，无法应付，只有你卫先生去才有办法应付，请卫先生早日到沈阳接事。"卫夫人韩权华在旁闻言长叹一声，对亲友说：

"我可看到了，有权有利他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拍拍屁股走人，叫人家去，不去也不行。"

卫立煌捏着鼻子"新官上任"的情况，蒋介石瞧在眼里，对他更加不放心起来，可是当时找不到他人替代，一方面勉他好自为之，一方面为了平平另一些人的不平之气，马上收回了陈诚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只由他管补给。可是妙不可言的是，当听到谭祥描绘"东北共匪打得凶"以及一到东北之后所见"现场情况"，卫立煌立刻改变

初衷。当时拿了封老蒋给陈诚的亲笔信：要陈诚待卫摸熟东北情况才离开，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并且不常驻东北，由卫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但陈一走，东北行辕的编制便大加削减，卫知道这口气是没法争的，把"保卫全东北"的命令改为死守沈阳不出，把蒋介石气得什么似的，函电"训斥"，卫仍坚决反对蒋的棋子，有一次还派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同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正副厅长罗泽闿、李树一同飞南京"打官司"，时蒋已去庐山，一行人等又在牯岭"告御状"，结果并无胜负，而蒋对卫的不满，又比不满陈诚更甚了。

但陈诚已躲到台北草山假装胃病，"静待命令"，卫立煌在东北可非死顶不可。经过波澜壮阔的几个战役之后，感到死顶绝无生路，坚决反对出击，蒋介石气得不行，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到东北监督卫的作战，而自己则忙不迭派飞机滥炸济南，希望王耀武不至于投向对方，可以"成仁"。但卫立煌仍是坚决反对，还对参谋总长赌咒发誓说："一出辽西我一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可以同你划个十字(划押)。"顾祝同也气得不成，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最后逃回南京给老蒋呈文中有这么几句话："——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蒋一怒之下，率领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立即又飞北平亲自指挥，下机后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研究情况。看地图上双方情况，那口气居然平了下来，对傅作义等十几个人说："东北是不成，卫主任也过份了些。今天，革命发生困难是长期的，大家不必消极，据我看来，八年之后美苏必战，也即是世界

大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所以，我们也胜利——”

但将官以为老蒋为打气而来，想不到是为使大家泄气而来，人家望着的不是八年后的“大战必胜”，而是八小时后的东北形势，以及八十天或八个月的平津形势，这位“最高统帅”越是对自己丧失信心，他在部下间的“可依赖性”也就越低。当下俱皆没精打采而散。

大局动荡，情况不但严重，而且紧急，蒋介石东南西北满天飞，什么事都要过问，什么事都办不成，外国记者们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谁也不敢开口，“要问最高统帅”。例如问到“中国内战究竟如何发展”这一类，新闻局长董显光无法胡扯，因此对于记者的电话采访无法作答，找老蒋又找不到，电话却不停地响，好生焦急。正是：“剿匪形势好得很”，如何好法问“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冷嘲热讽　石头城怨气冲天
风起云涌　大反攻水银泻地

董显光对这些问题无从作答，也无法向美国记者们探询，但翌日却给蒋介石带来更大烦闷。

“我今天已经在四中全会上宣布，”蒋介石道：“六个月之中，我们可以击溃中共，我想事实上可以办得到的，这些外国记者大概没什么说的了。今天他们又有什么谬论？”

“很多很多，”董显光道：“有好有坏。”

“都说给我听听，”蒋介石道：“我倒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好处！”

“旧金山的消息说，”董显光道：“美国西岸报纸对主席和岳军院长在四中全会上的演词，首先加以评论的是共和党的《旧金山纪事报》。”

"说些什么?"

"说南京的领袖已公开承认政府贪污颟顸，可见魏德迈诊断之正确，已无异议了。过去两个星期来，南京官员对于魏的诊断满怀不乐，为什么会这样做，人们颇感迷惑。现在南京已承认这些缺点，并加以阐明；这个谜儿更加难以索解。美国欢迎南京这种政治上的忏悔，并希望这次改革的诺言不象过去几次那样说过就算，而真能实行。"

"见他妈的鬼!"蒋介石愤然道："这简直把我们当傻瓜，当小孩子!"

"不过这种口气还算好的，"董显光抓抓头皮道："美联社自旧金山发出的一个电报，口气更不好。"

蒋介石咬咬牙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那个电报这样说，"董显光道："透过上星期欧洲的扰攘中，可以听到南京官方忏悔之声。蒋政府的官员曾举行四中全会，承认他们的政府软弱腐化。但四中全会是秘密的，会议经过，在消息来源方面受到检查。记者们知道的只是国民党发言人所愿意告诉他们的消息。即使如此，也很显然的除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外，会上还有不少内幕。来自最高方面的批评是严厉的，除非提出个人名字和具体案件，改革的诺言不过是诺言而已。

"同时，会议并未决定任何新的改革方案，只是集中注意已有存案但被疏忽了的各种措施。党员今后将义务募捐以维持党务的推行，试问如何减少贪污?……"

"这家伙说得好难听!"蒋介石皱眉道："存心同我过不去，简直气死人!"

蒋介石把目光投向窗外，愤然道："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

"那个美国人说：'一个政党的党员拿出大笔钱来维持党务，总期望换来若干好处，这是当然之理，因此减少贪污就大可不必了。'

"那个美国人又说：国民党以吸收三青团分子的方式取消了三青团，意味到在即将到来的国大代表竞选中，它可以期望有一百万以上的党工作者，那时国民党将被认为是另一个政党，不是现在的党。同时蒋介石对他的党员说，国家的当务之急仍是镇压武装的共产党叛乱，换言之，内战仍将继续下去。他并作有趣的声明：中国如得不到任何外援（唯一可能的外援是美国），必要时也可以维持两年。但南京政府是否能够在没有援助之下再打两年内战，实在大成问题。

"外国军事观察家一直注意到：南京政府为了加紧山东和东北的反共战争，已把后方广大地区的军队抽调一空……"

"什么！"蒋介石一怔。

"他们这样说，"董显光道："他们又说日前中共电台也曾提到这一点，并已发动战略攻势，以占领长江以北各省。"

蒋介石正为美国政府的嘲讽伤脑筋，陈布雷又转来一篇讥评，愤慨而言道："这几天听到的尽是那些臭话，使人费解！我们在帮美国反共，——"蒋介石道："我们不谈这个，你又听到什么？我听到的、见到的比你多，涵养功夫好得多了。"说罢苦笑："你尽管告诉我，我不在乎。"

陈布雷叹道："这是上海来的消息。上海有些外国人，研究了我们给魏德迈的备忘录后说：备忘录上所列的改革，大部

分是纸上的改革，因为国民党仍控制着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观察家说，该项备忘录把中国大多数弊端归咎于八年抗战和中共的叛乱，而政府本身使中共在对日战争以后扩大实力的短处，则撇开不谈。他们说：该项备忘录本身更番的使用'国民党'和'政府'两名词，过去二十年的情形的确是如此。"

"什么？他们说什么？"

"他们在骂我们，"陈布雷道："就是说我们党即政府，把我们挖苦够了！"

"实在欺人太甚！"蒋介石以拳击桌，"好吧！看他们还有什么更难听的吧！"

陈布雷苦笑道："实在不成体统！那些美国人还说：他们不相信容许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结束一党专政的宣言。因为所谓其他党派，只是代表极少数人的党派而已。而且该项备忘录是认定国民党大得各小党派以外人士支持的。美国观察家说：只有举行广泛而公正的普选，才能证明这种说法是对是错。"

"由他们来普选吧！"蒋介石冷笑道："我们拿你们的美援，可没有写卖身契啊！"

陈布雷惶然道："先生，别再听他们的乱说了。"

"不，"蒋介石道："我说过，我不在乎，由他们说好了，还说什么！"

"他们说：国民党方面对经济上的改进措施，也只是纸上谈谈，根本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经济基础之一的入口贸易，为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或种种不能改良的原因，以至大为衰落。

“那些美国人说，这项备忘录对于目前政治经济情形的要点事事掩饰，而这是无法说服魏德迈的！”

“娘希匹，去他妈的！”蒋介石冷笑。

“是去他妈的！”陈布雷也出了口气道：“他们又说：中共的阻挠，妨碍裁军，阻碍了裁减国家预算，但没有考虑到训练军队过于庞大，难以有效，结果至少耗去国家预算百分之八十！

“至于备忘录中所说，国民党从来没有背弃孙中山‘还政于民’的政治方针说法，大多数观察家都不予置信，因为他们相信：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国民党官员是锐意维持他们的政权的，而在表面上扩充政府基础——这种步骤，是不能使魏德迈相信南京政府已完全改革过的。

“美国人又说：解除新闻管制、尊重舆论等等，都说到了，但实际上一切报纸都由政府控制或经营，许多报纸因为发表反对政府的意见而遭查封。”

陈布雷轻轻地说：“这几个家伙的话，到此为止了。”说罢想走。

蒋介石点点头道：“你坐一阵再走。”

陈布雷微感不安道：“是，先生。对于这几天来一连串的批评，布雷的意思是不必正面同他们争——”但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陈主任，美国为什么这样子，你明白了？”

陈布雷道：“是的，先生，他们在转移目标，他们要把因为剿共引起的不愉快事情，统统记在我们账上，来减轻美国内外所受的指责与压力，要我们一家承当！”

蒋介石怅然道：“一家承当？”随即喃喃地说：“一家承

当，一家承当……”陈布雷见他精神疲惫，暗自叹息，悄然返室。

但局势急转直下，南京已无法摆脱美国的布置，明知俯仰由人，但也只好捏着鼻子“拚死吃河豚”了。紧接着签订“中美救济协定”之后，美国军事顾问正式到南京各有关军事单位“办公”。

蒋介石在接见那批美国军官之后，心头好生烦闷。他明知美国政府对共党作战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但由于南京各方面不争气，美方所下的压力分量甚重，究竟将演变到何种地步，委实难以预料。老古话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但蒋介石却只感到后者的可怖。

“我们现在是两面作战了！”他喃喃地说：“一方面对共党，一方面对美援！”

宋美龄不解道：“对美援有什么可以‘作战’的，这种说法恐怕会引起不愉快的反应。”

蒋介石叹道：“我当然无法把我的想法公告天下。对共党作战简单，因为这是明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美援是暗箭？”宋美龄十分惊诧：“大令，你说什么？美援会是暗箭？”

“为什么不是暗箭？”蒋介石道：“把所有糟糕的事情全算在我账上，他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公开批评我，堂而皇之指责我，搞得我好惨！”

正说着，紧急报告到达，把蒋介石看得目瞪口呆，如雷击顶，原来是中共正式宣布：大反攻开始了！

蒋介石连忙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美国军事顾问也出席了，

有的紧绷着脸，有的嬉皮笑脸，静听各单位报告。

“延安曾经发布正式公告，”参谋总长顾祝同道：“他们说，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已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开始！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解放军在南线实行出击的结果。

“紧接着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正太、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举行战略性反攻之后，正当中国全面内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南线开始了全线出击。解放军的南线出击，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慢着，”一个美国顾问道：“是不是我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听过了？如果内容完全一样，我们不想听了，太浪费时间。”

但另一个美国顾问不以为然道：“不管以前听未听过，既然是中共自己说的，我们就听！”

空气有点不自然，众人也就齐口同声道：“那就听报告吧，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于是参谋总长继续报告道：“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领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淮河，已进至豫东南、鄂东皖西的大别山地区。该军系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渡河，七月在鲁西南连歼敌军九个半旅，八月七日向南进军，十一日越过陇海路，先后收复与解放宁陵、睢县、柘城、亳县、淮阳、新蔡、项城、上蔡、临泉、阜宁等城；四月下旬，渡过淮河先后收复与解放固始、光山、经扶、潢川、商城、麻城、立煌、六安、罗田、霍山、舒城等城及许多市镇、广大乡村。”

“慢着，”有个美国顾问发言道：“在中共自己广播的消息中，我们可以摸索到他们的行军路线以及其他情况，特别是

国民党军的失败情形，应该拿出来检讨一下，我建议一一检讨。”

会场空气又陷沉闷，在沉闷之中且掺有尴尬之状，美国顾问如此措辞，当然使蒋介石以下高级将领们极不高兴。这情形美国顾问们也立刻察觉，于是取消前议，继续聆听报告。

“第二部分是陈赓、孔从周、谢富治、韩钧、秦基伟诸将领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已南出黄河陇海路，进至豫西地区。该军在四月初至六月初解放晋西南后，即撤回太岳地区休整，于八月二十三日起在晋南垣曲附近南渡黄河，先后解放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

“陈毅、粟裕、陈士榘、叶飞、唐亮诸将领所部华东野战军，”参谋总长道：“这是第三部分：该军西出津浦路运河，已继刘邓部进至鲁西南地区。该军于八月下旬在城武地区打击了吴化文部后，于九月八日在荷泽以东郓城沿岸之沙土集歼敌整五十七师段霖茂全部。

“第四部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领所部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反攻，该军于八月初旬，在榆林外围歼敌一个旅，然后南下。同月二十日在米脂以北沙家店地区歼敌整编三十六师钟松部，又于同月下旬向南急进，现已达延心永坪之线。而刘戡、董钊等部敌军则落在后面，尚在清涧附近，饿疲恐慌，畏我如——如——如虎。”

一个美国军官大笑道：“中共如果有什么能耐，那就是他的宣传厉害。我们怎么可能畏他如虎？即使中共是老虎，老虎有什么可怕的？怎能比得过原子弹？……”但他的态度却不为人们所喜，蒋介石紧皱眉头，一脸厌恶神气。参谋总长

抹抹汗连忙结束他的报告道：

“刚才是敌方四路兵马情况，据广播说：此外在苏北，在豫皖苏边区、在豫北、在晋南，人民解放军也经常出击。苏北解放军并于八月十二日歼灭了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收复盐城。由此，在内战第二年的开始，东起苏北、西迄陕甘宁的整个南线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与北线同样转入日益扩大的反攻。”

有个美国顾问道：“我们想听听我们自己的军事进攻部署，以及每一战役的经过，作为参考。”

“敌人本来也广播的，”参谋总长顾祝同道：“对我军进攻重点，有所叙述。……”

“那还是听完了他们的再说吧。”

“他们说：从去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蒋军进攻的重点始终在南线。去年七月间正规军使用于南线者，计为苏皖边区三十一个旅，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山东（不包括鲁西南）二十七个旅，陕甘宁十九个旅，共一百三十个旅，占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后南线蒋军虽屡遭痛击，在内战的第一年内，仅营以上正规军即被歼六十七个旅以上（内三十九个整旅外还有九个师部）。但蒋军仍继续增加和补充兵力。

“在今年一月至八月间，蒋军始终保持一百五十几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进攻华东解放区——山东津浦路东和苏北者曾达八十几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者则达三十几个旅，因此南线的两翼即成为蒋军兵力最集中的两个战场。

“在李先念将军所部中原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牵制蒋军的战略任务，并分别撤往苏皖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企图用所谓重点攻势，把南线解放军的两翼逼过黄河，但一直没有实现这个企图。

“在南线解放军全线反攻以后，这个企图已被粉碎。战争第二年开始，已把战线推到战争第一年开始的地方——长江流域，并使蒋军的后方信阳、武汉、安庆、合肥、洛阳、西安等重要城市，迅速变为受威胁的前线！”

会场气氛低沉，众人都怀着不安的心情，悄悄地用眼角睐着蒋介石，只见他闭目危坐，右手紧握一枝三色铅笔，笔尖紧挨桌面，铅笔头且已断裂。

静寂中参谋总长干咳一声，抹抹汗道：“下面这一段，敌人对于美国顾问们，也有抨击。”

众人一怔，美国顾问们紧张万分。

“中共说，”参谋总长提高声调：“南线解放军的大举出击，已证明完全出乎骄傲的美国顾问意料之外。”

“他们说什么？”有个美国人急了。

参谋总长不作答复，念下去道：“他们愚蠢地解释刘伯承军的行动是所谓‘北渡不成而南窜’，是企图‘越平汉路西窜’，说陈赓军南下为‘接应刘伯承’，又说山东只剩下了‘绥靖作战’，‘陕北共匪业已肃清’，一派胡言乱语，实则慌作一堆，仓皇失措。

“在这种情形下，先后被迫由山东津浦路以东调出十几个旅，由陕甘宁调出三四个旅，另由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部队中调出十几个旅，试图拦阻向中原和长江疾进的解放军。但

绝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之后，深陷陕北葭县、米脂地区的蒋军，在发觉西北解放军已由南面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处于险境。

“深陷在山东津浦路以东的蒋军，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向胶东（胶济路北）滨海（胶济路南）沿海地区作盲目的冒险。据军方报告，各路南下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他们从分散各地的薄弱敌人手中，得到代价极小的大量俘获。……”

一个美国顾问再也忍不住，一拍桌子，说：“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我们是这样的抱歉！我们不能想象，这种仗是怎样打的！正当我们的魏德迈将军到中国调查，正当他鼓励中国官兵放弃可鄙的失败主义加紧剿共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说是我们，我们竟然败得这样惨！”

“你们的总动员令是怎样动员的？”美国顾问越说越气：“你们的九月攻势又是怎么攻的？”他大声喊：“你们用了这么多美式配备，现在共产党已经打到你们的后方去了！你们的全面攻势已经危险之极！战争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他把桌子擂得蓬蓬响：“你们的后方又如何呢！后方空虚极了！共产党的广播是否可靠且不管它，但大致上差不多是那样，你们该好好地想办法——”正说到这里，只见会场忽地骚动起来。

原来蒋介石闻言气极，拂袖而去，一句话也没有说。

美国顾问们见状进退不得，同时碍于面子，也不拟中止会议，干脆纷纷发言，指责国民党军队甚糟，在反复讨论之后，有的说：“这坏透了！到八月底止，你们正规军给歼灭的，已达一百十四个旅，共九十万人！其他地方军队、特种部队以及汪精卫改编部队，有三十五万三千人。这就是说，你们的正

规军已有一半曾经遭受歼灭或受过歼灭性打击，其他部队已被歼灭三分之一！

“这样弄下去，还有什么办法？你们委员长的军事地位大大削弱了，你们不但士气低落，而且在一切高级文武官员中——”

“不，”另一个美国顾问抢着说：“在整个政府机构中，你们都充满了失败情绪，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气，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见死不救……”

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忍不住道：“先生们，请你们礼貌一点，别忘记国民党军队之有今日，你们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为什么？”

“因为你们也在领导作战，或者说对共作战你们的兴趣比我们还要浓烈，所以这个惨败的责任，你们也要负！”

“绅士们，”美顾问团长见状不妙，转圜道：“我们不要为责任问题争辩，浪费时间，我们要为弥补失败而努力，前途还不致绝望。

“我们的后方实在空虚到了极点。八月底，我们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中，用到前线去的有二百二十七个旅。留在后方的只有二十一个旅，绅士们，只有二十一个旅！

“而且在这二十一个旅中，新疆和甘西八个旅、川康七个、西南两个、广东两个、台湾两个，如此而已！湘、桂、黔、闽、浙、赣六省无一个正规军，我们完全没有第二线部队，这情形太危险。绅士们，可惜蒋委员长不在这里，否则他会同意：这情形多么危险！”

“这个危险，”美国顾问道：“在平时不觉得，可是当敌人

向长江以南各省大举反攻，出现在我们后方时，我们这个弱点就赤裸裸暴露出来了！”

“真糟啊！”另一个美国顾问猛拍巴掌道：“敌人向我后方挺进，用兵实在凶险，他们逼着我们，不得不从第一线调兵回援，手忙脚乱，过去后方城市和战略要点是不要防御的，现在不行了！”

另一个美国顾问说道：“嗨！这现象委实不妙，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便大大分散，战略机动兵力大大减少，就不得不在战略上全部转入防御，剩下来的只有某些局部的地方性攻势，那还得了？那就给他们大量歼灭我军，攻下更多地方造成了必要的前提！”又一个美国顾问把烟斗一摔，大叫道：“这真是再坏也没有了，战局已经空前转变，可我们还在梦里，那怎么行！”

“我看要用原子弹了！”一个顾问说。

“那怎么能用得上这玩意儿？”另一个顾问说：“丢原子弹对中共没有决定性作用，相反我们的名誉可要大受影响，八千万日本人恨死了我们还不算，你要几万万中国人也恨美国一辈子吗？”

于是美国顾问之间，美国顾问与蒋介石干部之间，分别展开了争论，直到掌灯时分还没结论，只得散会。

美国顾问们大吃大喝之余，当然也有纵谈局势的机会。南京政府花了无法计算的财力人力物力，招待周到，万分体贴，但得到的只是抱怨、责骂与鄙视。

“事情糟透了！”顾问们睡前躺在沙发上休息聊天道：“我不知道我们帮助的那个政府，到底是些什么家伙在胡搞。我

听见人家告诉我说，我们最近对南京批评过，冷嘲热讽过，现在整个南京城——不，听说整个中国在怨气冲天，指责我们的不是了！”

“那算什么？”另一个说：“我接到哥哥从上海来信，他在上海我们的宪兵司令威斯曼手下当副官，他说上海很可怕，美国兵要在宿营地附近地区实施巡逻，来保护军眷们。”

“怎么？上海人敢反对我们美国兵吗？”

“这也难说，总之情况很糟。我哥哥说，我们是为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来中国的，但中国人似乎不大欢迎我们。美国兵挨打，挨枪，眷属受到侮辱。我哥哥说，他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怂恿他的百姓同我们作对。”

“怎能说是蒋介石的意思？”

“因为威斯曼司令曾经要求蒋介石的警察帮忙，要他们同我们美军一同巡逻百老汇大厦到西市场之间的地区，但上海警察局拒绝了，不但拒绝，警察局的小官儿，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什么难听的话？”

“他们说美国兵不到中国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要来呢？最好别闹事，什么强奸女人，打死路人，乱七八糟，太伤脑筋。如果能守本分，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

另一个美国顾问耸耸肩膀笑道：“我看问题也太复杂，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谁愿意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种东飘西荡的生活也真够瞧的。又不是假期旅行，实在无聊。”

“你不能这样说，”又一个美国顾问道：“你已经有坐牢的资格了。你的话，人家会说你意图颠覆美国！”

那个美国人朝空旷的四周瞅一眼，伸伸舌头道："那就谈别的吧。你看消灭共产党有没有希望？"

"这个我也不清楚，"他的伙伴道："听说魏德迈临走时曾同蒋介石说过，美国一定援助他，但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任何美援都不能由宋、孔两家经手；一个是绝对不许有反对美国的游行。因为在不久之前，曾经有中国学生示威游行，理由是反对美国援助，说美援只能延长中国内战，对中国毫无好处。"

这种说法当为美国军部所痛恨，但也为蒋介石所痛心。蒋介石痛心的地方倒不为别的，而是美方对南京的态度，更使他无法忍受了。

问题的另一重点却在于对日和约。

孙科等人在蒋前也无法掩饰对华盛顿的不满。应召讨论这个问题时，孙科低沉地说："联合苏联，不支持美国所提出的十一国对日和约预备会议，分明是我们自己的事，但美国把我们说得好难听！"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对于王世杰外长和我有关对日和约问题的谈话，认为是企图敲诈！"

"敲诈？"

"他们说中国企图用敲诈方式来威胁美国，声言如果苏联始终坚持其不参加和约之意向时，中国也不参加。

"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我们要求美援的一种手法，把这种威胁加在美国头上，可以左右美国，使美国就范……"

"你别说下去，"蒋介石气得发抖："让我想一想。"立刻陷

入莫大的愤怒之中，兀自作声不得。正是：依人篱下百事衰，解脱唯有早回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右手要资源　宋子文广东上任
左手要基地　魏道明台湾打转

话说中共展开大反攻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整日价听见前方失利消息，好生烦躁。而华盛顿希望在华南打稳基础，取得资源，以及其他方便之处，要求也很急迫。蒋无奈，同各方仔细商量后，决定派宋子文主粤。

“这对你是个委屈，”蒋介石道：“以你的地位出掌广东，实在是屈就了，不过你也当然明白，今日之下，广东是非你去不可了。不久前李福林到南京来见我，一见面便问‘主席还要广东不要?’我说我怎能不要广东？他说：‘如果主席要广东，非命罗卓英下台不可。’我也搞不清罗卓英为什么教人憎恨，反正你是非去不可，顺便说说，作为你出掌广东的参考。”

宋子文点点头道："事情很紧急，不过有一些问题，你得设法不要贻人口实。例如有人反对，该怎么对付，我总不愿意听见他们哇啦哇啦吵个没完；还有，我此去，并没有依照法定程序交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该怎么处理？监察院还咬住我的金融风潮案，说到现在还未撤销，广东我去不得，该怎么办？此外扬子、孚中公司的什么'豪门资本'问题，也该了却。"

"没关系，"蒋介石道："一来局势不佳，我要他们别光顾到内部人事纠纷，该对目下局势想想办法；还有你力行'党员献产'献了不少钱，我看也差不多了。只是，"蒋介石叹道："美国对华南的计划，希望你好自为之，又要不使他们失望，又要顾到我们自己。"

"我知道，"宋子文皱眉道："不过外国通讯社随便发新闻，对我们的计划诸多不便，你要中国报纸少登，甚至不登的好。"

蒋介石问："他们已经扯了些什么？"

"他们说：粤、桂、鄂三省政府已和一家中美合办的工业企业公司签订合约，准该公司在中国从事基本工业的建设工作。三省政府已批准与皮尔尼公司签订合同，该公司设在纽约华尔街三十七号。签订的合同准其设立汽车、造船、纺织、水泥和玻璃等各种工厂，开发煤矿，进行灌溉计划。该公司董事长皮尔尼战时曾以上校身份服务国军，并曾为两广省府的高级顾问，他于七月间去沪晤魏德迈，二十九日返粤后匆匆回国，如今又再度来粤。"

蒋介石道："这个也没什么，军官改行从商，对一般群众

倒无所谓。”

“我看不大妥当。”宋子文说。

蒋介石问：“有什么不妥当？”

宋子文道：“因为太详细、太露骨了。他们竟说皮尔尼公司和省当局及中央当局已取得商业上的谅解，皮尔尼的计划是从美国大量运钢、颜料、工厂和工业设备来华，以便用于复兴工业。精炼桐油和其他菜油之类的炼油厂也将设立。

“他们又泄漏这个初步计划，在于协助广东五年建设计划的推进，是从两广投资，进而为华中投资，起码范围是粤、桂、鄂三省，预算投资额为一亿五千七百六十万美元。可是又有不同的说法，说该公司在广东投资金额为两亿元，广西五千万元。这批资金由美国进出口银行供给。凡柳州及粤北电力厂、广西锡工业、粤桂两省水泥、化学肥料、玻璃、制糖、汽车和造船工厂都是投资目标。”

“其实也没什么，”蒋介石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要他们注意这个问题，外面越少说，自然越好。”

宋子文道：“而且中国报纸也透露这项计划了，说粤桂两省轻重工业之大规模计划，已获得省府批准，由美国财团投资美元一亿八千万，技术部门全部由美方负责。计划内容大致以两省天然资源的开发为目标，包括造纸、水泥、氮气、烧碱、制酸、采煤等十六个大企业，预定开工后两年拨还本息。”宋子文道：“美国朋友的意思是，告诉中国人说美国帮助中国开发实业本来没什么，但如给人印象是美国在攫取中国资源，这就不妙。”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哦！”

“不过你也可以放心，”宋子文道：“中美合作的条件迄未谈妥，但大致上已经差不多，我上次告诉你的，大概在十年左右期间，广东省可以陆续收回各厂的美国股份，而美股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其次，各厂土地、厂房建筑等全部由粤省担任，工作人员之中，除工程师和技师外，尽可能多用中国人，以免贻人口实。”

蒋介石沉吟道：“条件就这样了，可是我很担心。万一十年后我们无法陆续收回美股，又该怎么办？”

“为什么不能收回？”

“钱呢？”蒋介石道：“资金缺乏，在我们已经不成为新闻，到那时岂不整个属于他们？那时光人们指责，我又该如何应付？”蒋介石忽地大声说：“还有一点，也糟透了！”

宋子文诧异道：“怎么又是糟透了？经过不是蛮好么？”

蒋介石伸出一根手指，比划道：“你给我算算：第一、订期是十年，十年后才能陆续收回，那末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十年时光，我们不太吃亏么？第二、无论从那方面讲，在有外国资本参加的企业中，我们自己的资金应占较多的份量，现在他们要占一半，你看合不合适？第三、美国人帮忙我知道，但为了避免人家指责以后自己吃亏，我觉得他们开发中国资源，应该有一个限度才好。”

宋子文沉吟道：“你说的有理，不过你也明白，魏德迈不是一个普通美国官员，他对美国财团十分忠诚，十分卖力，他为什么要巡视广东，内中文章你当然明白。”他摸摸鼻子：“不过你考虑的问题也应该研究研究，我同他们再谈谈，到

广东以后，我们再多商量吧。”

“我也要出门，”蒋介石道：“东北等地情形恶劣，我想去看看。你可以先走，有问题随时可以商量。”

宋子文于是走马上任，这可使广东官儿十分紧张。在马路上扎了个巍峨的木牌坊，达官贵人的车子从牌坊下疾驶而过，齐往白云机场。一片英语交谈，情形委实趣怪。宋太太张乐怡手里还拿了本《Then and now》英文小说。一行人各怀心事，客客气气，驱车东园休息。东园是原任广东主席罗卓英为他准备的临时公馆，还没坐定，罗便对宋道：“这儿是你的了，你自己要怎样安排，就怎样好了，不必客气。”可是宋子文的反应却不对劲，宋拍了一下张发奎的肩膀，扭过头来对他说：“我还是先做你的客人吧。”于是舍弃了这个早已布置的东园，再驱车到法政路的行辕官舍去，罗卓英见状只气得鼻孔朝天。

但宋子文也不见得诸事顺利，他报告蒋介石道：“……本定一日就职，但因省府人事组织尚未布置妥当，将改在二日或三日接事。其中最主要者，厥维罗前主席接受省县各级人员大批辞呈，有人手不足之感，现已委派邹琳为秘书长，在邹未抵穗前，由教育厅厅长姚宝猷暂代。又今日会见煤油大王三世洛克菲，对发展本省煤油工业及五年计划内经济建设部门各项外商投资工业，有所交谈。”

蒋介石回他一电：“监察院已作正式决定，请求政府召回粤省主席，此事当不致有所变更，唯盼发言谨慎，免生枝节，监院等人对华府误会，也殊深也。”

不提宋子文到广东应付美方开发资源，却说魏道明在台

湾也在为“台湾托管”空气忙得个团团转。先是蒋介石接到“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报告，说根据台湾某省参议员透露，有一个美国空军少校到达台北，向台北市的某参议员说：“南京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垮台，你们台湾人也应该考虑后事了。”他对那个市参议员暗示说：“南京政府垮台之后，起来掌握政权的一定是中共，但中共的执政，对台湾未必幸福。”他说：“他不便同你们详谈有关台湾问题，如果你们有意把台湾弄好，而觉得有求助于美国的必要，你们可以去见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

蒋介石一听汗毛直竖，连忙给魏道明发出十万火急专电，要他详查具报。魏道明哪敢怠慢，悉心布置，东转西拐之后，果然得到了详细报告，连忙密电呈报道：

“……此间某参议员经由某国（并非美国）领事馆某台籍职员介绍，果晤见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渠等密谈两小时，据翻译员透露，卡度处长之意见如下：

“一、开罗会议公报、波茨坦宣言及雅尔达协定虽规定了台湾归属，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缔结之前，台湾的归属尚未正式确定。

“二、美国有意将大西洋宪章用于台湾，届时台湾人民可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台湾的归属问题。

“三、现在台湾在麦克阿瑟元帅管辖之下，台湾人民如有任何要求，可向麦帅请愿。

“四、台湾人民如愿脱离中国统治，美国可以帮忙。

“五、台湾人民如愿受美国托管，台湾人民可以提出希望条件及托管期限。

“六、美国当尽量援助台湾经济建设，复兴各种工业，以解决失业问题。

“七、南京政府垮台后，美国可以即时释放‘二二八事件’及其他政治犯，可以立即撤销征兵、征粮等政策，当场某参议员答复卡度，俟试探其他士绅的意见以后，再详细讨论，但未表示任何意见。最近数天内，该参议员及若干士绅，在北投、草山等地，频频会见美方人士，会谈内容不详。……”

蒋介石正没好气，董显光气急败坏求见道：“美联社自上海发出一个消息，对我台湾问题影响不好。”他接着诵读电文道：“本社记者获悉，台湾分离运动的领袖们，不久将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会，并将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属中国抑或完全脱离中国……”

董显光读下去道：“现在此间的一个台湾托管领袖说，台湾人将以获得独立而妥协，但将首先极力争取完全脱离中国。另一托管领袖自台湾来函，率直建议：‘除将台湾置于托治之下，别无办法拯救台湾人。’为安全计，他要求不必发表他和另一领袖的姓名。台湾独立领袖相信公民投票一定会获得胜利。写信之人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工程师，他说：‘现在台湾人有百分之九十都亟欲脱离中国，或至少在国共之间守中立。我们正要求美国帮忙，但很遗憾的是，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帮不了什么忙。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一线希望，我们必须参加和会并宣布我们的民意。我们必须在和会之中争得一席。’写信的人又说，他一月之前曾致电美国，但他指出，代表尚未选出。又说：‘我的美国朋友们劝我跟你商量。’这些美国人

是谁未悉。该信最后说：'台湾的命运全靠和会了，如果我们失去这次好机会，我们的艰苦命运将继续一个长时间。'"

蒋介石恨恨地说："这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我们得想想办法。"董显光道："最近有关台湾问题的风声，越来越多了。"他指指另一张纸道："例如昨天《芝加哥圣路易邮报》的社评和该报两周前刊出的台湾特派记者杜丝女士的通讯说：'中国在台湾的虐政，仅是反映南京政府腐败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南京政府连中国本部都无法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它不能管理台湾了。在台湾，一种短促的胜利，已成为长期的失败，这是中国战时盟国——美国所不能忍受的一种失败。'"

蒋介石问："还有吗？"

"今天到此为止。"

"你对这些事情，有些什么看法？"

"很难说。"

"你尽管说。"

"那末斗胆了。"董显光道："这是很明显的，美国在台湾海空基地密布，这算是同我们讲好的。可是又在拉拢士绅，企图托管，这事情就不简单了。尤其在日本和会前夕，拚命抨击我政府统治无能，分明是在为台湾托管作张本，何况同时又在制造什么托管舆论，太阴毒了，太阴毒了。"

蒋介石道："我已知道娘希匹什么'独立领袖'，我可以抓他，但那个什么处长卡度，我又该用什么办法？"

董显光沉思道："对付那几个什么'台湾领袖'，我们可以动手；但对卡度，只好用其他的方法，不宜硬来，以免弄坏

了双方关系。”

蒋介石点头道：“好多人这么说，我也这么想，给魏道明去个电报，叫他乘机行事便了。”

魏道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却好不焦急。因为如果正面开罪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那无论对蒋对魏，都没有好处。但如不给他一顿教训，对蒋也就无法交代。他想来想去，且不提卡度其人其事，找了几个知名人士，先作座谈道：“今天请各位来，只是随便交换意见，决不发表，我们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近来研究国际形势，深感在对日和会未开之前，台湾在国际间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各位谅必同意。”

“主席是不是说‘台湾托管’问题？”一位台籍绅士道：“这种说法，近来在美国报纸上高唱入云。”

“在本省民间，各位是否有所闻？”

那个绅士一怔道：“听是听见过，不过偷偷摸摸，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偶然碰到几个行迹可疑之人，但他们也从不向我们吐露心声，不谈这个问题。”正是，非为畏惧才莫提，仇恨太深藏心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文化深厚人民勤劳　中国一定有救
母子之情骨肉之亲　台湾焉能独荣

"魏主席，"一个大学教授道："我以为台湾前途只有小问题，没有大问题。记得蓝鼎元檄诸将弁大搜罗汉门诸山首句则云：'台民以倡乱为嬉，岂真不知刑戮之可畏？由大山深险，而逋逃之薮多也。成则出为民害，败则去为山狙，人迹不至，莫穷其底，彼何惮而不为哉？'这当然是过去的情形，台湾同胞经过满清两百十三年的文化熏陶，也曾革命过二十一次之多！在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中，也有二十次以上的反抗斗争。日本人也这样看台湾人：'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过去台湾人民斗争的是'返本归宗'不做亡国奴；今天却是争取自治，主席当也知道。"

"说得是，说得是。"魏道明道："何以今日台湾之人无大问

题呢?”

那教授喝了口茶，吃了块蛋糕，笑道:“何以言无大问题？因为大山深险，经交通的改变，已不复为逋逃之薮。且今日的文明人，已无法生活于原始时代民族的社会，原始民族也不能了解现代的理论。台湾地方不大，人不多，物也不博，无独立为近代国家之资格。经济上与日本相同，如非依赖大陆，不能生存。既然与大陆为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无大问题。”

众人皆叹服，教授又道:“只要大陆每年能贴补台湾，小问题也就少了。中国复兴之后，将对亚洲各国大施援助，何况于台湾？对台湾，又何足以悲观之有?”

魏道明道:“教授所言甚是。”接着叹了口气:“不过大陆何日可以富强？实在令人悲观。目前是炮火连天，一塌糊涂。万一国府……”他打了个疙瘩，岔开道:“如果中共得势，那末前途更糟，因为中共一窍不通，非但不能造福中国，更何以对亚洲各国大施援助？我实在悲观，实在悲观!”

另一个报馆人士不以为然道:“反正我们今天的谈话绝不发表，我应该告诉魏主席，我不同意魏主席的看法。中国局势虽糟，但中国一定有救，中国是个有深厚文化的国家，中国如果无救，反而让肤浅轻飘的人称霸？那不能想象，老天爷太没眼睛了!”

魏道明道:“可是你别忘记，中国今天是混乱，只有台湾，能在安定中求繁荣!”

“我还是觉得,”那个报馆人士道:“只要中央对中共问题不以武力解决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是乐观的！万一中央

每下愈况，中共得势，那末中共是否不能造福大陆，这一点我不能遽下论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可是有一点我强烈地觉得，中共也是中国人！”

举座寂然。良久，魏道明笑道：“现在我们不谈这个，”他要工友为众人斟酒倒茶，举杯浅饮，说：“这几天美国通讯社关于台湾的报导，各位对这个有什么意见，——曾经听说什么？”

那个报馆人士道：“我刚才的话没有说完，我认为台湾今后趋势，纵使魏主席渴望‘在安定中求繁荣’，但恐怕很难如愿。我这几句话绝非故意耸人听闻，实在有其根据。试想一旦局势急转直下，国府当然以台湾为最后基地，人来得多，事情也来得多。可是这个还不要紧，因为中国政府统治中国土地，这是本分。可是别忘记自从魏德迈来台以后，美国在台的军事布置也与日俱增，将来一旦国府到来，那末，”他搓搓手：“这是有目共睹的了，两个势力在一起，还有什么好言好语吗？”

那位大学教授击桌道：“你说得很对，对极了。我现在可以把我心中的话告诉主席，我担忧这一阵什么‘托管、独立’之说，是某方面预先布置的一着棋。一旦国府有迁台迹象，他们便可以振振有词，拒人于千里之外，说你们别来了，台湾已经独立，台湾的事，不再是中国的了。……”

魏道明以眼色止住道：“谢谢各位的发言，很有价值。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托管派再嚷嚷，民间会有什么反应呢？”

众人推让一阵，都不愿说。良久，那位大学教授叹道：

"魏主席力求台湾'在安定中求繁荣'，意思当然很好。不过台湾与大陆一海之隔，台币虽可作为防止大陆物价高涨的防波堤，但随时间的转移，这道堤能维持多久，委实难说。我现在很诚恳地告诉魏主席，使台湾不受大陆影响的防波堤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有更多性质的，但这显然非一两人所能支持，也无法支持的，因为台湾到底是中国的领土，它同大陆肉血相关！"

魏道明抓住主题道："我问的是万一托管论者还嚷个不休，民间会有什么反应？"

"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教授道："那个什么托管派如果吵个没完，民间一定有所反应。不过这个反应倒不是赞成台湾托管，而是民间对政府的威信大减。政府在大陆已有问题，再在台湾来这一手，那政府虽然不大理会我们这批穷秀才，我们穷秀才倒不能不为政府悲了，这是一；还有，'二二八事件'迄今说了未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不算太好，一旦托管问题吵个没完，我真替中央担心，同时替自己担心。"

魏道明失笑道："你担什么心？中央对教授待遇一时顾不到，我们地方上会有办法，你们何必担心？"

教授也笑道："我们不是为待遇问题担心，生活苦一点，了不起同抗战时候那样，我们不痛快，但不致于牢骚发个没完。我们所担心的，乃是既得不到中央爱护，又得不到民间谅解，到那时候做了一块夹心饼干两头咬，岂不甚惨？死得不明不白，这又何苦？"

那教授显然指"二二八"而言，众人闻言失色，魏道明端着只咖啡杯凝思良久，强笑道："不过我总感到，托管派虽然

胡闹，但还不至于嚣张到怎么可怕的地步，美国朋友也不至于使人过分难堪，大家不必太紧张。”

“魏主席，”那位报馆人士再也忍不住，长叹道：“今天我们是无话不说，请主席不要见怪。我们报馆的采访主任曾经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台湾人，在某国领事馆做事。他劝我们加入托管派，理由荒谬可耻！”

“是什么？”魏道明急问。

“他说南京蒋老板侍候美国人，我们廖老板也侍候美国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什么玩儿的了，只剩下一个台湾，眼看是廖老板的了，你们侍候蒋老板还有什么好？”

那人见举座紧张，接下去道：“魏主席恐怕还没有听见有人这样说过，太荒谬了，太荒谬了。那个人又说：‘某某人啊，你再想一想，蒋老板拿的是美金，廖老板拿的也是美金，你侍候蒋老板有这必要么？钱财过手三分肥，你向蒋老板拿钱，七折八扣只剩下些汤汤水水，哈，你还吃什么？连骨头都没得啃呢！’我一听就有气，我说你别说了……”魏道明也打个哈哈道：“是啊，这些话，谁能够说得出口，这个人根本没有骨头，不是中国人，是汉奸！”

众人皆点头，说：“魏主席说得对，这种人是汉奸，逮住就枪毙，没得说的！”

魏道明忽有所思，忙问：“对了，今天我们是无话不说，你不妨说个痛快，这个台湾人还说些什么？”

报馆人士哭丧着脸道：“我因为业务关系，常常同各种各样的人见面。我可以拍胸脯，赞成托管派的台湾人是少之又少的。不过他们的论调则如出一辙。他们也恬不知耻地谈到

汉奸问题，而且强辩道：什么汉奸不汉奸？如果说拿美国人的钱，替美国人‘保留台湾’是汉奸；那末拿美国人更多的钱，替美国人‘保留’中国大陆，又该怎么说呢？我实在听不下去，告诉这些人道：以后再也别跟我提这个问题，我一听就烦，恨透了！”

魏道明道：“是啊，任何人听了这种论调，都会呕心倒胃口。我们只要了解到托管派的行为在民间有些什么影响，其他别管它了。”

“魏主席，”另一位历史教授始终没有说话，忽地发问道：“兄弟是教历史的，无论说到天边去，无论局势怎样变化，兄弟深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打死我，我也这样说。不过最近在学生之间，有些不便启齿的问题，使兄弟十分为难。”他舐舐嘴唇，说道：“各位知道，台大有好几位学生的家长，都是政府中的要员。学生们零零星星说，美国人在这里搞机场，在那里又盖兵房，在港口又派军舰，海陆空三军都到台湾来了，台湾已经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是不是会变成美国的属地呢？学生之中还分三种，一种无所谓，有钱就行，对局势不问不闻。一种希望美国兵把台湾变成他们的基地，因为他们家长在大陆同共产党打仗打不过，要搬救兵。另一种可不同了，他们只是骂，从这个骂起骂到那个，悲愤无已，涕泪交加，我对这三种学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许我是个窝囊废教授，但我真的不能答复？深信各位都知道……”

魏道明变色道：“你讲的三种学生，哪一种最多？”

那教授毫不考虑道：“当然是第三种学生，差不多占十分之七八。”

魏道明放低声音诧问道："你说反对政府的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会不会是共产党！"

那教授吓得脸色都变了，忙道："不不，主席，他们绝对不是共产党，他们只是不满现状。年轻人嘛，"他咧嘴苦笑："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一样的吗？"他立刻感到有语病，忙不迭更正道："我说错了，当年的清朝怎能同民国比？我只是说，说，……"

历史教授唏嘘叹息道："唉，当年悲歌慷慨之人，今天都做起卫道之士，让年轻人来对我们发表不满之声了。今天学生们问到美国对台湾态度的问题，我要是略一袒护政府，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看样子粉笔灰也可吃可不吃呢。"

众人说笑一阵，相继辞去。魏道明继续替蒋搜集台湾托管派的材料，但蒋介石每见一次报告，便增加一分气恼。再加上前方战局失利，对各方面无一不骂、无一不驳、无一不催、无一不捉。魏道明在这中间，团团打转，可把他苦了。他和美国人经常见面，但所谈之事，南京早已同美方洽妥，他不过执行命令，实在找不到一点"美方欲夺我台湾"的材料；南京催得又紧，而廖文毅等所作之事，又苦于阻碍重重，无法获得头绪，十分心焦。正在这时忽然发生一宗美国军官台湾受降时涉嫌吞没黄金两千两的案子，这事情闹得很大，无法掩饰，终于在美国开庭。蒋介石翻阅档卷，觉得有这么一件案子，也可以消消美国人这股不可一世的气焰，感到舒坦些，一有空便同陈布雷谈此案情。那一晚因为该案即将在美公审，蒋介石夫妇饭后又扯到这个美国军官头上，有

几个客人不明案情，陈布雷便说书似地报告经过。陈布雷道："三十四年十月间，美军艾文思中校任美军联络组长，随同陈仪先生率领的前进指挥所到台湾。他利用职权在日本军官原田少佐处接收'福'字金元八箱，共计四千枚，每枚重一两，但只拿两千枚送交长官公署，两千枚便吞没了。

"艾文思吞没金元之后，同年十一月间分批将金元偷运到上海出售，一共卖出一千九百二十一两，换得美金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元。另外金元七十九两下落不明，传说已给他本人带回美国。这件案子在去年发觉，但艾文思已经回国退伍，美方接到通知，便把他拘捕了，今年春天开庭侦讯后决定公诉，我们还派了一个人去。"

"是谁？"客人问："那是一桩不好办的差使。"

陈布雷道："台湾省府派去美国作证的人，是前任台湾长官公署机要秘书郑南渭，此外曾充翻译员的黄在荣也将赴美作证。"

客人问蒋："听说台湾的新军训练已经开始，不久之后，前方部队就可以一新耳目了。"

蒋介石道："嗯嗯，不过远水近火，目前剿共相当重要，不能够坐等新兵训练好。"

客人再问："美国记者从广州发出电报，说南京美国大使馆参赞基尔柏德向宋子文商定广东的开发及救济计划，这件事情在外面所引起的猜测可不少呢。"

蒋介石道："由他们说去吧，政府开发广东，这是应该的。"但宋美龄不放心道："听听人家说些什么也好，可以参考参考。"客人于是说道："人们说，这条消息虽短，但意义甚

大。顾名思义，美大使馆的参赞是大使馆的职员，替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或者说，是替司徒雷登大使做事情的，现在却跑到广州去和宋子文打交道，还和他商定了许多事情，那么这不是私人来往，而是代表美国政府办外交去了。

“这件不寻常的外交活动商定了广东省的大事：开发和救济。开发广东是中国的事，应该由广东人和华侨投资参加，现在宋子文并没有请广东人和华侨投资，为什么倒请了美国？”

“而且广东的经济开发权，早已由南京和广东当局交给美国的皮尔尼公司，现在基尔柏德找宋子文，又要搞什么新花样？

“美国开发广东，实在令人担心呢！”

蒋介石是晚送走客人，几乎失眠。他想：美国这个国家，也未免太“辣手”了。右手要资源，宋子文去广东正是为了侍候这个；左手要基地，魏道明在台湾尽量应付美国人，拚命找寻托管派的各种凭据，也正好是为这个。资源与基地都给了人，人家会客客气气对待自己么？这个答复立刻使蒋介石大为难过，魏德迈在华盛顿又说了声：“不！”

原来波士顿的“统一援华会分会”妇女部副部长柯立芝接到了魏德迈的一封信，文内大致是援华极其重要，但警告说如果中国局势依然，则美国将“失去”中国。魏德迈从远东回国后打破了他的缄默，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施政失当，但技巧地加了句：“对蒋主席之诚恳则表示信心。”他说中国目前的情形需要“进化与革命”，才能使中国为美国所用。

蒋介石无法读完魏德迈那封“指着和尚骂贼秃”的信，恁

地也无法按下气愤的心情。正是：解铃还仗系铃人，何必舍己求他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直接干涉　杜勒斯发动宣传
间接抗议　黄朝琴表示态度

话说魏德迈返美一月，美国如何援蒋尚无下文，这使蒋介石万分不安，飞往北平召集高级将领面授机宜，回到南京以后，在亲信面前又表达了对美援的焦急之情，董显光安慰他道："美援虽无下文，但已有良好迹象，这批援助很快可到了。"蒋介石问是何迹象？为什么官方未接报告？

董显光道："据综合我们的人自纽约来的报告说，共和党力主援华的极右派杜勒斯、鲁斯、范登堡这几位，已在领导庞大的公开干涉中国运动，干涉中国不致为中共所统治。这个运动正在四面八方同时发动之中，例如鲁斯所发行的《生活》杂志，在刊载布立特的《访华杂感》一文之前，在美国全国各地七百家报纸刊登全版广告宣传，所花的广告费每家达

三千美元，那末合起来有二百十万美元以上，这种表现，是值得乐观的。"

蒋介石点点头。

"还有，"董显光道："霍德华系报纸专栏作家辛姆士也著文促美国政府全面援助蒋主席，否则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将陷于危险的失败。《纽约时报》在双十节也发表社论主张即刻援助蒋主席，即使一向对我们有所批评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支持布立特的意见，只怀疑我们不作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这种援助是否有效。杜勒斯所支配的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也要求杜鲁门对蒋主席的援助大量增加。魏德迈致函'统一援华会分会'说：'中国人民不宜于民主政治，必须援助蒋主席击败中共！'王世杰外长也曾报告过：'马歇尔已答应大量援助我们。一向以反共援华著称的众议员楚德即将来中国访问，搜集资料来扩大这个干涉中国运动。'"

蒋介石渐有喜色，说道："嗯，是这样吗？"

董显光道："是这样，而且还有好消息，据说马歇尔即将发表声明，美国将贷我十亿美元作为政治借款，加紧我军的训练、装备和运输工作，甚至协助我们防守东北，这一切表示了美国对于挽救中国局势，正在作极大的努力，过去他们所说的什么中立、和平等等口号，现在都顾不到了。"

蒋介石沉思一会，问："布立特提出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援华计划，这几天有什么反应？特别是在上海的外国人。"

"这个，"陈布雷接嘴道："反应不是最好，但也没有很坏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陈布雷照例向蒋介石咧了咧微歪的嘴角，说："外国人不反对布立特的提议，但对他的建议有不同的看法。"

蒋介石冷笑道："这还用得着说吗？一定又是说我们如何贪污，如何不行，所以布立特怎样援华也没用！"

"不不，"陈布雷道："据上海的外国人说，只要一切援助从上到下加以管理，就会有利。美国和其他外国的观察家根据战后援华纪录而获得的印象是：给中国的贷款如无外国人管理，只是把更多的钱投到阴沟里，所以他们对美援管理的可能性十分悲观。许多人认为要选择一个象麦克阿瑟那样的人来管理这项计划，是肤浅的看法，而以魏德迈出任这个假想的职位为最适当。"

"外国人没说旁的？"蒋介石问。

过了一阵，蒋介石道："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也做不出几件象样的事来，物价狂涨，前方失利，我真恨透了。外交部报告说收回澳门事葡萄牙不答应，香港交还也没下文，我不知道他们办事怎么办的？英国访华团由亚蒙爵士率领来华，我要他们乘机探探口气，也没下文，实在低能！"

陈布雷道："回讯是有的，只因为没结果，所以不拟草率报告。亚蒙爵士告诉我们的人，说有关香港的事情他一概不知。"

蒋介石道："那也应该报告啊！"

陈布雷道："那是因为先生日理万机，太辛苦了，他们不愿意……"蒋介石忽地问："王外长大概哪天可以回来？"

"大概十月底可以回来。"

"我不知道他会带些什么回来？"蒋介石道："他算是跑了

一趟，”突地又想起另一件事，问董显光道：“你刚才说的美国朋友对我们和美援的看法，是不是说：在南京的美国人感到，中国今天所谈论的问题，不是美国将否援华或怎样援华的问题，而是官方和商场都已一致相信美国已决定采取另一步骤，企图把中国从混乱的内战中设法恢复常态？”

“是的，主席。”

“我认为不妥，”蒋介石道：“我们太乐观了，美援当然是乐观的，可是这样子哇哇乱嚷，人家会瞧不起我们，美援还没到手呢！”

“是的，主席。”

“我倒要听听，”蒋介石道：“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是怎样出洋相的。”

董显光笑道：“大家一致对美援抱乐观态度，这是好现象。他们同美国朋友说，美国的援助将不会是中国某些官员所要求的‘空白支票’，同时也会小心避免一些‘监视’、‘控制’等中国人听不入耳的字眼。而且这次美援任何协议都将包括有力的‘保障’，使美援不致落到几个人口袋里。”

董显光连忙接下去道：“什么美援落进私人口袋，那是老生常谈了，别理他。那些人又说，未来的美援计划一定包括大量的军事援助，马歇尔和魏德迈的访问中国，令人感到中国内战解决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复兴，根本谈不上帮忙。

“还有驻美大使馆的报告说，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书，可能永远不公布。不过可以从他们通过各种不同计划的援华步骤上，了解它的全貌。”

“我现在很简单，”蒋介石向董显光道：“我不反对什么监督不监督，你拿钱来就行。不过我也有我的担心，就是这些美国顾问来华后，在他们分配的工作部门中，是否有良好的资历以及充分的名望，协助我们完成美方所主张的改革！”

陈布雷苦笑道：“是啊，美国专门说人家怎么怎么不好，万一派来的人只知道吃喝玩乐，就大好而不妙……”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对啦，告诉大使馆，如果有我们的人，或者其他外国朋友到美国，不妨把这意思同美国说说。”

“最近有一个人到了美国。”董显光道：“他是香港名人何东爵士。”

“我见过他，”蒋介石道：“这老头儿今年恐怕快八十了，他到美国干什么？”

董显光道：“我刚才看到美联社从旧金山发出的电报，知道何东今年已八十五岁了。人家问他到美国来干什么？他说他这一次旅行，是对自己的一项试验，他希望知道象他那么大年纪的人，能不能经受这次旅行，他希望人家知道他有坚强的意志。”

蒋介石急道：“他对时局没说什么吧？他有个儿子还在我们这边做事。”

“他没说什么，”董显光道：“不过人家是问过他的，问他对中国问题有什么意见？他说：‘我来表示意见也许是愚蠢的，因为我不是从政之人，也不是什么权威。我似乎感到，今年是一九四七年，但中国仍在过渡期间，甚为艰苦。’”

“他们问过他对美国援华怎样看法吗？”

“问过的，何东说：‘美国帮助中国当然很好，但我想脚

使没有美国帮助，中国也可以搞得好。'人家又问他中共问题如何？何东说：'我认为应该采取有所与和有所取的政策，必须融洽解决。我曾见过蒋介石与张群，我相信他们都要民主，我没有见过毛泽东与周恩来，但我听说他们都是忠实诚恳的人。'"

蒋介石一怔："什么？何东说共产党好？"

"没有，"董显光道："他只说国共应该融洽，没有偏袒共产党。"

蒋介石皱眉道："他提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虽然我都见过，毛泽东还亲自到过重庆，周恩来在西安对我更好，可是他们是共党领导人，何东在美国把他们抬得同我一般高，这就不行，对我有损。而且何东竟敢主张国共和谈，并且认为美国不援华，中国也可以搞好，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论调。"

"可惜何东不是我们的人，"陈布雷道："不能给他去信，要他顺便替我们说几句话。不过辗转托人总可以吧？或者由他的儿子何世礼……"董显光道："这样不合适，我看我们放弃何东这个机会算了，他的儿子在我们这边，这老头儿不可能发表不利于我的言论。"正说着侍卫长报告司徒大使到。蒋介石命董、陈二人不必回避，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事，不妨大家聊聊。司徒一进门先说了些不相干的闲话，然后言归正传道："今天杜勒斯、鲁斯等几位先生，正在极力主张干涉中国不使共党得胜，蒋主席可以放心。"

"谢谢了。"蒋介石道："不过美国记者从中国发出的电讯，对我还是不大、不大那个。"

司徒笑道："这个请蒋主席放心，我已经在大使馆招待过美国记者，告诉他们说：'国民政府对你们发到美国的电报不满意。'我只说这一句，他们已懂了，有的人说抱歉，以后要小心；有的人当场向我提抗议，说作为一个驻在他国的大使，没有权利干涉本国新闻记者的报道。记者向报馆和通讯社负责，与大使馆无关。"

"哦，"蒋介石皱眉道："这么凶？"

司徒搓搓手道："他们还算客气的呢。"

董显光致谢道："我们，特别是新闻局，要感谢司徒大使对我们的特别帮忙。贵国记者的报道有些时候的确使我们为难。譬如今天……"

"今天又有什么？"司徒作惊诧状道："一定又有胡说八道的事情了。"

"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坏，"董显光笑着说："美联社从青岛发出消息，颂扬共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个同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好相反。"

"我可以先知道内容么？"司徒笑问。

"我应该报告大使，"董显光道："其实也不过是这几句：美联社记者访问烟台美国领事馆的官员，说共军爱护外侨，也从未干涉教会的宗教活动。美国在烟台的财产，包括仓库、美孚煤油公司的设备和教堂财产，都没有受损失，一直等到共产党军队离开烟台之后，美国财产才受到严重损失。而当共军撤退之后，曾召集所有在烟台的美国人讲话，说他们顶多三个月便可以回到烟台。"董显光苦笑道："司徒大使可以想到，美联社的消息，影响所及，恐怕不好。"

司徒雷登也苦笑道："这个，我能帮的忙，不过如此了。"他对蒋介石道："蒋主席如有什么措置，尽管请放手做去，大使馆决不开口。"

蒋介石慢慢地喝了口水，然后低沉地说："大使，我们两人感情极好，无话不谈。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个美国朋友，还有其他几位美国朋友，可是我也恨透了几个美国人！"他作微笑状："当然毋庸说明我恨透了哪几个美国朋友。

"老实说，我已经下令扣留美国记者的电报，不批准，就不发！无论从南京、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拍发电报都一样！"

"这个，"司徒道："会不会引起误会？"

蒋介石双手一拍道："他们要误会，误会好了，了不起不给我美援，一拍两散，拉倒！"

"不会的，不会的，"司徒面色安详，内心紧张："这个绝对不会的，中美之间，感情不可能破裂。"

"大使，"蒋介石道："我同你个人聊天，可不是对美国政府讲话，你别说出去。今日之下，我对内对外两不如意，够烦的了！对内的不提，对外而言，对日和约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想想，日本使哪个国家受害最大？——中国！可是中国在对日和约上没有权利，这是不是岂有此理！把我蒋某人置于何地？"

"不会不会，——"

"事实如此，你们的什么对日和约应由十一国远东委员会起草的建议，是怎么回事？我要张岳军发表意见，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字：反对！我还要他重申中国要求和约的问题应

为四强问题。”

“我都知道了。”司徒忙道：“我已打电报去，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了。”

“还有，”蒋介石气头上话犹未完：“我要王世杰立刻离开美国，顾不得什么礼貌不礼貌了！我派了好几个大员到美国，但援华事仍无明确下文，我是叫化子么？好，不要美援啦！”

“不不，”司徒道：“主席别生气——”

“为什么没有气？大使你听我说，魏德迈的报告为什么不发表？有内幕么？当然有，否则美国官方不会来这一手。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魏德迈建议援华计划同援助希、土的方案差不多，同时他和马歇尔的援华建议又有所不同。这还不算，你们公然宣布这个报告所以不公布，是因为公布后可能使中国不利，因为里面有很多中国官员的事情，你瞧，这种说法岂非比不说话更糟，这还成什么话！”

宋美龄为了使空气和缓，亲自捧了点心与众人吃，但空气凝重如故。蒋介石抹抹嘴，拍拍司徒雷登的手臂道：“大使，谈谈台湾吧，台湾第二届光复节眼看就到，我已决定派张岳军走一趟，顺便对托管台湾谬论，予以驳斥，表示我对美国的抗议，我这口气实在受不了！”

司徒于是再三解释，要蒋介石相信他，同时呈报华府，注意台湾可能发生的“反美风潮”，双方都注视着十月二十五号。

却说张群奉命到台，一下飞机便立刻招待新闻记者。南

京同华盛顿都重视他说些什么？张群的谈话道："台湾光复二周年，兄弟能够参加，十分荣幸，借此机会慰问台省同胞，并视察台湾省行政工作和工矿交通事业情形。

"各位问我对日和约草案问题，此事尚在研究起草阶段。在讨论对日和约草案中，关于日本领土赔偿管制及和会程序问题，均将在讨论之列。日本应归还其他以武力自我国侵夺之领土，例如琉球，也应重归我国版图！我已经在省参议会中报告过，内地舆论也有主张，所持理由甚为清楚，勿待赘言。

"有人问我关于否决权的运用问题，我们认为应有一定限度。这件事，兄弟同王外长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自从我国提出折衷方案后，各国反应不一，目前还没有显著发展。关于美国对华贷款这件事，诚如大家所说，传说太多了。王外长这次去美，并非为了接洽贷款，他纯为出席联合国大会去的，美国对中国局势了解已较前更清楚，援欧援华同样重要，自不待言。……"

"张群没有提到托管问题！"台湾美领事馆电告司徒雷登，但第二天情形就有不同，司徒接到台湾专电，暗叫不妙。

领事馆向大使馆报告道："今天台湾庆祝第二届光复节，民间气氛冷淡，官方仪式热闹。全省庆祝大会在今晨九时假台北中山堂举行，张群、魏道明、张治中、翁文灏、缪云台等三千人出席。台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任总主席，演讲时对我方间接提出抗议，这显然是南京安排的，因为黄朝琴虽是民意机构的首脑，但他是南京官方人物，他曾被南京在战前派驻旧金山当领事。

"黄朝琴演词说：最近若干外国报纸报道台湾省人民百

分之九十以上愿受外国统治，或者希望独立，我是全省人民代表，今天愿意向世界宣告，这是一种恶意的报道，或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谣言。内地也有若干报纸偶然刊载台湾人民排外的文章，这也是一种极大的误会，……”

司徒沉吟道：“这个论调，则是对付反蒋之人而言，不是向美国抗议了。”于是续读电报：“台省同胞与内地同胞皆为中国国民，岂有排外之心理及行动？惟希望中央对于台省人民做人做事之特殊概念与习惯，加以同情，俾使台湾经济社会制度不受过急变动。

“黄朝琴最后吁请全省同胞，迅使美丽之台湾省建设成为中国之花园。”司徒把电文给秘书傅泾波看了，问：“你有什么意见？”

“黄朝琴是个脚色。”傅泾波沉吟道：“他不愿开罪于中央，但也不愿见罪于地方。台湾人对来自京沪等地之外省人称之为‘阿山’，对黄朝琴等倾向中央之台人讥之为‘半山’，台湾民间与南京的对立是事实，否则廖文毅等人别说活动，恐怕连立足之地都不易得。”

“是的。”司徒微笑。

“南京对台湾的看法，”傅泾波道：“的确十分看重，这固然是美国有人对台湾兴趣太浓，引起老蒋警惕；但南京局势日非，势必要找个退路，那末今日之下，除了台湾，南京已无其他比较稳妥的藏身之地——”正说着有客来访，乃是几个外籍军事观察家，司徒喜道：“泾波你不要走开，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蒋对于台湾的需要，是不是真的很迫切了。”司徒作感伤状，但在客厅中立刻眉开眼笑，同这几个客人畅谈大

局。

“我正要请教。”司徒道：“东北局势不佳，南京政府一片悲观，但我的看法不同，我以为美援对这局势还是有巨大的功效，列位同意这看法么？”

客人之一使劲抽着烟斗，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皮笑肉不笑道：“大使，我很抱歉，我所了解的，同你们的不一样。”

“你是说美援的功效成问题？”

“不，”客人笑道：“美援不成其为问题。”

“那很好啊，”司徒笑道：“那还有什么不同呢？”

客人叹口气道：“我的意思是，美援根本不能挽回危局，所以美援不成其为问题。”

司徒强笑道：“你真会开玩笑，老脾气。可是你这位军事专家，能替我解释，为什么中国局势糟到不可收拾吗？”

客人从嘴里拿出烟斗，慢慢地喝口咖啡，说：“大使知道东北局势危急，而不知道东北局势已不可救药。国防部长白崇禧前几天说过：‘东北战事将无限期延续下去！’张群也在检讨局势时说过，东北共军已经控制东北百分之九十的地区；这两个人的说话，足够说明事实是如何的严重，难怪南京政府一片悲观了。至于美援，”客人指指司徒笑道：“你们喧嚷已久，可是曾听说过一位权威观察家的批评么？”

“权威观察家？”司徒道：“谁？他说什么？”

“你可以猜到是谁。”客人道：“他对中国问题有十五年的研究，他说：‘即使甚嚣尘上、辩论已久的美国援助给予中国，对东北战局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美援的确有提高士气的

作用，但并不能赢得战争。即使美国明天就给中国财政和军事的援助，即使美国工厂立刻开始改为战事生产，可是第一批子弹也须六个月以后才能到达东北，到那时候，东北还会在蒋的手中么？'”

司徒打了个寒噤。

“还有，那位观察家说，东北交通的混乱脱节情形，是决定战局的因素。”

“所以我看东北战局，没有蒋介石乐观的根据。”

“我的看法，”另一个客人说：“有一位美国顾问告诉我，他把美国的这种援助比作一艘帆船，在到达蒋的手中之前，已经在太平洋海岛上腐烂了。”

“为什么？”司徒诧问。

“他说的理由是：其一是这些东西不可以更换；其二是供应的东西不充分。”

司徒略一沉吟，问：“你们是不是觉得，苏联在援助中共？”

“这个问题谈得太多了，”客人之一道：“谈来谈去，没有凭据。而且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无法消灭凭据的，现在我们知道的，看到的中共武器，大部分的装备不是日式，就是美式；不是战时日军所遗留，就是从日本军和国民党军械库俘获过去的。日本人那一边我们不谈，美国武器竟然大量落入中共手里，我们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另一位观察家指指司徒道：“大使，我看不必为这些问题感伤。你对得起国民党，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应该负的责任实在非常之少，不必感伤。”边说边按烟斗。

“你又挖苦我了，我的老朋友。”司徒苦笑道：“我倒不是为什么人感伤，美国花了这么多气力，目前竟有这种发展，的确令人感到痛苦。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有一位财政问题专家昨天在这里同我发牢骚来着。他说美国财政军事援华的可能性如何？到什么程度？蒋是否肯在接受援助军事同时接受贷款条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怀疑。他认为王世杰最近从美国回来，可能带来美国的要求。但从目前情形来看，任何美援计划都不能挽救东北恶劣的危局。他认为阻碍美国援助计划的主要困难，是改组蒋的军队以及训练他们使用近代武器的庞大任务，蒋那边没有能干的军事领袖来负担这种工作。他还有一点看法是和你们相同的，也认为目前局势对蒋太不利了。”

“我们很不愉快，”司徒最后苦笑笑：“国民党，帮不上忙；共产党，把我们骂惨了。”他对傅泾波道：“你告诉他们几位吧，今天中共电台向我们指责了一些什么？”他捏一捏鼻子：“当然，他们是应该骂的，美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给。”

众人轻微地一阵笑，傅泾波道：“今天他们还是那几句，说美国在今年二月与七月间的撤退军队声明，只是一种骗术。已经离开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员，在天津说把军用品焚毁了才走的，但事实上已经把军用品交给了蒋介石。中共电台说，今年四月间陆战队把塘沽附近的军火库移交给南京军队，这个军火库的存量足够配备六个师作战八个月之用。这个事实美国军方曾经加以掩饰，但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却曾予以报道。目前驻华美军又同南京订立条文，言明美军驻华要一直等到两国政府认为不必要时为止，这一切进一步暴露

了美国——"傅泾波耸肩苦笑："帝国主义者毒辣的野心。"

主客们闻言皆苦笑。司徒道："我是个虔诚的教徒，现在只希望上帝创造奇迹了。上海物价飞涨，蒋介石肝火奇旺。吴国桢愤而下野，蒋且自己巡视华北，就要从北平到青岛，再从青岛去上海，然后再飞牯岭避寿，他自己感到很忙……。"

客人问："他把民盟弄垮了，民盟总部受到监视，翟显光宣布要抓人。张澜这老头儿却不怕死，还在发表声明，指责南京胁迫民盟参加戡乱不果，便捏造罪状要把他们一起抓去。外面又有人说罗隆基躲在你司徒大使身边，你看会搞出个什么局面来呢？"

司徒微笑道："罗隆基是来过大使馆，但不是躲避。他不过是在蒋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之后，跑来通知我一声而已。"

"他向你说了些什么？"

"我根本没接见他，"司徒道："我要我的职员告诉他，我有点不舒服，不会客，他就走了。他来找我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如果要我当面听他的责备与抗议，那我很尴尬。"

"他有什么要求呢？"

"罗隆基希望同政府中自由分子领袖邵力子等人接洽。我的职员告诉他，大使同王世杰已经谈到这个命令。这件事也很伤脑筋。"司徒道："在蒋的统治区域中，有两万名民盟会员，他们没有枪、没有刀，一旦蒋把他们同中共同样对待，民盟吃亏是吃定的了。可是我们美国处境也很不妙，连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都要给蒋捉尽杀绝，试问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为蒋辩护？"说罢只是皱眉，众人面面相觑。正是：华府帮忙帮到底，倒行逆施世少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乘人之危　协定一个接一个
恼怒之余　血案一件又一件

话说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九月，晋冀鲁豫和华东的中共军分由鲁西南及晋南渡过黄河，挥兵南下，直趋长江；在这前后一段时间中，其他战场的中共军也相继转入进攻。由于共军从防御转入进攻，中国的历史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国内国外，都极重视。

国民党将官焦急不堪，眼见共军这一年在各个战场都获大捷，夺取了许多坚固设防的城市，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术。不但在军事方面，中共各项革命政策的实施，共军后方的巩固和获得各地民众的拥护，其发展也使蒋失眠。“戡乱总动员令”和魏德迈的“整顿”都无济于事。

形势如此急剧变化，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张治中自从

被派到台参加"第二届光复节"之后，获得蒋介石许可，自台北出发到达新竹井上温泉张学良软禁处探视。张学良一见张治中，热泪盈眶，抓住了他的手连话也说不出。稍经休息，宾主便在书房聊天，赵四小姐和奉命看守张学良的刘副官在一旁作陪。

"我太兴奋。"张学良道："而且也太苦闷了。我得到的消息有限，您可以告诉我一些真情么？"

张治中叹道："我们到如此地步，原因很多……我们的兵力，已给对方消灭了不少。而对方的力量则越来越大，前途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张治中瞅一眼刘副官道："我倒不是为了个人担忧，个人算什么？只是眼看我们这个国家，咳！是非太多，但没有一件正经事，真是罪过！"

刘副官问："请问我们的兵力削是削了，到底还有多少？能抗得住么？"

张治中道："战争开始时，我们兵力有四百三十万，现在已减少到三百七十万。我正规军由二百万减少到一百五十万，而且还在削减。"

"对方呢？"

"对方正好相反，他们用大量俘虏补充了自己，再加上大批得了土地的农民涌进军队，共军已由一百二十万增加到接近两百万，其中正规军从五十万增加到一百万。"张治中续说道："有一点是我们弄不清楚的，我们的部队在我们手里时，有人说他们是老爷兵，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懂得打仗，打不过人家，一打就吃败仗；但给人家俘虏以后，变成共军同我们沙场相见的时候，嘿！可又是一番光景了，不但能打，而

且打得十分好，你们说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有危机在后头，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增加，就削弱了机动兵力，因为目前的机动兵力，只有四十个旅了。”

张学良睁着一双大眼睛，搓手皱眉道：“这个，”但只说得这两个字，便叹气道：“唉！”

“人人都着急！”张治中声调也低沉起来：“对方由于后方的巩固，机动兵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我们不争气，士气低劣，组织溃散，品质低劣，没有群众，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有着强烈对比，便造成了形势根本变化的可能性。”

张学良突地对赵四小姐道：“你去看看，子文上次送我的咖啡还有没有，拿来给客人喝一杯。”

“很抱歉。”赵四小姐摇头道：“早喝完了，你连夜研究明史，要我煮咖啡，不是只喝到茶么？”张学良苦笑道：“那你弄点茶来吧，不要叫他们煮，他们弄不好。”接着吩咐刘副官道：“你派人看看，高山族今天出猎，可有什么好吃的野味猎到？向他们买一点款待远客。”

待两人一走，张学良使劲捏住客人的手，急切地问：“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局势到底怎么样了？我为了要求团结，国共抗战，一直把我关到如今，现在他（指蒋介石）也该明白，最好的办法是团结，而不是战争。”边说边落泪。

张治中也泪承于睫，摸着他一头乱发，哽咽说道：“你的头发，白起来了……他的脾气，还是照旧。”

“现在他还主张打下去？打得下去？”

张治中摇头道：“能不能打下去，要问华盛顿。他今天所以如此，总以为有白宫做靠山，一切没问题，不料事与愿

逮，美援无法把他恢复过来，他今天还活着，月底还要大做寿，但他的政治生命，快宣告终结了。”

“没有人反对吗？没有人象我一样，拿生命去苦谏吗？”

“你，”张治中叹道：“你以为象你这样的人，南京多得很吗？你错了！事情发展到今天，看上去是快摊牌了。前几天我在一个地方听到有人说过，说毛泽东曾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谈到两句话，精辟极了。他批评今天的时局说：‘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我知道陈布雷曾把这两句话告诉他，希望他有所警惕，彻底改良，但他反而大为光火，说连他的心腹都在不信任他。”正说着刘副官提了一些野味回来，赵四小姐也亲自捧着茶具回来，见两人相对无言，便问：“怎么，反而不说话了？是因为话太多，象激流喷泉，一时汹涌淤塞，反而不能痛快淋漓地流个畅快啦？”

张学良叹道：“我在做诗，可是推敲半天，还未完成，”接着摇首吟哦道：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堪动嘉宾……”

赵四小姐噗嗤一笑道：“客人远道而来，你却如此酸溜溜。还是出去散散步，让客人欣赏欣赏井上温泉的风光吧。”边说边递茶。

张学良道：“待我做完这首诗，下面两句也有了。”接着摊开一张八行笺，赵四小姐连忙磨墨。张学良略一沉吟，抽笔蘸墨，一口气写道：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堪动嘉宾
愧无美酒酬知己
一盏清茗对此心

"汉卿，"张治中吟诵再三，说道："这几年的日子，也亏你过的了，你的涵养功夫，已经不错了。"

"咳！"张学良苦笑，不作声，只是呷茶。

"落个上下款吧。"刘副官道："可以留个纪念。"

张学良朝张治中笑道："不必了吧，只算是随便写写，我不是名人雅士。朋友们留下我的诗句，即使没有上下款，但灯下相对，有如晤面，没有具名比有具名还好一些。"

张治中郑重地把那张八行笺摺了，放好，也呷茶道："这茶叶不坏。"

"台湾本地产的，叫乌龙茶。"赵四小姐道。

"乌龙？"张治中失笑："在广东，这两个字可非好话呢。"

张学良道："听说浙江闹了一件大血案，一个名叫于子三的学生给我们打死了，学生们闹得很凶？"

"岂仅是一个于子三？"张治中朝刘副官瞅一眼："他心里烦，只要左右有人主张喊打喊杀，他反对的机会总是不多的。"接着岔开话题道："汉卿，听人说，你在研究明史，研究这个那个的，你快成为一个学者了。"

"是吗？"张学良苦笑："我不看书，请问怎样过日子？打网球？你不能整天玩，那末最好还是读书。我不但读明史，最近还仔细研究《鲁迅全集》，感到很有收获。"

张治中一怔："他许你看《鲁迅全集》吗？"

"无所谓的，"张学良苦笑道："即使让我看共产主义书籍，又有什么不可？反正这辈子我是完了，让我一个人读书，"张学良立刻捏紧了赵四小姐的手，慨然道："让我们两人读书，不会有什么不妥吧？"

"你研究《鲁迅全集》，有些什么心得呢？"

"我以为鲁迅这位先生很厉害。"

"怎样厉害法？"

"我是指他骂我而言。"张学良苦笑道，"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先大帅，尖刻极了。"

张治中失笑道："原来你读到了鲁迅讲你的文章，这个滋味一定很有趣。"

"这个，"张学良道，"这是指我个人而言，其实在鲁迅作品之中，有着很多东西。"

张治中眼睛一亮，问："鲁迅文章里有些什么东西？"

张学良沉思良久，抬头道："我不说了，我同他走的是两条路，我不能同他比，也不可以同他比，你懂么？"

"我懂。"

"只有一点是相仿的，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我呢？——咳咳，不说也罢，不说也罢。总之，我有很多地方比不上他，但我敢作敢为敢当，我自己觉得还算对得起自己就算了。来，喝口茶吧。"他咂咂嘴，皱皱眉道："乌龙茶太浓了，有点苦涩，但回味是甜的；我的话太拐弯儿了，有点晦涩，希望我的话回味也是甜的。"

张治中肃然道："一定是甜的，一定是甜的。"他避免对方

感伤，急忙岔开话题道：“赵四小姐风采依旧，只是——”

“只是老了。”

“不，只是嘴部有点变相，听说是牙齿没镶妥当。”

“岂仅是牙齿？”赵四小姐道：“什么东西都没‘镶’妥当。我这颗心已经飞到海阔天空去了，人可还在深山里。当年你到沅陵来看我们，说‘快了快了，你们可以出去了。’可是今天你来，连这个也不提了。这不是说明我们这种日子，这辈子是没法改变了吗？”

张学良怜悯地瞅她一眼，怆然道：“对咱俩来说，你算是不错的了，还许你上街买菜。”他向张治中苦笑笑：“不过背后跟着个保镖。”

张治中一肚子话想说，但碍于刘副官在旁，不便启口。眼睛落在简单的网球场上，便指指窗外问：“听莫柳老说，你俩同刘副官加上他，四个人来过几盘双打，你俩的球艺十分了得。”

“这有什么用呢？”张学良苦笑道：“难道我将来要改行做职业网球选手吗？我年纪也不小，可跑不动哩！”忽然他问：“听说，有人对我的弟弟不满意，因此又说要我负责，有这事吗？”

张治中道：“张学思的事情不能记在张学良的账上，这一点‘他’倒没什么。只是有人乱嚷嚷，何必理他？有一次‘他’也问过我，我说张学良是张学良，张学思是张学思，弟弟的事情不能由他负责。譬如我，在军校干久了，现在共军之中有两位著名将领是我的学生，难道这个也要我负责吗？”

张学良发生兴趣道：“‘他’现在居然能听听人家的意见

了？”

张治中叹道：“他应该听听人家的意见嘛！只是有一个东西他还没有推倒，于是处处受牵制，事事没主意。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就少得多了。”

“是什么？”张学良急问。

赵四小姐和刘副官也感兴趣，忙问：“是什么东西拉住了蒋委员长？”

张治中苦笑道：“你们可别说出去，当心砍脑袋哩！”

“咱们怎能说出去？”

“好吧，”张治中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蒋委员长所以搞到这种地步，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在他背后指使。他不愿意让人家摆布，可是又翻不过‘美援’的手掌。美国的做法当然只对美国政府有利，于是咱们的委员长便替人背上了黑锅。他今天做的事凡是不利于中国的，全都迎合美国的意思，中国人当然只能反对自己的领袖，也不能飘洋过海把军队开到美国去，说是反对美国干涉咱们内政。”

众人闻言，相顾唏嘘。

“最近，”张治中黯然道：“最近咱们又要同美国签订一项条约，叫做《海军协定》，规定美国享有对中国海军的监督权，以及获得在中国的海军基地的特权。这不是很明显吗？中国国防给人侵害了，中国领土和领海主权给人侵害了——”

“为什么他不明白？”张学良愤然道：“他月底又要做寿，活了那么大一把年纪，连这个也不知道！”

“汉卿！”张治中愤然道：“美国乘人之危，迫使他签订这

个协定、那个协定，他自己真的也没了主意，好象事事有办法，结果件件没办法，没有美援不行，有了美援也不行啦！譬如说，"张治中屈指一算："大概在最近几天，我们又要同美国签订一项协定，叫做《中美救济协定》。这个协定说明美国要以两千七百万美元的物质援助我们打仗；但我们大家一望而知，这个协定实在侵害了我们的生产、贸易与财政主权。"

"可是它的名堂叫做'救济协定'，"张学良苦笑："这同'九一八'前后日本鬼子同我们签订的玩意儿有什么不同？"张学良闷在肚子里的话太多了，又想起另一问题道："对啦，民盟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报上说要解散，那么这一批好好先生往哪里去呢？记得当年'七君子'事件，我同他们根本没交情，甚至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但当时我也向他求情来着，在南京、西安、洛阳做寿，我都提过，他火儿可大啦！"

张治中道："七君子也罢，八君子也罢，现在，咳，根本用不着他们点缀门面啦！不过从解散民盟的事情看来，人们可以明白，凡是向政府求和平、求合作、求改良，想走'中间道路'的，都走不通了！"

张学良眼睛一亮："那——"他说了这一个字，立刻又颓然俯首，喃喃地说："'中间道路'本来没人走通过嘛，你说是吗？"

张治中慢慢地呷了口乌龙茶，放下杯子，对那个日本茶盘注视一会，说："汉卿，不但在国内走中间道路走不通，在国际上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何尝又走得通，你说是吗？"

张学良鼓着一双大眼珠，急问："这个我不清楚，你说明白一点。"

“我很抱歉，”张治中道：“未来井上之前，我以为我们可以海阔天空，畅谈一阵：可是三转两转，话题又转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去，这真是没办法。”

“你快说。”

“说什么呢？我不能指名道姓。”张治中道：“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在政府之中有地位，或者在一些机构中有地位，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共。

“对于反共，我不打算发表什么意见。可是对于这批先生们，我的意见可太多了。”

“你说简单点。”

“别急，”张治中失笑道：“有这么一批人，既想反共，又想反蒋，于是形成了一个走美国路线的‘中间道路’集团。他们没有招牌，但有类似的政纲，——”

“是什么？”

“共产党不好，国民党也不好，只有在美金的帮助下成立一个‘政府’，就算‘最好！’”

张学良又急问：“在我认识的朋友之中，有这种人吗？”

“我说我不想指名道姓。”张治中道：“我只是告诉你，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现在局势微妙，谁为国家打算，谁替个人打算，都可以一目了然。”

正是：是人是狗终分明，是人是鬼难胡混。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文分解。

第七回

愁思万缕　荒山遈疯刘太太
心香一瓣　香港痛悼杜斌丞

“出去走一走吧，”赵四小姐为了转换空气，说：“难得有客人上山来，也该高高兴兴玩玩。”

“是的是的，”张治中道：“我还带了照相机，希望同你们多照些相片。”

“让朋友们看看我们苍老的样子吧。”赵四小姐道：“也许，这是我们最后的遗相也说不定。”

“不会的，——”

“谁说不会的？那一年汉卿在贵阳害了盲肠炎，有些人很帮忙，有些人却不管他，把那么严重的急性病拖拖压压，几乎把他……”

“别提这些了，”张学良怜悯地说：“无论人家怎么对我，

我们给他一百个不闻不问算了。我们是有翅难展，有力难施，活一天算是混过两个半天。他不杀我，举世之人知道他未杀我；他忽然要杀我，举世之人便知道他杀了我，事情极其简单。"张学良苦涩地笑笑："杀我比不杀我坏不了多少，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死了。"

张治中一怔："别这样说，你怎么'已经死了'？"

"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不是死了是什么？"

张治中默然。随三人出得球场，转往庭园，要他俩肩并肩，手拉手，树丛山石，路边桥畔，一口气照了好多张，刘副官还替他们三人合照，但他自己却怎地也不肯照。

"照一张吧，"张治中道："纪念纪念。"

"不不，"刘副官慌道："不照，还好！照了，事情就糟。"

"我懂，我懂。"张治中道："汉卿在你保护之下，一眨眼十几年了，也难为了你。"

"不敢不敢，"刘副官道："我们相处得不错就是。"他苦笑，"最低限度，在张先生教授之下，我的网球也打得不坏了。"

四人苦笑一阵，漫步井上温泉，都感到风景虽好，总不自然。不如坐下来聊聊。于是掌灯摆桌，煮肉宰鸡，弄酒弄菜，赵四小姐下厨忙了一阵。张治中忽然发现一个可怖的黑影，吓得毛发皆竖。

那黑影披头散发，五官不辨，望月膜拜，喃喃有词。张治中大吃一惊，揉揉眼道："还没喝醉，我怎么已经见鬼了！"赵四小姐也忙不迭制住他道："别这样说，你看刘副官已经把她劝进去了。"

“她是谁?”

“是刘太太。”

“刘副官的太太?”

张学良举杯一饮而尽，说：“是的，是他太太。”

“他太太怎么是个神经病女人?”

“本来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说来很简单，”张学良再尽一杯，慨然道：“她的丈夫奉命看管我，她便跟她丈夫到处跑。我坐牢监是这么回事，荒山野地，穷乡僻壤，一年到头没人来往，这叫做没法子。可是人家好端端一个女人，也因为我远离城市，六亲断绝，没有一点人生乐趣，说尼姑不象尼姑，因为尼姑也有尼姑的天地，但刘太太什么也没有，她头一年已经很忍耐，第二年实在吃不消，第三年几乎要自杀，第四年一点没生气，现在十几年了，她的希望同我的希望都幻灭了，我还可以看看书，她已经……”张学良泪如雨下：“因为我的关系，为我牺牲的人已经不止一个了。”赵四小姐闻言泣不可仰，张学良抚摸着她的肩膀：“她守着我虽出于自愿，但我扪心自问，歉愧莫名！再加上一个无辜的刘太太，你说我……”边说边哭，语不成声。

张治中不知道说什么好，喝开闷酒，一杯接一杯，朝庭园方向望过去，只见刘副官独个儿颓然而来，一进门还强笑道：“没事没事，客人远道而来，多喝一杯，多包涵一点才好。”

张治中执着他的手道：“尊夫人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

可以放心，我下山后不会随便说。只是你太太如此模样，为什么不送到山下，找个医院疗养疗养？”

刘副官心头一酸，欲哭无泪道：“我们这种人，那里还有这种福命？一切听其自然算了。”

“人总是最重要的。”张治中劝道：“送医院吧。”

“谢谢你的关心。”刘副官拭泪道：“你明白，我们这一行，有了事，可不能随便动的。妇道人家受不了这种日子便疯了，她疯了只好疯了，谁让她嫁给我这个倒楣蛋。”

张治中叹道：“谁让你参加了这个倒楣的团体！戴雨农坐飞机摔死，他哥哥闻讯击桌，说他弟弟这样死法是善终哩！”

刘副官哭丧着脸道：“现在，什么也别提了，名义上张先生是失了自由，事实上我也失了自由，张太太和我太太也失了自由，保护张先生的一百多位内政部警察，十几年来，何尝不是失了自由？”

张治中欲言又止，只是喝酒。四人闷了一阵，张治中强笑道：“明天一清早，我想起个早，四处走走，多拍几张风景照，可好？”

“我们早变成乡下人了。”赵四小姐道：“他黎明即起，活动筋骨，十几年来如一日，你明晨早起，一定可以奉陪。”

张治中凭窗远眺，见深山间白烟袅袅，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好象有人居住。”

“我应该告诉你，”张学良道：“井上温泉的一些大概情形，你看见的是山地同胞部落。”

“猎人头吗？”

“现在早没有这种部落了。”

“井上温泉从哪儿来的？”

“喏，”张学良一指：“井上温泉出于新竹市竹东蕃地头前溪的上游，日本人称之为‘鸽子泉’，非常有名。你明天由竹东的上坪沿溪而上，大约在三十公里之间，山川豁谷之美，犹如画圣之笔。秋有红叶似锦，春有山花烂漫，沿路点缀着山地同胞的部落，以其独特的形态，酿成别致的情趣，那个温泉水涌如珠，清澈无比，而且源源不绝，为量甚多。”

“嗯，”张治中举杯道：“这几年你真用功，寥寥数语，已把这一带刻划得很清楚了。”

“不，”张学良道：“我还没有向你交待清楚，井上温泉靠近台湾著名的鹿场大山，是一个林产宝库的必经路口；又是次高山的登山口，早有汽车公路开发。竹东铁路一完成，只要两三个钟头就可以到新竹市。往后的发展大有希望，以他目前对台湾的关注情况看来，新竹的建设应该是没问题的。”

张治中浩叹道：“但愿他对建设真能重视，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拿着金饭碗讨饭，情形也够惨的咯！”

“有些地方是没法顾到的，”张学良道：“例如这边，离竹东街东南四十八公里，有一个泰溪温泉，源出于泰也汗溪之畔，风光绝秀，有灵泉之称，何奈远在深山，无人问津，实在可惜。不过这不要紧，因为不开发温泉无损于国家建设大计，但内地这么多宝藏不开发，这么多建设不动手，一个劲儿只是打仗，未免太令人痛惜了。”

张治中不希望他再感痛苦，岔开道：“莫柳老说你对《明

史》研究得很可以；现在你又研究《鲁迅全集》，你觉得有些什么心得？”

张学良沉吟道：“也谈不上什么。只是感到鲁迅对敌人——我说的是指日本军阀，他那股强烈的仇恨，真使我在寒夜山顶都热血沸腾！不管鲁迅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骂过我，但凭这一点，就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却说张治中探访张学良，话题当然扯到了一件接一件的血案上，到处格杀打捕，全国天愁地惨，天怒人怨。张学良道：“以德服人者人服之，拿杀人放火来吓唬老百姓，这不是办法。”张治中道：“这一手，戴笠是拿手好戏。现在戴笠死了，他的徒子徒孙为了支持门面，不择手段来此一着，事实上是把事情愈搞愈糟，不是办法。”

“他同意吗？”张学良问。这个“他”字当然是指蒋而言。张治中沉吟道：“他同不同意，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他是聪明人，就不该有这些血淋淋的事情，这种手法只有一个字：糟！”

“那是不错的。”张学良浩叹道：“唉！可惜我有话不能说，有口不能言，好多事情只好请你们几位多用点功夫了。”

但张治中有口难言，离开台北回到南京之后，至少有两件事无法告诉张学良，免使他在软禁中更感苦恼。第一件事是他为张学良、赵四小姐照的底片，还没带到南京，却在台北松山机场丢了。以张治中的地位，他对井上之行的兴趣，绝对不会遗失底片。然而事实证明，他在上飞机当儿，摄自井上的软片一卷失踪，甚至连相机都不翼而飞，不知所踪了。

张治中当然不便报警，也不能告诉张学良，但他心头的痛苦，却更深了。

第二件事，张治中也无法告诉张学良，那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于子三的惨死。张治中的同僚愁眉苦脸地说："咱们今天用恐怖手段对付异己，于子三惨死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监里，对于领袖只有怨恨，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你说，于子三是怎么回事？"

"于子三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之一，自从给咱们逮捕以后，校方便设法营救。而且不是由学生出面，乃是浙大训导长出面奔走的。如果这个训导长的营救是真，如果这个训导长是咱们的人，那末说明于子三事件的不孚众望，连校方负责人也出马了；连咱们的人也不得不出面'营救'，足以说明这种做法是如何之糟了。

"那天，校方代表知道于子三已死，便到杭州法院路李天助医生处，接他上车，再到省府会同竺校长，一起到鼓楼上仓桥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要问究竟。于是咱们的人告诉竺校长他们说：'于子三在今天下午二时前受审三小时，要他写自白书，他不肯。受审时他只是痛哭，押回牢狱时还在哭。到二点二十分，才发现他已经气绝。'当时有人手拿两块布满血丝的玻璃片，竺校长问这是什么？咱们的人说这是在于子三床下捡来的，但竺校长不相信。"

张治中问："竺校长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这两块碎玻璃拼不起来，不知是怎么回事。竺校长再问牢监里的窗槛上有没有碎玻璃，他们说不知道。当时

竺校长便说：你们未免太疏忽了。于是领竺校长到于子三死去的监牢，进入一间小房。门一开便看见于子三横尸床上，只见他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很大，尤其是眼睛，大得特别可怕，喉头有一个很深的洞，血渍很多。细察身上，不见有什么皮伤。

“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死得如此之惨，竺校长当场晕了过去。大家一窝蜂把他抬到狱警室，请那个姓李的医师马上注射强心针，这才把竺老头儿救回命来。”

张治中只是摇头。

“之后，”来客道：“竺校长精神好一点，准备回去。司令部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份证明书，要竺校长签名，证明于子三死于自杀，而自杀工具是两块玻璃片。那校长气愤到极点，大声说：‘我看了于子三坐的监牢，看了他的尸体，我只能证明他已经死去，不能证明他是用什么东西自杀的。’这老头儿便在那张证明书上写了一行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到场看过’，随后便气愤地离开监牢，半夜三更回学校去了。”

这种类似于子三的血案，在蒋介石统治区中夜以继日地上演，国民党人士十个中有九个摇头，不仅是张治中等几个大员而已。这情形陈布雷引以为忧，找个机会，劝告蒋介石道：“近来关于捕杀学生事，引起不少闲话，最好吩咐经办人员，以谨慎从事为是。”

蒋介石皱眉道：“我一天到晚忙，难道还有时间注意这些事？你看到了，就用我的名义，通知他们就是。”接着叹道：“布雷，同美国签订协定，一个又一个；可是美国对台湾的看法，似乎还没改变。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不但台湾老百

姓恨死了我，而且天下人都会笑我，你看应该怎么办才好？”

陈布雷道：“今天合众社的消息，我看用意十分恶毒。那条新闻说，有个托管派地下份子在向外散播谣言，说什么日本和会如不准许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就要引起流血叛变，”陈布雷愤愤不平道：“美国为什么要在台湾进行托管活动？这是一；为什么要养一批奴才，专门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这是二；美国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那末为什么又允许他们的报纸放出谣言，说台湾人这个那个的，是何居心？这是三；这几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否则我们同他签订的协定，……”陈布雷气愤填膺，但忽然感到说不下去，只是朝蒋介石发怔。

蒋介石诧问：“你想说什么？”

陈布雷猛地一惊，急道：“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身体不好。”说罢告辞回房，蒙头便睡。原来陈布雷再想告诉他：“捕杀学生的事固然闹得满天星斗，枪毙杜斌丞更使举世震惊，你再不改变作风，天怒人怨，前途不堪设想。”但见蒋介石心情如此，陈布雷也不拟有所诉说，只得闷在肚里，满身不舒服。

原来杜斌丞是一位老同盟会员，陕西米脂人。远在蒋介石北伐之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景翼驻军陕豫，与广东革命力量桴鼓相应。时黄埔军校也在北方招生，杜斌丞便在开封任招生委员，关中子弟如杜聿明、关麟征等人都因受杜氏政治影响，经他保送南下攻读。这些学生后来有了地位，有的违背了杜斌丞的革命意旨，为一个人效忠而死；有的饱经沧桑，竟失却了革命锐气，而在海外长期休息；也有的参加

了热火朝天的大战斗与大建设，这些闲话按下不提。

杜斌丞在“西安事变”时，正为他的老友杨虎城作秘书长，之后张杨被禁，他就静居西安王家巷家中，对坚持抗战尽了最大力量，也受了莫大的委屈。他的长子且在昆仑关战役中为国牺牲。湘桂撤退前杜聿明任第五军军长，驻兵湘桂之交的全县。杜斌丞适至重庆，应邀南下，在桂林、昆明停留一个时期，和各方接触后，即参加了民盟，被选为民盟领袖之一。

胜利后他再去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住在国府路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办事处，关麟征、杜聿明等对他执礼甚恭，蒋介石也曾两度召见，但杜斌丞不愿做官，宁可回陕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而努力。内战开始后，继承西北军革命传统的将领如赵寿山、孔从周诸人起而召集旧部，重绾兵符参加战争，于是负西北人望的杜斌丞便成了南京的眼中钉，幽禁之不足，终于用“贩卖鸦片”的罪名把他枪毙，时为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对于这位西北宿儒、教育前辈、桃李满天下的杜斌丞老先生之死，陈布雷是不赞成的。他倒并非为了可惜，而是国民政府这样做法，只有相反的效果。杜斌丞曾任多年陕、甘省府秘书长和省府委员，交游遍天下，而人人皆知这是一个严正的人物，现在连他都要枪毙，而且还硬给他两顶“中共代表人”和“贩卖鸦片”红黑帽子，举国人士，都有夫复何言之感。

杜斌丞在香港的友好曾为杜举行追悼会，并在香港《华商报》出版追悼特刊，李济深、柳亚子、方方、周鲸文、黄药眠、朱学范、云应霖、彭泽民、张文、林中、邓初民、陈其

瑗、朱蕴山、冯裕芳、杨伯恺等都有纪念文字。中国致公党有挽联曰:“血洒长安，嗟斯人竟遭魔王毒手;魂招香岛，问何罪实为民主牺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大切六块　中国险遭分割
张口一吞　香港差点窒息

话说魏德迈报告书中到底说了些什么？美国政府为何不肯发表，形成了一九四七年一大疑团，人人胡猜一通，不在话下。

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星洲《南侨日报》驻北平记者萧穆（一位著名记者的笔名），经过无数困难，惊险曲折，终于获得了这骇人听闻的报告。刊出后美国通讯社未予全部否认，《中央社》拍发后四小时又急着“取消”，也可证明这份魏德迈报告内容的准确性了。

当时从蒋介石到每一个人民，人人都注意这份报告，萧穆写道：

“据记者所知，魏德迈计划的内容包括军事、经济与政治

三个方面。政治方面比较具体，美国要求蒋介石政府实施行政改革，用一切力量争取中共以外的党派及美国所谓自由主义者加入国民政府。而有些人士如中国民主同盟等最后无法争取加入时，美国也不反对蒋介石行施独断权力，以镇压一切倾向革命的人民活动，因为美国政府虽然要求国民党政府铲除贪污，改善行政效率，但对于巩固蒋介石政权，使之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力量，华盛顿与南京是完全一致的。

"魏德迈最具体的部分，是关于军事与经济方面。大体上主张把中国分为六个区；

"一、西北防苏区；

"二、西南国际交通区；

"三、东北华北军事区；

"四、华北绝对军事区；

"五、华中绝对军事区；

"六、华南经济建设区；

"西北防苏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主要目标为进行军事及交通建设，以防御苏联。西南国际交通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的一部分，沟通英法属地；先着重进行交通建设，计划由广州湾为起点，建筑一条铁路干线，接通黔桂路，并延长至重庆，再由重庆北上，与宝（鸡）天（水）铁路相衔接；再伸长由兰州以至迪化。这条铁路美国军部名之为'亚洲大陆线'，其目的在于北方港口遭受封锁，无法使用时，为进行反苏战争，可由广州湾起，运军队及军火给养，以及国际援助物资迅速到达西北一带。

"西南国际交通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为了日后美国

经济扩张，以东亚大陆为基础，向南伸入东南亚洲各地，使广大热带资源与市场间接在美国资本控制下，但此非目前之事，计划书中尚未有显明叙述。

"同样建筑亚洲大陆干线也非咄嗟可办，这是比较长久的计划，当然是为了准备未来的对苏战争。目前西北西南两区尚非美国积极经营的目标，在大陆铁道线以东的四区却是富于积极性的。

"所谓东北华北军事区，是以北纬四十度为界，在北纬四十度以上。包括东北九省、热河、察哈尔及绥远北部，与朝鲜的占领区（北纬三十八度以北）几相平行。

"在这个区域内的军事行动以至于主要目标，必要时可以放弃，以缩短防线，节省兵力。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魏德迈在华府时，曾一度表示政府应放弃东北的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队如果有若干胜利、或能在若干主要的'点'上站得住，自也得站着作象征性的占有。华北绝对军事区则以北纬四十度以下至三十五度以上为界。在这个区域内，美国要求蒋介石不能放弃，能打得多久就多久。在三十五度以下三十度以北华中区也为绝对军事区，但必须坚守，至少以二年为度。

"从'大陆线'以东三个军管区的划分和它们的任务看来，可以想到魏德迈在实地调查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力量已经很清楚了。国民党军队在中共压力下，东北及华北难以保守，故只要求其次，能坚守华中两年也已满意了。东北华北的军事行动，只是以它来保障华中的守得住。在这三区里如能拉长两年，则北纬三十度以下的华南区经济建设（即美国的经

济控制)，能够打下一个基础，然后可以以此基础，进行剿共的大反攻，甚至进行反苏的国际战争了。

“蒋介石某一次在南京纪念周会议上表示至少可以支持两年军事，即系根据这一点而来。因为根据蒋的看法，这两年的剿共战争，美国必将出全力支持。

“美国固然主张于必要时放弃东北，甚至华北，即北纬四十度到三十度的华北华中两个绝对区，目前也不过主张在军事方面坚守而已，这就是说只能下本钱，不能收利息。至于三十度以南的华南区则不然。魏德迈计划的经济军事援蒋办法，主要以这一区作中心。这一区名为中国经济建设区，实际上是美国直接控制的特别区，其情形正与七七抗战前《何梅协定》所划定的‘华北共同防共区’性质相同。

“因此所谓经济建设区，当然也不单单是经济性质的，包括许多军事计划在里面。按照魏德迈的计划，广州作为美国经济建设中心，而台湾则作为中美联合军事基地。台湾以南海岸线均必须有现代化的港口(包括海南岛)，以便利海空军之活动，配合作为中美联合军事基地的台湾所负的任务。因此广州至厦门之间，将建一条铁路以沟通台湾与广东之间的交通，在铁路未造前，则以新型公路代之。据说这条公路的建造，将以最高的水准为标准，在若干段路中，路面可降落飞机。”

据萧穆所知：“台湾除按照魏德迈计划作为中美联合军事基地外，实际上还要作为美国输华军火转运地。美国军火运往中国不直接到达内地港口，而先运至台湾设法转运，以避耳目。目前美军留在太平洋的剩余军火，以及美军在日本的

军火，俱由日本大批运台。而且日本的军需工作在麦克阿瑟控制下不但未停止工作，反而加紧制造，以供给中国需要，这些日本军火也同样运至台湾。据可靠消息由台转运内地之军火已达若干万吨。如此做法在于避免国际注意，但主要在于瞒过美国反对援蒋人士的耳目。

“从最近发展的事实来看，魏德迈计划在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起，已经在局部实施中。最低限度西南经济建设已经在按照美国的意思迅速进行。蒋介石以魏道明主台、宋子文主粤，以孙立人调赴台湾。孙在美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训练新军，尤其是魏德迈计划的事实化。

“宋子文抵粤后，穗港方面不断传出美国垄断广东资源的消息。而且美国的‘合资’（？）企业包括了广东以外的广西等其他西南省份。当然美国大资本家的野心不小，但目前仍仅以广东为对象，而且这种所谓中美经济合作也非宋子文上台以后才决定，远在四月间(一九四七)，广东省政府已与美国皮尔尼公司签订了合约。宋之去粤，只是为执行而已！

“但为什么由罗卓英签订的合约必须派宋子文执行，关键乃在魏德迈身上。因为这个皮尔尼公司的合约签订已久，但美方对广东省府是否能配合经营，不能放心。于是魏德迈来华后亲自实地调查，到南京后对粤省腐败情况在蒋介石面前大大地抨击一番，且与宋子文长谈过一次，粤省人事变动在当时已有所决定了。

“魏德迈对TV宋另眼看待，原因甚多，宋是亲美派中的佼佼者，且与中国金融界关系密切，有利于美方的‘经济建设’。而罗卓英所以见弃于魏德迈，原因不外乎：

“一、罗卓英的广东省政府内部倾轧太甚；

“二、贪污盛行，无法转圜；

“三、罗与美国无丝毫关系。

“而广东当局历来以地理关系，都是亲英的，这次中美合作，包括黄埔筑港，对香港不利，战前香港对此事已感不安，因黄埔港一旦筑成，香港即失去货物转运的优越地位。罗卓英亲英与否虽未得知，但终以百分之百亲美的宋子文代之为上策，于是罗卓英虽然签订了《中美合作建设合约》，也不得不让宋子文去执行了。

“皮尔尼公司与广东所签合约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事实十分庞大。

“广东省同皮尔尼公司所订的合约内容：

“一、黄埔港建筑

“二、广东全省农业水利灌溉系统

“三、肥料工业

“四、广东全省公路建筑整理及管理

“五、汽车工业（装配、马达由美运来）

“六、造船厂

“七、粤北煤矿开采

“八、英德水电厂

“九、水泥厂

“十、玻璃厂

“此外，广州市区的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公共汽车等都包括在内。将来还要垄断广东的丝业、纺织业、造纸业等等。总之，一切资源开发，工业建设，不论巨细，根据这合

约都可以随时增订分约，甚至将来连手工业都不会放过。这就是中美合作经济计划，也就是魏德迈计划的重点之一。

“但援蒋侵华的计划乃是整个的，军事政治经济事实上互相关连不可分开。魏德迈起草时先有个假定，他以为中共的力量不可能立即发展到黄河以南。蒋介石有可能坚守北纬三十五度以南的心脏地带。因此，最少有两年时间，可以完成华南区的经济建设，然后再向华北总反攻，一举摧毁中共武装部队。至于蒋介石为了应付危局，对美计划只能唯命是从。可是魏德迈离开中国后，刘伯承、陈毅的部队就大步南下，直指南京统治区的心脏，而且威胁了武汉，震动了京畿，使南京政府对美方交不了账。所有官方宣传机构一致咬定南下共军只是流窜性质，表示没有问题。但美方的情报是相当灵通的，他们不相信南京的宣传，因此魏德迈在华盛顿十分着急，喊出了美国如果不再援华、苏联的影响将深入中国的警告。同时美国一部分报纸也报导说：魏德迈的报告书还来不及发表，却已经需要彻底修改了。

“不管是修改也好，按照原定计划也好，有一件事情已经决定了的：魏德迈的锦囊妙计虽好，到底挽救不了南京政府的命运。”

对于这个文件，由于它的准确性，使能够看到的人都为之震惊。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则一律不准刊登，《中央社》发出消息四小时后，又急忙追电取消，反而在未看到这个文件的人们中，引起了更大的不安，到处找寻。

蒋介石当然很难堪，因为这个计划原文连他都没有见过。美方一桩桩、一件件的做法，事实上是这个文件的具体化，

但如全部发表，势必在南京引起混乱，而军事上的急速变化，又打乱了魏德迈计划的时间表，美方比南京更心焦。

司徒雷登闻讯劝慰蒋介石道："让那些左派报纸去乱搞吧。反正共产党表面厉害，实际上要不了几个月，他们的气焰就要压下去；再过一两年，我们软硬齐来，共产党过不了一九四八年，就会完全消灭！蒋主席不必为这些事情着急，身体要紧。"

蒋介石淡淡地笑笑："谢谢大使好意。只是有一个事实在面前，那是美援问题。美援吵了好久，只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我夹在中间，这味道实在不好受。"

"你放心，你放心，"司徒立刻告辞道："我马上去打个电报，限立刻到，要他们快办，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回讯了。"

陈布雷看在眼里，目送司徒离去，凄然道："美国这种做法，我不知道居心何在。现在不但外面对魏德迈的计划有严厉的批评，即使我们内部，也有很多高级人员表示不敢领教。"

蒋介石满脸铁青，恨恨地问道："说什么！"

陈布雷不敢当面叙述，说："回头他们有报告来，先生看报告吧，口头报告恐怕不够完整。"

蒋介石待报告送到，连忙找到这些对魏德迈的批评，只见上面写道：

"这是一个灭亡中国的大阴谋，而且是空前绝后的大阴谋，比诸日本强盗所进行的亡华政策还要毒辣，还要阴险百倍。

"魏德迈这个阴谋，第一，他要全部独吞中国，所谓'亚洲

大陆线'的东半部不消说是要吞掉的；就是'大陆线'的西半部，也要深入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以至东南亚各地，不止是中国而已。

"第二，这个阴谋不象日本的亡华，明明白白向中国提出来；也不象其他侵夺殖民地的办法，仅仅由经济的侵蚀，然后和平占领，而是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把中国变成反苏大战场，从根本上把中国捣得稀烂，一面捣烂，一面吞下肚去。试想，中国如果真正成了反苏的大战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灾难，还能够设想吗？

"第三，它是制造一个中国的内战，然后乘国民党政府抵挡不住的时候，再以反苏防共援蒋的面貌，进行灭亡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阴谋。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就比日本军阀更毒辣十倍。因为日本单纯提出防共反苏，蒋介石碍于国人反对，还不肯立刻接受；现在美国却先造成蒋介石打内战反共的局面，而且是岌岌可危，要待美国救命的时候才来出面，自然使南京政府千依百顺，美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蒋介石读不下去了。

"先生，"陈布雷低沉的声音说道："布雷有斗胆之言愿意陈告，先生有空么？"

听陈布雷这么说，又见他神色反常，蒋介石道："晚上再说吧，回头张治中要来。他最近去台湾走了一趟，又去看了张学良，我要同他谈谈。"

陈布雷默然退出。张治中一忽儿就到，先报告了台湾光复节的情形，接着谈到了有些美国人在台湾的布置和当地居民的反应。

“由他们去吧。”蒋介石道：“台湾情形不同大陆，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据我所知，”张治中摇了摇头道：“台湾问题较大陆还要严重。”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从日本人手里交给我们，为时甚短；台湾老百姓恨日本军阀恨够了，刚透过气来，可又来了美国兵，这种事给他们的印象实在不好。再说，现在已经有人在那边鼓动台湾人脱离中国，长此以往，……”

“不不，”蒋介石道：“这种事情我也听说，不过绝对没问题，即使有少数台湾人在搞这个名堂，我们也不会允许它变成事实。”

“不过，”张治中道：“这几天又听到人家说，美国对我国政策又有新花样。据传说，魏德迈要把中国大切六块，分六个区，又说，他们要把广东变成经济建设重点，完全由美国人去办，并且要使香港窒息——”

蒋介石皱眉道：“这些报告我都看过，我认为言过其实。魏德迈的计划当然为他们自己打算，我也有我的应付之策，你们相信我，不要杞人忧天。”

张治中欲言又止，考虑再三，说：“主席当然胸有成竹，不过外面的说法，也应该多多注意，别让美国人从中讨了大便宜，而对我们丝毫无补……”

“不会不会，”蒋介石道：“司徒大使今天来过，保证美援马上就到，你们不要瞎操心了！”接着问：“汉卿见过了？”

“见到了。他问候主席，还有夫人。”

“他想出来么？”

“这个他没有同我谈过。汉卿领我逛风景，打网球，下围棋，喝酒，品茗，洗温泉浴。同我大谈明史，还有鲁迅研究。”

“他也研究鲁迅？”

“他说鲁迅在文中骂他，骂得很厉害。”

“那就好。”蒋介石“哈”地一声笑：“要他弄清楚，左派对他并无好感。”

张治中不便告诉他张学良对鲁迅的看法，硬着头皮道：“主席，把汉卿放出来，好吗？”

许多年来，根本无人敢在蒋介石面前提起张学良，更谈不上求情释放张学良。蒋介石没料到张治中有此一问，反而怔住了，他立即反问：“刚才你说过他并没有出山之想。你又何必代他请求？”

“因为时间太久了。”张治中不便把刘副官之妻变成疯婆子一事告知，只是说：“国家多难，需要用人的地方很多，汉卿闭门思过，一晃就是那么多年，我看他已经很稳，不妨——”

“说些别的吧！”蒋介石道：“你要他出来干什么？教他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吗？”

张治中不能再说什么了。

“换了旁人，”蒋介石道：“我就会不客气；你，劝你以后也不必再提。”

张治中无言，但又无法立即告退。

半晌，蒋介石又微露笑脸道：“你从台湾来，又在那边看了不少东西，我希望你明天举行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会，把高

级军官找来，听你报告台湾在军事上的情形，因为，”蒋介石一顿：“今后，台湾一天天重要起来了。”

“是的。”张治中说。

“主席，各位同志，”张治中第二天登台演说，总觉得措辞不易，因为旁边坐着个蒋介石。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

高级军官们纷纷作笔记。

“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的第一个大岛，拥有土地三万五千九百余平方公里；不过台湾也是我国最小的一个省区，在地图上只有新疆面积一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的五十分之一，人口六百四十万。

“主席要兄弟报告台湾在军事上的价值，台湾在军事上的确极其重要。台湾包括本岛、澎湖列岛、新南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位置在北纬二十一度四十五分（南端七星岩）到二十五度三十分（彭佳屿）；东经一百十九度十八分（澎湖列岛西北屿）到一百二十二度零六分（基隆北棉花屿）之间，北回归线横截在台湾的中央。

“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和琉球群岛相近，南与菲律宾隔巴士海峡、巴林坦海峡，西南和福建厦门、金门遥遥相望。台湾在这一连串岛屿中适当这一大陆边缘南北纵线的中心，北距千岛群岛和南距东印度群岛约略相等，在军事上的价值大极了。”

“你该谈谈台湾海峡，”蒋介石道：“到台湾去，除非是空军，一定要经过这个海峡。”

“是的，主席，”张治中讲下去道：“台湾海峡介于福建和台

湾之间，北狭南宽，中南部有澎湖列岛隔在中间，全长共两百二十哩。这个海峡最狭的地方，隔福州和厦门约一百五十公里到两百四十公里，最阔的地方，隔潮汕约四百公里。”

“慢着，”蒋介石道：“我有个问题。”

众人视线集中蒋介石，只见他仔细地问：“你刚才报告的数字，是公里还是海里？”

“报告主席，”张治中道：“是航空距离。”

蒋介石点了点头。

张治中便讲下去道：“台湾海峡从北到南，全海峡约一半以上的深度在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之间；除了澎湖列岛以东的澎湖水道中部以南有超过一百公尺的深度外，其他各区不是几十公尺的浅海，便是十公尺的近岸浅滩或暗礁。”

蒋介石问：“台湾到附近大陆海岸的距离，你也该给他们说说。”

“是的，”张治中翻了翻笔记本，说：“从基隆到福州的路程是一百五十浬，到厦门两百二十六浬，到汕头三百二十八浬，到上海四百三十五浬。如果从高雄出发，那末到厦门是一百六十五浬，到福州两百四十三浬，到汕头两百十四浬，到广州四百零三浬。此外从淡水到福州只有一百二十八浬。”

蒋介石一怔，再问：“台湾海岸线的情形怎样？你也要同大家介绍介绍。”

“台湾海岸线，”张治中道：“有一个特点，就是平直而少曲折，长度共约一千一百四十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得海岸线三公里。但在东部的情况不同，东部沿岸有七百公尺到一千两百公尺的悬崖绝壁，面临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惊涛击岸，

景色壮丽。西部沿岸海岸线绵长，中间一带沙洲林立，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大战前夕，曾经有过登陆台湾的打算，因为那边南北两端是处处可以登陆的。”

蒋介石不悦道：“话是这样说，但守军还是有方法防御的。当年东京大本营中，就已准备好了应付美军登陆台湾海岸的计划，他们企图在西海岸一带建筑无数碉堡。”

蒋介石半晌无下文，张治中透了口气说下去道：“现在报告台湾海港的情形：台湾是个岛，海港多极了。现在有基隆、淡水、公司寮、梧栖、台中、苏澳、高雄、安平、布袋、东石、花莲、鹿港、菲港、东港、新港、海口、大板埒、马公等大小十八个。自从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就积极筑港，先后历时四十四年，花费四千六百多万日元之多。日本投降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底，美国已取得基隆的使用权。”张治中忍不住道：“不过这是使用权，不是什么权，现在外面盛传美方要把中国大切六块等等说法，我看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的领土不能这样给人摆布，而我们领袖也不允许人家在中国领土上乱搞，各位请勿轻信人言。”这番话蒋介石听了作声不得，于是宣布散会，要张治中改日再讲。正是：大好河山，岂容送人？回头是岸，幸勿沉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选举有价　官场犹似墟场
现状无望　牵线再加伏线

话说蒋介石在前方败讯频传之际，决定要办选举以示"民主"。他的动机如何，目的何在，人人得而见之；但蒋本人还以为天衣无缝，下令必行，于是乎一片"国大"之风，吹得好不凶险，"国民党选举指导委员会"也告成立，铁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为期三天。

列位看官，那一次的选举，端的是高潮迭起，笑话百出；乌龙之多，罕见其匹。南京官场热闹得如墟场一般，特别是国民党选举指导委员会，四十几个委员，每人每天都要接见三四十个活动的党员。特别是吴铁城、洪兰友等人，每天接客在七八十人以上，也真够瞧的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蒋介石表面上一片笑容，肚子里也

忧心忡忡。因为这是魏德迈的计划之一。南京办好选举，不管是个怎么样的选举，结束后一个“新”的局面便会到来。届时蒋介石的地位更高，不满现状之人，反对南京之人更苦，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就更合法化了。有此三者，这件事便闹得如火如荼，虽属假戏，却真唱了起来。

“都准备好了！”办事人等个个在蒋介石面前拍胸脯，其实也真的是胸有成竹，因为“国大”这玩意儿，早已分等别级，订好价钱；只待一手交“货”，一手收现了。

洪兰友忙得不亦乐乎，对朋友说：“这是‘门诊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到此为止，诸君谁愿疗养，有无病床，现在还是个未知数。”此话实在有理，因为南京政府事实上只是个各种病患的集中地，把指导选举譬作门诊，确系精辟。

当时有位朋友问洪兰友道：“老兄，这次选举，应该叫做‘举选’才对，我是怀疑手民有误，把那两字倒转过来了。”

洪兰友明知老友打趣，也笑道：“愿闻其详，老兄细说。”

“谁说不是‘举选’呢？”那人道：“因为它是先由上面举出，然后由下面选的。不是举选是什么？而各种妙处也就出现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可以标售，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叫价是每名国大代表价值一亿元，立委每名五亿元。”

“不不，”洪兰友摇手道：“老兄有错……”

“一点不错，”那人道：“安徽合肥有个银业大亨已经买到一个立委，而且也已列入民社党所提名单之中，你如不信，我愿举其名。”

“算了算了，”洪兰友道：“老兄宦海浮沉这么多年，还有兴趣拆穿把戏，太不风趣了。我可以拿一个新闻记者的话告

诉你。他是党报记者，刚才他说：老洪啊，今天的政府倒底还是国民党政府，本党份下的名额，比民青两党吃香得多了。你看杜月笙的一位门徒张某为了竞选本党主委，已花了十二亿，这该合多少根大黄鱼哪？”

对这种选举混乱情形，国民党中不乏愤慨之人。立委陈紫枫看不过眼，在立法院会议上发言道：

“现在我们选举的弊端，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选举的弊端是在哪儿呢？我们如果要把事情办好，就应该仔细研究。我认为这个弊端是从上面来的，上面分配，下面就舞弊。今日之选举犹似应考，自己看卷子，自己中状元，你们说这如何是好！”

另外一个立委在旁叹道：“是啊，自己看卷子，自己中状元，这一句妙极了。申言之，就是自己关起门，自己做皇帝！”

“我们不谈这些，”立法院院长制住道：“我只能告诉诸位，本党与民青两党未能获得协议，因此国大候选人名单决定延缓公布。民青两党的领袖今天还在向本党抗议，说他们两党有好几个领袖既未被指定为候选人，又得不到本党支持，他们说气惨了。”

吴铁城在另外一个场合报告道：“兄弟忝为选举指导委员会委员，同洪兰友委员特别忙碌一点，十分辛苦。这几天民社党首领徐傅霖常来找我，态度相当那个。本党有些朋友说他们的酸气甚重，醋味极浓，我想差不多。今天兄弟同徐傅霖会谈，我说本党对大选的措施并无任何修改，他很不满。他说本党在江苏、浙江、广东等重要地区支持民社党候选人，

而在其他各处指定的民社党候选人，又是比较没有名望，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他们万分不高兴。民社党说，除非本党答应大量增加支持小党候选人的选区，以符合目前的所谓‘联合’，否则，他们将无限期地僵持下去。”

“青年党如何?”有人问。

“青年党同民社党差不多。”吴铁城道：“不过胃口不小，他们提出的国大代表候选名单，已经有两百九十一名之多了。”

“铁老，”另一人问：“南洋各地又如何?”

吴铁城摇头道：“这个说来话长，不过明天你可以看侨委会的公布，本党在侨胞中的选举无法进行，已经改变办法了。由于情形特别坏，本党甚至准备放弃，或者暂缓进行。”

“铁老，”另一个愤激的声音道：“这次选举，不轨行为太多，而且也很难自解。”

“哦!”吴铁城一惊。

“譬如说，本党党员把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女亲戚都列入了‘国大代表’和‘立委’的候选人名单上。在安徽省候选人名单中，有一个女性候选人是省府某官员的小老婆，另一个是某县长的小老婆。请问铁老，这些玩意儿如何叫人家看得上眼?我们又是怎样指导他们的!”

吴铁城闻言吃惊道：“你可不能这样说，我们的主席正在为局势伤脑筋；这种说法吹到他耳朵里，那还了得。”

一般人在蒋介石面前，对那些倒胃口事的确不敢提一个字，深怕大触霉头。但司徒雷登为了“爱之深”，从上海回南京见蒋后不免稍为谈到一些煞风景的事：上海太糟了。

“我不大到外面去，”司徒道：“但听到的，见到的，也够厉害的了。北方局势严重，游资集中京沪，上海物价飞涨，其速度简直不能令人相信。还有，这几天天气严寒，上海路倒尸极多，内中且有穿制服的军人，”司徒微喟：“这种带兵的应该严办才对，否则无人愿意打共产党了。”

“是是，”蒋介石频频点首，要秘书立刻发电上海，查明真相。

“上海的学生运动也很厉害，”司徒道：“我到上海时，有很多学生见我，竟然当着我的面，喊起‘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来。我也光火了，我就同他们说：‘你们太放肆了，学生应该苦苦读书，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管，你们太放肆了！’谁知道这些该死的家伙竟同我说：‘司徒大使，学生读死书有什么用？待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后，学生读书读得再好，还有什么用？’我更火了，我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在侵略你们，你们也没有什么对象可以把它什么驱逐出境的。”司徒不大自然地对蒋瞅了一眼，说：“倒是选举的事情，上海也要小心。”

“什么地方小心？”蒋介石忙问。

“我在上海时，吴国桢市长来看我，谈到了选举问题。他说那天报上有人发表一封致上海市长的公开信，指责上海市的六个国大妇女代表候选人是非法产生，要他彻底调查这件事。这封信有两人署名，另有一千人副署，说上海妇女团体迄未选出任何国大代表候选人，指这六名代表完全非法，吴市长很懊丧。还有青年党在党报《中华时报》中公开说‘希望蒋主席不再受小人包围和影响’，看样子这次选举很受人重

视，我们最好谁也不得罪，尽量应付，甚至到头来增加名额，也无不可。”

“你的计划不错。”蒋介石道：“我也曾作此想。不过今天我最最着急的却在美援上，大使认为最近还有希望吗？局势的严重，美援是非快点来不可了。”

“我今天见你，主要也为了这件事。”司徒道：“马歇尔将军也为这个局势着急，他已建议先拨三亿美元，你看可好？”

“只有三亿？”蒋介石暗自计算一阵，说：“好罢，三亿比没有好。假使就这样，我们可得想其他办法了，”他抓抓头皮：“我们一定要忍耐，你看着办吧。”

司徒一听蒋介石口气不对，不安地问：“主席的意思是？”

“我？”蒋介石道：“我总是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年抗战，抗了三年半之后，美国才对我们有一些认识，如今剿共，美国的态度又象以前那样，有点令人不敢赞同。”

“你的意思是三亿元太少了，”司徒道：“你当然也清楚，这不过是开始。”

“三亿，”蒋介石冷冷地笑道：“大使该知道我们一天要多少钱才够开支？而且据王世杰部长告诉我，这三亿元要分十五个月支付，一个月只有两千万美元。每天只有六十七万美元。

“每天六十七万，大使以为买枪炮？还是买子弹？此外还有更多的用处，又从哪里来？”

司徒道：“不错不错，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他们了，他们一定会考虑，主席尽管放心。”他接着低声问：“今天我来看主

席，因为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我们想问问你，冯玉祥在美国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而且还同一些华侨成立了民主联盟，推举冯任主席，想在你选举时有所作为。我们对外是讲庇护政治犯，是讲言论自由的，不能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所以问问你该如何进一步合作。"

蒋介石一怔道："我知道有这些事，你们知道跟他哇哇叫的美国华侨，大概有多少？"

司徒略一沉吟，笑道："你不必考虑这个问题。数目不至于多到包括任何一个华侨，也不可能少到只有一两个人。他们闹得很厉害，最近还出版了《蒋冯往来信札》，用你自己的字迹来反对你的所谓'独裁'，而且冯玉祥还经常在街头演说，"司徒蹬脚道："可怕极了！"

蒋介石也陷入沉思之中，忽然抬头问道："司徒大使，你知道这次大选，为什么在美国等地无法开展吗？老实告诉你，这个与冯玉祥等人的活动有关。我曾经考虑把他的护照作废，反对他的护照继续申请，或者干脆开除他的党籍，可是内中甚多曲折，有很多地方不大方便。现在我请问：如果冯玉祥不在美国活动，其他华侨仍敢反我吗？"

司徒笑道："主席，这是个难以答复的问题。东方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同中国人相处甚久，知道中国人的脾气。他们可以在一种力量下沉默几年甚至一二十年——"

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大使，你明白就好。请你帮我一个忙，一定要使美国华侨停止政治活动，不同冯玉祥在一起，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有办法。"他执住他的手："我很明白，你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能够。"

忽见蒋介石一变而为热诚，司徒就拍胸脯道："主席放心，中国局势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美国援华也没有比现在更切实的。你一切放心，三亿元是少，但更多的在后面；在美国反蒋的华侨要设法对付，在中国反蒋的人何尝不需要严厉对付？有一件事情现在还没有通过，我本来不想在今天告诉你，以免将来有变化时，使你失望。但现在我已经忍耐不住，非同你说不可了。"

蒋介石默默地瞅着他。

"那是公开军事援华。"司徒道："美国一向军事援华反共，但从未承认过；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准备公开宣布，美国是在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了。因为时间和内容方面尚未肯定，所以——"

"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道："原则上不会有什么变动，这个我也知道。现在只要大概一个轮廓，就够了。"

"我必须声明，"司徒笑道："将来公布的办法，一定比我知道的还好。"

"那是一定的，谢谢了。"

"你们的大选是二十一日，"司徒道："我们这个宣布极可能是在二十日，比大选早一天，以期增加政府中的乐观空气，把士气民心振奋一下，我们相信你方面的报告，对于选举国大代表，你们是策划已久，准备很充分了。在这个热闹的日子来这一下，对整个局势有大帮助。

"我们怎样公开宣布军事援华呢？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昨天告诉我说，这个军事援华的计划，打算在京、渝、武汉、韶关四地成立四个督训处。我们的军官团直接负责和装备国军

二十七个旅。一待通知发出，希望国军陆军总部能够好好合作，派人同鲁克斯团长先到汉口去视察，前线危急，最好不要再拖。”

司徒绷紧着脸道：“今日之下，国军主要战线已显出动摇，美国过去几年来庞大的财政军事援华，结果并不理想。对于今天面临的局面，希望我们双方好好合作，渡过难关。国军主力现在不是陷于孤立，就是溃败隔断，连回到后方的路也给割断，情况很不好。鲁克斯团长又告诉我，他很着急。他认为刘邓队伍已重回中原，随时有包围武汉、直捣京沪的可能；也随时有渡江深入湘鄂赣粤的可能，整个国军后方已处于被进攻的严重威胁之下，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安。因此他对于成立四个督训区、编练二十七个美械旅是否够用一点表示怀疑，希望国军方面对局势也该作最严重的打算。”

蒋介石无言。

“大选，”司徒道：“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希望国府好生做去，让中国人人知道有这种事，而把共方的国是建议高高搁起。”

正说着宋美龄从外面回来，兴冲冲直奔两人面前。握着司徒雷登的手，笑道：“圣诞还没到，可是我们的圣诞老人，已经到这里来了。”她不等客人开口，便向蒋介石道：“大令，真是的，美国朋友帮我们的忙，也真够好的了。刚才有人告诉我，在上海的美国商人，计划帮助我们训练空军，作为对这一次大选的捧场。他们的活动已经展开，而且已经获得陈纳德将军的默许，上海的美国领事，也已经同意了。”

蒋介石笑道：“很好很好。”

司徒说："来得真快，我在上海时只听得他们说，怎么已经有了头绪？我还怕有变化，没向主席报告呢。"

宋美龄十分兴奋，喝了一口水，喜孜孜说道："大使，您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莱克兰地方，曾经办过一个空军训练中心，是吗？"

"嗯嗯，不错，有这回事。"

"上海的美国朋友，现在也想在上海办一个类似的空军训练中心，帮助我们反共。"

蒋介石说："好是好，不过，名目是否太多一些。反正都是美国朋友在帮忙，我看还是集中起来，不必另立名目了。"

司徒点头道："很对很对。"

"我们可以先谢谢他们。"宋美龄道："反正空军对我们是十分必要的，东北要不是有空军参战，长春吉林就会——"宋美龄改口道："总之由他们先成立吧，人家热心，不能扫兴。再说对这件事上海美国领事也考虑很久，最近才表示有兴趣的。"

"大使，"蒋介石道："这一类机构，我们当然很需要；不过如果他们动用的还是援华款项，那末我认为不妨慢一点动手的好，以免削弱了美援，分薄了美援。"他干笑一声："大使知道，美援本来不多，可不能再分薄了。"

"好好，"司徒道："我有点事，该走了，我想请问一声，这一次的选举，大体上是——"

"我们对这一次的制宪有极大的把握。"蒋介石道："先是在十一月二十一到二十三为止，三天内选出一批国大代表，然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选举大总统。制宪——"蒋介石

敛起笑容道："大使当然明白，大总统一职我是决定另选贤能的了，我愿意以在野之身协助其事，这一点请大使转告美国朋友。"

司徒一脸笑道："主席客气，今日中国，除主席之外，还有谁能膺此重任？"但他立刻变过口气来道："不过为了民主，希望这一次大选在人事上有些革新，这样对内对外，我们都不怕人家议论纷纷。"

蒋介石倒抽一口凉气道："是啊！可是——"

可是蒋介石对于美方的态度，已感到不大放心了。待司徒走后，他问宋美龄道："听他的口气，什么民主不民主的，恐怕内中有文章，你可听说什么没有？"

宋美龄还在高兴头上，笑道："只要美国帮忙，一切传言都不能当真。什么民主不民主？美国对于民主的手法，不就是给我们的借镜么？司徒总不会不替我们打算，放心好了。"

宋美龄没弄清楚，美国政府对她的丈夫非常不放心。正是：只是恨铁不成金，无意厚爱蒋某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密尔克斯满天飞　飞出奇景
司徒雷登谈伏线　危机四伏

却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密尔克斯为了南京大选，趁飞机在二十四小时中飞越中国的一半，到处降落，每到一地便进入市区，采访蒋介石统治下的人民，对这次大选有什么意见？兴奋不兴奋？

密尔克斯先到上海，在街头拉住一个行人，问他："明天你们政府便要大选了，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大选？"那行人朝他瞧一眼。"我知道有这回事，可是同我们毫无关系，对我毫不相干。"

密尔克斯一愣，便找着熟人采访比较"有地位"的人士，包括银行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等等，答复令他啼笑皆非：

"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说有

人要做皇帝，嘻嘻，由它去吧，对我们老百姓没有关系。”

另外更多的人以为：“上海的党老爷大派小系，请吃饭出钱，答应某某人做某某官，坐轿抬轿，你争我夺，脸红脖子粗；尽管登报‘竞选’，公园里卖膏药，装腔作势，可是连英美的民主样子都装不象。”

有的说：“……袁世凯从大总统高升到皇帝，有过‘国民大会’；曹锟要当大总统，有过猪仔议会，现在又有人想从主席高升到大总统，嘻嘻，那个圈定的猪仔代表大会又来了。”

密尔克斯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连忙上飞机再向北飞，飞来飞去二十四小时，地方越向北，那边的人民甚至连“大选”这件事都不知道；知道“大选”这回事的，又表示同他毫无关系。

密尔克斯气急败坏回到南京，司徒雷登闻讯召见道：“你的电报我看见了，事情真的这样糟吗？”

“事情比我电报上所说的还要糟。”

司徒默然。半晌，叹道：“不仅是中国人对这次大选毫无兴趣，拿南京政府来说，似乎大选同他们也完全不相干呢。”

密尔克斯惊诧道：“这真是大新闻了！老百姓对大选没兴趣已经少见，连政府本身都如此，那简直不能想象。”

司徒淡淡地笑道：“可是你不必发表，你关于中国老百姓的新闻，已使他够瞧的了，明天是南京政府提交立法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正式最后期限，明天也是开始选举立委的日子，可是民青两党和国民党还在闹蹩扭。”

“什么蹩扭？又是讨价还价。”

“你说话很那个，”司徒作苦笑状道：“还不是为了立委候

选名额问题。"

正说着有客来访，密尔克斯通过窗户见来客正下汽车，四目相接，诧问道："啊，我们国务院的官员来了，怎么报上没有发表?"

"我们下次再谈吧，"司徒送客道："希望今后的报纸上也不看见这位客人的名字。"

"我懂得，大使，"密尔克斯告辞道："我以新闻记者的鼻子嗅到，这位国务院官员的来华，意味到……"接着干笑一声，立即辞去。

"大使辛苦了，"来客一见面便热烈握手，慰问说："中国的事情，实在是教人操心，我们的大使又多了几根白发，哈哈哈。"

司徒忙着款待来客，要傅泾波暂时离开，两人便正式交谈起来。

"我们有如在航海，"来客把又粗又大的雪茄使劲吸着："而且航海图形同虚设。"他叹道："大使可以畅所欲言了，蒋介石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司徒并未立刻作答，半晌，却反问道："我的报告，你们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那末，现在的情形并未变更：中国现状无望！我同蒋的友谊，倒还不坏。"

"不坏就好。"客人仰首喷烟，为状焦躁："大使，说真的，中共说南京政府舞台是我们美国在背后牵线，可是作为一个牵线人，我们很累了。"

司徒缓缓点头："累了。"

"现在，我们牵线者，光是牵线都不行了。"

司徒疲乏而机械地点头："不行了。"

"我们该想办法。"来客忽地放大嗓门："除了牵线，还要伏线！"

"伏线？"司徒一时未懂。

"我刚参观荷里活回来。"来客尖声地笑："研究了一些电影制作过程，我们也准备投资了。我研究所得，电影之中，伏线很重要，而今日中国对伏线也很重要。"

司徒十分留心，轻声问："关于'伏线'这一名词，你是指电影开始时，银幕上所发生的事物，已经为结束时伏下了线索？"

"一点不错。"客人道："大使还象在学校里教书，对每一名词都要给一个明确的注解。"他把脸一沉："可是毋须说明，我们今后在南京政府中的伏线，是绝对不能透露半点风声的。"

司徒微感紧张："啊！"

"牵线人已经疲乏了，"客人感喟道："但牵线人再要增加伏线，我希望上帝帮忙才好。"

"上帝保佑。"司徒低声说。

"希望大使是位编剧，"客人边说边笑，但笑得十分勉强："或者，大使是一位导演，在叫做中华民国的舞台上，为美国创造不朽的功绩！"

司徒肃然说："岂敢岂敢！"

"作为一个编剧，大使已经考虑到：这个舞台上的伏线

已经伏好了么？”

“我还不大清楚。”

“我们的意思是，你既认为中国现状无望，那末谁来继续蒋介石的统治？”客人把雪茄重重一搁：“除了共产党！”

“你的意思是，”司徒的瘪嘴唇显得更瘪：“是说在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另外物色一个理想的中国统治者？”

“一点不错。”客人使劲摇晃大腿：“我们在时，我们还得再加伏线，希望不要手忙脚乱才好。”

司徒咧嘴傻笑。

“胡适怎么样？”客人劈头便问。

司徒没料到这一问，半晌，说：“不是最理想的。”

“白崇禧如何？”

司徒皱眉道：“也不是最理想的。”

“民社党、青年党中的人，又如何？”

司徒摇头兼摇手道：“这两个党不能提，不能提。”

客人把沙发扶手一拍，狞笑道：“李宗仁如何？这个人，听说相当厉害。”

司徒目不转睛，想了一阵道：“是的，这个人，比较其他几人好一点。”

“什么地方‘好’？”

“实力。”

“李宗仁没什么大实力吧？”

“但和胡适、张君劢等人，比较起来便强得多了。”

“大使以为我们搁在这个舞台上的伏线，只有此人么？”

傅泾波这时摇电话入室道：“外交部有电话来，说王世杰

部长将回国，想同大使约定一个日子见见面，他们在等回讯。”

司徒回答道：“就在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下午，茶叙之后再晚餐。你查查名单，可以多请三四个人。”说罢挂了电话，回答那个客人道：“刚才你说到我们搁在这个舞台上的伏线，是否只有李宗仁最可靠，我的意见还未成熟；但以目前的事实而论，李宗仁倒是比较合适的一个。”

那客人一手拿点心吃，一手晃动着大雪茄，说：“大使，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

“请。”

“首先，中共是否有可能，有可能，这个，”他显然在斟酌字句：“是否有可能同我们合作？大使当然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想办法使中共同我们合作，答应他们：待蒋介石下去之后，我们再支持中共上台。”

司徒颇为紧张道：“这个，请问我们对中共是否要有适当的条件？”

“那当然要。”

“最低和最高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以前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最好是全面由我们支配，而最低限度要他们同苏联断绝关系，接受美援吗？”

“是的，现在还可以再宽一点点。”来客表情尴尬：“这个责任，是否可以通过你的学生，向中共方面有所接洽呢？”

司徒脸色乍变，惨然道：“我很难过。我以毕生精力训练中国青年，其目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我感到伤心了。这些学生，凡在南京做事而有高官厚爵的，对事情没什么帮助；而凡在中共做事的，情形就不同。他们饱受燕京的民主

教育，却倒过头来痛恨我们的民主了。”

“为什么？”

“他们说中国孱弱，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在里外夹攻，用好听的口号做恶毒的行径，因此，目前只有苏联的做法才是最彻底的，也只有苏联的友谊是最可靠的，他们甚至把孙中山革新了的三民主义内容，都引经据典地拿出来了。”

两人默然相对。半晌，客人开口道：“我听了也很难过。我们花在中国如许人力物力，今天竟没有用！那末，你以为这个老调是无法再弹得响的了？”他见司徒点头，便倒透一口长气道：“好，我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那客人不等司徒开口，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立在司徒面前说：“第二个问题是：你说他不行了，没有救药了，事实真的是那样严重么？”

“是这样严重。”

“他真的不可救药了？”

“除非上帝出现奇迹。”

“他的不可救药在哪部门表现得最显著？”

“可以说，每一部门都如此。”

“没有较好的？”

司徒长叹道：“无法找到。”

“那末总有一方面特别坏的。”

“以目前的情形而论，当然是军事方面糟之又糟。”

“怎么糟法？”

“最高统帅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最高级将官大都莫名其妙，只爱金钱；中级干部不满现状，不想打仗；下级士兵

毫无斗志，不断逃亡。”

那客人颓然往沙发一躺，拍拍司徒的手道：“你说说最近前方的情形吧。”

“可没有好消息呢！”

“坏的也得听。”

“好吧。”司徒道：“从九月份起，陇海西线战役结束，我们失去了两万五千人，十座城市。

“我们曾经在山东得手，但非得胜。蒋从今年春季开始，便使用了八十个旅在山东攻打到九月底，才占领了烟台。可是破坏过烈，民众死伤极多，给人们的印象太坏。”

“我要听听东北的情形。”客人闭着一只眼睛说。

“东北是最糟的地方，从九月到这个月——十一月初，我们损失了十五座城市，不见了两万九千多名炮灰。”

“石家庄号称什么什么防线，但对方只有一下子，快极了，石家庄就丢掉，损失两万两千人。”

“我想你可以不必再谈了。”客人恨恨地说：“让我回到华盛顿后，在办公桌上边看报告边拍桌子吧。”他捶打着沙发：“现状无望！现状无望！”他绝望地嘶叫，最后转了几个圈子，吩咐道：

“本来我还得多呆几天，现在决定后天就走。伏线的事情，如果没有变化，那就决定是李宗仁，除了李宗仁，”他挥舞雪茄：“再多弄一些名堂，抬出反蒋大旗，同时与中共誓不两立，我们要赶快为南京办后事，准备蒋下台后的张本！”正是：牵线之外加伏线，如此“美人”何凶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华府恶蒋　提倡自由主义
南京倒李　阻止核心力量

列位看官，这部书说到这里，蒋介石即将从主席一变而为总统了。当时战场上打得乒乒乓乓，南京大选也“打”得乒乒乓乓。不过前者是枪炮子弹，后者是袁头龙洋而已。

却说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十八，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建议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助蒋介石，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通过了四亿之数，分十二个月拨付。

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美国在这之前没有援助过南京政府。相反，在这之前的两年间，美国援蒋的贷款和物资，总数超过四十六亿美元之巨；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从此以后美国将不再增加援蒋，因为美国援蒋政策，正如司徒雷登所说“是不会改变的”，那末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援蒋政策自此

以后，将到达一个新的、更高的、更直接控制的阶段。

那些开口“民主”、闭口“自由”的华府巨头们，在通过这笔贷款后进入华屋，举杯畅饮。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魏德迈还在酒里加上冰块，喝得满嘴都是泡沫，他放下杯子，兴奋地说道：“绅士们，我们过去援蒋，只是把金元、军火、物资交给蒋介石政府，我们的代表和顾问们，不过从旁技术协助，蒋介石是主人，我们是宾客；但是从今以后，新的局面就要出现了，我们的一切援助，不能交给蒋介石自己去花了，要由我们的代表和顾问们直接控制！直接支配！还要监督使用！我们今后在中国不再是宾客，是主人了！蒋介石不再是主人而是宾客！绅士们，干杯！为我们直接……”魏德迈打了个酒嗝，但杯子碰击声又淹没了一切。

“绅士们！”布立特鼓着一对红眼球，嘶叫道：“我最近到中国旅行过一趟，疼死了蒋介石，因为他竟能把这么大、这么好的大地给我们所用；可是我也恨死了蒋介石，他竟能把这么大、这么好的土地送给了共产党！现在我们再不能迟疑了！共产党把南京政府统治的地方称之为‘蒋管区’，现在我们要发下宏愿驱逐共产党，把整个中国称之为‘美管区’！”

杜勒斯也浑身是劲，从人丛中挤到前面，摆出一个发言姿势，向四下举杯示意，一饮而尽道：“绅士们，刚才魏德迈、布立特两位先生说得真叫人痛快，但还不够畅所欲言。我们平时由秘书拟写美丽的演讲词，读来非常不舒服，现在好了，我要大喊大叫！”杜勒斯给人家抬到桌上，一手按腰，一手划着圆圈道：“绅士们，过去我们援蒋，不过是零零碎碎的交换一些中国的主权，取得在中国的若干特权，象最近签

订的中美商约、中美航空条约等等，可是从今以后，便不同了！中国所有的主权，只要是南京政府权力可以达到的地区，从地下到天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凡是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的特权，我们都可以予取予求！”

人们欢呼起来，有人还摔破酒杯，狂喊嘶叫，地覆天翻。

“绅士们！”杜勒斯象个拳赛的优胜者，双拳合并，向四周作揖道：“听着，绅士们！我们要中国的什么地方作基地，便可以占领哪里；我们要开发中国的什么工矿，便可以去开发！我们要设置什么机构，规定什么法律，指派什么人事，划分什么政治的和军事的区域，”杜勒斯指指台前两人，大叫道：“喏！有如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书以及布立特先生的计划等等，便可以设置、规定、指派、划分！”

待掌声和呼喊稍止，杜勒斯做了个苦脸，抚摸着大肚腩道：“我累了，让魏德迈将军来说吧，今天反正不招待记者，大家爱怎么说便怎么说，毋需秘书先生动脑筋。”说完由人们抬将下来，又把魏德迈抬了上去。魏德迈道：“绅士们，我们要南京政府进行怎样的对内对外政策，例如剿共、扶日，南京便得俯首听命，毫无异议地执行。

“我们的海陆空军以及交通工具，我们的工商企业以及商品船只，要往哪儿开就开往哪儿！不论是内陆、内河、领空、领土、领海，南京政府都得由我们开去，让我们分配，毫无异言，总而言之，南京政府所管辖的任何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们所有，由我们控制，由我们支配！一个援蒋法案和一个美蒋双边条约，不管是公开不公开，都会把这些占领中国的

条款包括进去，这是不会再有疑问的。绅士们，干杯啊干杯！”

这间俱乐部几乎连地板都翻了起来，这些绅士们喝够了，兴奋够了，忽地又有个消息自白宫传来。

人们立刻又为来自白宫的消息欢呼叫喊，原来总统杜鲁门立即驾到，要他们不要走开，总统愿与各位高级官员饮一杯．并就中国问题展开交谈。

“这位杰出的售货员！”布立特喊道：“他也要来了，倾销到中国去的货物还能减少？”众人一片狂笑，直到杜鲁门进门都无法安静下来。魏德迈跳上桌子叫道：“绅士们，可以啦，听我们的总统先生说话罢！”

杜鲁门自侍者手中接过高脚酒杯，也喜孜孜地爬上桌子道：“绅士们，今天不要叫我总统先生，我们是好弟兄！我们对外可能还要分分彼此，什么大笨象，什么大笨驴。但是关起门来，我们一点也不笨，”他把胸脯拍得蓬蓬作响：“我们是万分聪明的美国政府领导人！我们是为了华尔街富甲天下而努力的人！”

欢呼声此起彼落，杜鲁门举杯一饮而尽，把杯子往后一抛，拍手打掌道：“绅士们，自从上次看了洋基棒球队的表演，今天的热闹场面还是第一次，我们真痛快啊。——我们痛快的原因，在于多年来在中国的拖延战术，今天可以告一段落，可以吩咐蒋介石政府放手做去了！在座不乏高明的政治家，一定有人认为这样做太正面，不是聪明办法；但我要告诉这些可敬的绅士们：今天的中国局面，已经图穷匕现，无法转圜，非这样做不可了！”

欢呼声又掩盖了一切。

半晌，杜鲁门咳声嗽，笑道："好了，今天晚上我要请马歇尔、魏德迈、赫尔利、杜勒斯、布立特以及各位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一项重要问题。请各位可敬的朋友原谅我在这里有如一位小学教师出题目：《怎样处理今后的中国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各位大概都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终点，是落在美国直接控制中国这一焦点上。这一问题的内容，大致上可分几点：

"第一，最近我们派人到中国去走了一趟，并同司徒雷登大使作了深入的研讨，认为时机已至，不可再拖。我们过去援蒋是间接的，现在要直接了；过去是从旁支持，现在要挺身而出了。我们必须直接指挥和监督一切，促他们政府的机构、人事，一直到政策、宣传；从现在到未来；从对蒋介石的目前支持到他将来的崩溃，这一切都包括在我们的指挥监督之内。——绅士们，这是原则，但我诚恳地请求各位研究这些原则，象工程师核定蓝图一样，千万不可疏忽。这是一。"

布立特忘形地喊道："高明的售货员啊，你们听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是，"杜鲁门毫不在意，继续说道："是我们在军事、经济二者之外，对控制中国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是政治。

"我希望，随着二月十八日那天援蒋贷款计划咨文到达中国的，对蒋介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直接控制，而且是政治的直接控制。我们根据各方面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司徒雷登大使卓越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我指

的是蒋介石控制地区——例如南京、上海和北平等地，应该发动一个'自由主义运动'，以便在思想和政策上，奠定我们对南京政府的控制。这是二。"

台下鸦雀无声，个个持杯静听。

"第三，各位都知道，司徒大使也曾向我作客观的报告：中国当前的国民党是无望了。中国现状要能有所改善，有如要绅士们生下孩子来那样不可能。因此，如何选择一个可以信任得过的中国知名人物，设法把他打入中央机构，来作为我们控制南京政府的核心力量，这件事情也极其重要，这是三。"

"请问总统先生，谁能胜任愉快呢？——打入南京政府中央机构。"

杜鲁门抓抓头皮道："这个问题，老实说，应该作否定的答复。大家都知道，现在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做事已经够瞧，如果再要进一步树立核心力量来打击蒋介石，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杜鲁门透了口气："但是，可敬的绅士们，中国的事情很微妙，可行不可行，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妨先做——"

"那末谁有这资格呢？"

"是啊，是谁？他在华尔街银行的存款多不多？"

"绅士们！"杜鲁门皱眉道："钱很多的中国官员固然是我们的朋友，但不一定就是我们理想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组织一个有效的政府，来为我们的政府服务。——嗯，现在我们还不能决定这个打通南京政府的人是谁，但大概可能是广西派首领李宗仁将军——"

台下一片吱吱喳喳声。

"还有第四，"杜鲁门道："光是这三点还不行，为了配合这个核心控制，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亟待完成，在华北、在西北、在西南，我们忠心的是谁？他们在哪里？"

有一个议员问道："总统先生，'我们忠心的是谁？'这句话的含义不明。"

台下跟着一片笑声。

"不不，"杜鲁门忙道："我说的是'对我们很忠心的朋友是谁？'我们感到，在几个重要的区域，布置一个地方势力的控制网，实在万分必要。我们要在华北直接装备傅作义，在西北直接装备马鸿逵和马步芳，在西南直接装备李宗仁和白崇禧，来配合这个核心控制，重要极了。"

"这些中国将领，总统先生都接洽好了吗？"

杜鲁门朝人丛中扫视一周，答道："这些中国将领，目前还没有接洽好，不过大家知道，中国将领心目中只有黄金和美钞，只要我们同他们接洽，相信问题便可以解决了。"

另外一个沙哑的声音在问："总统先生，我听人家说，傅作义挺能干，知道爱国，恐怕不容易收买吧？"

杜鲁门一怔道："这个，这个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还没有开始，万一有问题，换一个，哈哈！中国人嘛，容易得很，抓抓一大把。"

魏德迈兴奋地说："总统先生，根据可靠的消息，南京政府立刻要改组行政院，张群受不住了，物价飞涨，战争不利，张群的确没这个本事。可是谁上台接他呢？这个新的中国行政院长，应该为我们政策服务——"杜鲁门插嘴道："也不尽

然，万一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们不妨把条件放宽。——"

"放宽到什么地步？"

"只要不亲共，就行。"

"其他应该总有些什么'配件'？"

杜鲁门打个哈哈道："妙极了：'配件'！魏德迈将军同我也研究过，认为南京新阁揆最好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亲美而又为美国信任，第二是本身廉洁不致于浪费美援；第三是此人能有计划地善于运用美援。"

"好啊！"有人怪叫道："总统先生，这个南京新院长是否存在，我表示怀疑。"

"我有同感！"杜鲁门点头道："不过我们不能派个行政院长去，非中国人自己干不可！这个人找到了，也就是我们直接控制了南京的行政机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杜鲁门打了呵欠道："绅士们，我们该回去了，这个行政院长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蒋介石，叫他提名。不过有人告诉我，今天中国政治舞台上如果勉强找一个，那末翁文灏比较合适。"

布立特立刻反对道："总统先生，翁文灏？这个人书生气重，操守廉洁，不爱虚荣，恐怕不会对蒋效忠。"杜鲁门闻言大笑道："这句话太奇怪了，从今以后，我们只希望中国人对我们效忠，不肯对蒋效忠有什么关系？这有如不说明我们的企图一样无所谓。"

布立特还是不放松道："为什么要加强对华控制，我认为有个公告才好……"杜鲁门笑嘻嘻截断他的话道："行了行了，我们又不是开会辩论，不必抬杠，总而言之一句话，魏德迈将军的话说得对，'南京政府贪污而颟顸'，以致浪费了我们

的援助；司徒大使的话也说得对：'不论美国物资援助的数量如何，美国专家顾问的人数如何，都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与经济复兴的需求。'所以我们一定要直接控制南京政府，使我们的援助能够发生效果。"杜鲁门苦涩地笑笑：

"当然，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给南京政府以援助，南京给美国以控制权，所以是一场交易买卖。其实这个同上面所说的两种解释，还不能完全包括美国要直接控制南京政府的原因。前一种解释，掩盖了它的严重性；后一种说法又忽略了它的急迫性。"

"我们不懂，"有人问："总统先生请说得详细一点。"

"可以，可以，"杜鲁门道："试问美国援华如果单是一宗买卖交易，那末买卖必须有信用，卖方要真正能掌握手中的货品，然后与买方进行交易。可是南京政府不是眼看要垮了吗？我们对它的援助，不是将成为一场落空的买卖吗？现在我们对南京的控制，不正是在打击和削弱南京政府的威信吗？绅士们，如果没有更急迫的理由，我们绝无必要放手破坏南京的威信来进行直接控制的。

"再说，指南京贪污与颟顸，因而不能不由我们亲自出马，使援华有效，这也只能说明控制南京理由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来，南京的贪污与颟顸正是我们加强控制的一个好机会。"杜鲁门张望台下："主张援蒋最力的寇尔先生在国会中公开说道：'美国宁愿中国有个糟糕之至的政府，而不要共产党主持的优良政府。'可见南京的贪污与颟顸并非我们去直接控制的理由，相反，为了控制南京政府，毋宁是欢迎南京更贪污，更颟顸；唯恐它不够贪污，不够颟顸，因而不能够控制它。"

掌声如雷，众人喝采，都称赞杜鲁门有办法，对中国问题有把握，对蒋介石象两根指头捏田螺那样没错儿。

杜鲁门向四周打个招呼道："绅士们，这里酒气冲天，烟雾腾腾，大家玩个痛快吧，我要先走了。在走之前，一定要告诉大家，今日之下，我们为什么不惜明目张胆，无所忌惮地直接控制南京政府呢？这里有两个基本理由：

"首先是局势太急迫了，我们如果还不赶快伸出手去，把南京一把抓紧，那末南京政权就会象一堆没有胶合力的泥沙，立刻土崩瓦解，今天的中国局势对我们真是千钧一发的危机。

"其次是，我们对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正是占有中国的重要步骤，现在可以宣告开始了。"杜鲁门准备跨下桌子："绅士们，从今以后，我们对外虽然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心头应该有所准备，中国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大家要好好地、周密地为直接控制南京政府而努力！"

欢呼叫嚣几乎把俱乐部的吊灯都震撼下来，这批开口"自由"、闭口"民主"的人们，也就分头离去，各寻快乐，按下不提。

但蒋介石是不快乐的。

来自华盛顿各式各样的消息中，隐隐约约的听到有关李宗仁的风声，蒋介石气得好几天没理会司徒雷登，这使美方的活动更加积极，双方展开了无形的战争。

国大选举显然不能使蒋开心，甚至连捧场和"赞美"都不想倾听。一九四八年的元旦表面上有声有色，事实上是没精打采地渡过；选举大总统的日子近了，中共部队距离南京的脚

步声也近了。春寒料峭，暴风骤雨，蒋介石几乎到每一个战场去督战一番；回到南京，好不惨然。

而陈布雷的情况更惨，蒋介石一下飞机，也顾不得文武百官列队欢迎，钻进避弹车就往官邸急驶，问道："陈主任，看你神色太差，身体孱弱，这一阵你又病得不轻啦？"

陈布雷低声说："谢谢先生关心，这一阵我个人的情形没什么，只是局势令人不安。"

"到官邸再说吧。"

蒋介石一进书房，收起照例的闲情逸致，屏退左右道："陈主任，你说吧。"

"布雷斗胆，"陈布雷声调失常，"自先生巡视前方以来，只有短短的几天，但美国大使馆方面的活动，却是十分紧张。譬如说，司徒大使派人主办学术刊物，扬言自由主义，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中共。譬如说，他们派人送了一大批药品给罗隆基，但给对方退还了，目的如何，传说很多。"

蒋介石皱眉道："你的意思是说，美国正在培养共产党以外的人，准备从我内部来撬墙脚，他们也用上这一手啦！"

陈布雷见他那种愤激的样子，惶恐道："事实是否如此，布雷不得而知；不过按照迹象来说，我们不能不防。"

蒋介石沉思久之，说："陈主任，过两天我们再谈，多找几个人，多搜集一些具体事实，"他双拳紧捏，恨恨地说："骑驴看唱本，大家走着瞧吧！"

就在这一个周末，蒋介石官邸戒备特严，众亲信应召赴宴，气氛低沉，山珍海味，但食而不知其味。最后大客厅里挤满了人，蒋介石一手拿水杯，一手握拳，宣布开会道："今

天请大家来，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了。这个，今天我们的危机不光是共产党，那是有形的敌人，除这之外，华盛顿对我们的态度，大家也知道了，我很痛心！”

半晌，蒋介石说：“现在，听你们说吧，一方面要谈谈华盛顿最近在我们这边的做法；一方面要把中、美之间的关系检讨一下。”

众亲信有的低声咳嗽，有的垂头思索；两分钟后董显光发言道：“主席高瞻远瞩，我们的确应该谨慎；不过据一般情理来说，美国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不过我们小心一点，倒是应该的，在没有具体事实表现之前，似乎不必打草惊蛇，反而伤了感情。”

“董局长说得对，”张治中接下去道：“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不宜打草惊蛇；不过以兄弟在台湾所感到的气氛而言，这条‘蛇’不但已潜伏在草里，而且已经爬到我们的厅堂中来了。兄弟同各位一样，感谢美国的帮助；但兄弟也同各位一样，对美国的企图有反感。”张治中咳一声嗽，说：“请各位听清楚，兄弟绝无反美之意。主席、夫人，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们，相信都能了解兄弟的意思，因而兄弟不能不说几句难听的话，……”正是：引狼入室，引蛇入屋，自以为是，颇难解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谈援华　竟包括台湾托管
论支持　石头城出现多头

话说众人闻言一怔，只听见张治中把“台湾托管派”如何活动以及南京怎样驳斥综述一遍之后，说：“兄弟斗胆，想回顾一下美国援华的经过，作为今后的对策。”

蒋介石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马歇尔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他做了些什么呢？今天大家都明白了，他不是要真正‘扩大政府基础’，也不是促进什么‘联合政府’，当然更不会为了扩大政府而‘包括中共在内’，今年三月十一日杜鲁门一个声明便说穿了，他只是为了‘帮助蒋委员长’这个那个的，然而这种做法，事实证明也不纯粹是帮助蒋委员长，而只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行事，美国人眼睛里并没有蒋委员长！”

“我无意责骂美国，”张治中道：“兄弟说的是事实，请看，民国三十六年六月间，我们同共党已打了一整年。有位美国朋友同我说：白宫把一年间的战争算了算，发现和自己的算盘满不对头，四十多亿美元的援华物资和军火，一部分已化成灰，一部份落到了对方手里，还有一些下落不明。而战果呢？我们由攻而守，对方由守而攻，失利消息接踵而至，三十几个美械师已经打光，东北、山东、山西各地我们全处下风，美国一看情形不对，要研究研究了。六月二十五日马歇尔宣布取消五亿贷款，这对我们影响多大？但他们也不是不借，而是重新来一次，所以魏德迈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到中国来的，同时又加派最厉害的布立特到中国作侧面活动。最后，魏德迈把我们大骂一顿而去。——这成什么体统！

“还有，接着在十月间又派两个著名的顽固派楚德和寇尔组织什么军事考察团，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沉默了三个月之久。

“为什么沉默？从司徒大使的谈话中，从魏德迈的报告书里，从布立特访华观感的字里行间，我们都明白了，他们说我们的政府就要迅速衰落，非抓紧我们的最高行政机构不可！对我从政治军事到经济作全面的直接的控制，也非加强不可！试问这种帮忙究竟对我们的政府有什么好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领袖又有什么好处？——什么都变成人家的了，我们还谈什么自由民主，独立自主？”

吴国桢跟着发言道：“主席，各位先生，兄弟浅见，认为张先生的话甚有见地，但事实也不尽然。因为美国到今天为止，即使同我们之间有些地方不大符合，但反共的立场未

变，我们对美国戒备应该有，可是不能过激，以免损伤感情。这一点，夫人也曾经说过的。”

陈布雷忽然鼓起勇气起立道：“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谈问题，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张、吴二位都说得对，更希望各位多提事实，供给领袖参考，这是最重要的。”

蒋介石绷紧着脸，频频点首。

“那末兄弟斗胆了，”王世杰道：“兄弟不久之前曾去美国日本等地，的确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领教的空气，这种空气使人极不舒服，难过极了！

“马歇尔最近说：‘有许多事情中国政府可以做到而未曾做到，此刻在政治方面满足人民，在军事方面响应我国高级战略家之意见。’而他在中国时，说‘曾经劝告中国政府，并曾向中国政府要员再三言之，惟彼等虽表赞同，而仍一无所为’；这样看来，是不是美国现在要来直接控制，强迫我们改革，以达到他们的所谓‘许多事情’呢？

“如果是，那么这种改革极容易给人以‘控制’的印象，而没有问题，这该是属于一种强迫性的行为。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马歇尔口中的‘许多事情’是指什么。我们看到，自从去年六七月到今年三月间这八九个月中，他们找到了一个中心结论，认为援助中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例如经济有问题便援助经济，军事有问题便援助军火；而是要从政治上根本来一套‘改革’，这个兄弟在美国听说很多。例如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国国会正讨论援欧与援华法案的时候，《纽约先锋论坛报》曾以头条地位，刊登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一个法案》的社论，这个方

案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过是晏阳初所提出的‘平教计划’、‘农村复兴方案’，这是马歇尔早就说过的‘国民政府对于土地情形、农民问题应采取行动’，这个计划不过是配合他的说法而已；但该报的理论根据，却很能说明美国现在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王世杰一顿，接着又喝了口茶，捧住个杯子只是沉吟。

空气显得异常沉闷，蒋介石忍不住问：“王部长，这个目标是什么？”

王世杰连忙放下杯子，说：“根据这篇明显的社论，他们这样表示：‘为了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什么事都做到了，就是没有替中国人民做点什么事。在共产党的宣传里面，一贯的允许人民改良生活状况，如卫生、教育、地方民主等，假如现在关于援华的建议能够有大宗款项，帮助政府区的人民实际改良他们的生活，象共产党那边的一样，那么这些美援不管它是经济的或军事经济并行的，都会有更大更多的诱惑性了。”

“我们读了这个《反对中国共产主义方案》是不是可以完全理解到：美国之所以助我，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要同共产党争人心呢？

“如果是真心援助我们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同共产党争，而要美国担这么大的一份心思呢？

“如果美国真心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用上‘更大更多的诱惑性’字句，而不能教人心悦诚服地感到，美国是在‘真正’援助我们呢？

“兄弟是外交部负责人，平时不能随便说话，今天奉主

席之命发言，兄弟已把兄弟所见到的，所想到的，都向各位报告了。”说罢坐下。

蒋介石不开口，沉默数分钟后，陈诚也发言道：“今天在这里开会的，都是领袖最忠贞的同志，我们的确可以无所不谈。王部长德隆望重，他的观察更是令人警惕。以军中的情形而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事情。譬如说，有人告诉我，在外国，有人在提出‘新的领袖’的口号，而这个所谓‘新领袖’，有人说就是李宗仁。是不是真的？现在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有一个说法是可靠的，美国将要替李宗仁装备十二个师的广西部队。”陈诚一顿：“还有，傅作义的军队现在有四分之一是美式装备，美方要全部给他补充；不过傅作义将军我想没有人会怀疑他巴结外国，他是十分爱国的；还有马鸿逵的部队也将全部美化，这些地方性的部队使美国人这样重视，不管它的动机如何、被装备的对象又如何，但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也不能不重视。美国准备装备地方部队的费用已定为两亿美元，这个数字堪可玩味。”

蒋介石表面上在安静地听着，但背部已离椅背，双拳紧握，十分紧张。陈立夫跟着也开口道：“兄弟对文教机构比较熟悉，感到最近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在迅速抬头，很感不安。举例言之，北平成立了一个‘社会经济研究会’，南京呢？满街奔跑着一批教授。”

有人问陈立夫：“他们忙些什么？”

陈立夫作厌恶状道：“这个，还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运动’？再加上一些高级官员里应外合，情形的确可虑。他们四方奔集，四出奔走，有如牵在美国人手里一群猎狗，嘴里

喊着什么‘革新’、‘土地改革’、‘实行民生主义’、‘改良人民生活’，刘不同甚至反对领袖‘把国民党的民主组织变成独裁组织’，甚至要求领袖‘把控制权交出来！’——”

“刘不同这样说？”

“不，这句话是黄宇人说的。”

有人未听清，问：“黄什么？”

“黄宇人，”陈果夫冷冷说道：“是我们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军统局的高级人员。”

“他也说这个？”陈布雷一惊，双眉紧皱。

陈果夫作苦笑状，旋即说下去道：“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政治宣传都出现了，他们一切口号，都环绕着美国今天的一个中心：设法弄一班‘接管现政府’的人马，实现马歇尔所说的‘第三党’！”

蒋介石脸色大变，欲言又止；董显光微微一笑道：“不过我们也不必把这批人的活动看得太严重了，刚才我看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说‘美国现在发现了这些自由主义者，都并不怎么高明’，而且还说这批人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所以兄弟的意思，这批人防是要防的，但不必太那个，‘革新派’也罢，‘革新运动’也罢，连共产党都在骂他们是军阀政客和流氓，绝不会成事。”他感到失言，补充道：“共产党的话当然不足信，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话犹未完，蒋介石忽然问道：“对了，有一个什么教授在上海生病，谁去送药来着？”

“啊，”张治中道：“是罗隆基，南京美国大使馆听说他在上海生肺病，派了两个秘书，拿了一包肺病特效药去。”

陈诚却另有所感道："兄弟感到今日之下，领袖的威信最重要。谁使领袖的威信减低，谁就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如果使领袖威信有损，便是使本党威望降低。这一次立法院开秘密会议，有人报告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兄弟认为甚为不妥。"

"谁讲话？"蒋介石急问。

"何应钦部长。"

"他说了些什么？"蒋介石急问："是不是我已知道的这些？"

陈诚解释道："卑职应该声明，绝非对何部长有所批评；何部长报告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其本意也许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旁人听在耳里，不免有所惊讶罢了。"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蒋介石再问。

"他，"陈诚掏出记事册朗读道："何部长说，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国军有三百七十万人，拥有步枪一百六十万枝，炮六千门；共军只有三十二万人，步枪十六万枝，炮六百门。

"现在呢？国军减到两百一十八万人，步枪九十八万枝，炮两万一千门，共军却有两百六十万人，步枪九十七万枝，炮两万两千八百门。何部长发表这个数字，在他只是检讨检讨，鼓励鼓励，但有人认为他这样说，等于公开了我们的不行。太平洋战争结束时，"陈诚把记事本放回口袋："军事上是由何部长主持，他交出来的部队以及配备，有案可稽；可是时至今日，由兄弟负责军事之后，经过两年剿匪，剩下来的实力大不如前，对共军已经处于相当的劣势了，这是谁的过

错呢？丢了谁的面子呢？贬了谁的身价呢？人人可以意会。”

客厅中的空气越来越低沉。

“这个还不算，”陈诚道：“可虑的事情出现了。何部长报告过后不到三天，白崇禧将军就发言了，他说：‘国军固然在有形的装备上占优势，而在无形的士气、政治等各方面缺点甚多，尤以战略上颇多错误，致造成今日之局面。’

“谁负责‘战略上的错误’呢？大家都知道这些话的真实意思。我们可以记起来，不是曾经有几个立法委员指责过领袖，说连一团人都得由领袖自己指挥，因此弄乱了战略上的系统吗？而白崇禧将军在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时候，曾经对武汉的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对于一切责任该由领袖负责这一点，说得特别露骨。他说：‘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并非共匪有三头六臂的惊人力量，而是政策的错误，助长了共匪的发展机会。过去两年纯粹是军事剿匪，结果是失败了，今后绝不能再粉饰太平，’他这种口气，同所谓‘革新派’黄宇人、刘不同之流是一致的。记得前几天合众社还在南京发出消息说：‘黄宇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政策都操在一个人手里，我们要求把这个权柄交给人民，这局面必须改革。’这种语气，不就是白崇禧将军或者李宗仁将军嘴边‘欲说还休’的谜底么？这个谜底，还有谁不明白么？”

陈果夫咳呛一阵，开口道：“陈部长的话兄弟很有同感。兄弟想建议一个题目：现在我们都知道谁在捣鬼，而他们的后台又是谁。这固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非要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研究不可。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底子再摸清楚一点，应付起来也更方便。”

陈布雷大点其头道："是的是的，赞成赞成。"

蒋介石终于开口道："我也赞成这个建议，到底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这个要由调统局给我多多搜集材料，限日呈报。不过我们也可以零零碎碎谈谈。我听各方面的报告说，美国人另有布置，你们也不必吞吞吐吐不同我说，我都知道。情报说他们想利用李宗仁领头，白崇禧、何应钦配合，娘希匹搞一个什么集团！

"他们的手法很奸险，"蒋介石越说越气："说是搞一个新集团，以便万一我们不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上台；还有，他们同时大放谣言，在我们管理的地方，预先造成李宗仁他们总比我们开明一点的印象！

"还有棘手的，美国人甚至公开暗示，一旦我们下台他们上台，他们就同共产党重开和谈，满足民间要求和平的愿望，你们说该死不该死！"

蒋介石胸脯急遽起伏，击桌道："今天一切贬低我身价的阴谋，除了共党，都是美国人在策动和支持的，我们万万不能马虎了事，要振作精神，对付这批图谋不轨的家伙！"

"我看不会吧，"董显光道："李宗仁如何活动，兄弟不甚清楚。但李宗仁对于反共，恐怕不亚于反对中央政府。因为这两者同他都是有冲突的。民国二十二年，杨东莼在桂林主持师范专科学校，李宗仁、白崇禧就说该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危害政府，就把已经毕业的第一二期学生集中南宁训练，说明了他们的防共以及集中营不比我们办得慢、办得差；所以今天有人看中了他，正因为他们也是坚决反共的缘故。"他咳声嗽："因此，这个问题就很微妙，发展下去，结果如何倒很

难料。我们之间有人说，与其将来任由李宗仁摆布，我们不如也来个杀手锏还敬一下，不过这办法不一定很好。”

听说对付李宗仁有“杀手锏”，众人精神一振，蒋介石急问：“是什么？”

董显光欲言又止道：“此人脑子有点差，他说的办法不一定能用。”

“不管是左是右，只要有助于大局就行，董局长说吧，反正在座没有外人。”

董显光透口气道：“我也是听来的，有人说与其等美国人把我们踢开，扶李宗仁起来对共和谈，不如我们自己同共党和谈。这个人说国共和谈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已经有过两次；即使是第一次，也没有关系。我看这个办法好象不妥。”

蒋介石闻言沉思，众人也默无一语。半晌，蒋介石道：“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们现在不谈。”他看看挂钟：“再谈一小时，看看李宗仁那边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吧。”

陈果夫道：“我曾经留心过，李、白的反共不比我们差，这恐怕也是美方企图利用他们的地方。民国二十二年打击杨东莼之后，二十六年借‘王公度叛逆案’杀死不少人，师范专科学校的师生崔真吾、陶保垣等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死的，二十七年，他又以思想问题拘捕了三十几名学生军；二十九年封闭新四军桂林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国际新闻社》与《生活书店》；三十一年在全省各地捕去左倾分子四百多，关在夹山、龙隐岩等防空洞里，由梁学基严刑逼供，逸仙中学两教员还悬梁自杀；三十二年抓萨空了；三十三年到现在反共不亚于我们。在三十年间，而且还派韦永成

到希特勒德国；三十四年派程思远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据说是求学以备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借镜。韦、程二人是否为李、白所用，当然很难说；但他们这种心机，我们是不能不防的。”

董显光道：“不过从李、白方面的人事来看，他们问题甚多。李、白的特色是外省人不如广西人，广西人不如桂林人，桂林人又不如西乡人。大家都该记得，当李宗仁在武汉的时候，他的智多星王乃昌正是他的西乡故旧。当年监禁程潜和鲁涤平，就是王乃昌所设计的；待李宗仁退回广西之后，人事情形也一样，因此内部不断发生本地人与外江人之争，结果是外江人失败，例如邱昌渭、刘士衡都逼得走路，而白崇禧所引用的刘士毅、张定藩、刘斐、潘宜之等人，也因为在广西吃不消，归队到我中央来了。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如能在他内部加一把劲，能不能收到奇效？”

众人闻言，一齐点头。连一向拘谨的陈布雷也开口发言道：“董局长说得很对，兄弟也想起一些事情来了。李宗仁作风不佳，不懂得历史上英雄豪杰们‘有所掳获，则尽以散诸士卒’的道理，往往计较自己荷包的轻重。例如三十一年广西绥靖公署奉命结束，大批干部——从第四集团军总部、第五路军总部、到绥靖公署，都渴望着那十年来储积的破旧汽车、旧车胎、油桶、被服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救济，结果大为失望。

“李宗仁这种作风令人心寒，于是黄同仇、陈锡珖等人投效果老立老；韦贽堂等人投奔军校；甚至他姨太太的妹夫也拜托朱家骅先生弄了个省党委，李宗仁对这些事情无可奈

何，伤脑筋极了，所以兄弟赞成董局长的建议，可以在他们内部中动手。”

蒋介石不安地问道：“是不是会嫌太晚了呢？”

“不会吧，”陈诚接嘴道：“我们再来看看，从民国十六年起至二十六年，李宗仁他们曾经不断地作军事的和政治的所谓反蒋，这是事实；抗战开始‘中央化’到现在不断和我政府中人明争暗斗，也是事实，我们一件一件来谈吧：十六年李、白、何联合以‘促成宁汉合作’的口号赞成领袖下野，那时候因为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口口声声要领袖下野。当时李、白对心腹参谋说，应付武汉那些元老比应付蒋主席容易得多了。这是十分明显的，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都是文人，奠奈他何；应付了蒋主席，他就能支配局面了。但他忽视了那些中央委员，轻率地解决了唐生智的部队侵占武汉，使得汪精卫之流和其他巨头心怀疑忌；他把第一军丢在江北，又使何应钦彷徨苦候，这一切行动都陷自己于孤立，因此转瞬之间，我们的领袖便以黄埔同志和中央党部的拥护而复职。

“之后，领袖便自兼第一军总司令，跟着召集四个集团军的首脑举行编遣会议，提出加强中央部队削弱地方的办法不欢而散，于是李宗仁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

蒋介石打个哈欠道：“今天到此为止，改天我们再谈。因为大选的事情要花很多精力，大家分头忙去吧；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同时进行，小心李宗仁在我们内部组织什么自由主义的核心力量，大家要切实注意，不得松懈！”说罢散会。正是：桂系如此而这般，只因有人作后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休提剿匪　怅望长江滚滚流
莫问大选　愁听银元叮叮当

话说蒋介石自从更深一层明白美国居心之后，心情更为烦躁。那一天中央训练团举行会议，蒋本来可去可不去，但他终于去了。一到会场，不待主席致词，就血脉贲张，声音颤抖，沉痛地说："我们年年开会，月月开会，我不知道我们开会有什么用处！前方军事失利，各地行政腐败，再闹下去，我们明年今日能不能还在这里开会，都很难说。"

众官员齐吃一惊，只见蒋介石气得眼都红了，还在使劲骂道："如果你们再不改，不久之后，我就会做俘虏，你们便要做战犯，我们大家都要变成白俄！你们为什么这样腐败颟顸，目无法纪，结党营私，一塌糊涂！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敌人？他们决定做什么的时候，便全心全力去做，认认真真去

做，可你们呢？"蒋介石右拳在桌上擂鼓似的敲着："我们党员只知道贪污享乐，只知道挂着招牌什么都不做！……"众人越听越惨，深感蒋介石已充满了失败情绪，局势之严重可知。没料到蒋介石散会之后，率领几名侍卫，驱车江边，找个地方停车，一个人背手踱步，望着那滚滚江水，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时间已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三月中旬，距离大选日近，眼看要坐上总统宝座，但他一点也不快活。蒋介石忽地问侍卫："你们近来听说什么没有？"侍卫们对目前情势，民间舆论，朝中内幕，岂有不了解的？但都回报没什么，这使蒋介石格外感到孤独，连他身家性命的保护者，都当着他面前扯起谎来了。

蒋介石拄杖江边，披着那件避弹大氅，低头沉思。这一阵局势更紧，洛阳、四平街、周村、皖西等几个重要据点竟在一天之中同告失守，实在令人心焦，而这些失去的城镇中，四平、永吉、小丰满和洛阳是有现代化永久防御工事的坚城；沭阳、涟水、阜宁是交通联络的中心据点；张店、周村是济南大城市的外围防线；永城、洛阳是大据点徐州的外围据点；莱芜、新泰、蒙阴是津浦路和胶济路交通干线的侧翼；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甘泉、鄜县、中部、宜君等地也都失去了。

蒋介石长叹一声，手杖在水面狠狠一击，水花四溅，倒把卫士们吓一大跳。前面的江心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剧烈摇幌，他把手一扬，问侍卫道："这条船你们看过得去吗？"

众侍卫明知蒋介石想些什么：在他心目中，那条小船有如

南京政府的化身，能回答说此船马上要翻吗？当然不能。于是都说毫无问题，波浪无论有多大，这条船一定能过得去。蒋介石闻言展颜，透过一口气来，却又陷入沉思。他好象想得很多，其实什么也没想到。他的眼睛落在长江远处，只见有几块孤零零的石头，在水中央，给那巨浪不断拍击，水花四溅。蒋介石忽有所感，登时目瞪口呆，恨不得耸身江水，把那几块石块，抱上岸来。

"沈阳，"蒋介石暗自思量："拿目前的情势来说，东北只剩下两个孤立围困中的大据点：长春和沈阳，有如江中孤立的石头，毫无办法。

"西北何尝不如此？延安、西安两大据点也是在孤立围困之中。华北又何尝不如此？同样剩下平津保几个孤岛，表面上调兵增援，事实上是孤立无援。"

蒋介石的眼睛不敢再望江中，瞅着那条小船，正在吃力地、一颠一落往上游摇去。蒋介石的心头不禁一阵烦闷。沿黄河与陇海线上的洛阳已不在手中。郑州、开封、济南、徐州，照样陷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这些孤岛与孤岛之间，蒋介石只得到一个个的点，面和线大部分掌握在对方手中。除了平保和平津，济南和徐州还有线的联络外，都各不相接了。而即使保有联系，也是时断时续。

蒋介石不想再看任何东西，因任何东西对他都有不愉快的意义。他见渔船起网，鱼儿翻着个雪白肚皮在船头上使劲跳跃，这使他心头十分徬徨。在目前仅存几个战场，特别是东北战场，对方已经到了"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的阶段。毛泽东说"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

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时候，令蒋心寒！有如鱼儿在网，走投无路！而且这形势不仅东北为然，事实已发展到黄河陇海路沿线，各大据点已遭孤立，对方已经进入“后取大城市”的地步，洛阳便是例子。

蒋介石忽然感到周身乏力，天旋地转，连忙示意侍卫在江边支开马架，一屁股坐了下去；却又不能在人前示弱，弯腰执杖，随手在地下左划一道，右划一道。侍卫还以为他在思考战略，都不敢出口大气。蒋介石突又支杖凝思，深感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变化，已经十分严重地从敌弱我强互易其势。而且战志与战力也作同一比例的消长，自己不但不能攻，连防守都陷绝境。检讨东北各战役中，无论是野战或城防战，被俘数竟到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这还了得！四平街之战去年曾经过十六昼夜的死守，今年却守不住二十三小时，连一天时间都不够。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徐州会议有没有效果呢？”蒋介石自我安慰道：“人孰无情，将领们总不能看着我东飞西飞，由我一个人干着急吧？”徐州军事会议在三月上旬召开，接着又来了个“华中绥靖会议”。蒋介石同将领们讨论共军五月间可能大举过江，威胁京沪，决定应付之道，为了确保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而且为了东北、华北、华中三个战场迟早变成单独作战情势，决定分区作战，加强实力，强调党政军密切配合，以求灵活运用。——但这样做行不行？会不会给对方消灭呢？

蒋介石真想找个术士算算命，找个亲信谈谈心。过去他

素以独断独行闻名于世，今天却彻底失掉了自信。

春寒料峭，江风呜咽，远处号角，凄凉悲怆，蒋介石身上感到冷，心头更颓唐。他缓缓起立，怅望江水滚滚，感到未来的战场态势，将是：华北变成今日的东北和西北，华中变成今日的华北，而华南变为今日的华中，正如长江浪涛，后浪推动前浪，一个新的战场开始，而另一个旧的战场就告消逝。今天的东北战场，是一个个孤岛在沉没；今天的华中战场，是由面而分割为片，再由片缩小为点，形成孤岛，这景象眼看就要接踵南移，“分区作战”固针对着这种局势，但发展到最后，将如何估计？

蒋介石再也不能在江边逗留下去，匆匆上车，只见暮色苍茫，江中远处那几块孤立的巨石已模糊不可辨，正如前方几个孤立的处境一般。

宋美龄、陈布雷见蒋介石脸色大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皆皱眉不敢言，静待他开口。

宋美龄为了缓和空气，笑道：“大令，刚才我看报纸，见到几件有趣的新闻，你要听吗？”

蒋介石这一阵看报，没注意到报上还有“有趣的”新闻，也就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道：“是吗？我怎么没见到？”

“可有趣呐！”宋美龄拍手打掌道：“新闻说是昨天南京阴雨绵绵，江边平政桥到北固山两里多路江面，忽然有盈千累万的大批乌龟搬家，自西顺流浮来，连江水都变成一片棕色，真正奇怪。”

“嗯？”蒋介石一怔。

“这大批乌龟搬家搬了两点多钟，合计有十万只以上，

南京市民传为怪谈。”

蒋介石脸色再变，成苍白色，小时候他所感染到的什么“预兆”之类的恐惧顿时泛上心头，嘴唇搁在杯上，却颤栗不已。

宋美龄还以为他爱听，又笑道：“报上又说，这几天广州也有新闻，广州市近郊黄竹岐码头发现百余头乌鸦，由附近树上撞到河里，好象集体自杀，你说怪不怪？”

陈布雷一旁看得分明，立刻转圜道：“夫人，这些真是有趣的事情，现在先生需要休息，布雷告退了。”说罢离去，宋美龄会意，也就驱车外出散心，按下不提。

陈布雷回到办公室，接到陈立夫电话道：“忙完了没有？出来吃饭吧！”

陈布雷忙不迭谢绝道：“最近冠盖满京华，我怕出门，碰到熟人，人人都有一肚子心事，不如杜门谢客。”陈立夫道：“那我来找你吧，我也有心事。”说罢挂上电话，立刻赶到。

“你说‘冠盖满京华’是什么意思？”陈立夫道。

陈布雷便把蒋介石如何烦闷，侍卫如何见他一个人上江边纳闷等等说了，补充道：“唉！老兄，他眼看总统名义就要获得，谁知道他的心情竟是这样落寞？所以连我也闷闷不乐。”他反问：“你说你有心事，什么心事呢？”

“这个，”陈立夫一顿：“这个好难讲。我问你，今日保卫首都的军队，是谁的部队？”

陈布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道：“那还用问，不是他的是谁的？你这一阵紧张过度，连说话都搞不清楚，我很难过。”

陈立夫叹道：“你弄错了，唯其我头脑很清楚，所以想到

了这一层：南京附近的部队不是他的，是李宗仁的！你怎么不想想，难道不怕第二个双十二西安事变吗！”

陈布雷一听大惊，倏地起立，张口结舌。

李宗仁的本钱固然不多，但夏威、李品仙和张淦多少还有一些部队。而这些部队偏偏又在京师之侧。陈布雷想到这里，忽又微笑道：“不怕不怕，李宗仁同张学良不同，大选同抗战之前那种气氛又不同，李宗仁不会出此一手，我们可以放心。”陈立夫还在皱眉，陈布雷叹道：“何必担心这个？你这样子，那根本连睡觉都睡不成啦！”

陈立夫苦笑道：“这次竞选，能睡得着觉的有几个人？根据孙中山的说法，在训政时期结束以后，就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施行宪政，可是一直拖到现在，我们贻人口实之处，本来就很多啦。”

陈布雷捧着个宜兴小茶壶沉吟道：“真是的，这个训政时期一训训了二十年，召开国大先后开过六次支票。记得第一次是决定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次改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次又改为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第四次改为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五次拖到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最后一次到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才开成，其中变幻无常，翻云覆雨，的确教人睡不好觉。”

陈立夫长长地透一口气道：“还政于民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好不困难！那一次我们踢翻政协决议，撕掉停战协定，动用了十几万人，早在十一月十一日那天拿下了张家口，满以为这一手便可以证明中共军事惨败，从此可以用不着多方顾虑，不料——”陈立夫忽然问道：“据你看，他在本党临全

会上宣布不参加竞选，提出未来大总统应具备六个条件，而人人认为这六个条件是为胡适而设，你有什么意见？”

陈布雷先反问：“你相信胡适会当大总统吗？”两人接着一齐摇头。陈布雷笑道：“我看这不过是一种什么——，他不会让位的，你先研究这第一条：‘并非国民党员’，这分明是鉴于本党名声太差，招牌不佳，因此特别强调结束一党政治，有意要美国人听听嘛！

“第二是‘有民主风度’，这一条更说明了马歇尔、麦克阿瑟等人对我所要求的民主已很迫切，不能不这样说。

“第三是‘对中国文化要有相当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要维持原有的传统地位。

“第四是‘对国际问题有研究’，其实这一条是可有可无的，作为一个大总统，难道对国际问题一窍不通？他所以这样提，只是希望华盛顿知道，今后的方针将更符合美国的要求，你说是吗？”

陈果夫这时候也找上门来，哥儿俩低低地说了些什么，又走了。陈立夫只苦着脸说了句：“这个年头儿钞票象废纸，七千万只说‘七千’，这个万字都不提了，物价实在涨得凶。”陈布雷无意打破沙锅问到底，说下去道：“刚才说到第四，第五是——”

“这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陈立夫道：“他说第五条是‘忠心拥护宪法并忠心实行宪政’，这样子大总统的权力便可以尽量扩大。第六是‘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这一条不必解释，一望而知是要坚决戡乱的意思。”他摆动一条大腿，说：“不过，他的手法也够高明的了。你看那六条，他除

了第一条‘非国民党员’以外，其余五条都具备了。但他必须在本党会议上表示辞让，不要本党推他出来做总统候选人；可是那个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中签署提名以后，他就不算是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当大总统了。所以我以为胡适当不了大总统，那怎么成？”

陈布雷微微一笑道：“我当时听到你们说过一些，但没有这样明确。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情来了，当年袁世凯做皇帝，也曾向他的干部所组成的民政院再三谦辞，而由这个民政院请他非接受被制造出来的民意不可。我今天说这几句话，是希望我们，尤其是你们几位经常对外的人，多动动脑筋，千万不可授人以柄。

陈立夫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你知道的不比我少，我也不多说了。”

“危机四伏。”陈布雷浩然长叹道：“我希望象嚼橄榄那样咀嚼你说的这四个字，希望有点甜味，但我辨不出，这四个字极苦涩，一点儿回味都没有。”

“你，”陈立夫不安地说：“你为什么这样消极？”

“消极？”陈布雷道：“我今天说了很多话，你们或许会奇怪，为什么今天我的话特别多？正因为你刚才讲的四个字：‘危机四伏’。”

“那是我说话太不检点了。”陈立夫连忙岔开话题：“今天我的心情不好，事实上局面没有这么严重。”

“你何必劝我？”陈布雷惨笑道：“我不是他。”

陈立夫背着手踱了几步，见陈果夫办完事又赶来，三人也没招呼，只是彼此默默地望了一眼，喝茶、抽烟、咳嗽、

叹气。半晌，陈果夫开口道："外面的冷言冷语，一天比一天多了。"

"刚才你又听到什么？"

"刚才我去过几个旅馆和招待所，里里外外，一片大头(银元)叮叮当当之声；如果一个不知道底细的人听了，一定以为是金融市场交易所，绝对不相信这些是国大代表的居处。这些代表们高谈阔论，莫名其妙。其中有几个头脑比较清新，但发言荒谬，听了恨不得给他们一记耳括子！"

"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咳！"陈果夫道："他们说，蒋某人的地位，在上面是依靠美国支持，在下面是依靠他们这些大老板、大买办、大地主的拥戴，如今局势紧张，蒋某人接受这两方面的委托而尽着把舵的任务，在风风雨雨中支持着这条独木舟。

"现在，谁都知道这条独木舟很危险了，这个是否因为把舵人的威望与才能已经不够了呢？是否让这个把舵人稍稍退后一点，反而对于挽救这条独木船有利呢？这个问题，在华盛顿与南京中央政府之中，已经在考虑到了。因此蒋某人的辞让表示，已在整个政府中引起了一种波动，并不被简单地看作例行的'谦虚'。"

"这种说法值得注意。"陈立夫朝陈布雷点点头，两人十分注意陈果夫的叙述。

"他们说，蒋某人表示可以不干总统，但是除了他还有谁来？"

"他们说有些外国人一直在中国找寻最能干的人，来做他们的代表。他们丢开了袁世凯，找到段祺瑞、吴佩孚、曹锟

等人；他们摔掉了北洋军阀，又找到了国民党。现在美国手里拿着一个蒋某人，但蒋某人已经山穷水尽，非要找一个比蒋某人更强的人来代他，但找来找去找不到，所以美国的通讯社在南京发出电报说：'国内国外对蒋主席之辞让声明，不免有种种之推测。不少观察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作法，意在显出个人之绝不可少。'这种语气不很明显吗？"

"我们也听过相反的意见。"陈立夫插嘴道："我们党内对他的辞让反应，不少人认为可以赞同。那天在中常会讨论时，二十个发言人中有六个人主张接受辞让意见，记得其中有何浩若、黄宇人、倪青原、刘不同等几个。"

陈布雷呷了口浓茶，苦笑道："华盛顿的意思也很明白，还是寄望于他；那些主张请他下台的人，到头来会倒楣的。"

陈果夫不解，问："华盛顿没有表示意见嘛。"

"那是刚才的消息，"陈布雷道："已经送给他看了；他看过之后，心境应该好些。"

"是什么消息？"陈果夫道："这两天把人忙坏了，一脑门子'消息，消息'。"

"华盛顿通过合众社表示了一些意见，"陈布雷道："不过官方的这种意见，通常都是隐隐约约的。电报说：'灵通人士在评述南京非官方消息所谓蒋主席不拟在中国新宪法下重新当选事，美国政府认为在目前观察可能。据称，如蒋主席当真辞职，则可表示蒋主席确信中央政府在华北抵抗共军之军事已告绝望。'这分明表示'还是要靠你来打共产党！'"陈布雷双手轻轻一拍："咳！美国分明找不到合适的人，也只好将就将就咯！"他向陈家兄弟惨然一笑："我们怎么办呢？万一连他

也将就不来，那就糟啦！”

“你想得太远，”陈立夫道：“何必这样泄气，想当年共产党给我们东追西逐，只有延安一地，尚且可以弄到今天地步；我们再泄气点，就说是平分秋色，或者三分天下我居其二吧，他们怎么能同我们比？”

陈布雷变色道：“问题不能看表面，你的意见似是而非。说来话长，我很悲伤，不谈也罢。”

陈果夫安慰他俩道：“我看前途虽艰难，但有长江天险，共产党绝对过不来；再说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我们还有很大的实力，布雷兄不必这样悲观。介公处境不佳，但拥护他的人还不少。例如于胡子他们几位元老，在今天紧要关头，说几句话还是很需要，他说‘际此戡乱期中，除蒋主席外，无人能出而担负此局面’，这就很不错了；例如于斌主教说‘总统系一重负，特别是在此困难阶段中，故蒋主席必须复出’，这也可以反映美国的态度；例如张伯苓校长说‘蒋总裁如不当选总统，中国局面很难逆料有何结果。目前谁来做总统都有困难’。这也证明了介公还是受人爱戴。”

陈布雷长叹道：“但愿如此。我现在身体精神大不如前，如能熬过这一关，就算不错了。”说到这里，侍卫官前来传达蒋介石有请，陈布雷便急急忙忙前往，只见书房里蒋介石灯下默坐，似笑非笑地说：“陈主任，外面叫出一个怪名词，叫做‘触雷代表’，很不好，你听过么？”

陈布雷干笑着道：“听见过，听见过。外面的胡说八道太多了，先生不必理它。”

“我有气！”蒋介石皱眉道：“什么触雷不触雷的，真不吉

利！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的不详细。”陈布雷就弓着背说：“这一次有六百多个代表闹什么‘触雷纠纷’。原来在上次制宪国大闭会以后，大家对国大代表很有兴趣。其中民社党、青年党因为力量单薄，自知无法同本党竞选，于是在去年底便大吵大闹。最后经过几番斡旋，才决定了政党提名的分配办法，由本党及民、青两党提名的分头推荐，介绍理想人选；并且规定在某些地区，民青两党的提名代表保证当选。民青两党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因党员有限，一方面在各大城市公开出高价招请党员，一方面提出要公布代表花名册。”

“有人告诉我，”蒋介石低声说：“这是岳军和孙科他们提出来排除异己的计策，是吗？而且又有人说，这个办法实施后，果夫立夫不敢放松，因此又有了‘签署提名’的决定，就是凡能有五百人以上签名推举的，就可以参加竞选，许多未被中央提名的人，就走了‘签署竞选’这一条方便之路，是这样吗？”

陈布雷忙说：“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本党起初以为在党的力量控制下，由党提名的代表准可竞选，结果却爆了冷门。签署提名的代表竟有六百多名入围，也就是说，政党提名的各方有关人物被挤掉了六百多人，本党才有些着急，连忙抬出党纪来，要签署提名的当选代表以党护党，把代表资格让给落选的民青两小党，以安慰民青两党的负责人，勿使发生离心，又要党内互让，请有些人让给落选的本党提名候选人，这就是所谓‘触雷’的两种情形。”陈布雷道：“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形成早已知道，‘触雷代表’的来由就是这样子的。先生知道，好多签署代表都用了成亿法币，花了很多心机，

绞了好多脑汁，才争得个代表身份，他们怎肯就此罢手？”

蒋介石沉下脸来道：“果夫立夫在你那里？好，希望你转告，希望他们对我表示心迹。我听说代表们把这玩意儿当成发财门路，你争我夺，再加上果夫立夫他们撑腰，于是也抬出法律和宪法来对抗，吵个不休，增加了我的困难，会期越近，吵得越凶，问问果夫立夫，叫我怎样下台？”

蒋介石发脾气，在陈布雷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唯唯诺诺，婉为辩护，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叙述蒋的愤激。二陈一听连忙告退，到大本营屏退左右，低声商量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拿国大代表当作生意经，也不只我们二人，为什么光对我们打官腔？”

做哥哥的叹道：“他心情不好，一定是踱方步踱到布雷房间外面，看见我们两个，以为有什么事不通过他，却要布雷帮忙，于是脾气来啦，一忽儿就雨过天晴了，别理他。”

“也真是的，”做弟弟的愤愤然道：“人家说，我们搞的团体，本来是他运用来建立和平衡他的统治机构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事实上也差不离。可是年来华盛顿把本党腐败的责任都归罪在我们两人头上，我看内中情形可不简单。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发起我们的脾气来？”

半晌，陈果夫道：“这一点我们该小心才好，否则发展下去，我们可要变成替罪的羔羊了。华盛顿为了支持他，又要缓和人们对本党的不满，很可能牺牲我们为本党赎罪，而事实上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看我们非要争取更多的权力不可！”

“是的，”陈立夫道：“至少也要在人们面前造成一种形象，

二陈是不能抛弃的。”

二陈于是召集CC干部，商讨今后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在政治方面负责者多半属于张群的政学系集团，CC便利用讨论时局这一题目给对方以打击。

CC在“国民大会”上不但发动“讨论时局”，抑且发动“修改宪法”、“提高国大职权”，闹得满天星斗，显示了CC的“不可抛弃”。而在“国大代表”的争夺战上，“中央提名当选人”本是国民党中央讲资格讲地位够得上被指定的人，而“签署当选人”则是地方有势力的豪绅党官，他们不能在国民党中央提名，却能在地方上以权势来造成多数选票的纪录，而这些代表多半属于二陈，因此声势不小。

“严重的问题来了!”陈果夫向CC干部警告道：“我们如果不能选出一个副总统，就得吃大亏。这个副总统已不是本党内部的问题，大家都得看白宫的眼色了！要是我们自己选不出一个副总统来，这可如何是好?”于是议论纷纷，有人主张选于右任，因为他一把胡子，在国民党内道行甚深，但又有人反对，认为选于无济于事。

有人说：“选于右任做副总统，不如抬孙科出来，据各方消息，美国人心目中的副总统，除李宗仁之外，以孙科较为合适。”

陈果夫道：“也好，两个人我们都抬，抬出一个，也就够本。但抬不出又如何?”

又有CC大将表示意见道：“我看一个副总统也没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气力，合算不合算呢？当心把有用的金钱和精力浪费了。”

陈立夫不以为然道："此言差矣！按照宪法，副总统本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但目前情形不同，大家都明白，万一有一天他不能不告退下野，副总统就不再是冷门了。我们一定要争！我们自己内部选不出副总统不要紧，一定要抬两个人出来，吹吹打打，大家放手做去！"

有一位CC大将感慨而言道："我们平时帮助介公打击政敌，但今天为了国民党的名誉，显然介公在同意牺牲我们，为党赎罪，这是不公平的！"

众人闻言，为之一怔。只听他说下去道："直到今天，我知道介公还对立老果老表示不痛快，可是我们还在为介公动脑筋，去政敌，要抬出一个副总统同李宗仁打擂台，我说，这又何苦来！"他叹息："我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看前途，望后路，玩儿政治还没玩够吗？我说算啦！"

"咳！"陈果夫道："何必牢骚，前途还大有可为，何必牢骚？阁下身为委员，该沉着一点好。"

那委员苦笑道："我想我们够沉着的了，方今全国大闹饥荒，大学教授不断绝粮自杀，学生教职员们正举行什么反饥饿运动，各级公务员也在对八折发薪办法展开反抗，谁都对明天没希望了，可是此刻我们在南京大选，那种酒池肉林实在近乎神话！什么国大代？什么选举？说出来可使人难过；普普通通一个国代，由某县动身到南京各方致送的什么旅费，为数已经惊人；而一到南京，什么都不用花钱，相反地大头叮叮当当响，直往他口袋里装，这还成话？再说这几天副总统的票价一日三跳，国大代们即使照'一女一嫁'的办法，老老实实脱手一张票子'从一而终'，每人收入达七亿元之多，

知名一点、会调皮捣蛋一点的不止此数。各位想想，我们岂不是太糊涂了，太无聊了吗?”他向陈果夫一揖到地，说:“我少陪了!”说罢摇头叹息而去，倒使与会人等瞠目结舌，不知所以。正是：闹剧开始，银元叮当；有识之士，为之神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难调解　颜泽滋提倡绝食
有分教　赵遂初抬出棺材

书接上回。话说南京那一次"国民大会"开得端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举例言之，某代表三杯下肚，拍拍他的公事包对在下说："××太小气了，他妈的要我撤回一个彻查的提议，只肯出价六千，他妈的！六千够我屁用。"当时南京的"盘口"，都把"万"字略去不提，某代表所说的六千即六千万，对六千万交换一句"撤回"且无兴趣，当年的情景也可想而知了。

有人估计开这一次"国大"，国民党政府要支付大黄鱼两千条，即黄金三万两，其实绝不止此。而那些竞选巨公的耗费，何尝不是从国民党金库挪过来的？民间饿殍遍地，南京城开不夜。饭馆非有力者不能订到房间，沪、平名厨也被巨公们以

包机运往南京，一显身手。每一个"国大代"，每天平均可以收到五六张请帖。弄到后来人人学乖，接到帖子以后，先去打听谁家的厨子好，谁家有什么名女人招待或漂亮的女招待，这才驱车前往吃饭。说到女人，更是一言难尽，什么捧"花"捧"牡丹"还不过是表面文章，除了南京当地的舞女歌女，还到上海网罗所有的红舞女、交际花，包车包机，专程赴南京"助选"，好不热闹煞人也。

整个南京城在乌烟瘴气之中，尤以那些"触雷代表"闹得更凶。列位看官，当年三十三天的"国民大会"有如一出草台戏，各式演员合力拍演，除了"触雷代表"，还有"民主烈士"、"绝代甘地"、"国大之花"、"国大之子"、"国大之最"、"国大牡丹"、"国大喇叭"、"金嗓子"、"龚大炮"等等上台；至于节目，则有"武选"、"钞选"、"跳加官"、"跑龙套"、"触雷绝食"、"抬棺护宪"、"登报自杀"、"大打北派"等等，任何生花妙笔，也无法说得清。先说两百多名"签署代表"，在国大开锣之前赶到南京，在会场之外哭哭啼啼，如伤考妣。当时有一个不知就里的洋记者见此情形，还以为"国大代"争民主如此热烈，大为感动，一个电报拍回去，第二天接到社方"着即调回总社"的命令，此人也就悻悻然而去了。他的总社远在数万里外，尚知南京行情，而此人近在咫尺，竟不知箇中真相，难怪要回去吃"老米饭"了，这是闲话，按下不提。却说这两百多个"签代"在南京大跑龙套，接连几天招待记者，发表什么宣言谈话，分投各报，要求伸冤，把石头城闹得个鬼哭狼嚎。蒋介石一个劲儿要查，吴铁城、陈立夫、张厉生等眼见这批无主孤魂到处闯祸，急得只是跳脚，分头找人，打躬作

揖，要求退让。

但那些“触雷代表”怎肯甘心？有一个甚至对人公开说：“老子千里做官只为财，光明正大，选中代表，别说吴铁城、陈立夫，就是蒋某人自己来，我还是要干，我有合法证件！”其中有两个名叫邱映光、傅晓峰的更是“有名火”三千丈，跑到朝天宫高等法院击鼓鸣冤，状子递上，赫然是控告张厉生和谷正纲。告的是什么？说他们徇私舞弊，错点鸳鸯。高院怎敢受理这宗胡涂案，急得只是打躬作揖，但也无法圆场。

且说那边厢蒋介石也在大伤脑筋，千头万绪之中，又听说有一百多名民选“国大代”集中南京，请愿游行。一问谁领头？部下答称马文车，这可使蒋沉默久之。原来马文车是北伐时期蒋介石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浙江东阳人；当时陈立夫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科长，其地位之重要，不亚于搞党务的丁维汾。迨宁汉分裂，蒋告下野赴日，马文车也追随左右，但为了极小之事见罪于蒋，二十多年之中不理不睬，没料到马文车忽然出现，而且使蒋极难下台。

“把他找来吧！”蒋介石下令找马，一见面却十分亲热，最后要求他别开玩笑，有话好说。马文车长叹道：“我们都是一把年纪，还开什么玩笑？我虽老朽，但还想找机会做点事情。现在人家选我做代表，于法于理，无可驳斥，政府凭什么不许我们开会？”蒋介石又气又急，但还是一团和气，要他放弃；至于放弃以后又如何？这善后又无法料理。马文车长叹一声，快快而去。蒋介石接着又把邱映光、傅晓峰等找来，这下子却使用了“臭骂诀”，把他俩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左右只做好做歹拉拉扯扯，答应他们分发当选证书，

这才告一段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批国民党中央提名的代表担心代表资格给人抢去，也就先发制人，成群结队到中央党部请愿。先找孙科，再见老蒋，哭丧着脸道："禀告总裁，我们这个代表，做得成做不成没关系，国法党纪可不能不提，总裁面子有关。"蒋介石十分厌烦，劝慰一番，要他们听候处置。紧接着烟尘滚滚，又有一批人马赶到，原来是"政党提名"而未获选的代表，他们抢地呼天，要求老蒋替他们作主，这使蒋介石几乎拍桌子骂人，但一想他们理直气壮，碰钉子可能闹得更大，于是虚晃一枪，敷衍了事。这批"签署"代表眼见偌大一个"代表"，势将让给民、青两党，那还得了？于是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付之道。

话说那些代表"三十个臭皮匠"，怎么不能变出一个诸葛亮来？吱吱喳喳好半天，广东连平代表颜泽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各位且慢伤脑筋，兄弟想到了一个绝妙计策，何不学学印度那位甘地老先生？他老先生三天两头绝食，效果甚好，我们不如照办煮碗。"众人闻言有的称妙，有的期期以为不可，说甘地绝食是为了大问题，因此引起人家的大注意，收到大效果；但——颜泽滋正要报告绝食之妙，那边江西代表杨翘新慌忙起立，把胡子一捋道："颜先生差矣！夫民以食为天，我们以民众代表身份，怎能忘了本，连饭都不吃？何况兄弟平日每饭必肉，吃饱喝足，怎能经得起饿肚子？一旦实施，不是要兄弟把自己老命奉送，一把老骨头葬在南京了么？"颜泽滋大笑道："杨先生太老实了，对付这一批人，犯不着真的绝食。"接着他宣布妙计，如此这般；顿时

博得一片掌声，全场通过。当下把绝食之人分为三批，立刻进行，并自封为“绝代”。

第一批“绝代”名单，大将十员：计有颜泽滋、杨翘新、黄谟、李化成、周游、刘彬、张敷、苏铭芳、杨世麟。商定在国大召开前一天上午十点钟，由颜泽滋一马当先，抬出“护宪”大旗，潜入国大会堂，开始绝食。他们十人上得二楼，便如老僧入定，不吭一声，为状甚怪，驻守会场警宪马上出现，驱之不去，问之不答。即使答复，也沉痛简单之至，使警察宪兵如干手抓着湿面杖，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一面采取监视，一面“发足飞奔”，报告大会办公室。大会办公室闻讯大惊，不敢怠慢，立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命令洪兰友立刻解决问题，不得有误。洪兰友上气不接下气，一口气奔向会场，对着那十尊绝代菩萨，纳头便拜，哀哀恳求道：“十位绝代同志先生请了，兄弟洪兰友在下拜恳，千万留一点情面，家丑不可外扬。请各位提出意见，打消绝食，一切好商量。”颜泽滋道：“洪大老爷听了，你们不秉公办事，绝食的代表还要增加，还有两批马上就到。”洪兰友倒抽一口冷气道：“同志们请了，这里是会场，本来不能随便出入，你说的那两批代表，已经给卫兵挡驾了。”颜泽滋一听破口大骂，声明“已经进入会场的十名绝代，决不轻易撤退；反正大会明天就开，要死要活，听凭你怎么办！”洪兰友一听满身流汗，立刻打发办事职员购买上等牛奶，要热腾腾，香喷喷，攻破“绝代”第一关。

牛奶煮好，洪兰友客串奶妈，一杯杯，一个个，分喂十个“绝代”。那十人入场不久，并不太饿，但时间已到吃中

饭时光，闻着那股香味，也忍不住捧着喝了，舐嘴辨味，都在心头埋怨每人未给蛋糕两件。洪兰友初时还很得意，满望攻破“绝代”们第一关，紧接着进攻第二关。不料十个人真象孩子一般，牛奶喝饱，乖乖睡觉，闭目养神，一言不发，这使洪兰友十分狼狈，拔步回报。蒋介石一听更为烦恼，命令张厉生再接再厉，一定要把这十个人请出会场。张厉生一到十人身边，一揖到地，强笑道：“各位如果真的要绝食，厉生前来奉陪了。”边说边在“绝代”们身边坐下，静候答话，以便讨价还价。不料颜泽滋笑道：“张部长真的如此‘忝陪末座’，我们应该选一个“绝代”团团长才是。”周游也笑道：“张部长是忙人，怎会有功夫做绝代佳人？”杨翘新也假装叹气道：“张部长的心意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一份好意，心领了。”张厉生饱受讪笑，明知完了，一身大汗，连忙奔回向蒋报告。

蒋介石一听大急，命令陈立夫作第三个调解人，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陈立夫哪敢怠慢，但两脚刚进会场，却象发疟疾似的连打冷战，倒抽一口冷气，马上来了个向后转，在场外转了三转，决心回去，竟连“绝代”之面都未一晤。

蒋介石连差三员大将，都无结果而回，气极了；眼看几小时后会期就到，就决心用武，一切不顾，那边厢“绝代”们过得一晚，五脏庙闹个地覆天翻，而且又无软枕棉被，饥寒交迫，真的变成了水火之间的民众代表。直到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清晨，“绝代”们在二十一小时内只喝得一杯牛奶，如何支持得了？但天明后国大开幕，他们却能荣列座上之宾，

不由大会不卖账，这口气也就算了。“绝代”们正在互相诉苦，不料远处狗吠声、汽车声，到门口戛然而止，“绝代”们心知有变，相顾失色，日光灯通宵照射下，人人面色发青，个个筋疲力尽，也只得凭窗张望，只见会场外停了两辆黑色大卡车，车门开处，跳下一名肥胖雪白的领头人，接着是六十名黑衣白帽的警察一字儿排开，如临大敌，静候吩咐。那胖子走到阶上，大声喝道："懂得拳击的人举手!"立刻有二十条彪形大汉应声而出，另列一队。那胖子要众警察包围会场，四周警戒，然后向那二十条大汉一声喊："跟我来!"就一个个磨拳擦掌，直冲会场二楼。

原来那胖子是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奉命前来，强迫“绝代”撤退。他一上楼头，见那十人面青唇白，全身发抖，便一拱手唱个大喏道："各位先生，你们辛苦了，本人这厢有礼！各位应该知道，在这里停留超过十二小时以上，已经犯了警例，兄弟奉命前来干涉！何况各位扬言在此绝食自杀，那更不得了。兄弟职责所在，除了干涉，还有保护之责。"说罢把手一指，厉声道："现在是兄弟执行职务的时候，请，请，请!"那二十条大汉闻言一齐上前，不由分说，如狼似虎，两个对付一个，老鹰捉小鸡似的把“绝代”们一个个拖拖拉拉，直往楼下而去。“绝代”们没料到来这一手，有人大叫："拿命令出来!"有人破口大骂“乌龟王八蛋”，有人还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还有人经过扩音机，便一把抓住，死命不放，还有人以头撞墙，寻死觅活，但怎敌得那二十名精通国技的彪形大汉，只见他们一个个给紧紧挟着，终于塞进车厢。天可怜这些“绝代”个个负伤，人人倒棡，湖南代表

刘彬的手表给扯成几段，热河代表李化成的皮带给挣断，广西代表周游的肺部竟给挟伤，凄凄凉凉给卡车送到了第五招待所。

但事犹未了，那十人给软禁之后，那警察局长奉命把他们当罪犯看待，身上的笔记本、钢笔、钱包、手表、饰物全部没收，之后又宣布暂时“保管”，情形十分严重。而且每间房间只“招待”一个，房门口便衣持枪监视，每个窗户都用钉钉实，别说通风报信打电话讨救兵，连大小便都不“通畅”，“绝代”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一个个在房里痛哭失声。

话分两头，那边厢，“签署代表联谊会”闻悉出事，焦急万分，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搭救。颜泽滋的太座倒也了得，知道一物克一物，总有办法可以解决，略一思索，便找到司徒雷登诉苦，哭哭啼啼，把司徒这老头儿也弄得十分难过。颜泽滋的太座又找到主教于斌，这一手耍得漂亮，于斌不能不卖账，同各方面联络一番之后，很快打听出这十位“绝代”的下落，于是一行人众驱车第五招待所，颜泽滋夫妻“软牢”相会，抱头痛哭。众人在旁齐声干号，这使于斌感到为难，皱眉道：“各位，你们为什么旁的不做，却去会场绝食?”众代表满以为美国派来的办事人员该为他们出一口气，没料到先泼一头冷水，于是大为不满。

于斌还想压压“绝代”们的火气，正欲开口，颜泽滋已推开老婆，立在于斌面前，一手指着鼻子道：“大主教，我这代表得来不易，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如今却要我让给民社党的欧阳浓，你设身处地，甘心吗？欧阳浓以前还是我的

部下，而且还是个国民党党员，他到中训团受训，还是我提拔他的，你说这口气我服贴吗？”

于斌还没答腔，李化民脸红脖子粗地抢着说：“老于，你来得正好！我这个‘国大代’得来又何容易？他妈的！他们要我把这顶纱帽让给旁人也就罢了，偏偏要让给青年党的张颐，这个家伙做过伪满内务部长，是他妈的一个大汉奸，现在当起热河代表，把老子也吃了！”接着有人大叫：“于主教，你们美国——”

于斌连忙道：“我还没有入美国籍。”

“对啊，入不入都差不离，反正这一次你们美国人要出来讲几句公道话，陈立夫在拉青年党，吴铁城在拉民社党……”于斌眼见“绝代”们个个愤慨，人人有一车子话要说，感到还不如教堂清静，连忙把手一扬，说道：“拜拜，我去同他们打交道。”也不待众人还礼，马上突围而出。

且说蒋介石在官邸中，为这些代表的事也气恼之极。他满以为这个会一定开得好，不料尽闹大笑话，他有点后悔了。正在拍桌子骂人，侍卫长传报有一个自称为“候补民主烈士”的人寻上门来，不见主席心不死，软劝硬推都无效，如何是好？蒋介石忙叫侍从室先接见，弄清楚来头再说。原来那人姓赵名遂初，说是天津两百万选民委托的民选国大代表。但在竞选所公布名单时，却又变成候补，被迫退让。赵遂初这口气吞不下去，便在“国大代”开幕前五天悄悄到得南京，先去签署代表联谊会报到，刚开始还没什么。后来一见情形不对，天可怜刺激过深，神经竟失常了。他印了好大一堆名片，上面赫然一行大字，曰“候补民主烈士赵遂初”，到

处分派，就象什么公司的宣传一样。赵遂初一面派名片，一面对人说："本人这次晋京，为的是实行陈棺护宪。下决心不成功就成仁！因为代不代不要紧，这口气实在不顺！"蒋介石听了又气又好笑，深怕此人在自己官邸出了乱子，岂不更糟？便传令接见，准备用好言好语安慰几句，也就算了。赵遂初一进门便朝蒋介石来一个九十度鞠躬，久久抬不起头来，蒋介石倒吃了一惊。

两旁侍卫观察客人并无行刺之状，也就放心，咳嗽示警。赵遂初随即坐下，苦着脸道："报告主席，我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但为了国家民族，我的生命只剩两天，所以特地专诚拜访。"蒋介石一听不便说什么，只好安慰他道："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赵先生不必如此轻于牺牲。"赵遂初起立、鞠躬、坐定、再说："报告主席，为了护宪，我个人之死是光荣的！"蒋介石道："人活着才能有商量，人死了还商量什么呢？"赵遂初道："就因为活着没人商量，才只好设法求死。"两人谈来谈去谈不拢。一个不便逐客，怕他死在面前；一个不敢造次，怕给抓去关死，于是不欢而散。

赵遂初出得门来，忍不住声泪俱下，又气又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真的不想活了。满以为在招待所中还可以找人诉苦，发泄发泄，不料进门之后，却给"触代"们冷言冷语，激得火气更大，当下又出得街去，花了四百八十万法币，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棺材店伙计问送哪里？赵遂初说送国民大会会场，可把店伙计听呆了，以为他有神经病，准备退货还洋，赵遂初大喝一声，准备吵架，老板闻声出视，认为无妨，雇了两名苦力，把这一口只有六块木板的白皮衬底

棺材抬向会场，声明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赵遂初连发票都不要，反而加几千块钱，在棺材头上漆上“候补民主烈士赵遂初”字样，然后一干人等，浩浩荡荡，犹如迎神赛会一般，拥向国大会场。那当儿赵遂初不折不扣变成新闻人物，在人丛中“鹤立”棺材盖上，卖药一般，向四周一大堆人唱个大喏道：“在下姓赵名遂初，外号候补民主烈士。只因昏君当道，豺狼横行，在下一席代表，竟给流氓非法劫夺了，所以买下这口棺材，准备明天抬棺入场开会，身殉民主。”话犹未完，人丛中一阵骚动，只见一名洋人头戴呢帽，身穿夹克，腰悬相机，手拿纸笔，挤到跟前，向赵遂初举起拇指，大叫“顶好！”赵遂初一见是外国人，忙不迭打躬作揖，请教大名。那洋人道：“我是美联社记者米海恩，你又是谁？”赵遂初自我介绍过后，央求道：“本人沉冤莫雪，请阁下鼎力帮忙，吹嘘吹嘘。”米海恩道：“棺材中有没有人？”赵答：“是空的。”米海恩道：“好极了，你且跳进棺材，让我照一张相，深信必能哄动世界，对你大大有用。”赵遂初一听大喜，一跃下地，掀掉棺盖，钻了进去。

米海恩见赵遂初躺在棺材之中，认为这模样不大雅观，如果坐在棺材里，探出个脑袋来，“新闻性”便更强了，于是指点一番。赵遂初苦笑道：“反正国民大会是你们美国导演的，我这个活死人也由你们美国人来导演。真是命该如此，夫复何言？”当即照办，米海恩举起相机，镁光一闪，喜道：“顶好！我把这张照片寄到美国，一定用作封面头条。”说完就走，四周瞧热闹的人一阵大笑。

赵遂初就这样搁了一阵，见无反应，感到乏味，就把棺

材盖盖好，自己打道回招待所。心想棺材绝不致给贼偷去，也就同“触代”们在房里互发牢骚，准备第二天国大正式开幕时大吵大闹。不料一宿无话，第二天再去会场，那具棺材竟不翼而飞了。赵遂初大急之下，抓住会场门口的卫兵便吵，索回棺材。那卫兵冷冷地说：“别倒楣啦，你用得着棺材，我用不着棺材！”赵遂初跺脚道：“我的棺材分明放在你面前，又笨又大怎会不见？一定是你们偷偷藏起。”两人你一言我一句争个不休，中外记者一大群闻讯出视，米海恩一见是他，喜道：“你也来啦，棺材呢？”赵遂初跳脚道：“棺材给他们拿走啦，不告而取，是为之偷，想不到在国民大会会场里里外外，有那么多男盗女娼啊！”众人也不便插嘴，只是米海恩叹惜道：“可惜可惜，你这场戏还没演完，道具却不见了。”赵遂初这一阵吵，吵了个日月无光，十点多钟大会就要正式登场，才给十多名“触代”拉拉扯扯，苦劝离场。但赵遂初伤心更甚，当着那些“触代”痛哭流涕道：“这一次兄弟陈棺护宪，竟受阻碍，太失面子。如果社会贤达们调解不成，兄弟只好一死了之，做一个真正的民主烈士。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自来水笔，伏案苦思，振笔疾书。只见他写道：

“寻棺启事：夫得票落选，本属伤心已极，扶榇作战，可谓誓死如归。某行年六十，获票五万；来处不易，去日苦多；既签署之合法，无退让之可能。早已倾家荡产，宁辞头破流血？政府无解决之良方，个人有拚命之必要。讵当夜半，忽失棺材；生虽不能代人之表，死岂能无葬身之具，窃盗自古平常，只图珠宝；而今偷窃特别，竟取棺材。死或不死，原在未定之‘大’；贼是非贼，简直莫名其妙！惟是所备

之具，早量身材；宽窄长短，都合尺度，此乃不祥之物，他人果何用之？……”

众“触代”见赵遂初写得沉痛有趣，莫不唏嘘太息，只见他略一凝思，又写下去道：“道路谣传，谓某以退为进，应知某不愿种瓜得瓜，岂有以棺易官？首都治安，向称静谧，今于交通繁盛之区，失此笨大奇重之具，各记者目睹证明，美联社拍照是实；如不发还，必当报案。休谓老头子无法抗争，请问警察应如何交代！”这篇寻棺妙文漏夜赶印，到处散发，还特地给蒋介石送去一份，信封上注明“要件”，使传达室不敢不转递上去，深怕一旦出事，无法交代。蒋介石读后直气得七窍生烟，忙派于斌到招待所调查究竟。于斌一看问题严重，也就多方设法，软硬兼施，要其他签署代表从旁协助，反复劝阻，闹了好大半天。马文车、汤志先、陈式锐、逢化文等四位“触雷”代表更是涕泪纵横，自劝劝人，不如从此罢手。汤志先更其来得，竟直挺挺跪在赵遂初面前，赵遂初本来明知这番大局已定，无法再争；得过且过，不如卖个人情，于是也就看风使舵，表示回心转意，从此这位“候补民主烈士”当真永远“候补”，按下不提。

那边厢蒋介石集中精力，排除万难，在三月二十九那天如期把大会召开。那天适逢国民党的黄花节，阴黯凄迷，天愁地惨，蒋介石心头好生不悦。一清早率领了千多名大小国大代表，先到紫金山谒陵，再去公祭阵亡将士，忙碌一阵，已到正午时分，返回会场，宣告国大开幕。蒋介石看见门外戒备森严，场内鸦雀无声，还象个样子，心头才微感安慰；但一见那些代表打扮得光怪陆离，奇形怪状，又感到不是味

儿。待一看名单，只是摇头，原来代表中有的是裙带相连，有的是父子同科，有的是阖第光临，实在太离谱，而且也来不及有所调整了：

父子：金润泉、金冠贤。

父女：余家菊、余传弥；张复、张玉。

翁媳：许潜失、刘馨英。

姊妹：余传弥、余传瑾。

夫妇：甘乃光、陈杏容；马超俊、沈慧莲；马鸿逵、刘慕侠；王世、胡素云；邝长耀、俞成珍；……蒋介石也无意窥其全豹，振作精神，读完训词，待代表们宣誓过后，开幕仪式宣告完毕，洪兰友宣布散会，各自散去。众代表歌台舞榭，酒楼茶室到处飞，蒋介石却一肚子心事，当天下午四点钟，立即召见那些"触雷"的签署代表，准备解决问题。

"触代"们听说蒋介石召见，个个十分紧张，推来选去，推出"代表的代表"马文车等五十余名，战战兢兢，前往官邸。满以为即使不能圆满解决，也一定好言好语，安慰一番。不料老蒋一见面就泼出一盘冷水，淋得人人发抖，个个不平。原来蒋介石劈头大骂道："你们怎么搞的！你们有话为什么不到这里来说，却在外面哇啦哇啦，有的绝食，有的抬棺，简直要造反啦！你们替我想想，要我的面子往哪里摆！"

众代表也就把心一横，当面抗议道："报告主席，话说到这里，大家就该讲讲道理。国家不应该侮辱民选代表，妨碍人身自由；过去的不说了，就在今天早上国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警察宪兵又到钟南中学，把我们设在里面的办事处团

团包围，宣布封锁，请问这又为的是什么？”蒋介石没料到这些“触代”们还要触他的霉头，气得无以形容，大喊道：“我可以负责告诉你们，派警察宪兵封锁钟南中学的人，是我！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党员，可是你们的做法却不是国民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你们同我过不去，你们要用邪法，我为什么不用武力？家丑不可外扬，你们却拚命哇哇叫，唯恐家臭不够臭，传得不够远，你们要气死我啊，我为什么不用宪兵警察！”

众代表见蒋介石真的动了肝火，一想大事不好，各种各样的亏都吃了，犯不着再吃这个眼前亏；也就改口道：“我们当然只知道拥护总裁，也知道顾到总裁的威信，但人心也不能不要，现在政府要我们把代表让给友党分子，政府可不清楚，这些分子大都是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土劣，而且其中多的是跨党分子！”

蒋介石见对方口风有变，也就转问道：“友党的分子如何，与你们没有关系，自有本党负责！”接着要他们下台道：“好了好了，自己家里的事，难道有什么不可商量的？今日之下，局面严重，你们为什么只知道当代表，难道其他就没事了么？你们除了党让党这一点要帮我完成之外，有些什么办法，或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尽管同我说，一定可以考虑。”到这里一场召见也就闭幕，“代表的代表”们窃窃私议，决定回去开会再说。蒋介石道：“这算好了，千万不可再胡闹。”于是送走这批代表，又忙着把于斌、莫德惠、胡适等人找来，寻求解决“绝代”问题。正是：争权夺利抢残羹，如此代表无心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斗嘴挥拳　男代女代显身手
叫苦呼冤　莫老洪老皱眉头

却说蒋介石把胡适、莫德惠、于斌等人找来，担心道："弄了一批又一批，现在招待所里的那批绝食代表，叫我着急，你们可有什么办法？要快，再拖下去，难免不闹大笑话。"

于斌首先发言道："今天我奉命到第五招待所去看他们，见他们态度的确很强硬，我差点儿脱不了身。"于斌沉吟道："据目前迹象看来，这批家伙如果没有甜头，不肯下台。主席可否高抬贵手，让他们也得些好处？"

胡适闻言把眼镜按了按，抚掌笑道："于主教所言甚是，主席不妨采用逐个击破办法，让他们无法闹事。"蒋介石一听展颜，苦笑道："好极好极，有烦你们把他们中间的头儿找

来，让我亲自接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于是莫德惠会同吴蕴初两人，一口气赶到招待所，把苏铭芳、杨世麟等两名“绝代”邀到官邸，蒋介石笑嘻嘻地破例迎接一番，婉言解释道：“自从你们绝食以来，我心头老大一个疙瘩，饮食不安。只因事情太多，不能到招待所里看你们，你们的生活还好吗？”苏铭芳答道：“不敢当得很，我们不想有劳主席玉步。至于我们的生活，当然乏善足陈，凄惨之至，每天所吃的，只是牛奶水果之类的东西。江西代表杨翘新今年高龄六十有三，也同我们在一起，可怜他筋疲力尽，不能动弹。”

蒋介石皱眉道：“咳啊，那怎么行？”

苏铭芳道：“是啊，所以医生已经给他注射了四十CC葡萄糖，医生说其他营养仍然非常缺乏，但没办法。”蒋介石摊牌道：“我听说你们几位之中，只有你们两人是识大体、顾大局，你们可以出席大会了，回去吧。可是我想拜托你们两位，回招待所后，一定要代表我去劝劝他们，不可拚死硬干，行吗？”

苏、杨两人忙不迭说：“行行行，”再三道谢，欢天喜地回去了。

蒋介石见他俩离去，再派人到“签署代表办事处”指名要马文车、汤志先、陈式锐等三个“触代”晋见。马文车等立刻赶到，蒋介石开口就问道：“刚才我们谈的，你们说回去商量再决定，现在商量得怎么样了？”马文车道：“报告主席，依照刚才我们谈的，把主席的意思转告各位代表。他们之中，有些代表已答应让出名额，但也有好几位表示不让，还

要据理力争。”蒋介石一听脸色铁青，吆喝道：“简直要造反啦，连我的意思都不想想，连我的困难都不考虑，来人啊！”

侍卫们一听蒋介石的声音，便知道这只是一种手法；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会当场找人了，于是一拥而前，垂手听命。蒋介石道：“那些代表未免太过分，谁不听话，给我重办！”左右一齐劝道：“马文车先生，你们也真是的，瞧把总裁气成这样，还不是回去婉言开导，别使大家下不了台才好。”马文车等也不打话，冷笑一声，扭头便跑，边走边说：“好好，我们去商量商量，不必唬人！”

蒋介石见他们走了，透口气道：“该没事了吧？现在你们快去筹备那个预备会议。这个会定三月三十召开，眼看就到。有句话说得好：‘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千万别再闹笑话啦，去吧！”蒋介石疲乏地挥挥手：“去筹备吧！”

但这个预备会议却变成了“笑话的开始，就是胡闹的一半”。第一炮打出代表座位问题，当值主席于右任一听满身发毛，连一把大胡子都吓得如浪如潮，抖个不定，宣布不干。大会便改推于斌，那于斌何等精明，早已不见了踪影；找来找去，最后抬出个胡适来做代理主席，才算挡了一阵。那胡适外号“过河卒子”，五四运动时出过风头，搞过白话文，捧过袁世凯，曾主张把东北交给日本管理四十年，抗战时期一直在美国避难，最后做了美国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端的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今日得见，不过如此，原来他一上主席台，竟无法维持会场秩序。只见他念念有词，说：“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老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俺，胡适博士是也，现在代理主席，请各位代表对座

位问题发表意见。"话犹未了，只听见高亢尖锐的一声叫："我是西康代表邓珠娜，我们因言语不通，而且为了让各位多多认识边疆，请胡适博士宣布，我们边疆代表应该坐在前面！"胡适笑容未敛，只听见霹雳似的一声喊，几乎把胡适吓倒台下，那人道："本人是河北省国民大会代表刘延福，我认为边疆代表无权坐在前面。"胡适惊魂甫定，强笑道："那末请问边疆代表该坐何处？"刘延福道："应该坐在边上。"此言一出，二十几名"边代"气得七孔冒烟，齐声喝打。刘延福一听"一鹤冲天"，长袍一摔"金蝉脱壳"；耸身离座，双拳一拱，唱个大诺道："好，刘某奉陪！"说罢一个亮相，竟是少林派功架，与座各代相顾失色，顿时鸡飞狗跳，日月无光。胡适大急，使出浑身解数，动员七代八代，才把刘延福按回座椅。

但胡适还未定下心来，只见台下一阵骚动，七八条黑影一跃上台，那身势端的矫捷。胡适还顾不得喝问何事，那七八人已纷纷展开扩音器争夺战，幸亏此物系金属制成，否则不弄个肝肠寸断才怪。七八个人相持不下，脑袋彼此碰撞，都想把那张嘴对准播音器说几句话。刘华抢了上风，大叫道："我主张混合抽签，不分彼此，应该混合抽签！"杜羡孔接嘴道："我反对，我认为每一个单位集中一起，比较方便！"一个女代表莺莺呖呖地发表意见，说："现在要提倡女权，应该让老娘们坐在前面！"另一个彪形大汉厉声喝道："我主张统统坐在前边！"胡适闻言大惊，忙不迭摇手道："统统坐在前边，那怎么坐得下，后面又该怎么办哪！"但台上台下七嘴八舌，谁还听得进去？只听见乱拍手掌，乱开汽水，乱蹬双脚，乱成一团。胡适不折不扣变成了"往何处去"？（"胡适"

二字的白话说法）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立在台上有如着迷一般。

闹了好大半天，台上台下都乏了，于是风平浪静，最后以抽签办法决定了代表的位子。

这一阵闹，胡适已软了半截；接着是商量主席团的名额问题，更是了得；会场混乱，不在话下。有位代表忽然发言，说："主席，在决定主席团名额之前，兄弟有个建议。"胡适不知此人所建何议，当即点头表示同意。那代表说："我建议先解决大家'办公'大事，把会场厕所的抽水马桶改善了再说。"此言一出，全场大笑，笑到好几百人直不起腰。那当儿忽又闪出一员女将，扭扭捏捏往台上走去，抓住扩音器道："各位，我也有一个紧急提议，比抽水马桶更重要。我说的是会场空气太坏，抽烟的道友太多，有香烟、有雪茄、有烟斗、有土烟，说不定还有其他什么烟，把空气弄得烟雾迷漫，实在太不舒服。所以，最好大家不抽烟，或者由大会另辟吸烟室，——"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喊，有人大声说："我们抽烟关你屁事！你的先生难道不抽烟？"又有人说："请你这位女代表看看，鄙人的吸烟姿势好不好看？标准不标准？"于是吸烟与不吸烟的又展开舌战，胡适闻所未闻，立在台上有如中邪一般。

又闹了一阵，抽烟问题告一段落，不了而了，抽水马桶兴趣不大，无形撤销。胡适心想这下子可以开会了，不料有人提议，在代表们发言之前，应该通名报姓，提起名牌，有如夫子庙里听清唱那样，让大家知道此人名字，问此法是否可行？

胡适道："拿夫子庙歌女来同国大代表相比，这个似乎不妥吧？"一个女代表秋波一转，直瞅得众代表骨酥腰软，听她说道："嗨！我看还是表决会场中不得抽烟吧！什么夫子庙不夫子庙的！"但众人对抽烟问题不感兴趣，喧闹中楼上有两个代表闹得无聊，一个说："也真的是，今天晚上，咱们上夫子庙开开心如何？"另一个说："好啊，这个会，开得我头都裂啦！"于是两人合作，扯下一张纸片，写上一首打油诗道：

"清明时节雨纷纷，国大会场乱腾腾；问声代表何处去？选主席到六华春。"

一个个"边代"在旁瞅了半天，不懂得"六华春"何解，那"诗人"便解释道："六华春者，乃金陵鼎鼎大名的大酒家是也！反正我们的餐费食费有人供给，每天白领食宿费六十四万，不也快哉！每天到六华春大吃一顿，管他妈选出来的家伙是人养的还是狗养的！"就这样众代表三三两两，变成了小组会议，各说各的，口沫横飞。坐在楼下右边厢第一、二排的代表们，有两人已呼呼大睡，鼾声如拉风箱一般，令人注目。在前的姓周名炎光，河南人氏；在后的是个江苏代表李某，两人睡得正甜，鼾声前呼后应，有如唱和；不料楼上几个"边代"因言语不通，闷得无聊，看起"益智图片"来，大概看得出神，把毡帽水杯一古脑儿碰到楼下，不偏不倚落在周炎光和李某头上，这把老周吓得蹦起三尺高，把李某吓得直往椅下钻，以为出了什么乱子，可把旁人笑得个前仰后合。周炎光一急之下，连河南骂人话都搬了出来，指着楼上"边代"跳脚道："俺入你姐！"那"边代"见状不逊，也就还骂；周炎光不知所"骂"，但见他不肯认错，一横心直奔二楼，抓着

他就在会场短兵相接。只见两大汉一个“叶底偷桃”，一个“黑虎偷心”；再一回合周炎光“刀劈华山”，那“边代”“二龙抢珠”，二人同时跌倒，痛得在地上滚作一团。而四周衮衮诸代，竟推波助澜，大擂边鼓，会场变成了演武场一般。胡适在主席台上气得一佛出世，二佛上天，抓着个扩音器大叫住手，却惊动了场内场外的军宪警，这才把二楼武剧收档，可是全场代表竟无心开会，有人竟抱怨胡适太煞风景。场内吵闹得有如墟场，胡适急中生智，连忙宣布休息，众代表闻言大喜，鼓掌致庆，把胡适气得立在台上发怔，有如梦游一般。

就象这样子的“预备会议”，不知道开了多少次，开了多少天，还“预备”不出一个名堂来。为了争吵主席团的名额，国大会议形同搁浅，蒋介石那个不高兴，不在话下。列位看官，你道为什么主席团位如此热门，竟使众代表抢得日月无光？原来这席位能否到手，同“副总统”选举大有关系。“总统”一席不用猜测、不用开会便知道非蒋莫属，但“副总统”却因情形微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在为这争吵。

这一阵闹直闹到四月三号下午，已经是第五次预备会议了，才好不容易通过主席团名额为八十五名。莫德惠那天担任临时主席，待名额决定，便宣布发票选举。这一来台下有如天翻地覆，有如万马奔腾，有如领救济米，有如领抚恤金，只见人人奋起，个个拼命，莫德惠几乎叫救命，捧着个扩音器要大家守秩序，但怎会有效？众代表千军万马抢票写票，抢到选票就圈定自己要捧的人，抢不到票的便坐在那里干等。莫德惠一头是汗，待投票即将结束时，主席台前却又烟尘滚

滚，大闹一阵。原来湖南代表推出主席团候选人名单中，主要大将是贺衷寒一名，但唱票者不知怎的把贺衷寒漏掉了。旁人不觉得，但拿到贺衷寒好处的众代表便有“无颜见湖南父老”之感，于是一拥上前，质问莫德惠与洪兰友二人。那贺衷寒本人更是无名火高三千丈，一个箭步直冲主席台上把莫德惠当胸一把抓住，厉声喝问：“你凭什么把我的名字漏掉了！你凭哪一条、哪一项、哪一点，不许唱票人唱我的票？”莫德惠吓得面无人色，满身发抖道：“老兄，有话好讲，不必动武，这里是国大会场，可不是……”边说边央求洪兰友解围。洪兰友就没命大叫道：“各位湖南代表息怒，各位湖南代表息怒、贺衷寒先生大名并非唱漏了，乃是奉主席之命予以除掉，兄弟应该向各位代表负责解释，千万不可对莫老为难。”

湖南代表一听火气更高，大骂道：“这种选举算什么！这种选举算什么！”正闹得不可开交，蓦地坐在后面的代表又大声喊叫“不要吵不要吵！”同时吩咐会场办事员马上补发，不得有误。可是这一发有如大散银纸，众代表不管已投未投，群起而抢之，而办事员们也无法分清谁已投过，谁未投过，搅得个争争夺夺，天下大乱，而的的确确还没拿到选票的代表三四十人，更是鼓噪。

各派各系见莫德惠当主席如此派票，全都恼火了。只见雷震一马当先，孙亚夫也抢在头里，率领手下，一涌而前，奔向台上，要同莫德惠过不去。众人见状不妙，连忙七扯八拉，还未拉开，那边厢杀出一名大汉，东北代表朱存善一跃上台，大叫大喊：“为什么剥夺俺们的投票权？入他奶奶的！谁

敢剥夺俺们的投票权?"另一代表刘宾喧也在台下把双拳似擂鼓一般，用足气力呐喊道:"他妈的，你们发选票象发传单，有人拿了好几张，有人半张也没有，你们在搞什么鬼把戏!"浙江代表也跳脚大骂:"娘希匹!有人拿了三张选票，阿拉一张也没有!"刘赞周更不含糊，吃吃力力爬到台上，一指头触到莫德惠的额角，厉声问道:"你干得好事啊!莫老!你舞弊!你以为咱们的眼睛都瞎了吗?呸!"一口痰吐了莫德惠一头一脸，然后挥拳大叫:"今天的选举作废!今天的选举作废!"说完扬长而去。接着满场"混账王八蛋"声，吵得莫德惠恨不得找条地板缝钻进去。这一阵闹闹到天黑，已经投过一票或一票以上的代表，都喜气洋洋地走了;没有拿到票或者拿到票不认账的代表，还在里里外外，大叫大闹。

莫德惠见众代表气焰稍降，苦笑道:"各位，今天的选举有误会，实在抱歉，诸位有什么高见?"洪兰友也说:"这真对不起，想不到办事人个个是饭桶。"留下的代表哪有好气，一致赞成重选。莫德惠还不死心，问:"真要重选吗?有无异议?"台下却一致表示无异议，非重选不可!莫德惠见事已至此，无法转圜，长叹一声道:"好，那么就重选吧!""留场代表"才怏怏而去。洪兰友同莫僵立台上，苦笑道:"今天已是第五天，想不到选主席团如此不容易。"莫德惠摇头道:"是啊，开会五天，法币已花了五十多亿，成绩却是狗屁，回头在他面前，如何交代?"两人正纳闷间，忽闻顶上闪电似的白光一闪，紧接着一声巨响，两人都以为是有人放冷枪，吓得脸无人色，一齐爬向主席台下，还没走完的代表也大呼不好，夺路而逃。正在这当儿，一个新闻记者背了个摄影机头，闪

出在楼上道："对不起，是我的灯泡炸了，害得你们受惊，真是对不起！"莫德惠、洪兰友闻言忙从台下钻将出来，心头怎会好过？便把一肚子鸟气全搁在新闻记者头上，说是他们捣乱会场，第二天不准记者参加，国大要秘密开会，旁人不得入场。

第二天情形还要糟，报纸上刊载着昨天会场的情形，那真是应了句广东话："笑话成箩"，看得代表们好不气恼，当即传令新闻记者退席。新闻记者也不是好惹的，再说如此会议而不采访消息，那真是大傻瓜一个，于是坚持不退，双方又吵一阵，记者们终告获胜，仍留会场。可是场内吵闹甫停，场外吵闹续起，原来有一批"边代"一早出门逛街，逛到这个时候才回来，上午的会议已开了一半，门口卫兵不让"边代"入场，几乎打将起来，好不容易再三排解，这才告一段落。千辛万苦把八十五个主席团选出来，把莫德惠、洪兰友等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洪兰友向老天磕了三个响头道："天可怜在讨论大会议事规则时，千万别大吵大闹，让我们多活几天吧！"

然而事与愿违，四月六日"国大代"商讨这一项目时，风波较前几天还要凶险。看官，那个"国大"每一个纠纷的形成，谁都知道幕后有人。而这些人，又是蒋介石手下的各路兵马，大家也心照不宣。这一次"国大代"的主要任务是选总统，对外却说为"行宪""还政于民"，真的是连三尺童子都不相信；但对内则有如打牌一样，众干部互相换换位子，可是在台上的谁都不肯下来，而在台下的说什么也要把在朝的拉下几个，由他们在野者上去干，这一来争争吵吵，不在话下。

CC系几员大将连日商议，认为这是一个炮轰张群的好机会，便提议大会检讨国是，要张内阁报告施政，准备下手。CC调遣兵马，由潘公展出任先锋，大唱花脸；那潘公展在上海时同吴国桢唱了多少出对台戏？这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于是指定福建人林紫贵和他拍硬档，两人上台唱双簧。列位看官，这林紫贵本来默默无名，但他后来声名大振。原来那次国大会上，他曾代表CC，喊出“杀陈诚以谢天下”的豪语，以打击敌派，陈诚当时东北失利，不愿露面，闻有此事，也只得忍气吞声。不料一九四九年陈诚忽任台湾省主席，而无巧不成书，那个林紫贵恰好在台湾任省府新闻处长，获悉陈诚出任斯职，真是吓得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他连忙呈文辞职，但陈诚却不批准，把他找来道：“林代表你好啊！”林紫贵早已六神无主，七荤八素，全身似筛糠一般，抖个不休。最后林紫贵终于以“窝藏匪谍”罪打入天牢，一家一当，全部报销，刚出得狱来，却又赶上贪污案，林紫贵真是“吃不完兜着走”了。

话说那天国大代会议的主席是于右任，此公还未上台，早已心惊胆战；上得台来，先说好话一大担，希望风平浪静，结果还是吹胡瞪眼。只见CC人马接二连三放出排炮，要求主席团接受“戡乱期间，应该检讨国是”的建议；但张群手下马上还击，高喊“国大职权在于行宪，不可延长会期。”那林紫贵有如打了吗啡一般，如疯如狂，在场督战。只要是自己的人发言，说一句，赞一句；说一段，捧一段；拍手呼喊，如醉如痴。即使讲得狗屁不通，莫名其妙，林紫贵还是当他天下第一宏论；对方即使讲得头头是道，林紫贵照例给

他大开汽水，迎头一棍，迫使对方草草了事，甚或不了而了。当时激怒了一个姓吕的代表，跑上台去，痛斥这种作风，简直拿正经事开玩笑；另一个政学系代表顺水推舟，接下去说："本人来自民间，是四亿五千万人推选出来的；本人反对扩大国大职权，禁谈时局。"这种论调怎能畅言无忌？只听见林紫贵一声吼："滚蛋！滚下台来！"场中CC代表连忙响应，嘘声骂声，如万马奔腾，那代表头红脖子粗，当真下台去也。

于右任瞧在眼里，痛在心头，把胡子一捋，抓着个扩音机央求道："今天我们是行宪，不是毁宪，诸位要多珍重才好。"但台下有谁听得进去？正在这当儿台下起立一员女将，肥肥胖胖，穿了件滚边玄缎旗袍，吃吃力力走上台去，于胡子一瞧，原来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太太刘宦，祝绍周在汉中时得罪过不少当朝官儿，人们见他太太出场，总想找个机会轰她下去。刘宦心里明白，一开口就说："我知道我的意见会给大家反对，所以在未讲之前，先请求各位等我讲完再嘘不迟；讲完后我马上就走。我反对本会讨论国是，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多开一天会，国家就要多耗费一百五十亿元，实在不好。"此言一出，台下痛骂大吵之声，竟比对任何一人都要热闹，骂的那些难听话，简直令人意想不到。刘宦把心一横，笑骂且由人，她还是讲她的，这一来扩音机与台下山崩地裂之声交作，于右任可怜偌大一把年纪，给吵得天昏地转，两耳嗡嗡作响，几乎震破耳膜。不但此也，还有人大声喝打，准备冲上台去，于右任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忙把播音机的插销拔掉，电流立告中断，刘宦才快快下台而去。场中见她

"下野"，自己的嗓门也累了，双手双脚也痛了，于是也就休息片刻。于右任正庆"得咗"，不料又有一员女将上得台来。

众人定睛一看，侧耳一听，只见那女代笑盈盈说道："各位大代表，我是章绳以，立早章、绳子的绳、所以的以。"众人见她十分天真，莫不大笑。章绳以见台下如此捧场，小嘴儿一噘，手绢儿一摔，娇嗔道："我是来为女代表作不平之鸣，你们男代表应该尊重女代表才行。我们的话，也就是各位男代表最亲爱的太太的话嘛！"这席话说得哄堂大笑，拍手打掌，怪声叫好，简直不成个模样，于胡子气得满身直抖，待章绳以扭扭捏捏下台，他就宣布散会。

众代表最怕开会，最爱散会，闻言大乐，正欲举步，只见林紫贵一厥上台，抓住扩音机，使尽吃奶之力，喝道："各位，如果说开会如打仗，那么我们今天的仗只打了一半，我们要继续开下去，大家别走，我们要检讨时局，别忘记如此重大任务未完，怎能散会？"

众代表本想一走了事，但见林紫贵如此号召，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于是ＣＣ和在朝党又展开了激辩，于右任干脆来个不合作，坐在一边，由他们舌剑唇枪，杀得叮叮当当。但众人忽闻香风阵阵，扑鼻醒神，登时吵嘴的不吵了，想睡的也不睡了，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一齐扭过头去找寻，原来是"国大之花"唐舜君到也。

说起这位"国大之花"，端的是此马来头大，众人见她曲线玲珑，一步三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把众代表看得口水直流，暗暗叫好。众代表对迟到早退之人都有怨言，因为他们出入会场，总不免使前后左右之人让路等等，感到麻烦；

惟独对唐舜君的迟到早退，真的是人人欢迎，个个“同意”，因为只有她，才能使会场空气一新，提神醒脑。却说唐舜君坐下之后，众人才透过一口气来，只怨排座位的人，没有把自己同她排在一道，唐舜君背后那位“老代”，瞧模样高龄已过古稀之年，但一见她，忙不迭摘下老花眼镜，象古董家鉴赏什么似的，聚精会神。把于胡子在台上的说话置若罔闻，这还不算，楼上一位浙江代表实在按不住那股子劲，拔出钢笔，就《君住长江头》词填了几句，写在纸上，掷下楼来献给“国大之花”道：

“君坐楼下头，我坐楼高头，日日思君君不知，同开国大会……”

林紫贵等人在为“检讨时局”吵得日月无光，另一批代表却七七八八，在开“国大之花专题讨论小组会”，把唐舜君如何在“满映”拍片，如何变成交际花，又如何当了代表，讲得津津有味。一个上海代表对唐甚感兴趣，认为她身世可怜，打算邀她同舞共游，“可怜”她一番，便“诗兴大发”，也胡诌了几句丢给她道：

“自古红颜多薄命，劝卿休要嫁君王；倒不如嫁得阿拉风流汉，朝欢暮乐度时光。”

那班“国大代”们就拿着这两首玩意儿一唱百和，摇头晃脑，把唐舜君乐不可支，但也把蒋介石气得无以名之。他听说会场如此胡闹，拍台拍凳问洪兰友、莫德惠等人道：“究竟怎么回事？是开国大代还是逛窑子？”他气呼呼地表示明天也要出席会议，众人唯唯。

骂了一阵，蒋介石问：“国大会场之中，究竟有无共产党

捣乱？怎么人人一见我，便说这个会开得糟透糟透？”吴蕴初叹道：“国大会场之中，尽是政府有关人士，共产党连影子也没有。”蒋介石问：“那何以如此之糟？”吴蕴初心头叹道：“就因为没有共产党哪！”他苦笑不语。胡适道：“国大之糟，大概主席团压不住台吧？明天主席一去，情形当然不同了。”

蒋介石再问：“那末为什么对每一个问题都会相持不下，吵个不休！”众人无以答对。这当然很难启口。以讨论议事规则为例，CC利用各地代表不满中央的心理，布置疑阵，拒东打西，别说胡适当主席，就是蒋介石，恐怕即使运用“军法从事”也无法使众代表心悦诚服。于右任不便说，即使是“老虎主席谷正纲”也济不了甚事，来自北方的代表非听局势报告不可，尤其是非听军事报告不可，这使张群下不了台，摊不了牌，他希望蒋介石亲自出马，应付难关。

第二天蒋介石一肚子气前往会场，大会已经开了半点多钟，也即是吵了半点多钟。老代小代、男代女代们，开汽水、拍巴掌；蹬双脚，练嗓子，蒋介石还以为自己踏错了门槛，走错了地方，目前所见，哪有一点儿象样之处？他且不发作，缓步入场，正碰上民社党代表王培基上台哭诉，猛见蒋介石来到，声音都变了；众代表便怪声叫好，但前面之人感到奇怪，怎的后面忽然之间“万籁俱寂？”扭头一看，原来是蒋介石来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孔宪荣　悬梁表抗议
吴乃武　自杀登启事

话说民社党代表王培基见蒋介石来到，在台上腿都软了，把心一横，说："各位，今日之下，这个国大会议，一切都是大代表包办，小代表只是附庸而已！""修宪代表"闻言跳将起来，群起而攻之；刘宜廷一声吼奔到台上，指着王培基的鼻子说："谁是大代表？你说！谁又是小代表？你说！"两人一拉一扯，蒋介石都看在眼里，牙齿磨得格格作响，恨不得把这些人一口吞了。当下缓步入场，在主席团左首第一把长背皮椅上坐下，脸都气青了。众代表心头一拧，感到事情严重；场中空气也骤然紧张，刚才天翻地覆，立刻鸦雀无声。但蒋介石忍不住了，冷冷地站起来，狠狠地骂道："今天，我见到大会的情形，觉得非常悲观。这种情形，实在不配称

做宪政的模范，大家想想，大吵大闹，一塌胡涂，还算什么代表？”他还想痛骂，再一想这下子可能又出毛病，不如再说罢，便改口道：“希望大家要负责任、守纪律，不要留下污点，给人笑话。不管是共产党或者美国朋友，他们都在眼瞪瞪瞧着我们！”接着蒋介石道：“你们要听时局报告，我可以同你们说说。”蒋介石不知道从何下手，信口开河道：“这一阵，我们有两大收获，其中之一是收复了延安，把共产党的根据地弄垮了，共产党从此就会灭亡，你们可以放心。”蒋介石声调一顿，准备让掌声代替，但等了很久，台下仍是鸦雀无声。蒋介石还以为人们心中害怕，不敢鼓掌；但这情形却使主席台上的人十分惶恐。因为进兵延安已造成了一项惨重无比的负担，变成了一次有苦难言的大败仗；国民党内以及民间人人皆知，如今却搬出来作为“一大收获”，岂非弄巧成拙？但也无可奈何，大家听他一个人拉拉杂杂说了三个多钟头，众代表不胜疲劳轰炸之苦；可是就因为如此，《议事规则草案》才得迅速通过，这纠纷一共花了四十亿元开支，八十小时的会议才结束，成本之重，也可见一斑了。众代表待蒋介石一走，莫不额手称庆，大半拥到夫子庙寻欢作乐去也。军宪警为了保障国大会议期间的治安，对夫子庙这一类地点特别戒备，深怕有人捣蛋，匿迹其间，这一晚见夫子庙游客特多，便起了怀疑，又见众客人挥金如土，为状不雅；旁若无人，伤尽风化，不免干涉一番。不料有如点燃炸弹，被干涉的豪客们个个暴跳如雷，指指自己的鼻子问：“你他妈有眼不识泰山，认不认识‘国大代’？”

南京的军宪警吃不消“国大代”，也只得改变初衷，在国

大会期之内，由他们在夫子庙等地搞得日月无光，按下不提。且说那个《议事规则草案》通过之后，国民党内部诸大员都想取得更大的权位，其中尤以美国特别支持的李宗仁为最。但他也明白斗不过蒋介石，便在白崇禧公馆展开密谈，问题中心在于：一旦李宗仁表明态度，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会不会赞成？如果反对，其反对程度又将如何？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虽无羽扇纶巾，却也真有一套。当下沉吟道：“竞选副座，这是我们既定之策，变动不得。今日之下，老蒋走投无路，只靠美援；但美方见他毫无办法，也真想找个人换换他，给目前情势打一针吗啡，这情形毋需我细说。现在美方既然对你寄予希望，这个机会怎可错过？”

李宗仁几乎笑出声来。

“现在，”白崇禧道：“我们对蒋即使忠心耿耿，他也不会赞成由你做第二号要人。将来他做了总统，一定会担心你在掣他的肘，捣他的蛋，不过这是以后的问题了。目前他唯美是从，只要美方同意你做副总统，我想他也无可奈何。”

李宗仁长长地透了口气：“那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看，”白崇禧蛮有把握地说：“在你，今后更装得自由一些，这样做对内对外，都有好处；同时尊夫人也应该在这一段期间加强活动，代表中间九成九是脚踏两头船的家伙，只要多几个使把劲，情形就不同。”

李宗仁笑道：“嗯嗯，在我是如此，在你呢？”

白崇禧道：“在我，问题也简单，我想明天国大开会，我报告军事形势时，可以尽量扯陈诚的后腿，同时给陈立夫他们还几下颜色。”

李宗仁大喜，两人再谈一阵，也就分手。第二天白崇禧皮靴乌亮，军装笔挺，出席国大会议。轮到他报告军事时，只听他舌粲莲花，口沫横飞，把自己主持的“华中总体战”吹得有声有色，天花乱坠，竟自称自赞誉之为“剿共必胜”的法宝。但话题一转，说到东北，却又有一套，说道：“东北已经完了，共军一入关，京沪也危在旦夕，这如何是好？古话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是谁把东北断送了，我想陈辞修将军是不能没有责任的！”白崇禧口讲指划，足足说了一百一十五分钟之久，众代表中有的是桂系人士，便立刻大吵大叫，要求检讨军事，惩办失职之人。

轮值主席眼见群情愤激，暗叹自己倒楣，只好三十六计，“散”为上计，宣布散会；众代表着实闹得累了，不表异议，各去吃喝。但有人焉，以为大家吵吵闹闹真的是为了东北战局，竟百感交集，吃不下饭，睡不成觉。

此人姓孔名宪荣，东北松江省安圆县代表，已过花甲之年，差两年就是古稀。他是一个相当本分的军人，曾经和马占山等人在白山黑水之间干过，但不为中央所支援；他老先生便自东北转辗入川，到达战时首都，也不为中央所收容。后来不知怎的去了上海，却给日本宪兵和汪精卫的手下所扣住。孔宪荣总算命大，没给枪毙，居然利用做苦工时间逃到了南京，在一家北方人开的大饼铺里当伙计过日子。日本投降之后，孔宪荣以为这下子可出口气了，马上回到东北，但只当上一名小官儿。孔宪荣想自己也是东北“耆宿”一名，凭什么活该受气受苦？弄到后来，总算搞了个“吉辽安边区总指挥”，可是要兵兵不够，要粮粮不敷，孔宪荣天天直着嗓子

骂人。但这还不算，美国要南京整编部队，孔宪荣恰巧首当其冲。“东北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派人示意进贡貂皮大衣，孔宪荣明知这是一“关”，但当了几十年穷官，无法筹得偌大一笔数字去买貂皮大衣，也就给整编整掉了。

到后来，“国大代”的资格孔宪荣倒是具备，便也打道南京，参加开会。那天一听白崇禧对东北问题的演说，真所谓言者无“本”意，听者有“真”心，竟百感交集，老泪纵横，独个儿旅邸苦思，吃了几只香蕉，写就一封遗书，说是为东北人受气而尸谏，当梁绳子一挂，脖颈一套，凳子一翻，便呜呼哀哉了。

孔宪荣生时无人注意，死后却变成新闻人物。蒋介石气得直跳脚，主席团慌得团团转，东北代表原来一肚子气，这下子总算找到出气洞，黄夜开会，办理丧事，发布讣告，招待记者，准备第二天检讨军事大干一场。

那边厢也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却说四月十三日国大第七次会议开幕，原定节目有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陈启天，交通部长俞大维，粮食部长俞飞鹏等人的报告；可是华北区、东北区的代表，开始便给主席团一记闷棍，联合起来要求检讨军事，非更改程序不可。

事情也真凑巧，那天当值主席却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前任参谋总长何应钦，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众代表见主席没办法，吵得也更厉害，这下子何应钦急了，挥舞着一根什么“硬物”，在桌子上拍得震天价响，然后大声吆喝道：“今天议程已定，军事检讨改天举行，不好乱来，大家要守秩序！”众代表哪肯吃硬的？但也无法揍他一顿，立

刻改变战略，来一个软硬兼施，一部分代表跑到楼上东厅西边的大沙发里，"肉"体横陈，抱头大睡，这是软的；见俞鸿钧上台报告，便大开汽水瓶，或者上台胡扯，这是硬的。可怜俞鸿钧第一次上台报告干巴巴站了十分钟，台下的"男高音"竟无法由他开腔；俞鸿钧正发怔间，一个代表以饿虎扑羊之势一跃上台，然后用老汉推车姿势把他推下台去，边推边说："算了吧，你是文官，何必借飞机疲劳轰炸？"这情形气坏了何应钦，同俞鸿钧密商一阵，认为如不报告下去，将无法树立政府威信；于是俞鸿钧硬着头皮再上台去，但右脚刚走近扩音机，台下的声音竟如旱雷一般，大叫"军事第一"，把他吓得连忙下台了事。

这情形恼了何应钦，非要他"完成任务"不可，俞鸿钧没有办法，也感到太没面子，便三度上台。狠狠心直趋扩音器，忙开口："兄弟奉命报告财政……"但台下一片"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声音越喊越高亢，吃相越来越难看，俞鸿钧又吓得退下阵来。

何应钦这番可认输了，只得"以进为退"道："各位，现在主席团决定在下午安排军事报告节目，现在请俞部长报告财政，报告之后休息，下午就开始军事报告。"这番话拖泥带水，嘴不硬心不虚，众代表也就下台，听俞鸿钧第四次上台紧紧张张胡诌一阵，再接上陈启天报告经济，却又引起台下反感，说他一只豆沙喉，说话不知讲啥，于是陈启天连忙鞠躬而退。俞大维上台先来个"降低扩音器高度"，众代表不知怎的也来一阵大笑，笑得俞大维莫名其妙，心惊肉跳，连忙草草而了。俞飞鹏更不敢多说一个字，囫囵吞枣，念念有词，

闪电告退。

这个上午就如此过去，下午军事检讨开始，全场充满了火药味儿。北方代表个个满脸通红，满嘴酒气，想见中午那餐"战饭"端的了得。山东代表赵庸夫"隆"地一声发出第一炮，只听他声如洪钟，侃侃而谈道："主席，各位代表！政府应该明是非，信赏罚！检讨目前军事的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兄弟以为陈诚应该负起全部责任，最高当局不可为任何人袒护了！"

下午当值主席是CC大将军黄季陆，对反陈诚的发言正中下怀，但牵涉到蒋介石，那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于是来一个不理。赵庸夫还想说话，安东代表尹水彦抢着开口道："我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办法，深信各位一定赞成：那就是借几个人头来用用！"众代表听他口气不小，都怔住了，只见尹水彦气鼓鼓地说："东北接收之初，有六百二十个县之多，如今没有一个县是完整的，请问谁该负责？——陈诚！现在陈诚走了，为什么政府不办他？"边说边用拳头擂鼓似的在桌上敲击道："请问大家，陈诚在东北做得对不对？请问当局，陈诚该办不该办？"他大喊："如果陈诚做得对，政府应该赏给他青天白日勋章！如果不对，就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此言一出，CC人马群起而"鼓"之，掌声夹呐喊，吵了个天摇地动。黄季陆不便拍手，也不阻拦。接着辽宁代表张振鹭发言，手舞足蹈道："各位，东北军队吃粮的有六七十万，可是真刀真枪打仗的不过三十万，请问这是谁在欺骗蒋主席？我希望主席学学诸葛亮，来一个挥泪斩马谡！"CC代表闻言大叫妙妙妙，一时场中忽地锣鼓胡琴之声大作，那都

是用嘴巴代替的；《失街亭》京戏此起彼落，好不热闹。乱了一阵，辽北代表杨之屏大喝一声，上台发言道："各位，中央在东北下的是一盘死棋，到东北去接收的军官只知道要房子，要车子，要女子，要条子，要面子；扣军粮，做生意，闹得连长以上都成了财主，可是士兵吃不饱，请问这种仗怎样打法？"众代表又是一阵喧闹。接着有个女代表道："我推荐傅作义将军收拾东北残局，他的能力可以比得上曾国藩！"辽宁女代表闻言起立，说："孔宪荣代表上吊自杀。请问他是给谁逼死的？还有，为什么今天检讨东北局势，却不见陈诚、熊式辉、赵家骧等人出席报告？"她问："请问，陈诚是不是到外国去了。"

黄季陆连忙做好做歹道："陈诚将军不会到外国去吧，他现在上海休息。"于是CC代表之中马上提建议以大会名义拍个电报到上海，把陈诚扣起来；有人高呼杀陈诚以谢天下，又吵了一阵，河南代表发言道："大家只顾得东北，忘记了河南，郑州、开封危在旦夕，为什么不派兵去救？"陕西代表也抢着道："还有西安，西安形势也靠不住，为什么不派兵增援？"苏浙皖代表乘机要求派兵守住长江，众人拚命叫喊，一呼百应；万马奔腾，永无休止，黄季陆只是直跺脚。

而且还有糟糕的，散会时间虽已过，"此会绵绵无绝期"，黄季陆实在受不了；不独场内一片喧闹，场外也吵将起来，而且声势汹汹，如千军万马，如钱塘巨潮。黄季陆忙派探子打听，回报是大批学生开到，正在门口同卫兵展开肉搏，这下子把主席团都怔住了。

看官，原来头一天白崇禧那番讲演，已使CC和陈诚等

人十分激怒，一定要展开猛烈反攻。他们一方面和孙科妥协，支持他竞选副总统，还击李宗仁那一派。同时策动南京的安徽学生，连同黑社会人物四百余人，浩浩荡荡，杀奔国大会场，要求撤换李品仙。门口卫兵怎敢放人，于是吵起来也。黄季陆闻讯，经过一个“短促会议”，忙派吴忠信、沈慧莲出得大门，担任调人，准许这些学生和流氓推派代表，入场递交请愿书，一场风波才告了结。众代表眼看“美妙的晚餐”时间已到，就纷作鸟兽散了。

话分两头，却说那十位“绝代”，除苏铭芳、杨世麟得恩准出席代表大会外，尚有八人仍旧软禁在招待所中，心中好不气愤。三传两传之后，美联社、路透社记者获悉其事，大为兴奋，南京竟出现八个“甘地”，岂非一大新闻？于是手提相机，配备灯光，驱车大光路，给“绝代”拍照。洪兰友和张厉生闻讯大惊，那个“棺材代表”已经够瞧，怎能再弹此调？吓得上车飞奔，企图挡驾。两人刚到大门，恰巧两洋人跨进门口，洪兰友没命拦住，喘着气，陪笑脸，双手乱晃道：“绅士们，这里是禁地，请勿乱闯！”张厉生赶忙上前助阵，但两个洋记者怎肯打退堂鼓？四人正在拉拉扯扯，陈立夫也闻讯赶到，刚一下车，路透社记者庞德气呼呼问道：“你来得正好！请问，我们可否进去照相？”陈立夫把脑袋摇得货郎鼓一般：“不不，你们不能进去照相。”两人道：“好，我们立刻向全世界拍发电报，说你们封锁新闻，我们便是证人！说陈立夫先生当面告诉我们不许采访！”陈立夫着急万分，不料另一记者举起相机，“嚓”一声把陈、张等人摄入镜头，紧接着直冲入内，对他们竟不理会。陈、张二人急急忙忙追随，只见他俩

往客厅沙发上一躺，说："好了，我们也到招待所来了，你们如果不答应我们照相，我们两人干脆同他们八人一起绝食，替你们增加一点新闻性！"陈立夫一听两腿都软了半截，把心一横，右手一抬，说："我的老天爷，请吧，你们可以拍，可以拍，可以拍。OK！"

两个洋记者闻言失笑，就由洪兰友、张厉生两人陪同，入内同八位"绝代"摄影。那几个"绝代"也亏他们坚持到底，一个个面青唇白，有气无力；但都愤怒不堪，要洋记者为他们伸冤，于是这场插曲便告终结。

可是除了"绝代"，还有"触代"。这些签署"触雷代表"为数惊人，除了甘愿退让者、有后台而已取得选证者，尚有一百六十名之众。他们被软困在碑亭巷招待所中。进既不能，退又不得，三个多星期来尚未争得一席"国大代"，这口乌气也不用细说。那一天合该有事，"触代"们读到一段新闻，不禁悲哀从中来，恶向胆边生，原来报上有一个定期自杀启事的广告道：

> "自杀启事：陕西紫阳县当选国代吴乃武，被县选所舞弊，冤不得申，谨定于四月四日赴陵园总理陵前自杀，以祈总理阴判，特此敬告国人。吴乃武敬启。"

众"触代"认为机会已到，非吵不可，当即推出刘运筹等数人开动脑筋，设法配合；同时又派陈式锐外出打听，到底内中有何奥秘。陈式锐忙去探询，东找西寻，当真在一家小旅馆中见到此人，只见吴乃武六十开外，头皮光秃。原任紫阳县商会会长和参议会议长，竞选时确是中了，但在县长刘济生软硬兼施之下，他那个代表也就让给了袁中溪。吴乃武

为了贿选花去不少金钱、时间，不甘损失，同刘济生死命争夺。刘济生当然理亏，于是奇兵突出，诬造他妻子吸食鸦片，把他两口子胡里胡涂打入监牢，关了十一天，这还不算，另罚法币五十五万元，这才算了。吴乃武怎肯罢休，变卖些东西偷偷到得南京，准备大告御状，一来出出气，同时争回这顶“国大代”帽子。不料到得南京，任你怎样奔走，竟是毫无下文。而且长期在旅馆住宿，开销不少，到头来吃尽当光，借贷无门。但在国大会场门口所见，袁中溪倒是十分神气，真把他气得宁可寻死。但一想真的死在这个小旅馆里，还不是死了条狗似的，给人拖去掩埋了事，没有道理。于是千思万想，总算想到了一个苦肉计，在报上大登自杀启事，希望引起他人注意，自己却不愿真死。

陈式锐打听得一清二楚，正拟回去报告，只见人声鼎沸，军警乱跑，好象出了什么事似的，再一打听，咩，原来真的有一个“触雷代表”投江自尽了。

话说那个投江自尽的“触雷代表”，姓施名昌壁，湖南长沙人氏，系政党提名给“提”出来的代表，这一提却把他的小命提掉了。原来县选所剔除了他的代席，害得他这个“国大代”得而复失，心中忧急，一时转不过弯来，竟留下遗书，往长江里一跳，演出惨剧。陈式锐听说死者有遗书，想尽办法抄到一份，急急忙忙奔回招待所，由刘运筹朗读道：

“我当选国代，被张历生将证书寄往对方。张违法欺骗，财产名誉损失甚大；欲与他晤谈，等候二十日置之不理。逼我绝食后，又派特务赴省绑架，殴辱监视，无法离京，了无生趣，唯有投江抗议非法暴行，希望我之死有助于国体，则

虽死犹荣。"

众"触代"一再听到自杀自杀，又读到这些遗书，莫不哀伤。刘运筹等商议久之，决开全体"签代"会议，谋商对策。众"触代"闻讯个个激愤，人人到会，只听见刘运筹说道："各位，我们这些倒楣代表，也真倒楣透了，二十几天来毫无办法，束手待毙，如何是好！现在幸亏有两宗自杀案件，定必增加政府困难；我们何不趁此良机，大闹会场，以引起全国上下注意？兄弟愿一马当先，为争取国代资格同他们拚了！"言犹未完，众人叫好。汤志先一跃而起，愿同出席之人共订"生死同盟"，以死力争，众无异议，于是商量如何用计，刘运筹道："各位，我们既然同病相怜，没有说的，大家合作设法打开僵局，这是当务之急。"于是七嘴八舌，商定对策，刘运筹道："就这样了，明天我们分兵三路，直扑大会。第一路兵马由陈式锐率领，任务在于攻入选举总所，请求发给当选证书；第二路兵马由汤志先领头，一行三十人进入中央党部，要迅速解决政党提名问题；第三路兵马由兄弟我刘运筹带领，选择精壮之士，大闹会场，非杀它一个落花流水不可。"众"触代"大鼓掌，当即散会，三更造饭，五更出兵，住在碑亭巷的"触代"，第二天分头出发，阵容浩荡，煞是威武。却说刘运筹那路兵马志在大闹会场，每人胸挂"民选代表"红条，吹吹打打直趋会场，会场事先有所风闻，军宪警严密戒备，一个个刀出鞘，枪上膛，两人一排，决意挡驾，刘运筹见状一怔，也亏他有几手，在会场门口大叫："真代表进，假代表出！"吵了个一塌胡涂。正是：事情未免太滑稽，真代假代没说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小施牛刀　代代皆平安
大选总统　人人齐紧张

书接上回。却说刘运筹率领精壮“触代”，攻向国大会场，却可望而不可即，卫兵不准入内。双方僵持到中午时分，主席团感到如不设法转圜，可能再出命案，岂非更糟？于是于斌、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奉命出面劝慰，这三人出得门来，便陷入重重包围，于斌要了一只凳子，立在上面发表演说道：“各位，你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休息过，真够辛苦的了，真太疲乏了。”但下面却一片“妈妈声”道：“别说这个，我们在问题未解决之前，不会疲乏的，算了算了。”刘运筹见会方无非敷衍，便下令全体席地而坐，在台阶上布下阵图，非得圆满答复，决不撤退。于斌等人无可奈何，王云五只是搓手，莫德惠唯有摇头，于斌把心一横，说：“好啦好啦，明

天一定把这件纠纷解决，大家放心回去，由我们三人负责。”刘运筹见风使舵，便下令作鸟兽散。

那边厢蒋介石也风闻一二，把于斌、胡适、莫德惠等人找去问道："这些人到底闹什么，今天要自杀，明天要抬棺，后天要请愿，娘希匹我实在受不了，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瞧瞧！"于斌笑道："这些人，千万不能太看重他们，由他们闹，反正也闹不出什么花样来的，倒是再过两三天，主席就要荣任大总统，到那时候如果他们还没吵完，真的不大好，不如由他们全体出席，主席以为如何？"

胡适、莫德惠等人也表示这个办法不错，事到临头，这批"触代""绝代""签代"也不妨出出席，投投票，为总统的产生热闹热闹，减少一些不愉快的气氛。蒋介石闻言沉思久之，终于叹一声气，一脸笑道："好好，就这么办了，于主教真有办法，牛刀小试，已把我伤脑筋的事情迎刃而解，实在真有本事。不过，这个，最好要他们绝食的进食、想死的打消主意，要请愿的打退堂鼓，否则，我实在怕到极点，……"于斌等人都笑出声来，连忙拍下胸脯，立刻赶到碑亭巷镇南中学，召集"触代"，面授机宜。刘运筹等见这几人竟然贲夜光顾，一定非好即坏，事情是拖不下去的了，当下把他们团团围住，提心吊胆，不知主何吉凶。于斌等人见此情状，都在好笑；于斌装模作样，宣布道："各位，现在我们来到，为的是报告好消息，总裁已经答应大家出席大会——"众人闻言齐声喊叫，欢喜得几乎倒在地上翻跟斗。于斌皱眉道："老爷们，听我说完行不行！总裁说有一个条件，必须大家做到，不知道行不行？"

刘运筹忙说："行行行，"同时要众人不得喧闹，听于斌说下去道："总裁既然顾虑到各位的面子问题，希望各位也顾虑到总裁的面子问题；就是绝食代表无论如何该吃东西了，而且马上就该开始，大家好在明天下午一齐出席大会。"刘运筹一听皆大欢喜，当下立刻派人到大光路招待所，通知那八个"绝代"进食，于是"触雷"笑剧于焉告一段落。

于斌等办完这项差使，已是三更时分，遵蒋之命仍去官邸复命。蒋介石道："不会再有问题吧？"胡适笑道："现在是'代代平安'，每一个代表都没有话说了，不管他是什么'绝代'、'触代'，已经风平浪静了。"于是众人皆笑。

但笑声未完，蒋介石却叹起气来；而且心事重重，极不愉快；众人见状，又象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于斌便问，蒋介石答道："你们几位有所不知，事情发展到今天，内情奥妙曲折，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个人何尝想做总统！这责任太重，而且——"说到这里蒋介石双手一摊道："我为了大局，决心退出竞选，以示无他！今日之下，我只怕人家说闲话，指我们戡乱未成，却在争权夺利。"

于斌、胡适、莫德惠等何等精明？一听便知道美方支持李宗仁的压力，已使他感到寒心，因此有这番论调。于斌忙说："主席不必难过，唯其局势欠佳，更显出主席的举足轻重，总统一职非主席莫属。"莫德惠也说："是啊，斯人不出，奈苍生何！主席众望所归，非做不可！"他低声道："明天我们开会时，可以提出戡乱期间应增加总统权力，不就行了吗？"蒋介石心头暗喜，但仍指指胡适道："我的意思，总统一职最好由适之兄或张伯苓先生担任；但伯苓兄说他年事已

高，精力太差，决定不做，适之兄别客气，你来如何?”

胡适忙不迭拱手道:“这怎么成?主席未免挖苦我了。我一介书生，对政治外行，将来想搞教育，大总统一职绝对不能考虑。”

蒋介石见众人反应如此，暗自喜欢；心想美国人虽厉害，但对他还没到说换就换的地步；可是为了表示大方，却又非到处嚷嚷不可，同时可以看看一般反应如何。于右任不知是计，立即反对，说:“目前国事危急，没第二个人可当此重任，请勿再辞。”张伯苓的边鼓打得更响，说“主席如果不当总统，国民党也就完了。”陈立夫更是做得出色，竟当众涕泣起来。

陈立夫在公开场合之中，痛哭流涕，表示他对蒋的拥护道:“总裁与底下人脱了节，国民党没有人才，总裁不干总统，那国民党还堪设想吗?我们非拥护他竞选总统不可!”

列位看官，有人认为蒋介石官儿做得越大，他的事业也越走下坡；当年出任总统，却是“弱”弩之末了，这并非对蒋个人的攻击说法，而是事实。CC 等在当时已感到末路的悲哀，乃如此凄凉。并非没有蒋便不能挽回危局，而是如果没有他，他们更不得了，故痛哭流涕绝非表演，倒是真的。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在南京感慨而言道:“我们这只政治的船已经触礁，搁浅在那里，满船男女大哭小喊，水手们都在争夺救命圈，各奔前程。”实在是实情的写照。CC 等分明不信任蒋介石能带他们逃生，但不由他掌舵又该如何呢?

言归正传，却说一方面有人拥蒋，另方面拥李之人也在开动脑筋。有一天南京《新民报》上忽然登出一段巨幅广告，

名曰“南京交通部服务社全体员工以平民身分至诚拥护李宗仁先生竞选副总统，特备专车免费迎送国大代表至国民大会堂投票启事”，这条启事登在竞选白热化的当儿，特别令人注目；而读下去，更其使人紧张，原来文中第六段说：

“六，国际风云日紧，安内攘外，同属重要。蒋公应利用其国际威望，不时欧游访问，借以增进国际对我谅解，进而真诚合作。李先生倘能膺选，对安定时局胜任有余，对外也足具条件，或谓李氏系桂地主脑，深恐一旦握权，难免一般官吏有地域之分，吾人鉴以李氏过去之作风，深感排除异己者，非李氏也！”

“唷！”蒋介石一看，倒真的吃了一惊，当即召集亲信商议道：“李宗仁这个启事，不是又说明美国在支持他，要把我取而代之吗？”

“还有厉害的，”陈立夫愁眉苦脸道：“这个启事的第八段中，公然提出了我反对李宗仁当选的事实，还给了我一个暗示性的反击。”

蒋介石急问：“现在他们想干什么！”

“不要紧！”CC 前敌总指挥潘公展回答陈立夫道：“我们反攻的机会来了！”他鼓掌大笑，当即召集干部，说：“各位，现在我们反攻的机会来了！李宗仁这个启事，给我们搭上了反攻的跳板，真太好了！大家知道，在国大期间，我们同孙科先生立案了十种以上的报纸，现在这些报纸开火的机会到了！”

CC 诸将不解，反问：“这个启事好恶毒，怎会是为我们安排了反攻跳板？”潘公展洋洋得意道：“听我道来，听我道

来！现在我们要正式动用这十几家报纸，集中火力对准李宗仁脑袋开过去！”潘公展眉飞色舞：“大家请记下来，明天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就是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很有希望。为什么有希望？因为他有美国人做后台！就因为有美国人做后台，盛传李宗仁当选之后三个月，即将驱蒋下野！

“还有，说李宗仁竞选之前，已同港地另一李姓巨公有默契。只要蒋主席下台，他便迎港地之李重开和谈！

“还有，就说李宗仁已预备在中共五月攻势最危险关头，策动西南宣布退出内战，自成一局，逼蒋出洋！”

CC 诸将听到这里，莫不拍手赞成，潘公展乐不可支，扬扬手道：“好，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大家就根据明天十几家报纸上所说的这些，请中央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同人分头警告拥李代表，假如不选孙科而选李宗仁，党中央将予处分！”

一片掌声中，CC众将纷纷出动，分头进行，李宗仁还闷在鼓里自鸣得意；待第二天早晨醒来，局势业已大变，李宗仁阵脚立刻大乱，十分糟糕。

“会不会太过分了？”陈立夫陈果夫在高兴之余，总觉得有点儿不放心，问潘公展道：“我们这一棍重是重了，可是会不会引起……”潘公展拍胸脯保证道：“打蛇打在七寸里，无毒不丈夫；如果这个家伙真上台了，还有我们的日子吗？”二陈也觉得只好这样了，白刃肉搏，你死我活，没什么说的，便静待佳音。不料李宗仁那一边眼见情况严重，同白崇禧等人黄夜商议结果，认为非以退出竞选还击，不足以扭转局势。众人商议久之，决定出此“险招”；同时由白崇禧发表谈

话，猛烈攻击CC，公开归咎CC，对蒋介石作软性示威。一时南京城里闹得满天星斗，乌烟瘴气；双方如临大敌，眼见风暴将起。蒋介石观察战况，同智囊团再三商量，却发现了一大漏洞，不禁大骇。原来李宗仁手下虽无浩大军容，李品仙和夏威的部队也并不多，可是这些队伍恰好在南京附近，蒋介石立刻感到不妥。

这些剧烈的争夺不容稍缓，迟则有变，蒋介石心头明白，黄夜把陈家兄弟二人找来，骂道："你们怎么搞的，你们怎么搞的！"陈立夫等还以为老蒋深夜召见，必有嘉奖，不料碰了一鼻子灰，瞠目结舌，无法说话。蒋介石道："你们闹得也太过火啦！你们知道南京附近，是谁的队伍在驻防？"

陈果夫一听心定，说："报告主席，南京附近有李宗仁的军队在驻防，事先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他们为数不多，而且也不敢胡来。"

蒋介石一听跳脚，大骂道："你们真是明知故犯，真要气死我啊！你说人家兵少，这个实在太冒险，他们的兵少到只有一个连，可是近水楼台，把我挟持，你们难道敢派飞机轰炸吗！笑话！西安事变的教训，你们怎么忘得干干净净，实在太不成话啦！"

二陈相顾失色，兀自做声不得。蒋介石骂够了，挥挥手道："还不快去转圜！害得我要派张群大排酒席，请李宗仁吃饭劝驾，你说我的面子放到哪里去啦！"

二陈只得唯唯告退，但也不能参加张、李之宴，只得按下阵脚，静待出击，按下不提。

却说这场风波闹得太大，无法终场，闹得二十六日正

午，解决仍是无望。大批"国大代"也乐得玩儿玩儿，有的去秦淮河，有的去灵谷寺，有的去玄武湖，踏青泛舟，"饮食男女"，各适其适。只是苦了几个重要干部，正忙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分头进行幕后活动，真个是浓云密布，莫测高深。官场中人有的去重庆饭店安乐厅走走，那是李宗仁竞选的大本营，只见李宗仁太太在懒懒地嗑瓜子。看见客人，笑容勉强，痛斥二陈的那些报纸，嘲笑她是"用飞眼竞选第二夫人的竞选人，"气得要哭。那边厢李宗仁的发言人黄雪邨，又在埋头写什么，空气一点不活泼。就在这当儿有副官匆忙追来找黄谈话，黄一听掷下笔拔腿便跑，把客人看得莫名其妙，只得告辞。但到门口，却又心不死，问卫士黄雪邨到哪里去了？答称到周主任（至柔）公馆去也，于是人们意会到：李宗仁是要搭飞机打道回衙了。

周至柔等人也奉命劝驾，其中个别同李宗仁有点交情的，便问他为什么强硬到这种地步，决心求去。李宗仁苦笑道："老兄有所不知，说穿了，我实在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你替我想，凭我李宗仁在这里的一点办法，怎能吃得消CC那股阴毒劲儿？"

客人不以为然道："不见得吧？"李宗仁叹道："老兄有所不知，强龙不斗地头蛇，这是一；即使勉强选上了吧，来日大难，遍地荆棘，教我怎么得了？这是二；我们几个人昨夜商量，认为不如暂时沉默为宜，既不分裂，也不合作，拿这一手来对付他，静待发展，他悔悟也好，坚持也好，只得再说了，这是三；而且这些事情有目共睹，华盛顿不是不知道，让人家来评评是非吧，这是四。有此四点，足见政海风云诡

谲。我们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无可如何，只好如此呢！"说罢浩叹。

蒋介石也不见得安乐，问张群同李宗仁这一顿饭吃得如何？张群只有叹气的份儿，认为对手确有一套，不可小看了。蒋介石待众人走后，到陈布雷房中发牢骚道："今天我才感到，这一次国大会议，我们是湿手抓着干面杖，摔不掉了。"

陈布雷心想一点不错，但也只好劝道："吉人天相，不会有什么；再说中国的事情，往往会在无办法之中想出办法，昨天我们谈的拿五院的位子来安置落选副总统，其实也真是好办法，一点不勉强。"

蒋介石想了想，叹道："话是这样说，但是经过这一次破脸，裂痕已经表面化，问题相当麻烦，不管副总统问题怎样解决，我们内部的纠葛，恐怕会跟着局势的恶化而……"蒋介石一个劲儿摇头。半晌，凄然道："来日大难，来日大难啊！李宗仁、白崇禧，变成了两张华盛顿的牌。"

陈布雷泪眼模糊道："那倒是不会的，西安事变的情形，现在已不存在，先生请放心。"

"布雷！"蒋介石苦笑道："张学良'西安事变'的条件他们是没有，可是我要把他们当作胡汉民第二的可能性，也没有了。"他搓搓手说："外面很热闹，我心却寂寞。"

正是：众人皆清，唯吾独浊，自鸣清高，没有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孤家寡人却竞选　实在难看
副手帮闲却难信　也真难办

却说"国大代"中的湖北代表，不知道是存心开玩笑，抑系有意凑热闹，不但要推程潜出来竞选副总统，而且要推司法院长居正竞选总统。看官，蒋介石"竞选"总统，有如世运会万米冠军到香港作睥睨群雄的表演赛，甚少有人愿意同他较量一番。现在听说程、居二人参加竞选，吩咐手下打听，究竟真意何在。第二天探马回报道："程潜、居正二人竞选，并非出于本意，而系湖北代表弄出来的。听说程潜对这事无大兴趣，但又不便坚辞，以后只能敷衍了事，毫无兴趣，至于居正，他倒有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说他年纪大了，既没有群众又没有政治资本，如何竞法？他说他对副总统都不敢尝试，对大总统更不存奢望。"

"那末到底竞不竞呢？如果他没有钱什么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一个人如何'竞'法？"

另方面湖北代表也不愿冷场，硬把居正推将出来，居正进既不得，退又不能，笑也不对，哭也不行，只得发表声明道："居正不揣庸朽，偶受同乡怂恿，贸然出名竞选总座，贻笑四方。但为免总裁一人大感孤寂，只作陪选而已。"蒋介石十分放心，但总嫌竞选总统的一人太少，希望多那么几个，便好了。第二天侍从室报告，说又有一人竞选总统，蒋介石心头一喜，待问明真相后，却十分懊恼，原来这个大总统竞选者是个精神病患者。蒋介石下令探听清楚，获悉此人姓赵名微时，原籍山西人氏，现任绥远省训练团教官，也是"国大代"。半辈子丘八生涯，不知从那儿学到一手测字算命方法。他印了大批传单，斗大的"竞选大总统"五个字，还有"施政纲领"。蒋介石拿到这份纲领十分紧张，打开一看却是什么"子丑寅卯辰，甲乙丙丁戊，五行八卜，阴阳乾坤"，把蒋介石看得眼花缭乱，大叫胡闹。侍卫说道："这个疯子说如今普天之下，莫非疯子，只有他是清醒的。我们有人问他看样子你好象有点不正常，他怔了怔说，'是啊，竞选大总统的人都是不正常的。'"蒋介石大倒胃口，挥手令去。接着陈立夫入报，说有一条新闻要发，但因上次打击李宗仁太凶了，所以这次一定事先请示，问蒋介石这样做好不好。

原来CC通同孙科推出第二下杀手锏：反李品仙。反李品仙也即是反李宗仁，由方治、陈访领头，胡适也因"乡谊"参加了一份，准备在选举白热化时突在报上发表一段消息，说"有钞票两卡车由京杭公路运向南京，在途中被扣，传系

某省主席为某巨公竞选的资本云云。”这个主席当指李品仙无疑。至于事实真相如何，人们无法证明者，乃是CC在这一宣传上的主持。

蒋介石不表示赞成也不说反对，陈立夫便兴冲冲告退，向对手展开突袭，按下不提。与此同时，西北政治地盘也展开争夺战，胡宗南下台已成定局，继任者勾心斗角，何应钦布置几员大将，高喊反祝，把祝绍周气得没话说；有人主张陕人治陕，有人建议这个那个，好不热闹！马鸿逵也很高兴，但他只是一个配角。

且说“国大代”们就这样分派分系，东征西战，南讨北伐，把会场内外，杀得个日月无光。这情形发展到四月十九更见紧张，原来投票选举大总统的日子到了。是日也，国大会场十分热闹，外国宾客也到得不少，会场主席周钟岳，当年曾做过龙云的老师，担心这个大选会出大乱子。洪兰友那份心思更是不小，跑出跑进，台上台下，要大家注意怎样写选票，那情形有如小学教师教学生，绝不象什么“国民代表”写选票。两千多名国大代拿到红纸红字的选票以后，按照洪兰友所说的那样，一个个分区排起队来。象贫民轮平价米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写票，把那张纸头投入票柜。可是人多地方小，龙长票柜少，秩序十分不好。周钟岳和洪兰友等人一身大汗，东说西说，再三解释，还有不少笑话。有些代表只写一个字就匆匆投下“神圣的一票”；有些代表连“代证”也丢了进去；有些代表匆匆写好走开，却忘记扔票入柜；有些代表大开玩笑，死人不管，把周钟岳看得光怪陆离，一个劲儿叹气。而那些“女代”更是低颦浅笑，引人注意，只见“国大

之花”唐舜君一扭三摆；“国大牡丹”左尔罕挺胸凸肚；“国大之莺”高忍芝抿着张嘴，大抢镜头。正是掌声与嘘声齐飞，灯光共镁光一色。坐在后面的代表们忽而窃窃私议，忽而怪声叫好，忽而指指点点，有的说：“皇帝一登基，天下就大乱。”有的说：“瞧！‘绝代’张某人也来了，他大概是甘地的代表。”有的说：“这位是‘盲代’凌铁庵，他瞎了眼睛才选大总统，真是太挖苦人啦！”有的说：“这个女代……”评语竟不堪入耳。

蒋介石一则以喜，喜“总统”这顶帽子即将加冕；一则以惧，怕“副总统”一角弄不好，会给华盛顿掘了他的墙脚，国大会场闹哄哄投总统票，他却一肚子心事，在琢磨副总统如何是好。

“我越来越烦了！”蒋介石同陈布雷面对面谈心道：“万一副总统真的杀出一个李宗仁来，这局棋便要阵脚大乱，你说怎么办好？”

陈布雷暗吃一惊，心想以蒋的身份，怎能把局势比喻作“棋”？分明是大局如残棋，他心上也有这种不祥印象，前途是越来越悲观了，但只得劝道：“大局没有这么严重，副总统一职……”蒋介石却插嘴问道：“一定给孙科，让孙科来当，你看如何？”

“孙院长，”陈布雷咽了口唾沫，说：“孙院长对于副总统一职，的确有把握。有人说他的态度显然是‘当仁不让’，不但副总统有把握，连立法院长也稳兼了的。记得一个月之前，主席还在庐山考虑局势的时候，孙院长正在畅游台湾。”

“他游台湾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个，"陈布雷一怔这："据说是布置'自由分子'的阵地。"他见蒋不语，便接着讲下去："在那个时候，孙院长还表示不肯竞选的；李宗仁当时从北平给他去了一封信，内中大意是说：'总统一职，非蒋公莫属；我侪也一致拥护；而副总统一职，也仅吾兄可以担任。但闻吾兄不拟参加竞选，弟准备试作竞选，乞兄协助。'这封信使孙科感到困恼，说李宗仁不该拿军人脾气，去堵他的嘴。于是从台湾赶回来和立夫果夫联络，一直到现在。"

"我知道，"蒋介石道："有一天他来见我，我正在为李宗仁的竞选演说伤脑筋；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动？他说他在等我的指示。我说现在就可以动了，于是他便发动了。"蒋介石叹息："不过他的胃口也大了点，他说如果没有立法院，他并不一定看重副总统。立夫果夫要立法院，他却不放手，这里头还有文章，实在不好。"

半晌，蒋介石又问："听说孙科很有几个钱，在华侨招待所每天设宴两百桌，请国大代表和新闻记者抬轿子。"

"是的，"陈布雷苦笑道："不过也不是他一个，好几位都日挥万金，毫无吝色；而且连太太小姐们都出动了。"

蒋介石心事重重，一忽儿沉思，一忽儿又问："你看，莫德惠如何？"

一忽儿蒋介石却自言自语道："唉！莫德惠恐怕不是李宗仁对手。"说罢闭目不语。

陈布雷习惯了他的那一套，也就不声不响地一旁陪伴，但心头不能无所感。原来"副总统竞选"十分复杂，当时的情况是：孙科已给蒋拿在手里，作为挡住李宗仁的箭牌。在

“副总统”身上挂起“自由民主”的招贴，作为对付山姆大叔的香饵，这是蒋介石心头的如意算盘；正因为这样一个副总统，必须具备无党无派、听话帮凶，但要伪装得十分生动才合适。胡适是“自由分子”，却怕他不一定完全听话；张伯苓不错，但可惜是国民党老党员，诸多不便；莫德惠是“社会贤达”，必要时可以充一充廖化，于是蒋介石要陈立夫开列名单，把可以控制的“国大代”详为具报，准备用这张名单，投资在“副总统”身上，但是不是还选择莫德惠呢？

李宗仁的活动十分活跃，拜访“国大代”，到处请记者，连孙科都不能同他旗鼓相当，其他几个更瞠乎其后。李宗仁竞选团团员的宣传政纲中，其重点使蒋寝食俱废，那是：万一李宗仁竞选失败，他就要着手组织第三党。蒋介石在李宗仁为这事初次面谈的时候，已经当面要他不可竞选，但李宗仁也当面“婉拒”了。李宗仁说得漂亮，如果竞选不成，就要解甲归田。而蒋介石也十分清楚，这个“田”事实上乃在香港。

华中局面的维持全靠桂系，蒋介石不是不明白。但把“副总统”交给李宗仁的后果如何，蒋介石也不是不清楚。

李宗仁已经花了五千亿法币的竞选费用，你能叫他打退堂鼓吗？这几天为了向李展开总攻击，李的态度剧变，而白崇禧、夏威、钟纪等人也告沉默，这使蒋介石十分不安起来。

李宗仁当然有他的一套，以“有美国撑腰”为号召，但对抗其他四个竞选者，多少有点吃力。程潜无意竞选，给提名后毫无动静，李宗仁放心了；于右任的落选也成定局，李宗

仁也放心了，但程、于二人的选票，李宗仁能掌握住吗？李宗仁的基本选票不过六百张！民、青两党又与政学系一鼻孔出气，帮忙捧孙科，李宗仁在这些地方有孤独之感了。

于右任多少有点兴趣，但撑腰的人仅得上海大亨钱新之、奚玉书二人；奚一下子虽拿出七十亿给他竞选，但与李宗仁的五千亿一比，又有天壤之别了。想想这些，蒋介石万分烦躁。

再想到莫德惠，蒋介石在心底叹了口气。当初莫德惠在选举主席团时，只得到两张票，其中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原来选举前夕东北代表开了一个会，莫德惠也被邀参加，会上临时提出不投莫德惠的票，因为他并不依靠东北代表支持。会场主席说得好听："莫柳老是全国性的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拥戴；俺们东北代表要抬出一个年轻的人来才好。"莫德惠不便说什么，只在心头叫苦。因此第二天只得宣布让贤，不当主席。而他所得两票，一票系于斌所投，于斌为了捧莫，显然已出任"莫德惠副总统竞团"的骨干，但对他有否帮助？蒋介石直摇头。

有人曾在蒋耳边说过莫的闲话，例如发表副总统竞选演说时，莫的身旁坐了个"国大之花"唐舜君，平空增加几分邪气；又说莫德惠太露骨，在参政会结束大会上高呼过"拥护蒋主席竞选大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中又说过"戡乱期中无和平"，这两点在若干程度上同美国的希望有距离。

对于上述两点，蒋介石不以为意，只是外面盛传莫德惠以"放出张学良"为当选副总统的条件，蒋却感到不满：张学良怎么能放呢？当年的确有过这种意思，但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学良的事目前绝不能提。

蒋介石心乱如麻，便昕听国大会场票选总统的情形，“换换脑筋开开心。”办事人只把好话讲给他听，什么“众望所归”啦，“压倒之势”啦，“天下归心”啦，而无人敢把选举实况面陈。

蒋介石当选总统殆无异议，根本不可能有人同他争，而有趣的是，衮衮诸“代”在选票上有意无意闹笑话，闹了一大担，当洪兰友宣布投票结束，开始唱票之后，一个名叫王恩乔的大个子嗓门特响，外号“国大喇叭”，奉命唱票，却几乎把他看呆了。原来有人在“蒋中正”三个字上加上“居正”二字，有人写作“蒋中止”；有人大书一个“蒋”字；有人在居正名下加上一个“不”字；有人写作“居不正”或“居歪”；有人在选票上写“孙文”，有的写“齐天大圣”；有的写“王八羔子”；有的干脆画上一个乌龟，有的写“希特勒”和“袁世凯”，五光十色，把“国大喇叭”看得目瞪口呆，两千多张票唱完，“国大喇叭”也已声嘶力竭，吹着一只“哑喇叭”向洪兰友道：“这怎么回事啊，那些票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拿着‘希特勒’喊‘蒋中正’，我真的十分伤脑筋。”

洪兰友苦笑道：“真正伤脑筋的不是阁下，我现在就要伤脑筋去了。”说罢匆匆而去，弄得那个“国大喇叭”怔了好大一阵，才怅怅离场。

“伤脑筋的事情开始了。”那边厢蒋介石叹道：“现在有五个人竞选副总统：孙科、于右任、李宗仁、莫德惠、徐傅霖。你们的看法如何？”

洪兰友脱口而出道：“当然以孙院长当选最为合适，退

一步，于先生当选也不错。”

陈立夫笑道：“那是一点儿不错的，那是一点儿不错的。如果李宗仁上台，那还得了？他发表竞选演说时竟敢说‘清算豪门资本’，如果真的当选，那好多麻烦还用细说？”陈立夫建议道：“还是改用党内提名办法，把李宗仁的候选资格一笔勾销算了。”于斌连忙反对道：“不行不行，李宗仁已得美国支持，不可在这些地方打主意。我的意思是：我们既要找人点缀自由民主，由他去竞选好了；好在党团军队政治都在总统掌握之中，不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蒋介石左思右想，待众人走后，决定把李宗仁找来，看看能不能商量。李宗仁也一肚子气，闻召迅速入见。戎装佩剑，马刺雪亮，朝蒋立正敬礼，双目直视。蒋介石从心底打了个寒噤，笑嘻嘻道：“请坐请坐。”李宗仁坐下便问：“请问主席召见有何吩咐?”蒋介石打了个哈哈道：“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副总统竞选业已开始，不知道德邻兄还有意竞选否?”他不待对方答话便说下去道：“这件事情，我早想同德邻兄解释了。总统一职虽已选出，但我已经不想出任斯职。所以今天我告诉你，请你不必参加竞选，副总统一职已决定由哲生担任，你以为如何?”

李宗仁心头大不痛快，反感道：“这件事情，我老早就向主席报告过，事情发展到今天，要我停止竞选，实在无法收场。不过主席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我也只好遵命，解甲归田。”

蒋介石见他动了真火，明知此事已成定局，无法转圜，只得另想其他办法对付了，于是一脸笑道：“好好，既然如

此，德邻兄放心竞选吧，我祝你成功。”李宗仁倒透一口凉气，也作诚恳状改口道：“谢谢总统关照。我从今以后，当更加效忠总统。”两人彼此胡诌了几句，当即分手。蒋介石马上召集亲信商量对策，李宗仁也快马加鞭，到大方巷二十一号白崇禧公馆开会去也。

白崇禧见李宗仁头红面胀而来，知道事有蹊跷，忙问“有什么变化？”李宗仁气呼呼道：“亏他说得出口，要我退出竞选。我不干，他还不是只听我的！”白崇禧始而紧张，继而大笑，终于皱眉道：“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了，他对我们显然十万分不放心。”

“你看怎么办？”李宗仁也烦躁起来：“我真的是骑虎之势，上不得下不得，他妈的！”白崇禧踱了几步，扭过头来道：“现在我们上是上去了，而且保险不会跌下来，副总统一职非老兄莫属！我们的本钱可不少，第一是名声没有他们臭；第二有夏威、张淦、钟纪那班兄弟坐镇华中；第三是因为竞选花的功夫实在不少，一定有收获，我们没什么可怕的！”李宗仁松了口气。

白崇禧咬咬牙齿道：“还有，他无论有多大疑心，但对美国不能不有所顾虑；我们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别管他，我们管我们竞选！”

李宗仁又长长地透了口气，点头道：“不错，不错。不过接下去该做些什么？是不是找几个人同他打打招呼？”

白崇禧笑道：“一点不错。我们可以再去找找胡适，要他帮一把忙。”

“不行的，不行的，”李宗仁道：“胡适在跟着他们反对我

哩！”

白崇禧不以为然道："胡适的情形我知道，他对我们不可能绝对不合作。以他的聪明，还看不出副总统非你莫属？我们请他在司徒大使面前美言几句，转达对美国的感谢和信赖，对蒋介石的绝不捣蛋，不就成了吗？”

李宗仁沉吟一会，再问："那末，票还不够，又该怎么办？”

白崇禧道："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一旦人们看清了副总统的行情，我们同时加把劲，还怕那些宝贝代表不投你的票吗？我再想法把边疆的回教徒、华北银团、北方代表、西南军界和民、青两个小党派的选票尽量拉过来。嫂夫人同时分头努力，加强竞选总部的工作，这事情九成九没问题了。”正说着李宗仁太太郭德洁满头大汗回家来，诉苦道："真累死了，昨晚上在重庆酒家安乐厅陪一群北方代表打麻将，他们乐得真可以，灌了我三杯白兰地，差点儿要我的好看。”正是：各路女将齐出兵，南京城里闹纷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李宗仁　破釜又沉舟
龚德柏　放炮大吃亏

书接上回，却说李宗仁在华盛顿支持之下，决心把副总统捞到手里，一来过过瘾，二来出出气，三来等待时机。那天见蒋之后到白崇禧家中商量一阵，又马不停蹄，赶到竞选大本营重庆酒家，向那些“国大代”打气。而在重庆酒家“驻扎”的捧李“国大代”们，玩儿得也真舒溙，有的喝酒、有的打牌、有的抽福寿膏、有的赌“罗宋牌”、有的玩交际花，真是眼花缭乱，无奇不有。忽地听说李宗仁到，一个个立正致敬，没命地使劲奉承。李宗仁大剌剌地走上台去，仰着脖子喝了一杯，算是敬酒。接着说道：“诸位朋友，兄弟有心竞选副总统，志在必得，破釜沉舟，非干不可，各位请多帮忙！”接着一揖到地，说道：“今日之下，竞选副总统者达五

人之多，兄弟能否当选，全靠各位了！”说罢又是一躬到地，博了个满堂彩。

那边厢孙科也不含糊，在若干人士三请四邀，极力怂恿之下，假座南京龙门酒家，扎下了竞选大本营。孙科召集近臣商议道："各位，兄弟这一次竞选有没有希望，要看各位能不能赏脸了。兄弟这一次竞选，完全受蒋主席和陈立夫先生、吴铁城先生之助，否则无此豪兴，请各位发表高论。”

陈立夫发言道："哲生先生，这一次老兄出马，得天独厚，真是非君莫属！不过竞选人多，兄弟的意思是非用个别击破的战术，不能收效。”孙科肃然起敬道："愿闻其详。”陈立夫答道："这还不简单？我们可以用党团名义，分向各地代表疏通。每一张选票，我们出高价三亿元！一手交钱，一手交票，不是把事情办了？”孙科拊掌称善。

“院长，”孙科的亲信建议道："话也得说回来，三亿一票，固然值得；但为了保险，不妨请院长好生向夫人求情，请蓝妮小姐也出马助选，保险有旁敲侧击之妙。”孙科忙不迭点头，当真向太座陈淑英求情，把蓝妮也请了出来，如穿花蝴蝶，在“衮衮诸代”中使尽解数；不但此也，还从上海重金礼聘上海的交际花、交际草、歌女、舞女到得南京，大肆活动。嗲劲十万分，媚眼乱飞，按下不提。

那边厢于老胡子也不敢松懈，除了上海几个大亨撑腰，还当场挥毫，筹备竞选；莫德惠、徐傅霖等明知已非对手，但仍吹吹打打，四出活动。

那些“国大代”们忽忙忽闲，也有点腻了，有的胡闹，有的睡大觉，有的写信给友人道："表决提案，案长而烦，听

者不耐，随便喊喊通过通过，着实无聊。趁现在有汽车，陵园后湖，兜个痛快。天天吃人家的，领下一札札新的钞票，只好在赌桌上流连流连。"但大多数"国大代"，则出入于"竞选之门"，东跑跑，西听听。

却说南京太平路《救国日报》内，那一天有一个"国大代"去找这家报馆的社长龚德柏，商量一件大事：如何利用这次竞选机会，捞他一笔。龚德柏招呼客人坐了，关起门来说："老兄，我这个天下第一的日本通，什么人也见过，什么事也做过，你教我向孙科开口，这倒难了。"那"国大代"皱眉道："我也曾经同孙科的朋友谈起你，想探听一下他对你的印象如何。"龚德柏紧张起来，问道："印象好不好？"那"国大代"摇头道："不大好。他们谈起你，就说你这个龚大炮，说话没有分寸。你每次演讲或写文章，总喜欢武断事情，说什么什么如不灵验，照砍脑袋可也！可是每一次你的判断总不对头，但你的脑袋瓜子还是长在脖子上，他们对你的评价不高。"

龚德柏拍台拍桌道："反了反了！我非找他算账不可！"那"国大代"道："老兄又来了！人家没有骂你，你凭什么去为难他？何况你还要找他拿几个钱！"

龚德柏跳脚道："我不管，我非同他算账不可！"接着便打电话，约时间。第二天见到孙科，先是客气地自报身世道："孙院长一定知道，兄弟是个日本通，而且是中国唯一的日本通。

"抗战之前，兄弟便在南京办《救国日报》。后来京陷帝奔，兄弟又到重庆政界干了一阵；胜利后蒙何应钦先生瞧得起，

给兄弟一个陆军总部少将参议干干，跟冷欣坐第一架飞机到南京协助接收。兄弟是日本通，因此同一个日本人木村谈得来，由他帮忙，把南京最大的一家'华中印书馆'和'木村印刷所'都交由兄弟接收，《救国日报》得以复刊。兄弟这番报告，是想告诉院长，敝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朋友帮忙呢。"

孙科知道他想说什么，毫无表情道："嗯嗯。"

"还有，"龚德柏进一步道："院长，兄弟办报，以反共第一为信条。凡是与兄弟意见不同的，兄弟便只好骂个明白了。院长知道，兄弟曾经骂过大刚报、新民报、南京人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大公报，总之兄弟满不在乎。"边说边把手往腰里一掏，抓出一支左轮来，把孙科吓得脸都白了。

孙科正要大喊"来人哪！"龚德柏已插好手枪，笑嘻嘻道："院长幸勿误会，兄弟身上整天带枪自卫。兄弟树敌太多，不能不防。"

孙科一头汗道："那你何必在这里动刀动枪？再说，你所骂过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又何苦来呢？"

"院长有所不知，"龚德柏道："这个年头儿，他们虽非共党，但比共党对我还可恶，所以我要骂！又怕他们暗算我，所以我身边总是带着两支手枪。"孙科听他说身上有两支枪，又见他把上衣往上一提，左右开弓，不折不扣是两支枪，不觉倒透一口冷气，苦笑道："龚先生，人家说你是龚大炮，我看你倒是双枪将呢！"

龚德柏大笑道："院长，我姓龚的为了闯天下，有时炮声隆隆，有时枪声砰砰，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接着双眼一瞪，咧嘴微笑道："院长，今天兄弟专诚拜访，实在有事请

教；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院长原谅。”

孙科心想那话儿来了，戒备着道：“欢迎欢迎，不知道龚社长有何见教？”龚德柏道：“好说好说，这一次副总统大选，李德邻先生对兄弟很帮忙，我非常感谢他，因此再来拜访拜访第二位副座竞选人，看一看，嗯嗯，看一看。”

孙科反感道：“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龚德柏忙问：“请问院长，这一次副总统竞选，一定有好消息，请院长略为赐告。”

孙科强笑道：“岂敢岂敢，还仗老兄帮忙帮忙，十分感激。”

“一定一定！”龚德柏道：“不瞒院长说，德邻他们给敝报巨量宣传费，敝报自当从命。兄弟说话不转弯，做事不抹角，痛痛快快请问院长，你是否真的要敝报捧场？”

孙科见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倒也呆了。拚命吸着那支雪茄，不知道怎样答复才好。半晌，问道：“那末请问老兄，尊意如何？”

龚德柏大喜道：“院长真好，我们可以商量商量了。”接着伸出三根手指道：“此数如何？”

孙科忙不迭点头道：“三十亿毫无问题，我们一言为定了。”

“什么？”龚德柏倒退一步道：“院长别开玩笑，我说的是三百亿，不是三十亿。”

孙科伸伸舌头，耸耸肩膀，摊摊双手道：“老兄未免胃口太大了，兄弟哪里有这么多钱？请看在兄弟脸上，五十亿如何？五十亿，不少了吧？”

龚德柏皱眉道，“五十亿？院长！五十亿够什么用啊？一张选票值几亿？你花这笔钱难道会吃亏吗？老实告诉你，我说的是铁价，划一不二，少一个也不行，你同我着地还钱，实在太瞧不起我姓龚的了。”

孙科恁的也没料到，龚德柏会如此无礼，也恼火了。耐着性子答道，“好吧！龚社长，那么随你的便吧！”边说边送客。

龚德柏也没料到会碰一鼻子灰，那股子气更甭提了。回到报馆，谢绝宾客，一口气写完一篇社论，题曰：《反对孙科竞选总统》。第二天用茶杯般大的字做标题，刊在《救国日报》的第一版上。内中说孙科如何别有用心，如何一塌胡涂等等；信口雌黄，危言耸听，希望有此一击，孙科真能卖他的账，乖乖地送钱去。不料孙科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龚德柏好生没趣。

那个“国大代”悄悄地告诉龚德柏道：“老兄，人家有立老果老撑腰，不大会理睬你的警告，我们不如放出红衣大炮！要他叫饶！再说你龚大炮如不放大炮，也未免太名不副实了。”

龚德柏拍拍手道：“是啊！英雄所见略同，我本来要同他真的干一场，你瞧着吧！”

四月十九日的南京有点不平常，龚大炮在《救国日报》上发的那篇社论，把南京上空轰得乌烟瘴气。龚大炮这番动了真火，指名道姓反对孙科竞选。这还不算，又说孙科在铁道部长任内如何糟糕；倚着裙带关系又如何贪污，侵占南京北平路古林寺的庙产又如何如何；这还不算，紧接着一连几天，

在《救国日报》第一二版最显著的地位，都刊载了“攻孙”的文字。形式也千变万化，除了社论，还有《代论》、《观察家谈话》之类，把孙科骂了个狗血淋头，万分难堪。一传十、十传百，南京朝野，一见面便谈这回事。

见孙科仍无反应，龚德柏骂上“瘾”了。李宗仁与孙科之间，在龚大炮只是钱的选择。一个给钱，一个不给；此消彼长，照骂可也。骂到二十三日那天，副总统竞选入紧张阶段，龚大炮骂得性起，以“一个粤籍国大代表”为署名，索性来了个痛快淋漓，开门见山号召广东代表决不投孙科的票，接着把孙科说得不成人样。说他如何贪污、如何舞弊、如何忘恩、如何负义、如何玩女人、如何嫖名妓、如何给孙中山掌掴脚踢、如何给“名女人”如此这般、如何用中国春宫电影招待各国领事和各国外交人员欣赏，等等，等等。

孙科起先以为龚德柏骂过一阵，讨得便宜，便会下台；怎料再也没完，而且令人难堪。孙科也动了真火，拍台拍凳同手下诉苦：“骂我贪官污吏，罢了，打不起官司来；骂我拿春宫电影招待外宾，这简直不成体统，我要告这个王八蛋一状！”手下纷纷劝阻，说出气之道，不在诉讼；打官司不痛不痒，不如干他一场！孙科一听把拳一挥，大叫痛快；但眼望众人无勇无谋，无法“打仗”。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请教老朋友张发奎道：“老兄，今日之下，一塌胡涂，我副总统没到手，却成日价挨人痛骂，骂得个狗血淋头，真要把我气死！”张发奎当时正连吃几个哑巴亏，奉蒋介石之命反共，不但反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宋子文广东上任之后，他这位二级上将竟也形同赋闲，心中闷闷不乐。但他既非中央嫡系，

对剿共也早无兴趣，此番得到南京，只是旅行性质；每天耳闻目睹大选怪状，只是暗中叹气，认为如此干法，前途茫茫。经孙科一说，一请、一激，张发奎也击桌道："老兄，我这口气也忍不住了，那姓龚的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在堂堂首都白昼梦呓，我看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好吧，兄弟实在想大闹一场出口鸟气，你要干他，兄弟附议，马上出发！"孙科一听好不兴奋，当下点将班师，三更造饭，五更行军，众将官分坐两辆红色"国大代表交通车"，浩浩荡荡，好不威武。只见"赛平贵"薛岳、"半个书生"香翰屏、"跛脚将军"陈策、"催命判官"唐耕诚、"广州阎王"李彦良等人，个个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准备杀奔前去。那边厢忽地钻出一位女将，大叫"刀下留人，此事不宜动武。"众人一望，原来是马超俊的妻子沈慧莲，忙问有何高见？沈慧莲说不出个名堂来，众将官也就撇开不理，车出如箭，两车经国大会场直扑大平路《救国日报》，龚大炮一听暗叫不妙，手足无措，连忙藏起双枪，夹着尾巴，悄悄地自报社后门溜掉，说时迟那时快，张发奎已经率领百粤三军，攻下大门；问报馆职员，指名要龚大炮出来谈谈。报馆主笔沈俊容还不知好歹，学着龚大炮的官架子，命令职工拒绝张发奎等人入内，决定以"闭门羹战术"为对策。张发奎如何容忍得了？一声号令，众将官奋不顾身，百余人冲锋陷阵，见人打人，见物毁物；《救国日报》职工不知厉害，展开还击，拿起椅子、木棍、墨水、剪刀、浆糊、算盘等物，双方直打得日月无光，脸无人色。

附近居民没见过这种阵仗，忘记了报警察，或许压根儿不想报警，由他们打个明白。只见"赛平贵"薛岳同《救国日

报》的副社长扭作一团；“半边书生”香翰屏与广告员张鑫生滚落一堆；“广州阎王”李彦良在机器房撞翻一罐油墨，弄得两脚稀脏，但也想到了一个绝妙主意，拎起油墨，找根破笔，直奔门口，在墙上大书道：“打倒军阀走狗龚德柏！”那边厢张发奎打得性起，在机房中抓得大铁锤一个，有如打高尔夫，乒乒乓乓，砰砰彭彭，挥洒自如，门窗桌凳，真是当者辟易，一塌胡涂，可是在《救国日报》职工的抵抗下，对方也不乏负伤之人，有人上隔壁打电话招兵买马，沈俊容、张鑫生等也带了宪兵警察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出动弹压，可又不敢抓人，拉拉扯扯，武力调解，双方也就鸣金收兵，清理战场。

看官，这一仗打得好不厉害，龚大炮痛定思痛，要求孙科赔偿《救国日报》损失两万美金，并扬言一状告到日内瓦国际新闻自由会议，而孙科这一边也不含糊，把负伤诸将名单开列，附上法医验伤证明一份，要求赔偿。当然，这种官司到头来不了了之，算不起来。但龚德柏却元气大伤。这场大战，有人说他咎由自取，有人说他“上得山多终遇虎”，活该。在孙科而言，一般舆论批评得半文不值，指他是自己碰了钉子，岂能在这些地方用武，给人的印象岂非糟糕？于是振作精神，非把副座一职弄到手，誓不甘休。看官，其实即使孙科对《救国日报》不动干戈，李宗仁的赢面还是占上风，因为在李宗仁背后撑腰的人，比孙科后面的二陈等人，在实力上强得多了。且说四月二十三那天，副总统初选投票，真是好不紧张。先说国大会场门口，那天早晨满目标语，令人眼花缭乱。那些标语既大且怪，有的写：“莫忘记投孙科一票”；有的写：“请投良心票”；“赞成孙科”。有的拥护李宗仁当选副

总统的，则张贴“请投李宗仁神圣一票”，“千万勿忘记投李宗仁一票”，“支持李宗仁出任副总统”等等。

两千多个“国大代”，阴阳怪气去投“副总统”选票，闲话不少。有的说：“李宗仁昨天还斩钉截铁宣布退出；郭德洁还告诉新闻记者，说李已坚决放弃竞选。可是瞧，李宗仁今天全身披挂，郭德洁也花枝招展，站在门口大发宣传品了。”

“老兄有所不知，”也有人接嘴道：“李宗仁还预定在昨天飞北平去呢！老蒋一番面谈之后，大概是勉为其难吧，他又留下啦！”

“我倒要请问一声，”有人说：“林紫贵今天在《新民报》登广告，说竞选问题主张如不能做到，大会必草草了事，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人瞅了他一眼道：“你又何必太天真？林紫贵是谁的人你还不清楚？他不过是执行立老果老一种战略，说如果因为李宗仁退出竞选而使国大草草散会，那太那个了。言下之意，还不是说李宗仁如果退出，由他去好了。孙科不是可以上台了吗？”

“国大代”们又把话头转到蒋介石身上：“今天初选。老蒋大概不会来的了。当上大总统，五月五日黄袍加身，他心里头不知道有多痛快！”

“嗤！”另一个“国大代”驳道：“老实说，今天心头最不痛快的，恐怕就是老蒋了。延安给共产党拿了回去，这在他是多大一个损失？要知道他为了拿下延安，又碰到多少损失？军队武器的损失，面子、威信的损失，老蒋才受不了哩！”

“是啊，听说他几天几夜睡不着。前方不断打败仗，后

方副总统打架。他那份心情还用得着说吗?”——正胡诌间投票开始，乱哄哄，闹喧喧，副总统选举于是开锣。李宗仁、郭德洁固然落足功夫，孙科、陈淑英也不含糊，不断向代表们打躬作揖；他们的正副女参谋沈慧莲、陈香容也到处派宣传品，广结善缘。

时间易过，却说三小时后，三个陪选的莫德惠、徐傅霖和于右任，都告迅速淘汰，剩下来的主要只有孙科和李宗仁。有人快活有人愁，这一回合也就告一段落。可怜于右任为了竞选，三天三夜拚老命为代表们挥笔写字，结果连无心竞选的程潜都斗不过，只得到四百九十三票，气得他直吹大胡子。当天下午要到中山陵前痛哭一番，泣告老友打阴官司；但为家人劝阻，把他拉到灵谷寺看牡丹去了。

徐傅霖本以“敬陪末座”自居，不料除掉应得的“党票”一六七票之外，却又多出了四十七票，只有莫德惠做了一次“呆子”。

原来莫德惠当时奉命提出“戡乱条款”时，曾经有过一项默契：只要这个条款通过，莫德惠便可坐上“副总统宝座”。不料“戡乱条款”通过之后，莫德惠“社会贤达”的名望，也通过了四个大字，一落千丈！握权者见莫德惠的名望已非往昔可比，那把副总统的交椅也就碍难赠送。于是CC所掌握的选票，原本预定给莫，临时也奉命他投，可怜莫德惠在投票那天不敢露面，呆在中国银行大楼上收听开票广播，把半头白发都抓成一团乱草，心头烦躁极了。

却说四月二十八日，副总统竞选到第三次，情况惨烈。十点半开始、十一点三刻唱票，一点一刻开票，结果李宗仁

仍以一一五六票领先。孙科得一零四零票暂居第二位。无意竞争的程潜获五一五票落选。照规定李、孙二人还要决赛一番。

这次投票，搏斗异常剧烈，原来李宗仁已较第二次竞选减少七票，而孙科却较二次增加九十五票之多。决赛时情况如何，会场上一时无人敢拍胸脯预料。但"拥孙派"显然看好，人人紧张，准备同李宗仁拚个你死我活，气氛显然对孙科有利，尤其是国民党中央也在支持孙科，更使拥孙派得意洋洋，有如吃了定心丸一般。

但没料到李宗仁破釜沉舟，志在必得。用钱如开水喉，夫妇分头奔走，确系卖力。再加上一般人不满现状，也就闭起眼睛投李一票，对他那一套"自由民主"也多少还寄予幻想，于是国民党内部分裂更趋明显。

二十九日那天"决赛"开始，那情形比金融贸易场还紧张。投票每到一段落，CC诸人马上电告陈立夫，最后陈立夫出马到会场亲自指挥，企图压倒李宗仁，但大势已去，李宗仁终以一四三八票击退了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蒋介石没料到有此一着，急得大骂，但已无济于事。当即派人注意李宗仁，要知道他当选之后，所作何事？第一批探子回报道："李宗仁今午大宴宾客，发表谈话。说对各代表极表感激，也极兴奋。愿以诚意为国家尽忠，为民族服务。李宗仁的太太郭德洁也说：李先生今侥幸获得胜利，此系各代表对目前戡乱建国形势认识深刻之表现，相信李先生必能协助元首完成当前任务。"

第二批探子回报道："李宗仁得胜，美大使馆中有人认为这是对中间分子的信任投票，是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他们美国人很高兴。"

蒋介石闻报，黯然不语。

蒋介石所想的事情，实在多到如一团乱丝。李宗仁同孙科决战，闹到无法收拾，国大会议也因此停顿三天之久，终因司徒雷登的压力，蒋才下令由双方继续自由竞选。现在果然"选"出来了，这一宝开出来的却是李宗仁，而美国人果然很高兴。

那边厢陈布雷神情颓丧，报告蒋介石道："孙科发表谈话，对政府十分不利。"蒋介石吃惊道："他还能说什么？我已经够帮忙的了。"陈布雷苦笑道："孙科对合众社记者说：他之所以失败，是国大代表对蒋主席领导的抗议。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投票，主要应由东北华北代表负责。同时也表现了国民党内部的松懈，有很多很多派系组织。"

接着奉命探听的人们纷纷回来报告，有的说李宗仁的大本营安乐厅里，热闹得一塌糊涂；而在孙科的大本营龙门酒家中，昨天晚上门口还排了一里长的汽车，今天却冷静得可怜。有的说安乐厅给李宗仁包了一个月，非代表不能进去喝茶，明天恢复正常了。李宗仁包一天要花五亿法币，代表们吃喝都不花钱，李的胜利得来也很不易。有的说孙科此刻正躲在家里，冷清清地同几个朋友，相对无言。孙科因为失败感到茫然，口授秘书发一个祝贺李宗仁的声明，搞了好半天还没弄成。

蒋介石除了警惕李宗仁"来一手"，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前

方去了。前方除了延安、宝鸡、潍县等地已经溃退，西安有被包围的危险；刘伯承、陈赓可能会师后向长江挺进，而最严重的是：共军将沿川陕边界疾进，切断南京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和人力贮藏地带。

“报告先生，”陈布雷颓丧地说：“物价不设法压平，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又涨了三倍，一碗肉丝面卖到七万五，一根油条卖到五千元，如何是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要翻新脑袋　蒋介石闻言气坏
指频换手法　卡波特处境不佳

却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好不高兴，司徒雷登电话道贺，李宗仁乐得阖不上嘴。司徒问他见过蒋介石没有，李宗仁忙说："谢谢您老人家的关照，我马上就去。"接着同郭德洁登车出发，拜见老蒋。蒋介石心头哪有这份好气，但不得不作欢迎状、作欣慰状、作兴奋状。两对夫妻、几个部下，就这样喝喝茶、聊聊天、照照相、进点餐，终于告辞，彼此都一身大汗，十分疲倦。

蒋介石正想有慰于孙科，要他别再乱说一通，却报司徒到来。双方又是一阵寒暄。司徒贺蒋"民主成功"，老蒋有口难开。司徒心头暗笑，勉励道："总统大喜！正副总统才选出，我们国会通过的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援华法案，已经有

消息到来，大致不成问题。”

“谢谢了。”蒋介石苦笑道：“全靠大使帮忙。”

司徒也客气一番道：“这完全是蒋总统的面子。自从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援助中华民国政府剿共的贷款与物资总数，已经到达四十三亿四千多万美元的大数目了。”

“谢谢，谢谢。”

“不过，”司徒话头一转：“朋友们希望在军事方面别让中共太高兴。据前天的消息，潍县一役，我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都给活捉去啦。陈金城有消息吗？”

蒋介石十分尴尬，说：“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已在国民大会上宣布：我要在三个月到八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集结的匪部！”

“好，很好，”司徒道：“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蒋介石一怔道：“昨天我看到一个报告，说前方飞机活动有待加强；地面上的喷火器也告不敷，水面上的战斗艇、登陆艇、吉普艇、炮艇为数也已不多，这些都待补充，请大使帮忙。”

“你让他们打电报到华盛顿去。”司徒道：“再给我一个副件，大家分头进行吧。”

“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司徒笑道：“不过这不是我的意思，有人想向蒋总统提提意见。”

“好说好说，有何见教？”

“就是在几天之前，”司徒笑道：“政府曾经公布过一项叫做‘特种刑事法庭组织’，——”

“是的是的。”

“有些朋友们认为不妥，”司徒道：“因为这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的做法。”蒋介石脸上发热道：“那，美国今天不是还有这一套，而且比以前的德、意还厉害吗？”司徒大笑道：“美国有这一种特种刑庭的玩意儿，可是几时登报公告来着？嗯？”

蒋介石心头反感，口头无言。司徒随便扯了一阵，也就告辞，忙他的新布置去了。但蒋介石对于美国手法的警惕与戒备毫不放松。那天节届端午，官邸没精打采吃了一顿酒，蒋介石书斋纳闷，找陈布雷聊天道：“今年的端午节我一点兴致都没有。”

陈布雷只是苦笑点头，一旁侍候。

蒋介石又说：“布雷，看你的精神，好象比前些时还差，你应该注意健康。”

陈布雷闻言几乎泪下，嗫嚅而言道：“谢谢先生关注。布雷的身体，的确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了。”

蒋介石皱眉而笑道：“布雷，不要这样泄气，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样子。记得当年有什么文件，你都是一挥而就，现在拟一个文告，只见你书房灯火通宵，第二天还不能写好。”

陈布雷俯首无言，使劲忍住眼泪。

“唉！”蒋介石终于也叹息道：“老实说，我今天的心情也不好。老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付共产党的明枪，好办。可是对付那一批盟友的‘暗箭’反而伤透了脑筋。”

陈布雷无法参加意见，只是点头。

“我要客客气气对付他们，”蒋介石道：“但我心里想什么？

不说也明白，司徒大使，你说我对他能有半句不礼貌的话吗？”

“是是，”陈布雷道：“那不能，象共产党那样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当然不能。”

但蒋介石终于对司徒表示他不能忍受的态度了。那是六月下旬的一天，司徒听说老蒋有请，还以为商谈军援经援情事，施施然而去。不料到得官邸，却见蒋介石脸色铁青，嘴角颤动，情形相当严重。宾主略一寒暄，蒋介石从茶几上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卷宗，说：“大使，今天有劳大驾，是为了《纽约先锋论坛报》的一篇社论，大使看过没有？”

司徒暗吃一惊，佯笑道：“还没有，还没有。是哪一天的？说些什么？”

蒋介石沉下脸来道：“大使，我们私交不恶，但公事还是公事，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对他的盟国领袖，随便乱说话吗？”

司徒微笑道：“假如真有其事，那是万分遗憾的。”

“我应该告诉你。”蒋介石道：“老早就有人告诉我，你们美国援助我们，另有心计。我当时判断为共产党的离间计，故意把你我之间说成有矛盾、有磨擦、有纠纷、有这个那个的……好让你们减少对我的援助。”

司徒心头戒备，漫应道：“我想也是如此。”

蒋介石胸脯急剧起伏，但仍强压住满腔激怒，冷笑道：“现在事实证明，确有其事！”

司徒不由得紧张起来，故作镇静道：“不会吧，报纸上每天乱说话，我们也见怪不怪，蒋总统当然知道，我们美国的

民主自由，一向是很，很，很自由的。”

蒋介石一听“民主自由”，恁地也忍耐不住了。冷笑道：“美国有自由民主，中国没有自由民主，是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蒋总统。”司徒手心泛汗。

“我们应该谈谈，”蒋介石透了口气道：“而且早该告诉大使了。”

“总统请讲。”

“外面有人说，”蒋介石目光似箭，直射司徒：“美国在培养各地军人；美国在控制翁文灏内阁，并说这是个‘过渡’内阁；美国又在培植国民党的‘革新派’，准备接管政府和党！”

“不不不，”司徒脸色苍白：“没有的事、绝对没有的事！”

“我也希望没有这些事，”蒋介石长长地透了口气：“否则岂不是大笑话！”他把脸一沉：“可是大使请看！”他把打开的卷宗往他面前一搁：“这上面说得够明白的了！”

司徒背心泛汗，但还强自镇静，往卷宗一瞧，只见六月十八日的一份《纽约先锋论坛报》与一份译文夹在一起。正要掏出眼镜，蒋介石一把夺过，牙齿格格作响道：“我来读给你听！大使，我这口气受够了，我来读！”

“不敢当不敢当，请秘书先生读吧！”

“不不，我一定要自己读！”蒋介石脸色铁青，司徒全身出汗，如坐针毡，只好听他读报了。

“大使请听！”蒋介石声调愤激：“大概你们迫不及待，认为你们所布置的一切已经成熟，你们最近的对华态度变了！变成不再支持我，提出了‘新领袖’的口号！”

“不不不，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不但有，而且还要这个‘脑袋翻新’呢！”蒋介石毛发皆竖：“你听！这就是《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社论。我把重要的几点念给你听！”便读道：

“不论蒋介石过去有怎样大的成就，但是他现在的威信是一天比一天低落了！

“蒋介石努力剿共的政策，并没有注意到长期而必需的改革，使中国人强而有力地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他失败了，蒋介石也一定自知他的威望是降落了，他对他自己就曾经表示过怀疑。

“或许他还不愿意改变这种局面。可是在中国，现在是无论哪一级都需要新的领袖。而且只有蒋介石委员长，才能够提拔那些新的领袖们安置到真正有权力的地位。”至此，蒋介石突地“蓬”一声以拳击桌，把司徒吓了一跳。

蒋介石愤激过度，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来。抓到一只水杯，手直发抖；喝了一大口，做了个极为难看的笑容道：“大使，你听！”

“我在听，总统。”司徒一头大汗。

“他们向我开刀了！”蒋介石念道：“最有效的步骤是蒋介石辞职，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另一种可能是蒋介石由于一些理由不能辞职，那就不妨把他现在所操纵的权力，转移给非常时期的战争内阁！”蒋介石脸色苍白：“他们总该知道我现在是总统，不是委员长吧？但他们叫我什么？你听：南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如现任院长翁文灏等，可以组成一个极好的战时内阁，挽救中国仍有希望，这要看委员长怎样抉择。”

蒋介石冷冷地瞅司徒一眼：“怎么样？大使，我该怎么抉

择？"

"总统不必动气。"司徒万分尴尬："报纸上的话，最好不必介意。"

"他们不叫我总统，还称我委员长，可以看出他们讨厌我当总统，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称委员长是习惯的说法，"司徒道："不至于有什么，不必……"但蒋介石又冷冷地问："那末称李宗仁为什么叫做'副总统'而不叫他做将军呢？"

司徒没料到这一着，无法作答。

"其实，"蒋介石冷笑道："称李宗仁该是'总统'才对，你没听说他们要我把位让给他吗？哈！"

司徒恁地也呆不下，想走。蒋介石按着他一条胳膊道："大使，今天我们的见面，当然不大愉快，不过你也亲眼目睹，这是美国报纸上登的！"他加强语气，一个字一个字迸出来道："白纸黑字，有目共睹，你们到底要怎么办！'脑袋换新'到底要怎么换法？现在脑袋还没有换新，我的肺可给气炸啦！"

司徒灰黯的眼珠一转，又把背部挨着沙发，低沉地说："蒋总统，我应该代表美国表示态度，你所看见的报纸，只是美国言论自由的现象，绝非美国政府的意思。美国有些报纸还骂过我，可是我连想都没有想。"

蒋介石还是一肚子气道："可是我的情形不同。我的处境，我的政权，我的一切一切，都不许可人家在报纸上这样放肆地攻讦我！"

"我十分同情你，"司徒道："近来战局失利，前方的情形

影响了你的情绪，以致连这一类的报纸文章，都会使你大大生气，这是难怪的，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捧着个杯子听他说。

司徒把话题一转道：“不过，我觉得蒋总统犯不着中人之计，伤了我们的感情。今天我想告诉你两件事情，也说明两个大问题。”

听司徒说“有两个大问题”，蒋介石知道，对方要开始反击了，按住一肚子火，问：“是什么？”

司徒微笑：“蒋总统，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不愉快的事情，当他过去算了。你的处境我明白，你大为生气，也令人同情。只是务请相信我这句话：这种言论，白宫无论如何不能负责。”

蒋介石翻翻眼道：“我想听听，大使刚才说的两大问题是什么？”

“好好，”司徒笑容顿敛：“蒋总统，这个，不过是我刚才临时想起的两点，随便谈谈，如有不大合适的地方，千万请勿见怪。”他加一句：“你当然相信，我同你是多年老友，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有时候说话的分寸，可能重一些。

“我想到的第一点，是一种什么因素，使你今天见到这份报纸特别生气呢？我想一定是为了时局。而时局所以如此，我们的文武官员，实在要负绝大的责任。”

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司徒显然并未把责任全部推在他的肩头。

“因此，”司徒道：“以后如何约束部下，我想该是总统目

前紧急任务之一。记得总统就任前夕，官方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炸死的新闻，这是一条大新闻！惟其这条新闻太大，我们吃亏的地方更重，因为这是捏造！更可笑的是，——对不起！我在这里用了‘可笑’二字，第二天，中央社却发布了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会议的消息，你可以想象，这两条新闻在世界上将造成一个怎样大的笑话！对中央政府的威信，将造成一个怎样大的损失！

“不但如此，官员们还发表了四月份共军伤亡数字的战果，说四月份对方伤亡达十二万人，但缴获步枪只一万三千枝。这个使美联社的记者都无法不在新闻后面按上一按，说政府人员是项宣布，至少把战果夸大五倍到十倍。美联社这种做法完全为了他自己的名誉着想，但我们今天实在应该为政府的名誉，也即是为总统的名誉着想了。

“严厉管束部下，恢复政府信誉，这是我此刻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牵涉较大。总统该知道，最近我曾经到过台湾玩了五天。总统也该明白，万一局势继续恶化，那末孤悬海中的台湾——那个中国第一大岛，对我们的用处是很大很大的。”

蒋介石开始紧张起来。

“我在台湾玩了五天，”司徒笑嘻嘻说：“看了不少东西。我欣喜孙立人将军为总统训练了不少新军，那是扭转大陆危局的生力军；但我也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一面。”

蒋介石还没开始布置台湾作为他最后一个据点，而且也从未向人透露这个心思，司徒雷登却在这个场合一言道破

了。

蒋介石以万分不安的心情，倾听司徒在台时看到的“令人不快的一面”。

“笼统说起来，”司徒道：“在台湾叫我担心的地方，是台湾人对中央政府的抗拒性太强了：陈仪时期的‘二二八事件’不提它了，魏道明先生的政绩，总统知道的比我为多，我也不必噜嗦。但可以告诉总统的是：魏道明虽把不安定的台湾民心给安定了下来，然而台湾人抗拒中央的态度还很明显。

“我所以提供这一点，是指出一旦大陆局势恶化，中央准备到台湾的话，那末我们可不要疏忽经营台湾的当务之急才好。”司徒郑重其事道：“经营台湾，不一定是为了撤退；战局如即好转，台湾照样得好好经营。

“无论是为了什么观点我们去经营台湾，美国将是总统的最好朋友、最好帮手、最热诚的赞助者。譬如说经济，台湾经济是日本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环，现在日本已把台湾交了出来，而且自身难保，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台湾，岂不是只有美国才能负担起这个责任吗？”正是：算计他人财物，总是不大方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吾爱吾师　这吾师大碰钉子
内阁组阁　翁内阁无以立足

司徒雷登又道："所以，总统不要为了一篇不相干的社论对美国有怀疑，伤感情。美国同总统还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至于政治，台湾人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狂热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如果发展下去，总统明白，这同共产主义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如果拿今天国民党的做法搬到台湾，台湾人显然不可能接受，——于是，美国的做法应当拿到台湾去补充这个空白！"司徒握紧拳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让共产党的影响到达台湾，否则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总统可以想到，美国还是你的好朋友；你对美国如果

真有误会，那真是万分遗憾！

“从军事方面来说，美国更同蒋总统站在一起，不可分离。我们不谈台湾人对美国军队的崇拜，——因为他们打败了日本！我们不谈台湾人对国军的缺乏好感，——因为他们在日军和共军面前，都处于下风。我们只谈一点：台湾孤悬海中，中央一旦要去，那末海运和空运是不可缺少的东西，防备共军隔海攻台，海军和空军又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本岛防卫要塞配备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训练新军装备新军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请问这些不可缺少的东西，总统除了同美国合作之外，又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负此重任呢？

“所以说：蒋总统对美国千万不可有误会，那是对谁都没好处的事情，是吗？”

司徒这番大道理，表面上处处为蒋打算，而骨子里却处处为美国打算，蒋介石心头明白。美国在全世界反对声中扶助日本再起，置其他盟国的意见于不顾，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刚开始时还训令外交部抗议过，现在则什么都不必提了。

对于美国经营台湾这一着棋，蒋介石能表示不同意见么？他咬咬嘴唇，心头叹气，终于点了点头道：“大使，你刚才说的，我当然同意。”但蒋介石也取消了他对于那篇社论的反感，苦笑笑说：“不过那个家伙要我们‘脑袋翻新’，这种盛情绝难接受。”司徒闻言也只好一笑了之。为了转换气氛，搭讪着说：“蒋总统，在台湾，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谈谈的。”

蒋介石作倾听状。

“巴大维将军同我一起东转西转，觉得新军训练甚有前

途，这一点我们也谈过了。有一次，燕京同学会请我吃饭，我去了。傅泾波也去了，巴大维将军也作陪。

“这种宴会我是常常参加的，没有新鲜之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微喟：“咳，燕京的学生中间，反对我主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蒋介石一怔：“什么？”

“我说是燕京学生们，反对我主张的人是渐渐多起来了。我应该从头说起，总统。”司徒喝了口水：“我在宴会上照例说了几句话，巴大维将军也跟着立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是带兵的，可是同司徒大使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羡慕他；因为他的学生真多；到处可以听说燕京学生请老校长吃这个玩那个，他也要改行了，说得大家都笑出声来。

“本来这是个通常的宴会，巴大维将军的话也够风趣，但不愉快的事情来了。有一个学生起来发言，用普通话说老校长为了中国的事情太辛苦，东奔西走，一天到晚为了中国的事情忙个不休；应该回国多休息休息，不再过问中国的事情才对。

“你听，”司徒道：“这些话分明是好话，但细细辨味，情形又不同了，这不是好话，而是对美国帮助国民党的做法表示反感，”司徒加强语气：“这种说法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愿意我们相好，所以处处找机会分化我们，打击我们，连我这个老校长为中国事情奔走，都不受他们欢迎了，你说这情形痛心不痛心？”

蒋介石无言，只是默然点头。心想司徒为了那篇社论，又把话题扯回原处去了。

司徒果然说："总统，我的学生之中，有不少变成了共产党，或者是变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连我都不受欢迎，要我回美国'休息'去；可是你，希望不要有所误会才好。"

由于愤怒过度，加上全副精力倾听司徒的说话，从中分辨司徒的"弦外之音"，蒋介石感到十分疲劳。不时忍住呵欠，右手按嘴，口角微抖，这情形司徒一目了然，也就告辞。

蒋介石送客回房，却又十分不安。想休息，恁地也安静不下来，启门而出，见客厅里灯光大亮，坐了好几个人；但声音低沉，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想，"蒋介石坐下开口道："从今以后，我们对外的宣传要特别注意，不要给人笑掉门牙才好。"他一拳打在沙发上："今天说毛泽东在延安炸死，明天又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会议，"蒋介石实在按不住一肚子火："这是怎么搞的！"

众人相顾愕然，但人人心中有数。

"不要老是给我听什么'好消息'！"蒋介石愠怒道："人家当面讥讽我，你们说这个味道是好受的？"

众人惴惴不安，但也无法离去。本来都有事情向蒋请示，但现在一句话都不肯说了。

董显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挺一挺胸脯，问道："报告总统，上海学生的动态，未可小视。他们喊出'反对美国扶助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口号，影响大极了。现在上海、北平、武汉、成都、昆明等地，都举行了万人以上的大示威，如燎原之势，不可收拾。"

蒋介石皱眉道："这些事情不必要我出主意了吧？"

"是这样的，"董显光道："我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这件事情难办，因为反对美方扶助日本，连我们的外交部都奉命发表过抗议的。”

蒋介石不悦道：“那是截然不同的事，你叫他们放手做去好了。”

“他们已经开始做了，”陈布雷道：“据报告，他们在各大都市已经大量逮捕学生，一部分学生且已受到刑罚。他们想请示最高当局，对这批人，到底取什么态度？”

陈布雷马上又补充：“办事的人当然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国际友人对我们时有批评。如果对学生过分一点，会不会引起议论？”

蒋介石在火头上，脱口而出道：“什么国际友人，他们反共不比我们差，放手好了！”于是《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痈贻患，不如操刀一割！”“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号召同学生们“作生死之斗争”。

这件事情闹了很久，全国学生死伤累累，惨酷万分。司徒又来找蒋道：“镇压学生的工作，你们做得太好了。”蒋介石还以为司徒可能表示反对，又是什么不民主啦、太露痕迹啦等等；不料是夸奖而非异议，反而不知如何回答了。司徒打气道：

“蒋总统，只要是反共，我们永远站在一条战线上，你务请放心。全国学生反对美国扶助日本，也就是共产党的意思，”他立刻补充：“你们过去也反对过，但那截然不同，何况你们现在也可能已知道扶助日本的重要了。

“为了赞成蒋总统对学生们的断然处置，我在今天也发

表了一项声明，所以特地来拜望你，表示贵我双方，始终合作的意思。”

蒋介石干笑笑道：“大使怎么说呢？”

“我这样说，”司徒想了想：“我今天毫不兜圈子，干脆说明学生运动是一个阴谋、一个错误、一条歧途！我向他们大声疾呼，警告他们如果不停止反美扶日，将有可怕的不幸结果！”

蒋介石有意无意给了司徒一句道：“这倒真是难得，大使一向喜欢学生、同情学生，为什么今天会发那么大的火？”

司徒摇摇头道：“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老早老早就忍不住了，这次在台湾受到他们恶意的劝告之后，我更忍不住了。再说中国的事情已经图穷匕见，谁也不能装胡涂，该说谁对就说谁对，过去那一套可不能再用了。”

蒋介石漠然点头：“嗯？是这样吗？”

“可不，”司徒道：“不过有一个人的安全我很担心，希望他没有危险才好。”

“谁？”

“我们驻上海的总领事卡波特，”司徒道：“他的情形尖锐极了。他同我说，他怕上海学生搞他一下，因为他同上海学生的冤仇，结得太深了。他在前几个月里，曾经连续发表演说，认为美国扶植日本是一种义务，指出反对美国扶日是由于奸人迷惑；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帮忙很大，受惠于美援的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无权反对美国国策。卡波特因此接到很多没有礼貌的来信，都是学生骂他的。”

蒋介石心头也并不好受，“受惠于美援的人无权反对美

国政策，"这是什么话？这句话出自卡波特之口，但司徒拿来复述一遍，对蒋介石是否有什么"暗示"之意呢？

眼见对方面色难看，司徒雷登马上笑道："卡波特先生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但也有一部分显然欠考虑，我们可以不理它。"

蒋介石苦笑笑。

"不过，"司徒道："卡波特先生在上海的处境是危险极了。他上次当面告诉我，有一个总领事馆的职员辞职不干，还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上海学生对他更无好感，"司徒单刀直入："说是美国人对中国政策十分错误，手法频换而万变不离其宗，总统先生以为这些说法公道吗？"

蒋介石谨慎答复道："小孩子们的说话，我们也不必理它。"但他也微笑道："不过卡波特先生和司徒大使的谈话，我们的胡适博士会发表声明，表示赞同的。"

司徒眼珠一转，岔开话题道："现在我们谈一件要紧事，我们的军事方面负责人，对那个问题昨天已经同总统先生方面联络过了。"

"大使说的是毒气问题？"

"是的。"

"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蒋介石道："不过据沈阳附近，苏北益林、临汾、兖州、襄阳等地的报告来看，情形不太理想。"

"是吗？"司徒道："昨天他们说要换一种更有效的毒气，帮中国打共产党，这番意思是好的，处处说明中美合作无间，协力剿共，外面的流言甚多，也不能影响我们的交情。"

蒋介石漫应道："是啊，你们的朋友还说，有朝一日细菌弹造好之后，也要拿出来试一试呢。不过我的看法不同，我以为用细菌弹可能发生意外。一旦传染病和瘟疫流传到我们自己的地区，这不就糟了吗？"

"不错，不错。"司徒道："那留在以后再说吧，如果用上细菌弹，恐怕又有人要骂我们不人道，哈哈哈哈！"

蒋介石对司徒的笑声开始怀有戒心。他越来越感到，这个一口"杭州官话"的中国通，固然给过他不少帮助，但也带来了更多烦恼。他似乎在暗中做了些什么，但也无法翻脸，两人没话讲时只有干笑。

但蒋介石对着那些报告时，连干笑都笑不出了。《中美双边协定》在七月间签订，豫东、兖州大败时，连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十二军军长霍守义都告被俘。济南孤立了，襄阳也告失却，康泽被俘，一切美援都没有给他带来胜利。蒋介石思前想后看美援，难道能是救命符？

却说翁文灏奉命组阁之后，面对一团乱丝，肩负偌大重任，真的是食不知味，寝不安枕。关起门来，怕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走出门去，却又感无法下手。那一天应司徒之约，两人驱车郊游，在灵谷寺找个地方聊天，司徒先夸奖他众望所归，再同情他处境艰难，终于表达他的意思道："翁院长，你这次见危受命，出面组阁，我们华盛顿的朋友非常欢迎，愿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支持你！"

翁文灏苦笑道："大使，你们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我的那个内阁，实在是换汤不换药，我想我是做不好的，有待各方面的指教。"

“院长太谦虚了。”司徒道：“我今天约你出来，主要是要让我们换换空气，这一阵的日子啊，咳，简直不成话，大家忙，大家也累了。”

“是的，大使从中奔走，也够辛苦的。”

“不过，”司徒道：“今天我对翁院长，还有两点要求。首先是翁院长此番组阁，希望在了解美国这一点上，多花一点功夫。”

“愿闻其详，大使。”

“就是说，”司徒笑道：“贵院长在今后的工作大纲中，要强调中美合作、中美并肩反共；请贵国人民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人的感情，对中国援助的正大光明、公正无私这一面。而把共产党那套邪说扫荡干净，这就是今天我特地来拜托院长的一件重大事情。”

“这个，”翁文灏沉吟道：“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深信只希望做好，大家好好相处；而绝不会希望搞坏，这一点请大使放心。”

司徒想了想，再问：“第二件事情，我想请问院长，贵内阁已经组织完成，人事方面大概也差不多了。”

翁文灏也想了想，答道：“大使，这一次我出组内阁，实在出于无奈。我力不胜任，即使胜任，实在也无兴趣。所有人选，可能是非常理想，但非兄弟的本意。这一点，大使谅必晓得。现在我可以告诉大使的，我这个内阁很勉强。顾孟余迄未就任，民、青两党的问题也多。我想这个‘行宪第一任内阁’的前途，——咳，大概也可以想象得到的了。”

“请院长介绍一下，希望无话不谈。”

"可以可以，"翁文灏道："其实大使了解这个内阁，绝不在兄弟之下。我这个内阁，十分之八还是张群先生的班底。在部长和政委中，有人说政学系占了四席，那是王世杰、周诒春、孙越崎和兄弟。有人说CC掌握了五六席，那是张厉生、谷正纲、李敬齐、刘维炽和雷震。秘书长李惟果是青年团的，但他接近CC。"

"那么，"司徒问，"同张群先生时期不同的地方，有哪一些呢？"

翁文灏挪动着面前的点心碟子，轻轻地向前推动，又缓缓地放回原处，搓搓手道："同张群先生不同的地方甚少。只是何应钦先生代白崇禧先生出长国防部；关吉玉代俞飞鹏管理粮食；王云五由副院长改长财部。"

司徒微笑道："何应钦是CC支持的；白崇禧属桂系；关吉玉是孔先生的人；俞飞鹏是蒋先生的亲戚；王云五是社会贤达；这一调整可不可以说是政学系与CC平分秋色呢？政学系依然执掌大权，而CC也未因为竞选副总统失败而失去权力？"司徒向翁微笑："院长，我们所感到的，你的内阁中既包括了生死冤家，而民、青两党还吵个不休，你的内阁前途会风平浪静么？"

翁文灏毫不思索道："那最好，我早说过对于这个内阁既无信心，又无兴趣，如果能很快结束，让我下台，那倒是我之福了。"

司徒大出意外，安慰他道："院长，我们希望院长能胜任愉快，不必悲观。要知道在你背后，美国政府在支持你。你是理想的人选，希望院长放手做去，放心做去！"

翁文灏眼睛润湿，只是摇头。司徒追问：“院长为何伤感？是不相信我的保证么？”

“不不，”翁文灏叹息道：“大使，我这个人你清楚，不适宜干这份差使。我是个研究科学的人，凡事讲求实际。我是个研究地质的人，对自己的土地有浓厚的感情。我希望在我背后支持我的，应该是几万万的中国人，而主要的倒不是美国政府——当然美国支持我也使我感到荣幸。”

司徒闻言，暗吃一惊。吃了一块点心，抹抹嘴微笑道：“院长说的好，院长真是个学者，和他们那些人确有不同。不过，”他拍拍他的手背：“院长应该看见这个事实：中国以后的前途，同美国关系甚深。你希望中国人支持你，也应该寄望于美国友人。”

翁文灏不作声，朝他凝视一会，默默地喝茶，嚼饼。

“我们谈谈眼前的事情，”司徒弦外有音道：“只要重视美国政府的援助，翁内阁一定有其前途。不过据我看，希望王云五放松管制，给工商业喘一口气的机会恐怕不多。”

“是吗，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一年多的经济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成绩不能令人满意。再说他曾经涉嫌贪污，这是敝国政府最犯忌的：我们不大乐意支援有‘公开问题’的人物，因为这样做教中国人对美国不能信服。”司徒微笑：“当然，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但我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不希望翁内阁有什么波折和艰险。”他再问：“院长，你以为何应钦与陈诚之间，谁比谁强？”正是：何陈相比难下判，大概说来是一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诉苦衷　翁文灏落泪
订条约　蒋介石跳脚

书接上回，却说见司徒所提的问题极难答复，翁文灏深怀戒心，反问道："大使是一位中国通，对何、陈二人的比较，一定有精辟的见解。请大使先说，让我这个军事门外汉开开茅塞。"

司徒雷登略一沉吟，微笑道："也好，好在我们无话不谈，我可以先说说我对他俩的看法。我认为何应钦在抗战期间的成就谈不上，如今受命于危急之际，他的重握军权，其未来不大可能比陈诚更有办法。我冷静观察，觉得何应钦不敢象陈诚那样开出几个月打败共军的支票，并不是他表示比陈诚聪明，而只能证明今天政府面临局势之糟，已到了使人无法乱开支票的地步。至于何应钦所提的改善国军待遇，提

高士气、增加前线军官指挥权力那几点，其实并不新鲜，白崇禧同陈诚以前也曾说过。”

“嗯嗯。”翁文灏愕然点首。

“不过，”司徒透了口气，喝了口茶道：“何应钦有个特点，就是加强争取美国的援助。这一点我认为非常正确，因为这也就是翁内阁今后的施政重点。”

“我什么重点也谈不上，”没一个月功夫，翁文灏向他的老友诉苦道：“我算是什么内阁？共产党说我是‘听话内阁’，自己一点没主意；华盛顿说我是‘过渡内阁’，可能经过这一阵改变，蒋介石的权力便多多少少分点出去。”

“分给谁？”他的老友急问。

翁文灏苦笑道：“反正不会是分给我，而我也真不想再坐这把痛苦的椅子。华盛顿对中国问题显然热心过度，使我惶惑！他们向我特别强调多了解美国政策，但对具体的，有关军事、经济、物价和建设等等各方面的实施办法，我一点也提不出来，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来。”

“明眼人不会怪你的。”老友感慨道：“你的内阁是短命内阁，人们也早已看出；人们只为你‘跳海’的心情难过，责怪是不会的。”

翁文灏落泪道：“我是个科学工作者，凡事讲究实在。我看到今天的局势实在微妙，我不能为外国人的利益服务，我也无力为改善现状而工作，我痛苦极了！我的痛苦且只能为老友告，不能公开说，这使我痛苦极了。”

老友坐在对面狂吸纸烟，愤然道：“我是闲云野鹤，是个在野之人。看到CC主持的立法院在猛烈攻击你，不是骂你

平庸无能，就是责备你无补于目前紧迫的需要，甚至干脆请你引咎辞职以谢天下，真是成什么话呢？

“我劝你趁早辞职，才算聪明一点。你看李宗仁坐上副总统宝座，却形同打入冷宫，无声无息；白崇禧果遭贬职，并且不愿接受新的命令，这又说明了什么？这不但说明了中央内部的分裂，也说明了两种力量的尖锐对立！”

翁文灏的老友接着说：“我们不能象以前那样，随便到外面走一走，喝喝酒，畅谈一番了。但我一定要把事情真相痛痛快快跟你说。”

“你说吧，这里还是有酒，”翁文灏斟满两杯，要家人弄了些吃的，听他说下去道：“你是不是已经看到，美国通讯社昨天发出一个消息，说你这个内阁，将要变成一种‘牺牲品’，你自己知道么？”

“我怎么不知道！”翁文灏苦笑道：“我对这种政治气候，当然感觉得到。”

“你明白就行了，”老友喝了口酒，咽下一口豆干，说：“还有个立法委员说，翁某人是药里的甘草。甘草是著名的温和药材，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CC 们对甘草不满意，大概主张用大黄巴豆之类的霸剂了；但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对霸剂受得了受不了？他们也不考虑了。”

翁文灏苦笑笑。

客人倒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道：“也有左派的朋友说，南京这个病人今天如果只服一味甘草缓药，显然缓不济急。他以为南京这个病人，今天正在同时吞服三种药。”

“三种？”

“三种。一种是美国杜鲁门牌的葡萄糖针，由司徒雷登医生大打其静脉；第二种是走坊郎中仙方草药，是最封建的土丹方，例如王凤岗的‘剿匪方策’之类；这两者是主药，病人借以拖延生命；而第三种药是什么呢？乃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治疗，表示还在服药，没有放弃希望而已。至于灵不灵，连病人自己都心里有数。”

翁文灏严肃地思索一阵，说：“这位先生说的有道理，他还说些什么？”

“他还说这种病急乱投药的办法，中西医同时下手，外加仙方拜菩萨，一向是中国病人到了群医束手时的办法，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做法，效果如何，不问可知。”

翁文灏一怔，杯子几乎滑落，弄了一地的酒。老友歉然道：“我的话可能太直率了，在外面这样说，你得准备给我送花圈——不，你连花圈都不会送的。”说罢干笑。

“我心里很难过。”翁文灏道：“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今天还有什么话不可以说？我对国民党绝望，但对共产党也太生疏，不敢寄以希望。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忽然组起内阁来，自己想想也很滑稽。这番心情，也曾向司徒大使说过，他还劝过我一阵呢。”

老友忽地紧张道：“想起来了，这几天据人说，司徒十分苦闷。”

“他苦闷什么？”

“有人从傅泾波那边听来的。”

客人再干一杯，叹道：“傅泾波没有说，但我的朋友，那位大学教授倒代他说出来了。”

“是什么呢？司徒这样苦闷。”

“是这个，”客人道：“不管是司徒个人的意思或者是美国国务院的意思，都是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那是一种超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的态度。

“司徒所苦闷的，是中国人对美国那一种‘反常友谊’所表现的不合作的、反抗的强烈态度。他要中国人不许反对美国扶日，说‘当心后果’，但华北的教授与学生们，已经在大声疾呼‘不要美援，宁可饿死也不要美援’了。司徒分明感到，他自己已经撕破了假道学的面孔，但中国人还不买账，于是苦闷起来了。

“还有，司徒是个老中国通，一向以教育家姿态出现，他也经常以桃李遍天下而感到得意。而且司徒还愿意倦勤后仍在中国搞学校。按理说，燕京的学生应该尊师重道，对这位老校长唯命是从了，但抱歉得很，燕京学生却喊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祖国’的口号，风起云涌地领头反对他的辱华谈话、亡华计划了。这就是司徒苦闷的另一原因。”

翁文灏出神地听着。

“我该走了，”他的老朋友道：“你的精神太差，该多多休息才好。”

“不不，”翁文灏拉住他道：“再坐一会，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我问你，司徒还有什么表示？他最近常找我聊天，向我打气。”

“打气？”客人哑然失笑：“他自己才要国务院打气呢！他在中国半世纪的心血前功尽弃，他该为他的前途感到茫茫无所之了，还能向旁人打气？你自己多多思考，决定去留吧！”

翁文灏开始连夜失眠了。

第二天的情形更糟，刚到办公厅，秘书长就说："司徒已经向马歇尔提出辞呈，并且回到燕京大学去了。"

"真的有这样快？"

"是的，不过听说燕京学生对他的回去十分冷淡。"

事实的发展诚如翁文灏老友曾经所说过的，这使他在惊讶之外，更感惶惑不安。没精打采正要开始处理公事，蒋介石把他请过去道：

"翁院长，关于美援运华的运输问题，我越想越不妥，你有什么意见？"

翁文灏略一沉吟，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美援的附带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内河航权要开放，允许美国船只直驶南京、汉口两埠。"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道："问题是外面批评太坏，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蒋介石轻轻跺脚："要他们千万不可声张出去，他们还是嚷出去了！"

"这个，"翁文灏苦笑笑："本来这些条约一类的事，要严守秘密是不容易的；而且对方在南京人多嘴杂，单是我方保守秘密，有时候也很难说。"

"我真恨透了！"蒋介石重重跺脚："麻烦的问题跟着就到：我们允许美国船只有内河航行权，其他国家如果也有所求，怎么得了！"

"那只好说限于美国船只，其它的不在此例，只能这样对付。"

"英国如果跟进，你准备怎样应付？"

“只好说限于美国一国。”翁文灏心乱如麻：“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突地蒋介石跳脚道：“翁院长，我看我们不大划算，甚至有点得不偿失。美援数字少得可怜。这种局势，四亿六千万美元难道够我们塞牙缝的！我不希望马上签字，得多多考虑。”

翁文灏道：“也好。这次的协定，事实上司徒雷登大使同援华计划执行人莱普汉先生，已经交换了多次意见，恐怕一时难以修改。”

“美国太欺侮人了！”二月底的立法院会议中好多立委发表意见道：“为什么美国可以给日本五亿八千万，而只给我们四亿？这不是蔑视我们吗！我们不要！”

“还有！”有些立委发表意见道：“我说老实话，我对美国的援华动机感到怀疑，请问主席，美国援华到底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

“各位请听解释，”外交部长王世杰双手齐摆：“兄弟今天出席会议，目的是促请贵院通过这些条件。四亿美元虽然不是个大数目，但应该看作是援华的开始，请不必节外生枝。”

“我们不是胡闹来的，”一个立委说：“不会存心捣蛋，节外生枝。请问王部长，美国援华到底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

王世杰苦笑道：“这个，以兄弟看来，两者都有。我们要求美援的是：第一在于平衡国际支付；第二在于供给资金，以实行某些计划，如发展铁路、煤矿与电力……”

“不对！”有人大喊，起立发言。

王世杰愕然问道：“为什么不对？”

“请问过去好几次开发实业的钱，到哪儿去了？”

“希望谈目前的，”王世杰道：“请原谅，兄弟对过去的事情不能负责。”接着说下去道：“第三点在于采购剿匪所需的军事物资；第四点在于获致币制改革的基础。”

“那末开放内河航行权是不是侵犯了国家的主权！”

“不会的不会的。”王世杰捏着鼻子说：“而且我应该告诉大家，我们值不值得美国人继续援助，要看目前的援助计划，执行得成功与否来决定。好消息是有的，下一项的贷款商谈，已经由顾维钧和贝祖诒两位先生在进行了。——”另一个却又在问道：“院长，对于美国扶助日本，我们到底表示什么态度？学生们大吵大闹可以说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我们作为一个政府，难道不作兴说几句话吗？”

王世杰强笑道：“各位先生，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条件，其他的问题，有机会再说如何？”接着由主席宣布投票。

这是一件势在必行，舍此更无他法的途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以三百四十四票对五十票的多数通过了美国以四亿元援华的条件。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跳脚道：“这还成话？这种情势，居然还有五十个人表示反对，真太气死我了！”但时隔不久，另外的消息却使他几乎把什么都忘了：开封失守，刘茂恩下落不明。

“报告先生，”陈布雷忧心忡忡地说：“二十天前立法院通过四亿美元贷款的条约时，有人认为这是美援的开始，以后局势可以好转。但二十天后，美援情形一点不理想……”

“陈主任，”蒋介石冷冷地问：“有什么事吗？”

“是的，”陈布雷吞吞吐吐试探道：“刚才得到不少消息，说有一部分高级官员，准备把部分动产和眷属送往台湾。”

蒋介石追问：“知道的人多不多？”

“现在知道的人怕不会太多。”陈布雷道：“不过照一般情况来说，今后局势如……”陈布雷泫然欲泣，“如果不见好转，那末台湾是非利用不可了。”

“我们也曾谈起过。”蒋介石极力忍住心头的烦躁：“司徒大使老早同我说过这个，并且还有意无意地讨价还价。”

“乘人之危么？”陈布雷脸色苍白。

“管它！”蒋介石反问：“陈主任，你也认为台湾值得利用，而且已经有人去了。我不高兴！因为对我们自己，未免太没有信心了吧？不过准备还是准备，你以为目前台湾的省主席魏伯聪能负此重任么？要不要换人？换谁好？”

陈布雷心想，这可难说了。

石头城里并未听到炮声，但蒋介石从面前报纸上所刊载的“我军东北大捷”消息中，却隐约听到隆隆炮声。并且事实上南京已在慌乱之中，若干要员已举家迁台，这使蒋介石想到了更多、更令人烦躁的问题，突地对陈布雷厉声喝问：“陈主任，你以为谁去替魏伯聪最合适！”

陈布雷吓了一跳，还是期期艾艾道：“报告先生，主席一定想到了，我……”

蒋介石叹道：“我并没有确定，只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合不合适，我也没把握。”

陈布雷不敢问他此人是谁，但蒋介石却说下去道：“这个人是辞修。”

陈布雷一怔。

“辞修给人家搞得很惨，”蒋介石长叹：“他自己病得又很惨。搁在南京给人说闲话，我想要他马上到台湾养病，然后待机而动，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吧？”

陈布雷明白，蒋介石对此事已经有所决定了。只得唯唯称是，乘机告退，但蒋嘱咐道：“你尽量多找一些有关台湾的文件与书籍，让辞修参考，多多研究。今天晚上，我要请辞修过来，大家多谈谈，你也参加。同时准备一些东西给他。”

陈布雷感到棘手，这份差使实在难办，当夜陈诚到达，三人坐谈，更增加了陈布雷的不安。瞧模样南京大势已去，而台湾暗礁重重。“二二八”事件给予南京的沉痛打击固不待言，而美国对台湾的手法更使陈布雷等人寝食不安。陈诚将出任台湾省主席，份量上是够了，但来日大难，陈诚能挑起这副担子，并且在美方花色繁多的手腕之中，能对蒋忠贞到底么？

陈布雷观察着这位将军拘谨的礼节，不由自主眼眶润湿，怆然欲涕。他听蒋介石疲乏而低沉地同陈诚说：“伯聪对今后的台湾局势，恐怕不能胜任愉快。今后台湾的重点，该是军事。因此我希望你就移地台湾疗养，等待命令。”

陈诚表情紧张，久久始开口道：“领袖命令，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身体还未恢复健康，对台湾情形也多隔膜，领袖——”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你去台湾，不露一点风声，只说是养病。至于以后如何，我会通知你。不过你在台湾休养时，也该留心留心当地各方面的情形，随时报告。”

“是。”陈诚知道这下子是非去不可了。喜惧参半，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问：“是一个人去，还是全家去？”

“当然是全家去。”蒋介石沉吟半晌，睁开眼皮道：“有一件事应该特别注意。”

陈诚紧张地听蒋介石低沉地嘱咐道：“这件事情，就是留心看看，美国对台湾到底是何居心。”陈诚正想发言，蒋介石一摆手道：“我知道，已经有好几个单位在搜集这些情报，但总嫌不够。美国对台湾到底有什么目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娘希匹他要这块地方，怎能自圆其说？我们今天用到台湾！”蒋介石心情沉重：“等于一个……”他觉得这个譬喻很难出口，用一个败家仔抵押最后一件衣服去赶注，来说明台湾对国民党当前的处境，实在有点泄气。于是改口道：“陈主任，关于这方面，你同辞修说说。”

陈布雷龇牙咧嘴，搓搓手道：“我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恐怕大家都知道了。台湾今天的问题的确很微妙。譬如美国那些执政人经常在说：台湾虽已列入中国版图，但在技术上讲，在对日和约签订前，台湾仍是日本领土。

“先生前天也说过，麦克阿瑟对台湾的态度，叫人不大愉快。共产党总是在说美国侵犯中国主权领土，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这些都是事实，可是我们又不能公开抨击，反而让共产党的论调在民间、在政府之中发生作用，”陈布雷声调沙哑，“这情形，我们的处境是很不利的。”

蒋介石以拳击桌，说：“至于娘希匹什么‘技术’，也不能教人服贴！如果说签订对日和约是一种还没完成的‘技术’，那末开罗会议决定把台湾归还中国，不是已经完成好多年的

'技术'了吗?"

"是是,"陈布雷道:"我有一个看法,说出来恐怕不大好。"

"没有关系!"蒋介石道:"这里没有外人。"

陈布雷痛苦地搓着手,叹道:"对美国,我们很感谢他们在抗战时、在剿匪时对我们的帮助。不过,现在我怀疑他们的帮助。最近美国官方说'将台湾置于盟国军事管制之下',而且'正试图决定美国是否应采取行动以拯救战略性的台湾',我怀疑美国把中国的一切领土都看作是他的战略性地区,台湾不过是可以借口的地区之一。假如东北不交还中国,而是美军代苏军攻占东北的话,恐怕今天的东北也是他们的战略性地区……"陈布雷眼睛都红了:"没有感情,没有道义,没有……"陈布雷叹口气强笑道:"我的身体不好,精神坏透了,因此可能说话有不够乐观的地方,请先生鉴谅。辞修将军将有台湾之行,这真是当前责任艰巨的任务,先生说得一点不错,辞修将军对美国的手法该特别留神……"

蒋介石闻言黯然,他知道陈布雷能够有勇气说这些话,事情的严重已不问可知。但大势已去,除了台湾更无可以喘息的地方,而美国却对台湾有如许浓厚的兴趣,蒋介石烦透了。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美土;甘愿臣服,难免受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藏尸堆　康泽遭生擒
炸河工　陈仪表反对

却说局势动荡，南京苦热，蒋介石颇想到庐山乘乘风凉，换换环境。但又感到此时此地离开首都，是否合适？而庐山是否安全，也成问题，越想越烦，愈想愈气。

宋美龄瞧在眼里，不以为然道："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不必呕气。美国总统在局势紧张时照样钓鱼打猎，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至于庐山是否安全，我看不大靠得住。长江洪水成灾，上山瞧了不舒服；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也很难说。而且共产党在长江流域实力不小，经常出没；如果他们开个玩笑，我们在牯岭便吃不消。"

"那你不想避暑了！"蒋介石直抹汗。

宋美龄当着电风扇，笑道："我倒想到一个地方，不知道

你同意不同意？”

“什么地方？”

“你猜。”

“我才懒得猜。如果是昆明，我决不去。那里路远，南京一旦有什么事，就不方便。”

“我说的是莫干山。”

“莫干山，”蒋介石略一思索，频频点头道：“好好好。”

蒋介石夫妇去杭州上山之前，打电报要蒋经国也带着孩子上山叙叙。蒋介石突然感到，他老了。举目望去，似乎只有儿子才能给他一点安慰，亲戚部下虽有一大堆，但不知怎的，蒋介石感到，他同他们之间那种或明或暗的距离，是在与日俱增，永无休止。

莫干山上的鸟语泉声使人有脱俗之想，但给予蒋介石的却是寂寞孤独之感。他盼望儿孙上山，叙叙天伦之乐，可是盼到了侍从室的一个官员，带来了康泽被捕的详细经过，使他听又不是，不听又不是。

“报告领袖，”那官员放低嗓门说：“康司令被俘，事出无奈，领袖不必难过。”

“你说下去吧。”

“是。六月十六早晨五点钟，天还没亮。襄阳巷战已经发展到城东康司令总部的核心堡垒。对方突入围墙后，在院子里打了十几分钟，司令部里的人就缴了械，对方开始搜索康司令的下落。后来他们在中间大碉堡的第一层里，找到了司令郭勋祺。直到下午，他们还没找到康司令，便命令已经被俘的、康司令的少尉随从傅起戎作向导，到处搜索。”

随蒋一起上山的浙江省主席陈仪、杭州市长周象贤，侍从室俞济时以及汤恩伯等人走入会客室，见蒋介石紧皱眉头，在问："谁领头搜索？康司令没有来得及撤退吗？"

"是。"来人垂头答复，不敢正视："是康司令的少尉随从傅起戎作向导。他们在司令部门口的下面，找到一条地道。阴湿、狭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阵闷热夹着血腥气，他们都快呕吐了。里面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躺着，样子难看极了。他们亮着电筒一步一步搜索，顺着地道向左侧一拐，尸体还是堆得满满的。对方感到很奇怪：这个地方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为什么有这样多尸体呢？"

蒋介石鼓着眼珠听他报告，陈仪、汤恩伯等人也悄悄地立在蒋介石的背后，听他说下去道：

"再向前走一个石梯，爬上石梯之后，他们又往下走，到达一个很深的大坑里。每个人都弯着腰连爬带走，闷郁几乎使他们窒息。这时他们忽然看见一洞，洞口塞着一个死尸，脑浆血水还在一滴一滴淌着。他们把尸体拖开，看见里面有五具尸体。猛的有一具尸体爬了起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傅起戎脸色都变，扭过头来就往外跑。"

"跑什么！"蒋介石问。

"共产党一把拉住他，叫他别害怕，傅起戎一面喘气一面说：我不敢见他，他就是康泽。后来对方有一个名叫安秉仁的副教导员用电筒一照，康司令却又猛地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安秉仁问：快说，你是不是康泽？等了好大一会，康司令才说：我是一个军官，把我弄出去再说吧。对方就把司令抬出来。刚出地道，我们已经被俘的士兵都哇啦哇啦地

叫道：司令给捉住了！司令给捉住了！康司令一听又猛地躺下，说什么也不肯立起来。"

陈仪再也忍不住，插嘴问道："那末康司令是牺牲了，他不肯立起来。"

"没有，"来人道："他在地下躺了很久，对方的人连哄带劝，连说带骂，最后算是立了起来，给押到前线司令部。康司令满头满脸满身满胸都用泥抹遍，还抹了一些死人血。草绿色的卡叽军服，给血泥涂得不成样子。后来他们给司令换了衣服，洗了脸，人们才看清楚的确是康司令：高额角、粗眉毛、方脸大口。他两腿给炮弹片擦伤一些皮，伤得不厉害，见了共产党的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腿子该不会残废吧！"

蒋介石听到这里脸色大变，喃喃地说："什么！他还不想死！"

周象贤插嘴道："共产党恨康司令入骨，康司令大概是故意这样问问；看样子，康司令是牺牲定了。再说康司令追随领袖这么多年，同他们一定誓不两立……"但蒋介石似乎并未听见，只是气鼓鼓地独自沉思。他感到戴笠、康泽等人先后离去，或死或俘，绝非佳兆。而康泽万一不死，这给他的烦恼更多，内心闷郁，无以形容，倏地起立，往门外便跑。

汤恩伯、陈仪等人交换一下眼色，默默地随他出游，莫干山已笼罩在一片青翠茂密的林木之中，虽在炎夏，空气十分清凉爽适。但人们只感到沉闷郁塞，连呼吸都不畅快。蒋介石走了一段路，问："今天到什么地方？上剑池去吧？"众人唯唯。没多久进入山坳，沿山荫石阶下去，只见一条瀑布自竹

荫丛中奔腾而下，长达十余丈，水沫飞溅，晶莹耀目，投入深渊，陈仪忍不住喝采。周象贤作导游道："喏！这是剑池的磨剑石，瞧这飞瀑经过的石壁上，那'剑池'二字多有气魄！'古干将莫邪磨剑处'几个字更有一种、一种威风凛凛的味儿。"

蒋介石双手反剪，举目望去，"剑池"二字不知怎的变成"康泽"，心头十分乏味。但石壁奇伟，瀑布直泻，也感到甚为壮观；置身竹影水光之中，寒气冽人、凉彻心腑，在南京那份烦躁心情去了大半，也咧嘴一笑道："真不错。同庐山比起来，又是一种风光。"但他又问："你们看康泽被俘之后，不会投降的吧？"

侍从之中有人抢着答道："康司令绝不会投降。说句不中听的话，康司令想投降也不可能。因为共产党不能容人，康司令同他们结怨又深，此番落在他们手里，实在是无吉有凶，连凶多吉少这一句都用不上了。"

这个侍卫官是在揣摹蒋介石的心理，众人焉有不知。陈仪叹道："话也是真的，共产党如能不杀康泽，或者释放康泽，那对于我们的宣传，是一种不可估计的威胁。"蒋介石连忙接嘴道："那绝不可能，那绝不可能。他们怎能放过康泽？从AB团起，康泽便是他们的眼中钉，一旦到手，我不知道康泽将要死得怎样惨法！"众人明知西安事变时蒋能安全无事，康泽的分量无论如何重法，总比不上蒋介石吧？但情形既然如此，也就饱看风景，不便开口。

蒋介石突地又问："夫人到那里去了？"

俞济时连忙答道："夫人同几位女眷，一早在芦花荡、古天池游玩，还没回来。"蒋介石再问："经国什么时候上山？"俞

济时忙答："最快是明天下午。"

蒋介石扶杖弯腰，一言不发。

众官员见蒋介石闷闷不乐，也只得诚惶诚恐，跟他回去，莫干山多美的风景也顾不得了。蒋介石书斋坐定，随手一翻，阎锡山的"十万火急"电报摆在卷宗最前面：

"……晋中战役已告结束，职部伤亡被俘达十余万人。野战总司令赵承绶下落不明。职部经三十四天惨烈战斗后，失城十四座，太原已陷孤立之中。为坚守待援，职等决心死守，各怀氰化钾一管，与太原共存亡……"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感情甚为复杂，但对山西局势的趋势也极焦急。继续把卷宗翻下去，只见机要室截到的电报中有"赵承绶被俘"广播，赵承绶并未阵亡或"壮烈牺牲"，这使蒋介石郁郁不欢者久之，比失掉一个大城更感痛苦。

但还有使他难过的："保平线上我失城八座，师长陈志平被俘。"

"太原空投重要，"汤恩伯等人献计道："支持太原，也即是牵制敌人兵力……"蒋介石低沉地说："已经要他们把中航、央航的飞机派用场了。"

"阎总司令对兵源问题有一手，"陈仪道："听说他那边有很多日本兵，还是日本投降时收留的，而且一个个改用中国名字。这一次，这批日本兵一定会上火线。"陈仪皱眉道："这不失为一个办法，但一旦给对方发觉，在国际宣传方面，对我们显然不大好。"

蒋介石透了口气道："管不了这么多，由他去吧。问题是对方攻势似乎很急，我方将士不肯死战，实在教人着急！"

俞济时道："在南京时，曾听说美国要派兵来华支持，消灭共匪，不知道会不会成事实？"

汤恩伯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这样做，美国有困难，不如日本兵那样简单，说干就干。"

陈仪道："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以前是有可能，现在已不大可能。记得日本投降时，美国对华政策中，本来有一项叫做'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作为对华政策可能的抉择之一。后来马歇尔的调处代替了这种抉择。直到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对方并不简单，才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公开出兵是援华方式之一。他说'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协助，可以主要地采取三种方式，或是三种方式的混合，物质的、顾问、或是美国人员积极参加作战。'"

"我怎的记不起了，"周象贤道："后来怎样决定的？是出兵还是什么？"众人也把目光集中陈仪，显然人人对这问题着急。

"是啊，"陈仪皱眉道："那个时候，我们对魏德迈的调查人人注意，个个担心。可是魏德迈马上承认，最后一种方式——就是美国出兵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说：因为如果美国卷入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际作战，它将会遭到严重的指责。"陈仪叹口气道："老实说，我个人对美国出兵这一着倒没多大期望。但人家自己这样说了，而且公然昭告天下，这就使我非常愤慨。"

蒋介石把头一抬，问："公洽你愤慨什么？"

陈仪道："美国人太不给我们留面子了，这种心理基础是什么？值得我们思索。魏德迈说如果美国对共作战，将会遭

到严重指责，这句话对我们实在太不利！试问‘共产党人’有这么大的能耐，连美国都不敢出兵助战，说明了什么？而这个‘共产党人’的名词如果给美国或者中共解释为全体中国人，那末问题更多了！美国不敢在中国人面前派兵打中共，那把我们置于何地！”陈仪越说越气，立起道：“我主张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对我们的帮助以及各种批评，内中究竟主要包括些什么东西？如果的确对我有利，没有话说！如果只是利用、耍手法，那干脆算了。”

蒋对陈仪一向尊重，对这种不公开的意见也并非第一次听到，但当着这几个人，似乎有说几句的必要，可是措辞不易．沉吟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今天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反共十分明显，我们目前希望美国援助也是事实。不过，不过……”蒋介石实在难乎为继，忽地想到一个问题，示意陈仪留下，众人退出，急问道："公洽你是否听到什么？关于美国对华政策。”

“没有，”陈仪道：“我只是感觉到。美国官方发表的各种文件，我也曾仔细推敲，认为情形很糟。可以使人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美国这样子搞下去，首当其冲受到坏影响的，却是我们自己，他们批评我们是这样肤浅、骄横、自私、狡猾！”

“有什么凭据！”蒋介石大感骇异：“公洽你有什么凭据！”

“眼前就有很多凭据！”陈仪怆然道：“好多带兵的中下级干部向我发牢骚，他们对剿共没信心，对美国的援助更没信心。不幸在这短短几十天中，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师

长陈志平、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等人都告被俘，无一阵亡！说明了……”蒋介石立刻截断他的话道：“没有关系！敌我力量对比，我们还占着上风！至于美国，也不会坐视成败，他们会有所表示的！这一点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蒋介石从莫干山回到南京之后，感到非这样说不足以替文武官员打气。前方节节失利，蒋介石仍表示有信心，批准了催泪性毒气手榴弹的使用，并且首先发给晋中战场，用以支持阎锡山，牵制对方兵力。黄河南岸冀鲁两省交界处对方在抢修堤岸，有利于共，蒋介石也批准了空军轰炸堤防，扫射民工的计划。这两件事蒋介石并未花多大时间考虑，认为做了就算，不择手段，是谓信心。

但在这期间，有一件事却使他失却了信心，那是到蒋介石那边紧急求援的请愿团，越来越多，无法应付。他们一非学生，二非共党，是道道地地的南京政权拥护者。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成群结队到达总统府，那些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使蒋介石一听见请愿更头痛，下令停止接见。

其中单表山东省的立委、国代和监委们，他们鉴于共军迫近济南，万分惶急，要求中央立派援军，解救济南城中他们的财产和家人。这批官儿们以为兹事体大，蒋介石没有拒见之理，事前竟未请示老蒋约定时间地点，一个劲儿往蒋官邸而去。侍卫长一见情形紧张，怎敢迎之入内？请愿团碰了一鼻子灰，便退而求次，跑到国防部守株待兔，准备等蒋到达该部，便即哭诉。

不料蒋介石早已闻讯，不去那边；团员们也得到通知，

还挨了国防部一大顿痛骂，气得心肺都快爆炸。最后想到与其找侍卫长或国防部中人，不如给蒋介石一个电话，直截了当。于是一方面书面请愿，一方面与蒋通话，自以为百无一失，不料蒋介石正没好气，在三次求见的电话到达后从椅子里直蹦起来，把他们的请愿书往地上一摔，大叫道："我不是你们的奴隶！我不是你们的奴隶！"

山东请愿团说什么也想不到有此遭遇，但蒋既不见，也没办法，只得给蒋再呈一文，要求立即派兵援鲁，附带申诉请愿而受委屈的经过，黯然离去。

蒋介石对这件事并没心平气和，陈仪却匆忙求见，表示反对派空军大炸河工。蒋介石击桌道："你们反对这反对那，叫我怎么办！"陈仪道："正因为我们拥护你，所以反对中央有此失策。"蒋介石道："这不是失策！这样做，可以使共匪增加很多负担，有利我战局的挽回！"

陈仪道："话是这样说，但此举显然不利于我。共方已经发表声明，我们假定拿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它的声明，到底能加强对共的痛恨呢，还是反而使人不满于我。"

蒋介石愤然道："共产党只是嘴强，由他们放屁，不管！"

陈仪一怔，心中大急。待他略为平静，婉言相告道："二二八台湾民变，公洽无地自容；乃蒙不杀之恩，公洽早已决定把这把老骨头为政府效忠……"说罢泪下，蒋介石吃惊道："公洽你怎么啦！提二二八干什么！"

陈仪拭泪道："君子爱人以德，公洽虽非君子，但这句话的意义还算懂得。如今我们痛炸黄河决口修堤河工，这只是徒逞一时之快，后果十分不好。公洽爱护委座，所以斗胆表

示反对这样做，……"蒋介石见他态度恳切，只得点头道："你说对方有所宣传，说了些什么话，值得你这样紧张？"

陈仪道："对方为了这个发出紧急呼吁，说我们炸毁河堤、企图水淹共区于前；又扫射河工，企图阻止修复堤岸于后。如果这件事情在军事上对他们有利，他们这样紧张就有说话余地。但按照面前的情形来说，他们这样呼吁并非为了军事，乃是为了黄河下游以南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省及河北省一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安全。"陈仪声音提高："就为了这，公洽感到如果我们再去阻挠，势必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为敌。"陈仪怆然道："今日之下，我们对老百姓的感情，设法弥补都得花好大气力，可再也不能树敌了啊！"

蒋介石不作一语，送客道："我知道了。现在我要出席立、监委员茶会，以后再谈吧。你回杭州之前，反正还可见面。我们一起出门吧。"陈仪唯唯。蒋介石满肚别扭，在总统府中那个会上劈头便说："今天我请各位到这里来，是为了团结；只有我们国民党党员团结起来，才能应付目前局势！

"你们四百多个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党员。在平时，于院长、孙院长同你们说的很多，但今天我要特别请你们来，谈谈团结问题！在团结问题之前，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信心问题。——你们对目前局势太没信心了。

"当前的经济与军事情势，比较三个月前并无变化。物价上涨有限，但法币基金并未减少！军事虽有挫失，但新生力量正在成长，你们慌什么！

"今天人心不安、社会动荡的原因在那里？我认为是某些人不明真相，受人宣传影响，失去信心所致！你们中间如

果有这种党员，就是不遵守党纪！就是畏惧困难，党要重办！政府要重办！你们要反省反省！”

于右任见蒋一上来就那么大火气，只得捋着一把大胡子，坐在主席台上干瞪眼；孙科眉头紧皱，脸无表情，同四百多立委监委静听蒋介石骂了个够，于是宣布散会。

会后蒋介石留于、孙等人略作交谈，问道："空军出发黄河，轰炸匪共，你们认为如何？"于、孙二人互相望望，希望对方开口。蒋见状不悦，催道："你们反对吗？"

"不不，"孙科道："对于军事行动，除了服从，就没别的。如果超出军事行动以外，譬如说，譬如说，譬如说……。"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牵涉到修复黄河决口以及河工安全问题，"孙科道："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了。"

蒋介石无言，却把目光射向于右任，于忙说："我的意见同孙院长差不多，差不多。为今之计，最好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抨击。"他语气一顿，继续说："今天我们正在为一个问题大费周章，院中同仁也很表愤慨，正想向总统有所报告。"

"是什么？"蒋介石道："是外面传说关于和平谈判的事吗？我们不作表示。"

"不不，"于右任道："关于和谈的传闻大家没有意见，兵慌马乱，够瞧的了，人当然愿意休养生息，不闻干戈。今天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美国官兵又在上海肇事，有几个美国水兵上岸寻乐，打伤了一个中国人。目前那个美国兵不但未受处分，伤者反而被捕，于是民间大哗，监察院也收到不少来信，使我们很难说话。"

蒋介石沉吟半晌，起立道："这些问题，我看是地方问题，由上海当地解决算了。如今东北情势危急，我们要集中力量挽救东北。"于、孙等人陪蒋出门，于右任低声说："有人向我建议，东北局势如由张学良出面，情形可能好些。我不知道是否有道理，请总统考虑。"

蒋介石说了声："啊！我会考虑。"立即上车，绝尘而去。张学良对东北局势有无好处？如果释张，情形可能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蒋介石早已考虑过了。有过这么一次：张学良病倒息烽，而且是盲肠炎。刘副官把他送到贵阳求治。因为兹事体大，必须呈报蒋介石，以蒋的指示为依据，但呻吟床褥的张学良好几天得不到答复，而盲肠炎的变化已不能再等候指示，最后还是贵阳医院一位医生为治病救人，把张学良在绝境中救了回来。可见蒋对东北问题，似乎已经急得连张学良都早已忘了。正是：烽火漫天怎么了？其中因果可知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图潜伏　西田忙布置
开餐馆　东窗告事发

话说一九四八年秋季，东北战局急转直下，隆隆炮声中，国民党文武官员忙于疏散，顾不得欣赏关外秋色的景致了。在沈阳美国领事馆中，有一天晚上灯火辉煌，大客厅中气氛低沉，却看不出一点儿撤退迹象。而美酒佳肴，箱笼杂物，又似乎在欢迎有客到来。长桌上高矮肥瘦面对面地坐了好几个，但主席却是一个日本人：西田。

“绅士们，”西田说得一口流畅的美国话：“我离开沈阳，一眨眼几个星期过去了。这次回来，重又见到威尔斯先生，亨特先生，李嘉森先生，巴兰先生，佐佐木弘经先生，心里很高兴，因为一个更艰巨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一向不在乎这些的，各位大概都能同意。

“这一次，”西田道：“我见到了杜诺万先生。杜诺万先生对在座各位的信任与日俱增，而对于我这个美籍日人来说，这种信任更感荣幸。”

“东北的局势大家看到，”西田鼓着眼睛：“蒋介石的部队很快就会离开；”他叹口气：“对于南京的低能，杜诺万先生同我们一样，表示了无限的愤慨！但事情已摆在面前：今后同共产党的东北作战的，不是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他把手指绕了个圈儿：“而是我们几个！”

佐佐木弘经一怔道：“西田先生，战略情报局决定把我们留在东北？”

“是的，”西田道：“我想你不会介意。”

“不不，”佐佐木弘经忙道：“我只是问问。”

“那很好，”西田干咳一声：“杜诺万先生要我们立刻弄清楚三个问题：检讨一下过去；安排一下现在；估计一下将来。巴兰森先生可否把第一个问题扼要报告一下？”

巴兰森把雪茄往烟缸一搁，迂缓地搓搓手道：“可以可以。”他想了想：“绅士们，我们的领导人深深地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因此在二次大战期间，日、德、意——尤其是希特勒，给予我们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我们反共分两方面，对内成立联邦调查局，对外成立情报局，那是一九四一年七月间的事了。

“陆军系统的杜诺万先生出任局长之后，第二年扩大组织改为战略情报局：O・S・S。在我们机构里尽是英雄好汉。”他笑了笑，“例如G・E・布克斯登上校，他还同杜诺万先生创办了极端反共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同华尔街有关的积极

反苏的朋友、白俄流亡亲王与将军塞尔盖·奥布伦斯基，甚至纳粹朋友等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里我必须重复杜诺万先生的嘱咐：我们到底为什么目标而战！”

大客厅中烟雾腾腾，西田悄悄地推开一扇窗子，探头窗外，前后左右扫视一遍，听巴兰森说下去道：“我们为何而战？大家在二次大战时期已看清楚了。杜诺万先生要我们分赴各国收集情报，并不注重于希特勒，主要却是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我们的人有的穿上外交官的燕尾服，有的打扮成为商人，有的披着黑色长袍，有的算是新闻记者。但在中国的情形比较好，我们还公然挂着 O·S·S 的证章。

“由于戴笠、胡宗南将军的合作，我们在西安小雁塔还训练过朝鲜人，这些情形都说明了我们作战的目标，充分掌握中国，利用中国作为对付朝鲜的跳板之一。”西田闻言，大点其头。

巴兰森笑笑，吸了口烟道：“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过去那一段，我们有些什么收获？战略局在中国的活动，我想可以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从美军进入昆明，到日本投降之前为止。在这期间，我们以‘联合对日作战，中美交换情报’为借口，在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设立了总支部。西安的总支部还在华阴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我们的总部设在昆明，附设于驻中国的美军总部，这一段的工作十分顺利，痛快极了。

“第二段，应该从日本投降之后算起，到目前眼看东北快要完蛋为止。本来，在一九四五年间，我们就已宣布撤销战略局了，但事实上，”巴兰森“嗤”地一笑：“这瞒不过大家，我

们照样在中国忙碌。还可以说：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只是在名义上撤销战略情报局，而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更为展开了。不过也有一些变化，例如战略局在名义上撤销之后，杜诺万先生改任中央情报局J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谁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谁也不清楚它有多大规模。我们在活动上也稍有修改，例如在日本投降后，活动方式上也有些变更，改用'遣送日俘、日侨返国'耍花样。并且撤销了昆明、重庆、西安等地的总支部，只留少数人在当地工作，大部分人员分赴上海、广州、青岛、北平、东北、郑州等地，设立了新的特种机构。那时光因为美军已自中国撤退，战略局在中国的总部已移往上海；并因美国海军方面同蒋介石有特工合作协定，我们总部的对外名义也就易名为'海军第四十四外事观察队：E·S·D'……"

"巴兰森先生说得很对。"西田接下去道，"请大家温习一下过去，可以帮助未来的展开。现在，四十四外事观察队已经宣告结束了！各位身上将担负起新的差使。"

巴兰森打开一瓶白兰地，给自己斟满半杯，渗入冻水；再把瓶子递给旁人，喝一口，笑道："西田先生，允许我补充几句。"

"可以可以。"西田这个美籍日本人，有如其他同美国特工在一起的外国人那样，自卑感甚重。只见巴兰森声色俱厉，说："在东北作战的我们伙伴，有几个不同的国籍，但目标只有一个：反苏反共！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公开活动过，也用'联络''视察'名义活动过。我们无论用公开的名义也罢，不公开的名义也罢，我们的目的并无二致。"巴兰森大口喝酒："我

们的目的是完成日本人所完成不了的：向朝鲜、中国、苏联下手！在亚洲能够独霸，在全世界可以独步！"说罢又喝。

西田透一口气，微笑问道："说完了？"

"说完了。"

"我来报告。"西田说："我们过去的情形，刚才巴兰森先生说得很清楚。今后，我们的做法是，"他放低声音，"全部转入秘密活动！"

在座各人闻言纷纷喝酒，不作一声。

"这是未来，"西田说："现在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他也喝了口酒，"绅士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同蒋介石的人合作得很好。通过他们，我们的力量已到达中国的各地机关、工厂、学校、商店、交通部门和每一个角落。我们甚至通过曾经在中国住过的日本人，以及在中国多年的传教士，对中国各省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况，做过详细的调查侦察；我们还同黑社会势力和地方有力分子取得了联系，对我们的帮助大极了。

"但我们特别注意东北，因为东北接近苏联朝鲜，容易取得有关他们的情报，这是一；东北自从日本投降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增加得极快，这是二；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这是三。有此三者，我们一定要在东北打开局面。

"今后，杜诺万先生重视东北的做法，可以从这些事实中感觉到：例如战略情报局不但在东北设立了总支部，而且北平的总支部也在长春和大连设立了情报分组。同时上海总部也直接派人到东北视察。今后我们在东北活动的重心，则仍为两个地区，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南满以大连为中心；目

标仍然是搜集军事设施以及工业设备的情报。至于我们在东北当真完蛋之后的具体做法，那就没有现在方便了，可是也不错，上面订下的办法很好。”

见众人神情紧张，西田强笑道：“上面要我们做老板，开一个餐厅做掩护，而且连名字都有了。”

“叫什么名堂？”

“叫做‘亚利餐厅’。”西田道：“名字反正无所谓，大家记住就行。”他干咳一声：“我们这里对于建立一个电台是家常便饭，但弄一个餐厅倒是不简单，慢慢商量吧，我不相信共产党明天就会到沈阳来。”他喝口酒：“这里，有一个《十月潜伏活动计划》，也留着慢慢谈吧。让我们先回忆一下，过去进行的工作方式以及成就，有些什么可以拿来做参考的。”

巴兰森苦笑道：“看样子，我这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眼看做不成了。我不能再挂着‘视察中国人民痛苦，以便分配救济物资’的招牌得到便利了。不过我所搜集的东北军事地图、兵要地志、经济交通情况等等的情报也不少。”他指指佐佐木弘经：“他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给我们邀请进来的。佐佐木弘经先生本来是日本特工，经验丰富，我们实在太需要了。除了他，还有中英混血儿吴人杰先生，内蒙人日本特工伯彦苍先生，坂下喜一先生，曹承德先生，萧耀庭先生，台湾人杨朝和先生，山村嘉昭先生，竹内始先生等等，都是好样儿的，今后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发展组织应该是工作之一，这个，西田先生当会同意。”

西田忙笑答道：“是的。”

佐佐木弘经也找到机会说话道：“我感谢美国朋友对我们

日本特工的重视。不过我们也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T·S'特工组织，为总局搜集了哈尔滨军政情况、哈尔滨内外治安情况、开源共军动向、四平军政经济及社会动态、哈尔滨、长春与长春、沈阳间的共区情况、共军九月攻势动态、东北共区东部国境干线道路、北满铁路运输情况、滨江站火车运输统计表，内蒙人民自治政府组织概况等等重要情报七十八份。"

巴兰森嘴角上泛起一个不屑的笑容，佐佐木弘经忙说："当然，我们的'T·S'成绩还太小。不过可以顺便报告一下，T·S 的组织成员以满洲国官吏、警察、宪兵、地主为主，我们坚决主张反共，重建一个满洲国。至于今后该怎样做，还得请大家指教。"

坐在一边摇摆双腿的亨特从嘴角拔出雪茄，苦笑道："我想我不应该再住在美国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先生的隔壁房间里，这样对我不利，西田你说我该搬到哪里？"

西田还没开口，巴兰森接嘴道："那还不容易？你还怕没地方去吗；那几个小娘儿们，怕要为你展开争夺战啦！"于是客厅里爆出一连串笑声。亨特道："说正经的，谈到过去，我认为关东军手上那份有关苏联在亚洲的军事设备情报，落到我们手里是件大事。日本和满洲国十四年来在东北的军事工业设施、各地产资源、地理、交通、气候、人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有关苏联的各种材料，我认为应该继续搜集，尤其是各地有关军事战略价值的情况，以后更不可少。去年我们曾派出中村乔治先生，设法弄了到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在'八一五'后密藏的大批资料。这批宝

贝埋在长春东光区东安后街三〇七号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庶务科长柏原一马家里。”亨特拍拍额角：“那实在有味道。记得去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村同两个美国朋友，从晌午起开始挖掘，连破碎纸片都不肯丢弃，一共运走了三吉普车。”

“还有旁的玩意儿吗？”

亨特摇摇头：“没有。只有一百几十本册子，我们以为没什么大用处，就没照单全收。”

“是些什么册子？”

“大都是精密数字，表皮都印有殊红色‘极密’两字，是满洲国新京特别市大同大街四〇六号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所有。记得内中有什么军需工业能力、满洲帝国接壤苏联极东及外蒙古详图、苏联乌拉尔以东制铁资源地图、战力之构成、军政初期工作要领等等，材料还是不错的，嘿，一大堆！”

“那为什么不拿光它呢？”

“也得给蒋介石留一点。”亨特微笑：“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重要，那末我们运走的三吉普车材料的重要性，更是可以想见了。”

“这批东西——就是留给南京的哪些，现在什么地方？”西田问。

“在长春，”亨特道：“由西通化警察分所交给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

“我想，”西田喝了口酒，抹抹嘴道：“潜伏计划之中，我们的工作对象，应该先谈谈。哪一位先开口。”

“这个，”巴兰森道：“应该参考一下其他机构的纲要。”

“好的，你说吧。”

“我举的例子，是天津我们机构的。”巴兰森沉思，忽地直扑窗前，众人一愣。

但巴兰森迅即坐下，大口喝酒，苦笑道：“我发现有一道光掠过窗前，原来是探照灯反射在隔壁窗玻璃上，没有关系。不过我应该提醒各位，我们的处境今后不见得有利，得随时随地注意，要记住蒋介石快撤退了！”

众人默然。只见人人喝酒，个个抽烟。

“天津的情况不错，”巴兰森言归正传道，“我记得很多事情，可以提供我们今后潜伏工作的参考。

“战略局在天津的机构叫做‘美国陆军联络团天津分团’，在天津第十区香港道二三四号，有几幢理想的房子。我们的阵容也很好，有老友杰克逊、福斯特、亨尼克、卡罗尔、怀特赫斯特；纳粹党前辈舒路兹、白俄卡路那武赫、狄弗兰克；还有日本老友伊藤初太郎、古谷久一等人。他们在一九四六年订定的《间谍工作指示》，也是针对东北、朝鲜而定的。譬如关于长春、沈阳、安东、大连、哈尔滨、佳木斯、吉林、绥芬河、延吉、北平、烟台、青岛、天津、广州、上海、日本、旅顺、海参崴、朝鲜之间来往的船只和铁路、公路、小路等等交通的情报。”

“绅士们，”西田道：“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多谈些更具体的东西，对我们今后有所帮助；那些原则性的，我们知道的已经很多。巴兰森先生一肚子东西，可否多说一些具体的？”

巴兰森感到扫兴，淡淡说：“如果问题扯到怎样开餐厅，我就不是内行；西田先生能做日本料理，你自己来报告罢。”

西田心中不乐，嘴角只好堆起笑容，说：“巴兰森先生太

客气了，他的火腿蛋做得也不错。不过我们在这里潜伏，无论如何不该出面搞餐厅。现在可以开始物色理想人选，谁有老朋友懂得这一套，请随时介绍；那些同我们本来关系密切的人，可以不必了，会露马脚。”

“照通常的办法，”亨特道：“有一两个人知道怎么回事便够了，不必从老板到茶房都是我们的人，西田你说可好？”

西田领导的东北潜伏计划，蒋介石很快便知道了。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美国反共如此不惜工本，同他的利益完全一致；但正因为美国在中国这些事情做的太多了，蒋介石不由得感到担心。

“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召见戴笠的继任人郑介民问道：“他们对新疆、对西藏、对蒙古、对朝鲜乃至对东北的反共布置，我相信对我们有利。可是他们做得这么深、这么广，同时也使我感到不安。”

郑介民懂得蒋介石这句话的意义，答道：“领袖可以放心，他们大概不至于。”

“你有什么根据呢？”

“这，”郑介民答道：“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他们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并未蒙受不利。譬如当年李大钊在北京给逮住绞杀，事先曾向美国使馆方面联络，美方答应协助。在逮捕那天，美国兵营还派出一百多名军队，在四周布防，以免李大钊逃脱……”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抓李大钊不是我们经手的。”郑介民忙说：“是的。还有一个例子，三十四年我们抓杨潮，也是美国人帮的大忙。当时他在福建永安美国新闻处做事，事先听到风声想逃，幸亏给美国新闻处处长蓝德留

住了他，说他们可以保护，何必逃亡。后来蓝德同战略局的高级人员白朗派人会同我们的人逮住了杨潮，送到保安处，此后杨潮就给处决了。从李大钊到杨潮，说明了不管中国是什么情况，美国人帮助中国反共，都是一样的，我想以后的局面一定不变。因此对他们在东北潜伏也罢，在其他地方潜伏也罢，似乎不至于有什么意外。”

蒋介石不作声。事实上也难作批评，难下定论；只是嘱咐郑介民要时刻留神，不得松懈。没多久便获报告，说沈阳亚利餐厅已经开张。上海美军联络团总部加派密亚当携带大批通讯器材到沈，协助布置潜伏工作。军统人员吴人杰也参加了一份，还到沈阳美国领事馆二楼，总领事瓦尔德办公室隔壁亨特屋子里，受领潜伏任务，领到美制收发报机两部、发电机一部，密电码五本，金元宝、金条共十件，美国战略情报局以为天衣无缝，蒋介石也以为大有帮助。不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些玩意儿在东北解放之后，没多久便东窗事发，一网打尽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却说西田等人潜伏东北，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原来美国空军在汉口开舞会，乌黑之中轮奸了所有的女人，这使他们“闻猎心喜”，也跃跃欲试起来。正是：奸淫掳掠作等闲，半殖民地诚堪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大淫乱　洋空军汉口下池
小抖乱　洋水兵高雄上岸

话说美国空军"来华助战"，打日本军阀时还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但对他们的走私与侮辱女人，已经敬谢不敏。迨日寇投降，这些飞将军还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扩大中国内战，伤害中国人民，情形就更为不同了。广大中国人避之则吉，只有少数"有关方面人士"为他们吹吹捧捧，拉拉扯扯。

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那一天合该有事，国民党定名为"爸爸节"，市面照例有庆祝仪式，驻在汉口的二十几个美国空军佬地也按不住那一腔欲火，非要在中国女人身上找"刺激"不可，于是定下毒计，舞会在那鄱阳街景明大楼五楼某洋人办公室内开始。

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说起来有一段古：七月间菲律宾驻

汉口代办塞拉芬为了庆祝该国独立纪念，在汉口规模最大的德明饭店举行了一个晚会。红男绿女，蜡板银灯，已使美国空军们想入非非，欲在这些良家妇女身上动主意，刺激刺激。无奈她们的老爷先生都在一起，众目睽睽，难以下手。但知道塞拉芬交游广阔，手中有大批名媛，于是要他帮忙拉拢，介绍介绍。塞拉芬也不知道从那里学到的算盘，一口答应，但要美国空军支付德明饭店舞会一笔不小的费用。美国空军享乐至上，钱反正来得容易，于是一言为定，等待消息。

这个拉皮条的人，很快找到在江汉歌厅的菲籍洋琴鬼大比克罗斯，共商大计。大比有一个中国姘妇张月明，原本是个舞女，人称之谓张太太。这位张太太的确交游甚广，穿针引线，东邀西请，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二十几个大家闺秀，名门女人。其中包括三个歌星、《武汉日报》女记者杨××、市议长张弥心的如夫人、湖北某大官的如夫人、某著名歌唱家的母亲和两个姊妹等人。

名单开到，安排就绪，仍由菲律宾代办出面发出请帖，而这个请帖"见者摇头"，竟在帖上印有裸体女人的素描，脉脉含情地望着几个酒瓶。图画庸俗之至，印刷却精美得很。一干人等摩拳擦掌，准备大嚼一顿。但又怕她们见机而退，功败垂成。张太太便拍胸脯道："请她们来跳跳舞怕什么呢？谁都知道大比代办的名望，何况还有美国空军？她们一定会到，到后上得五层高楼，把电梯停了，把窗子关了，难道怕她们飞走不成？到那时再把电灯一关，那要看你们的了。至于事后如何，我也可以担保，她们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碰到这种事还会同人说吗？你要她们打官司，她们都不干呢？是

吗？哈！"

塞拉芬的美国朋友想想也不错，鼓掌志庆，说："张太太，你这次帮忙是帮定的了，横财也是发定的了。"张太太扭扭捏捏，得意忘形地说："还有哩！她们不但不敢抛头露面，而且她们这件事情的把柄捏在我手里，今后你们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说罢阖座欢呼，皆大欢喜，只等待"爸爸节"的到来。

那些名媛淑女，还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舞会，八月八日那天便打打扮扮，准备前往。而在景明大楼五楼，早已充满了野兽的叫嚣，自黄昏时起更见热闹。八月的汉口仍极闷热，但入夜以后暑气渐消；而在五层楼上那群美国空军，却象给火焰烧得没法忍耐一样，在屋子里跳跳叫叫，叫叫跳跳。直到十点过后，给张月明骗去的太太小姐们，陆陆续续翩然而至，美国空军这才静了下来，静待攻势。其中只有三个歌女例外，她们一个芳名熊洁，一个洋名莎莉，一个名叫燕秋，是被张月明筹备"舞会"的江汉歌厅茶房杨玉麟找来帮忙的，每人各得伴舞费两千万元。她们见客人全是洋兵，略感惊诧；而二十几位太太小姐更觉慌张。但她们只猜测到这些美国兵可能举止不文，跳舞时暗中揩油而已，再也没想到面前那一群却不是人。可是歌女经验多，莎莉上楼后暗叫不妙，便想夺门而出，刚到达电梯口，却给人们一把拖了回来，说奉主人之命，电梯只供客人上楼，不让客人出门，以免失礼。莎莉也没有办法，只得提心吊胆，回到屋里。

接着舞会开始，最初的情形不出人所预料，美国兵个个以老鹰捉小鸡之势，把舞伴搂得喘不过气来；继而原形毕露，

由抱到吻，由吻到摸，最后电灯熄灭，一片惨叫哀哭声中，美国兵如一群饿虎，有的猛扑在沙发上，有的把人抓到隔壁小房间去。太太小姐们突遭毫无人性的侮辱，哭泣呼号，挣扎咒骂，混乱恐怖，有如地狱。但这些都没用了，墙壁是厚厚的，大厦是高高的，窗子是密密的……

而其中比较漂亮的太太小姐，更遭野兽群蹂躏四次之多，景明大楼一片愁云惨雾，美国空军欢天喜地，丑态毕露。其中歌女莎莉嗓子有名，姿色稍差，面有豆皮，因此美国空军对她兴趣不浓，她也就比其他受难的姊妹略为自由一些，于是在电灯熄灭不久，一片混乱声中，她偷偷地溜下楼来，一口气奔到附近警察第六分局报告，警察局闻讯觉得为难，但中国女人在受侮辱也不能不管，立即派出一队警员。

汉口警察第六分局的警员们，从来没办过洋人集体奸淫的案子，又担心，又气愤。担心的是这件案子事关"盟友"，如果弄不好，给上面申斥一顿，既可能戴上一顶红帽子，又可能撤职查办。但人心是肉做的，莎莉的报案绝非胡说，这种没廉耻的事情不能不办。于是在短促的商议中，决定带照相机弄到凭据再说。一行人等气愤地冲入景明大楼五楼，未入室已听见哀哭声，一进门所见更不堪入目。警员正拉开相机，美国兵已有所觉，一个个猛地立起，呼啸成群，掏出手枪指向警察，这使警员们反而措手不及，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美国空军夺门而出，有如一群野兽，奔回他们的巢穴去了。

慌乱中那些太太小姐也乘机逃脱，可怜她们惨遭侮辱，不敢报案；只剩下三位军官太太走得慢，哭哭啼啼，同警员

们一起到达警局，分局长连夜升堂侦讯，了解全部内容后也就把她们放了。三人临走，口口声声哀求警方，千万不可把她们的名字公布，否则一定会闹出人命，分局长也只好答应，开始草呈报告，那时光已经深夜一点钟了。

汉口各有关机关闻讯大惊，怕兹事体大，闹出去牵涉太广，命令封锁新闻，但这种事情人所共愤，岂是封锁得了的？第二天汉口《中国新闻》晚报已经透露，八月十日也有两家日报刊载，尤其是《大刚报》在文中指出这次集体强奸的兽行是"所谓盟友干的"，整个汉口为之轰动。十一日，《大刚报》再度尖锐提出，说这种伤风败俗的兽行不但侮辱良家妇女，抑且有辱国格，主张向美国空军提出严重抗议。

于是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汉口有这么一件不成话的兽行了。

蒋介石心情本已恶劣万分，闻讯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陈布雷脸色铁青，声音都变了："这件事情如果外交部不提交涉，或者汉口当地不去严办，那末后果实在不好。"陈布雷声调颤抖："可是目前的情形，我们似乎又不能办，——不能办，但事实上又非办不可，不办不足以使当事人心服，不办不足以使——"

蒋介石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先通知湖北，叫他们再弄清楚，等待指示。"

"指示很简单，"汉口市长徐会之向办事人们苦着脸道："只是要我们再查。其实再查下去，还是这么回事，我们实在太狼狈，太莫知所措了。你们可以告诉新闻记者，说这件事实在令人愤慨，可是被害的人们都不敢出面，因此本案就没有

原告。没有原告，怎能进一步办事呢？”

但当愤慨的新闻记者再去找徐会之时，那个汉口市长干脆摊牌了。他哭丧着脸告诉人们道：“老实说吧，这件事情希望各位不必太热心了。这是美国人干的好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还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奉劝诸位不必再去采访，登这类新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新闻记者们相顾愕然，怎么也没料到堂堂一个市长，会说出这番话来。有一个记者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市长，我们知道你有苦衷，但想不到是这样处理。”

“这样处理不恰当吗？”徐会之问。

“不但不恰当，”记者道：“而且不成话！”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的政府不成话！”那新闻记者沉痛地说：“我应该告诉市长，我是党报的记者，是个老国民党，这句批评话绝对不是同政府为难。试想这么重大的一件强奸案，我们国格扫地，廉耻丧尽，政府不但不严重抗议，反而要大家别吭气，请问这不是替共产党做宣传，要老百姓感到只有共产党对大事才敢据理力争吗？”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连忙转圜道：“刚才那位同志的话很对，可是政府有政府的困难，大家也该体贴体贴。兄弟是《华中日报》的负责人，今天在坐的也有《华中日报》记者，但《华中日报》对这件事不会再有什么报道，因为这个新闻到此也不必追究下去了，再追下去，只有把美国空军指出来，——这个，拿今天的情形来说，实在，嗯，实在，实在不大合适。”

警察局与市政府的高级人员也纷纷发言，认为这个消息是没什么可以发的，同时提醒记者们：为这件事情表示愤慨、要抱不平的乃是中共，大家如果也这样重视强奸案，无形之中等于受中共利用。

记者们越听越不服气，《大刚报》记者也忍不住，愤愤地说："听了地方首长的谈话，我心里万分难过。人家设下了陷阱，驱使我们中国女人供他们集体奸淫，对方根本已经不成为人，而我们如果畏首畏尾，老实说也已经不成为人。我绝对无意口出恶言，谩骂官长。事实是这样的，——"

"也不，"有个官儿笑道："我以为大家不必这样紧张，这批太太小姐们，太不检点了，应该受到惩戒！"

此言一出，满屋哄然。人们纷纷发言："他妈的你这种口气，把中国人都当大王八啦！""你是谁！你说这种话，难道你的母亲姊妹如受侮辱，也认为罪有应得吗？奴才骨头！"

记者招待会不欢而散，发言的新闻记者都受到严重警告，按下不提。那边厢蒋介石也委实着急，生怕事情闹大，面子难下。

陈布雷在极度忧郁愤慨之中，身体日趋衰弱，肝火越来越旺。一天之中，总有好几次想在蒋前痛述利害；可是一见蒋面，自然而然改变主意，嗫嚅难言。蒋介石见他态度反常，还以为局势恶劣，乃使忠贞如陈布雷者，为之精神恍惚，事实上他也猜到了一半。那天晚上不知道哪一位将军报告蒋介石，说在河北打了个胜仗，蒋介石返回官邸后也居然有了笑容。陈布雷认为机会已到，再三斟酌措词道：

"汉口那件案子，地方上已遵照总统意思，勿使扩大，可

是一般舆论，对我们似乎不大有利。当年沈崇案不了而了，中共抨击未休；现在是沈崇案的扩大版，我们如果再不表示态度，这个，这个——"

蒋介石皱眉道："又有什么新的消息？"

陈布雷道："消息是有的，现在汉口地方当局只得借口该案无被害人提出诉讼，进行不易。同时也找不到舞会请柬，这使警方在搜集证据时甚感困难。景明大楼一家油行的副大班曾经公开承认这么一个舞会，但否认有强奸情事。他的证据似乎无力。同时他说接吻是外国人极平常的事情，那天晚上接吻大概是免不了的——"

蒋介石不耐烦道："其他证人又怎样表示？"

"材料不大完整，"陈布雷道："只是警察局长任建鹏说过几句风凉话，他说只要有被害人肯指出美国空军的姓名面貌，他一定去抓人。市府秘书长孙际旦认为这件事还是私了的好，他将以私人资格给司徒大使和傅泾波去信，避免提出正式交涉。"

"那几个牵线人又在哪里？"

"据报告说，那几个牵线人张月明、杨玉麟、曹秀英、刘宝山、张继赛，已送地方法院；菲律宾琴师等四名，已经交保候传，口供十五页，长达万余言。这个口供清清楚楚说明美兵强奸确有其事。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怕吃官司，事发后第三天离开汉口他往。"

蒋介石愤然道："乱七八糟，我没法管！"

陈布雷一怔道："这件事情举世传闻，如果不查，"但他发现蒋介石神色不悦，马上改口道："那末，拿下去要秘书给汉

口通知一下罢。”说完就走，眼泪直流；关上房门，越想越不对头；觉得应该向蒋说个明白，千万不可胡里胡涂，丧失人心；于是把心一横，挺一挺胸，再去找蒋。

陈布雷一进门，才感到来的不是时候，蒋介石客厅里坐满了张群等人，瞧模样正在为一个问题陷入静默，无人吱声。蒋见陈到，说：

“陈主任来得巧，我们刚才也在商量汉口那件案子。有一位同志建议，不如把这件事三扒两拨解决算了。岳军兄你说说。”

“是是。”张群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有人建议，先通过外国通讯社发个消息，就说汉口这次舞会，参加的女人都是领有执照的公娼，而且事先已经收了钱。”陈布雷一听满身发毛，喉间“咭”地一声响，张群还以为他赞成这样做法，再说：“至于在我们内部，可以通过监察院同仁之口，说目前对该案，监察院无过问职权。”

“那那，”陈布雷嗫嚅而言：“终有一天要过问的吧？”

“这好办，”张群道：“到那时就说当局对该案交涉不能满意，将采取对策之类，也就算了。”陈布雷不敢说什么，但多少还想说几句，那边厢蒋介石已开口道：“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现在我们回到老问题，冯玉祥此番回来，除了可以判定他会投奔中共外，还有什么？”

有人发言道：“我刚才读过冯玉祥的《告别留美侨胞书》，说他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他们准备召开的什么新政协会议。”

张群问：“可不可以把这个内容报告一些？”

那人面有难色。半晌，蒋介石透了口气道："不要紧，你报告好了，反正是骂我。"

于是那人作尴尬状，仔细措辞作报告道："冯玉祥满口胡言，竟说匪方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他号召旅美侨胞掀起争自由民主的巨浪，反对某某人独裁、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国援助我们。同时他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说：留美同学在异国辛勤学习，完全得不到祖国的照顾。有些人学费没有着落，有些学成归国后竟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职业，但在疯狂的通货膨胀之下，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

"够了够了，"张群道："除了骂人，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

"那，那就没有了。"

"老冯只会骂人，"张群企图使气氛好一点，笑道："别理他。"

没料到蒋介石却开口道："要理他，要理他，这个人的脾气我清楚，这个人可能引起的问题我也明白。我一定要理他，问题是怎么理法，绝对不能看轻他，否则就不对！"

冯玉祥即将回国的消息，使蒋介石忘记了汉口强奸案那些"琐屑"之事，集中精力来研究应付办法。是月底继任陈仪的魏道明到南京述职，由于台湾已变成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应司徒雷登之请，特地邀他来一起谈谈，并且想有所表示。

"台湾地方真好，"司徒先作寒暄道："想起上一次我到台湾旅行，承蒙你们盛情招待，真是感谢得很。"

魏道明笑答道："大使太客气了，招待不周，还请原谅。"

蒋介石开门见山道："大使，魏主席到京述职，也谈到了有关贵国军队的事情。"

"是么?"司徒眯着眼睛道："这些孩子们还听话么?"

魏道明道："大致上都很好，只是有一次在高雄那边出了一些小问题。"

"是么?那太遗憾了。"

"其实也没什么。"魏道明道："军舰靠岸，兵士们登陆游玩。有一位为了女人，打伤了那女人的丈夫，原来他把良家妇女当作妓女了。"

"抱歉啊，抱歉。"

"还有一位为了喝酒，把一家酒店几乎打垮了。当地人要动手，幸亏警察到得快。"

司徒忙不迭点头道："抱歉抱歉，非常抱歉。"

蒋介石正色道："大使，按照一般情形来说，兵士们闹点小事，也没什么。只是最近汉口发生过一件案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处境未免太……"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司徒雷登激动地说："我已经接到不少有关这些事的信件，已经告诉五角大厦，请他们想办法去了。中美之间当然不会有什么误会，可是蒋总统和魏主席的照拂，使我们万分感激。"接着便谈别的。

魏道明临走时向蒋告辞，问以后美国兵如有什么乱子，传出去十分不好，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道："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你回去之后，公娼制度要想办法，美国兵士一上岸，便不至于出乱子。这次幸亏是小抖乱，否则象汉口这样

子，那怎么得了!”

“是的，”魏道明道：“美国士兵的生活情况，我们士兵的反应不佳。我们的士兵太穷了。这一次我来南京，还接到一封藏有子弹的恐吓信，说如果发粮不调整，就要我的命。”

话说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在军事上一蹶不振，在政治上不成体统，在经济上更是焦头烂额，实在拖不下去了。司徒雷登以及其他美国顾问，不止一次应蒋介石之邀商谈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成立小组，指定专人，足足闹了一两个月，蒋介石决心来一个紧急处理。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与会众人个个干瞪眼，人人伤脑筋。只有司徒雷登应付着说：“咳，蒋总统的决心很对，不改变现状，情形的确不好。可能，嗯，可能发展得不可设想。”

蒋介石疲乏地说：“我看还是改革币制罢，金圆券已经印刷得差不多了，只要我们有信心，我想一定可以化险为夷，渡过难关!”他声音失常，恐怖而沉重地说：“这个新方案生存攸关，希望司徒大使和在座诸君，大家多帮忙，多拿出点气力来!”

翁文灏把一页便条纸使劲揉成一团，悄悄地丢在地下，心头叹口气，发言道：

“总统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币制是要改，但是否有改革的条件，我以为不能不仔细研究……”

蒋介石一怔。与会者精神为之一振。听这位身材短小的翁内阁有条有理地说道：

“总统交下的任务，我们研究很久。总以为币制改革看来容易，其实不简单。在改革之前，至少要具备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蒋介石急问:“不是条件具备了吗?”

“条件是这样的,”翁文灏道:“首先,财政收支要恢复平衡,而目前我们的情形,显然还不理想。

“其次,在国际收支上也要恢复平衡,在贸易上要做到收支相抵,这方面我们的情形也不理想。第三,国家的生产水平要恢复正常,保证新币不因为物资供应不足而贬低价值,这情形我们显然距离更大。第四,一般经济情况恢复正常,否则便对新币不利,这方面情形各位都很清楚的。第五,政治上的安定与统一是一大因素,如果前方战事好转,也未始不可以……”

蒋介石一听浑身发毛,暗忖这五个条件,的确没有一项具备;但不改革又拖不下去,愤然道:“那么大家的意思又怎么样?”

与会者都知道蒋介石对“金圆券”兴趣极浓,对改革币制也有决心,不过,改革涉及的问题又太多,他们只好避开蒋介石的视线,生怕发表谈话,无法自圆其说,不知所云。正在这当儿,忽有人长叹一声。正是:伤心人最伤心处,伤心人对伤心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改币制　官方险象环生
挨炸弹　民间愤慨莫名

众人一看，原来是财政部长王云五。只见他欲语还休，却不得不硬着脖子发言道："总统，大使，各位先生。这件大事，兄弟是财政部长，应该说一说我的意见。我认为要改，非改不可，不改不得了，兄弟是财政部长，一天到晚接触有关财政经济之事，实在，实在感到非改币不足以维持。"他抹了抹一头大汗："不过，兄弟也赞成翁院长的意见，要改革币制，得先看看条件，而目前，我们的改币条件，似乎，似乎是不够的。"

"到底改不改！"蒋介石急了。

"改改改，"王云五忙说："兄弟是财政部长，是当事人，深切感到非改不可。不过，不过兄弟有点小意见，改币之

后，希望别给人家指责，说我们的改币只是在钞票身上换花样，只是在账簿上少了几个圈圈，只是出现了绝迹已久的小数点，只是增加了币制的混乱。"王云五不断抹汗："因为兄弟是财政部长，对这件事比任何部门都关切，因此才有这么多顾虑。如果兄弟的过虑证明是多余，那太好了，这样可以使老百姓的生活好一点，不至于铤而走险，不至于对我们起反感，——"

"好了好了，"蒋介石心烦道："你是财政部长，"但他感到王云五一番谈话，对国民党究竟是忠心耿耿，不便使他难堪，于是改口道："你的意见很对，所以这一次改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是赞成改的，这一点我明白。"蒋介石双手按在桌面上，起立道："各位都知道目前局势的严重情形，因此也明白币制为什么非改不可。这次改革，关系重大，事先绝对不准走漏半点风声，免得引起市场混乱。现在还要继续研究，三天以后我们进一步再谈。"

三天后蒋介石万分紧张地召集会议，宣布决定进行币制改革。众人闻言，明知并非意外，但也个个垂首，表示此事实在凶险。

"现在要翁院长出面说话了，"蒋介石道："希望翁院长在明天中政会上提出财政金融彻底改革的办法，经会议通过之后，再交行政院会议按照例行公事通过，然后我来署名颁布。"

翁文灏不安地问："是否要按照手续，交由立法院讨论和批准？"

蒋介石毫不思索地答复："不必要！"接着一手指翁，说：

"翁院长你报告一下方案吧。"

翁文灏心情沉重，双手分明只拿着一叠十行纸，但他感到有如捧着一座石山，其重无比。只见他垂头起立，有气无力地报告道："各位！这个办法一公布，金银外币便要禁止流通，金圆券就要问世了。"

众人以奇特的心情听翁文灏说下去道：

"这一次币制改革，采取的是金圆本位，新钞票叫做金圆券，每券换法币三百万元。法定折合美金两角五分，金圆券假设有·二二二一七格兰姆的含金量。发行总额，定为二十亿圆，不超过战前法币的发行额。

"同时为了加强管制经济，新办法中规定在行政院下设一委员会，全权负责金融管制、经济检查、取缔囤积等工作。蒋总统将颁布四项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四项办法是：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办法，以及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就是宣布这四项办法的。第一：宣布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翁文灏解释道："至于台币，目前还不能动，因为台币的存在有它特殊的意义。法币贬值后，台币随机调整，几乎变成了对法币贬值的一道防波堤。现在如果宣布收兑，可能引起台湾方面的反对，所以暂时不提。"

蒋介石对翁文灏的解释感到满意，轻轻地晃动了一下大腿。因为台币所以不动的真正原因，乃是眼看大局糟透，一

旦国民党撤退台湾而台币已变成金圆券，困难之繁多，后果之严重，都无法估计，不如使台湾保存原有币制。

“第二，”翁文灏道：“是金银外币收归国有，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与外钞，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第三，是对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限期实行登记管理，并决定予违者以制裁。第四，以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稳定物价，平衡预算和国际收支。”

翁文灏至此坐下，众人都在心底里大透一口凉气。蒋介石在决定这件大事之后，不管好歹，总算豁出去了，心情反而轻松一些。于是笑嘻嘻开口道：

“发行金圆券的条件是否足够，大家都谈过了。照我看，条件不一定与生俱来，有些条件是可以在事后培养的，所以我对金圆券的前途极表乐观。”他问：“你们看见过金圆券的样本没有？很漂亮，也很讲究。仍由中央银行发行，十足流通使用。金圆的辅币为角、分，仍为十进。券面分为一圆、五圆、十圆、五十圆、一百圆五种。辅币分为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种，分以铜、镍、银铸造。收兑法币以三百万元对一元，翁文灏院长刚才说过了；收兑东北流通券，则以三十万元换一元。”

蒋介石满以为与会者一定有几句善颂善祷的吉利话，不料众人十分尴尬，措辞不易，不便发言。好半晌，翁文灏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总统已经决定改革币制，而且也不按照立法院开会通过的程序，马上要正式宣布了。这是一件大事，毋须兄弟解释。兄弟以为改币条件是否具备姑且不再讨论，但在金圆券的背

后，准备金——"蒋介石立刻截断他的话道："翁院长的顾虑有必要，但金圆券的准备金的确很充足，大家不必担心。在金圆券背后，我们不但有真东西作后盾，而且还有治安能力。有人表示改革币制之后物价可能上涨，我以为不会。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武力去对付那些投机分子，那些囤积居奇、专做黑市的不法商人。又有人表示担心，说共匪会不会破坏金圆券，这一个顾虑，未免把共匪估计得太高一些，我，"蒋介石以拳击桌："就在改币之前，我还要公布其他几个法令，来配合改币。我要明令禁止罢工罢课示威请愿，特许军警特工没有搜索证也可以入屋搜查。我这样做，一来固然为了防共党，二来也是保障新币的信用。从此以后，可以防止职工公务员反对冻结工资薪水，为收兑金额外币事先布置布置。"

有人干咳一声，总算找到一个凑趣的机会道："是的是的，事先布置关系重大，关系重大。"

蒋介石也干笑一声道："是重大！我们这次改币，司徒大使说是一张重要的王牌，这句话一点不错。我应该告诉大家，"他加强语气："这是一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王牌！我已经禁止报纸登载金银外钞的黑市价格，同时从我起，到翁院长、吴市长、以及各省主管人员，都要发表声明，如有危害新币信用，政府就要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和刑事法规，视同卖国的奸匪，予以严厉的制裁！如有擅行加价者，要移送特刑庭惩办！同时我要派遣督导员到各主要城市去督导经济管制！"蒋介石忽地弯着腰，低声说："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南京、长春已经开始逮捕米商肉贩，贵阳也已逮捕高抬物价的商人多名，这是事先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要保守秘

密，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而事实上，金圆券改币的消息，早已在公布之前传到上海等地几个大城市去了。上海一个普通女打字员，在她的老板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忙通知诸亲好友，一夜之间顿成巨富，这只是一个极小的例子。

八月二十日晚上九点钟，蒋介石战战兢兢，提起毛笔，在宣布发行金圆券、法币全部收兑、金银外币限期九月底兑换金圆券的命令上签了一个名，大风暴随之而起。

蒋介石回到官邸，蹀躞客厅，他知道民间一定会引起重大反应。他的脚步越走越快，心情也越来越坏，抓起电话，命令有关机构加强全国警戒，凡破坏金圆券者非抓即杀！

蒋介石睡得很迟，而且失眠；第二天清晨，匆匆进过早点，连早祷都顾不得了，奔进书房，便倾听部下的报告。

王云五第一个开口，费煞斟酌地说：“现在还听不到什么，情形想来相当好。昨天上海银行公会正式通知所有会员银行，从今天起至少停业三天，以调整对新币的措施。”

“上海金融界说什么？”

“这个，”王云五期期艾艾道：“这个，今天来说为时尚早。他们说除非金圆券有充分的准备，否则极可能走上通货膨胀的法币老路。”

“行了行了，”蒋介石问翁文灏：“翁院长听到什么没有？”

翁文灏脸色苍白，一字一顿地说：“我昨夜几乎没有睡，同各地有关单位联络，似乎已经感到：一个大风暴开始了。”

“你说什么？”

翁文灏道：“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对金圆券有很大的保

留。他们一致预料在这三两天银行休业停止兑提的期内，市场势必引起混乱。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外商银行的负责人说，他们对金圆券暂时不拟提什么意见。假如他们没有一种东西——我们不知道这种东西——来支持这个改革，那末这个改革只不过是抹零而已。他们都恐惧在停止贸易的几天之中，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困难。而且极可能在二十一号引起工潮，届时纱厂老板是希望提款发工钱的——"

"交易所的情形怎样?"

"交易所，"翁文灏对蒋介石凝视半分钟之久，开口说："据一个外国人告诉我说，金融投机家因为手上有几十万亿元差不多毫无价值的纸币，昨天晚上已经缺乏款项。他们激动极了！起先还拒绝相信这个消息，后来都打电话到上海所有的通讯社和报馆去要求证实。他们说这个消息象炸弹——他们象挨了一颗炸弹，……"

蒋介石越听越立不住，终于颓然坐下，眼睛木然望着窗外，但对外面景物视而未见。

只是短短四十八小时的变化，蒋介石似乎衰老了好多年。广大地区的老百姓在金圆券阴影下挣扎呼号，他对这反应不怎么在意；但上海交易所对他如此愤恨，却使他感到不妙，感到难堪，一种愤然之感与深深的惶恐刀刻似的凿在他脑子里，说什么也无法解脱。

"连他们都不支持我了！"蒋介石躺在沙发上喃喃自语："旁人同我捣蛋不奇怪，你们交易所对我如此仇恨，未免太……"蒋介石怕听上海交易所的那句话："干脆让共产党来吧！共产党再坏，了不起也同你一样！但我们相信不会那

样！”

“要我的好看啊！”蒋介石突地感到愤恨起来：“你们投机！你们乱来！你们竟然也要盼望共产党！”结果蒋介石踉踉跄跄跑到陈布雷书房，说：“赶快拟个电文，要求京沪金融界支持金圆券！”

“是。”陈布雷道：“不过美国方面，希望他们也说好话，给我们支持才好。”

蒋介石一怔道：“什么，美国人竟会拉我们的后腿，撬我们的墙脚？”

陈布雷慌道：“事实也没那么严重。不过有些美国官员在信口胡说，把我们这一次隆重其事的币制改革，说成是一种什么手腕，企图用‘自助’的姿态，来争取更多的美援。”

“娘希匹！”蒋介石顿脚道：“这一次他们没给我半钱黄金，币制改革完全是硬碰硬，还要说风凉话，岂不是气死人！”

“这一点真使我们寒心。”陈布雷道：“不帮忙没有关系，但说的话可不应该叫人下不了台。美国政府财政部今天还发表谈话，说中美之间并没有进行谈判，希望因此获得美国黄金，来支持南京的新币。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同样的声明。”

“真这样无礼么！”

“是这样的，”陈布雷干瘪的嘴唇不停地牵动着，激动地说：“而且美联社还发出电报，告诉全世界，我们这一次的改币，美国官方认为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们的存金太少。”蒋介石一把抓住陈布雷的左腕，低沉地说道：“我知道了，你给我留心一下，美国官方批评金圆券到底怎么说的？他们前几天还说我们改币改得好，说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又变

卦了！”

“不能算是变卦，”陈布雷几天后愤慨陈辞：“从美国不愿供给黄金助我改币，到事后风风凉凉乱说一顿，使人们感到内中确有文章。”

蒋介石十分紧张：“什么文章！”

陈布雷忽地指指窗外人影不往下说。

王云五恭恭敬敬进得门来，蒋介石劈头就问：“听说美国方面对币改反应不好，怎么搞的！”王云五本来一肚子慌乱，闻言不知从何答起，期期艾艾道：“报告总统，这个，这个不会吧。司徒大使前天还当面告诉我，说我们此举，方向极对，……”蒋介石拍桌道：“方向方向，我就弄不清楚他们搞的是什么鬼！”说罢围着长桌团团打转，王云五一时插不上话来。蒋介石突地止步，毫无表情地说：“王部长，明天，我们有三个会议，希望开得顺利。”

“是，总统。”

“第一个会，”蒋介石坐下来道：“是我同上海方面的商界领袖举行会议，很重要，我已经打电话要他们到南京来了。”

“是。”

“这个会你同咏霓不必参加，我准备在会上开门见山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这个新办法非严厉施行不可！我要同他们讨论经济管制新方案的细节，包括使物价和工资恢复战前水准。”蒋介石透了口气，迂缓地说：“王部长，你知道我对战前水准的恢复已经盼了多久，金圆券实际上在三年前就印好了。”

“是的，总统苦心，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会，”蒋介石道：“是由你出面，同银行界领袖一起谈谈，目的在拟订新旧币兑换办法。”

“是的，总统。”

“第三个会议，”蒋介石想了想：“由咏霓主持，你不必参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已任命三个部长级的高级官员，直接负责实施新办法。宋子文负责华南，张厉生负责华北，俞鸿钧负责华中。”

“很好，总统。”

“还有外币登记处，”蒋介石道：“我想还是设在上海、天津、汉口、北平、广州、南京几个地方好了。”

“好的，总统。”

“不好的，总统！”第二天蒋介石在同京沪银钱业代表见面时，赵棣华发表意见道：“全面冻结物价工资，已经引起不大理想的反应。窃以为金圆券既非改不可了，对一切章规，事先由主管机构调查清楚呈报，然后再作决定才好。”

蒋介石反感道：“我请你们上海方面四十个人来这里谈谈，结果只有二十几个人出席，其余一小半不肯赏光，我十分不痛快！共匪反对我，算了；你们中间竟也闹七闹八，还成话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末怎样算好！”

与会人中有宋汉章、赵棣华、李叔明、席德懋、程远帆、谷春帆、寿勉成、潘公展、吴开先、林崇墉、陈光甫、徐寄庼、宋子良等人，见蒋介石光火，原本没有话说的，更不想开口了。但没有人说话也不行，远迢迢自上海赶来，总得说几句交代交代，于是徐寄庼、秦润卿、潘公展等起立发言，表示奉行，蒋介石才透了口气道：“京沪方面的银钱业，

对金圆券如果不热烈支持，我还能找谁帮忙？你们都表示奉行，我也宽心了。”说罢开席。

酒过三巡，空气松动一些，蒋介石问众人：“这一次大改革，对方有什么批评，值得我们参考的？”

众人面面相觑，不愿发言。蒋介石把目光停留在老银行家陈光甫身上，陈光甫无奈，抹抹嘴道：“对方当然是不赞成，总统的意思也很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过，不过——”

蒋介石心头一沉：“什么？”

陈光甫透口气道：“不过许涤新之言，的确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我们此举，只是以膨胀解决膨胀，是一件无本钱生意。”

“他有什么根据！”蒋介石火了。

“许涤新说我们的改币不但是个大骗局，而且是个全面性的大掠夺。他说金圆券的十足准备金只有天晓得！他说金圆券发行办法第八条明明说是百分之四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国有事业产业是在这百分之四十以外的，金银外汇就要两亿美元，几个月前还差不多，现在拿不出来了。”

蒋介石大急：“他怎么知道拿不出，”但蒋介石立刻感到不妥，咬咬牙道：“许涤新还说什么？”

陈光甫不想讲下去了，但蒋介石却又非听不可，只得把难听的略去，硬着头皮说下去道：“他说对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就是不用本钱的好生意。他说老百姓不但存有金银外币的要吃大亏，比日本投降时两百比一的兑换还要惨痛。他又说：这次改革币制就是变相恶化的大膨胀，目下法

币的发行额还不到一千万亿，但金圆券的发行额一下子就二十亿，换成法币就有六千万亿，等于法币增发六倍，这不是用膨胀来解决膨胀吗？他说——”蒋介石脸色白里透青，青里透黑，蓦地把筷子重重一拍："别听他们说的！”陈光甫一怔，也就埋头苦吃。

蒋介石这种心情委实难堪，一方面要听听对方的抨击，另方面却受不了这种抨击，因为人家所指出的尽是事实。听了许涤新的批评他想哭想叫。到后来对于章乃器、千家驹等经济学专家的意见，刚看到秘书的"呈阅"二字，便心惊胆战，不想翻阅了。

但对部下的口头报告，他不能不听。翁文灏几乎用低到听不见的声音报告他："各地市场大混乱，黄金美钞法币狂跌。上海金融业全部停摆，香港市场接不到任何报价，广州黄金每司两港币三二二元，跌了二十元；法币一天之内贬值百分之二十六，美钞最低跌到——”蒋介石脱口而出道："你没有办法我还有什么办法！”但他立刻想起翁文灏并未如此说过，透一口长气道："好好，看明天吧，我已经下令加强督导，加强治安，共产党无法破坏！”

翁文灏苦着脸说："今日之下，千万不可把金圆券问题同共党混为一谈。因为这的确是两回事，如果扯在一起，反而不合适。”

"那你的意见怎么样？”

翁文灏没料到有此一问，答道："还是多找几位谈谈，似乎好些。”

蒋介石沉思半晌，起立道："就这样罢，后天我在北极阁

宋子文家里召集一个会，参加的人不必多。我想除了你，王世杰、孙连仲，以及李宗仁几位，都可出席。"他见翁文灏似有疑问，强笑道："李副总统就职以来，从未参加过这种会，我想这一次他应该出席。"

"我想在这个会议中，兄弟能尽棉力的地方不多。"李宗仁被邀出席后发言道："关于金圆券的事情，兄弟事先知道得不多；目前对金圆券威信的维持问题，兄弟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妙计。"

蒋介石微笑道："这是国家大事，大家都要出出主意。我今天召集这个会，还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我很疲乏，想到牯岭休息两天，大家都知道，夫人还在庐山上面，我这一次顺便把她接回来。同时，"他面对李宗仁："我也想休息一个时期，希望李副总统能接任我的职务。"

李宗仁一听知道内中大有文章，也就作诚惶诚恐之状道："总统上任不过三几个月，国内大事有待处理，兄弟万万不能负此重任。"他再作暗示："即使总统需要休息，那末在我敢于暂时受理职务之前，也必请总统监督新的货币改革成功执行。"蒋介石作微笑状道："其实也没什么。"李宗仁再三谦辞道："不不，还得请总统监督。"正是：湿手抓着擀面杖，骑虎之人总着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离危城　王耀武图逃被擒
入生路　吴化文阵前起义

话说时光荏苒，民间受不了金圆券更快的贬值而引起的反对热潮，在金风送爽的时节并未稍减。民生凋蔽，困苦极了。蒋介石却为另外一个重大问题而苦恼，那是军事。

蒋介石几乎一天之内召集三四次大会小会，但只剩他一个人发言，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既鲜结论，更缺办法。九月十六那天晚上，蒋介石洗了个热水澡，按摩过了，身上似乎轻松一些，但心头沉重，有增无减。一个人在书斋默坐，见月挂帘钩，觉夜凉似水，一阵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如非卫士在门口站立，蒋介石早已伏案痛哭了。于是命令卫士找陈布雷来谈谈。陈布雷还以为问"九一八"纪念的演讲词，一进门便诉说近来精神更坏，应时文告演讲词由秘书代拟，但秘书

室迄未交卷。蒋介石听后叹道："不是为了这个，我想问问你，你对于战局有什么意见？"

陈布雷暗吃一惊，连忙答道："对于军事，我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蒋介石道："我知道，我只是想问问，东北战局濒于绝境，济南情形也很恶劣，但机动部队有限，调动要万分谨慎。这几天连日开会，有人主张援救东北，因为郑洞国来过不少告急电报；也有人主张先解济南之围，因为王耀武也在吃不消……"

陈布雷见他突地止口，久久没有下文，便劝道："先生身体要紧，该休息了。战局如此，但我将士和有关机构一定会发奋杀敌，挽回颓势，这一点布雷有此信心。"

蒋介石明知他不可能有何建议，但没料到陈布雷从身体的孱弱到精神的颓丧已如此严重。空泛的劝慰分明言不由衷，甚至失却了比较积极的直言，蒋介石沉重的心情更感沉重，不由自主拍了拍他的手背，黯然道："布雷兄，今日之事，实在叫人焦急无已！刚才来的情报说，对方围攻济南，变本加厉。陈毅、粟裕的野战军并未出动全力，但给济南的威胁万分严重！此外又加上许世友、谭震林兵团、我看王耀武或许有失！"

陈布雷忍不住怆然低呼道："不会的不会的，王耀武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共产党讨不到便宜。再说济南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据点，王主席知道不可轻失，这一仗是有得打，而且是乐观的。何况共产党对于攻城战，究竟差得很远，……"正说着秘书送来个大红卷宗，蒋介石一见几乎跳了起来，双手颤抖，慢慢翻开，只见王耀武具名的十万火急电报写道："匪军已于今夜发动攻击！"

蒋介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秘书又出现在门口，陈布雷几乎不敢正视，眼角在那人手中掠过，才倒透了一口气。原来这个秘书手里捧着的是黄色卷宗，表示急件但非最急件。但蒋介石阅后更感难堪，原来是范汉杰自锦州发电求援，郑洞国自长春发电告急。

秋虫哀鸣，劲风呼啸，蒋介石蓦地举起右手，朝额角上使劲拍了几拍，这把陈布雷看得呆了。但他既不能走，又没话说。两人干巴巴坐了一阵，蒋介石忽地起立徘徊，把厚厚的地毯踩得蓬蓬作响，他的脚步也十分沉重了。

“东北，东北。”蒋介石喃喃自语：“山东，山东，”蒋介石十根指头不断绞弄，最后拉陈布雷到院子里散步道：“为什么这样没有用！为什么这样没有用！”

陈布雷不便开口，满身发抖。他觉到今天晚上的情形极不平常，实在是不祥之兆。

“要王耀武死守！”蒋介石道：“康泽失却下落后我们以为他是死了，还开过追悼会，到头来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难堪透了。他太太也真胡闹，敢几次三番找我撤回死守命令，这个女人也太放肆了，现在她倒可以放心了吧？”

陈布雷见他精神分散，忽然又扯到康泽夫妻身上，知道他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凄然道：“休息吧，明天再说吧。”

“明天？”蒋介石一怔道：“明天又是怎么样一个局面，我倒不敢预言了。”

“不会有这么严重，”陈布雷劝道：“事情不至于发展得这么快，……”

“要王耀武死守！”蒋介石又把松弛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电文要拟得恳切！”

“是。”

“要郑洞国、范汉杰他们准备突围！”

“突围？”陈布雷几乎瘫软下去，心想东北绝望到非丢不可，非突围不可，局势的严重也可想而知了。蒋介石见他紧张，解释道：“过去我总要他们死守，与城池共存亡；现在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替我算算，有几个人是在剿匪战争中与城共存亡的？反而或俘或降，或死或伤，对局势、对士气丝毫没有好处。不如让他们撤出来，让我们保存一点实力吧。”

陈布雷还以为蒋介石改变作风，不叫部下作无谓牺牲了。但在拟稿时详读电文，才知道东北问题之严重，已陷不可自拔之境。能把队伍撤出来是奇迹，郑洞国等在突围时非遭消灭不可，结果还是变相的死守，陈布雷至此于是掩卷叹息。

“立即突围”的电报到达长春，郑洞国大吃一惊，忙把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新七军军长李鸿深夜找来，三个人把蒋介石的命令默读了千百遍，却无一句话说。

城外炮声低沉，室内灯光黯淡，郑洞国终于首先开口道：“问题十分简单，死守是死路一条，突围是一条死路，摆在我们面前的如此而已！两位有何意见？”

李鸿脸色蜡黄，浑身乏力，叹道：“我正在害病，医生说是伤寒，我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今世要我在局势万分危急之际，害上了伤脑筋的病。我看，”他凄然泪下：“一切都完

了，司令兼了我的职务，让我……”郑洞国连忙扶他出房门道：“李军长，不要消极，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处境虽险，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你赶快回去休息，作战的事情，有我同曾军长在，你放心好了。”

李鸿泪下如雨道：“司令，作为一个军人，我并不怕死，但总觉得咱们的仗打得毫无意义。我支持不住，得回去躺在床上，希望有什么变故时，事先通知我一声。”说罢泣不可仰，上车时又说：“司令，希望这一面不是最后一面，你多保重，据我看，突围是不成的……”

“突围万万不可！”曾泽生对郑洞国报告情况道：“司令，如果一定要突围，那末就是要我们送死。你知道，重围中的长春只是一个小圈圈，出城不到十里地，就是共产党。城外的飞机场勉强可以使用，对外联系只靠空运。现在粮食供应困难，陆上交通未复，空运补给一天比一天艰难，咱们吃什么？”正说着隆隆炮声中电话声响，郑洞国一听脸色都变了，扭过头来对曾泽生说：“完了，他们的大炮已经可以控制我们的机场，我们连唯一的一条路都给堵死了！”他焦躁地抽烟：“明天的情形是空运势必改为空投，空投以后，落在我们阵地上的东西有多少？那倒难说了。”

“司令，”曾泽生屡受部下苦劝，早想起义，这时便道：“我正纳罕，为什么今天的炮声越来越响，原来他们控制了机场，我们实在……”郑洞国使劲抽烟，突地挥挥拳道：“曾司令，为今之计，只有突围。——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同李军长都反对突围，老实告诉你，我也反对突围。可是不突围有什么办法？一来是老头子的命令，二来是不突围也只有挨打。

我看你从天明开始，想办法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带，解除敌人对我们机场的控制，是为要务！”

“不，司令！这样是不行的！”

“不，司令，这样是不行的！”济南战场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也在对王耀武说：“城南机场正在恶战，老头子一个劲儿要我们死守，可是援兵连影儿都没有！我们死活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死了，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王耀武结结巴巴说道：“别谈这个，别谈这个，刚才有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还来得及撤退！”

“撤退？”吴化文长叹道：“老头子三令五申要司令死守，咱们怎能撤退？再说那架飞机是中国银行的，刚才我亲眼目睹，上面挤得密不通风，能不能安全起飞还是问题。”

王耀武只是围着桌子打转，突地电话大鸣，蒋介石的声音使王耀武吃了一惊，立正恭听，答话道：“报告总统，敌人进攻济南，兵力在二十万以上。昨晚迄今，四郊激战不断进行。东郊马家庄、燕翅山、平顶山肉搏进退反复十几次；南郊分水岭，石才正在浴血抵抗，黄河北岸敌人猛烈攻击，战况惨烈；西郊井家沟、腊山、杨家庄已经撤退……”

“我要你死守到底！”

“是！报告总统，这里已急电国防部增派援兵。机场情况恶劣，已经派壮丁另外修建一个机场，以防万一。”

“你到底还有多少部队？”蒋介石声音低沉：“多少？”

“不会超过十万。”

“你放心！”蒋介石大声叫道：“天气好一点，我马上派空军来支援你，你要死守！”

"是，总统。"

蒋介石搁下电话，在二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大地图前拿了个显微镜使劲搜索，参谋总长随侍在侧，指指临榆、秦皇岛道："报告总统，这几个地方战况更剧。小股共军出现在山海关外，秦皇岛六哩半径以内已有战事。据判断，敌人在那边的活动，其作用在于牵制山东方面的我军。"话犹未完，侍卫官报告道："王耀武将军的母亲和太太想见总统。"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她们什么时候到南京的？"

"报告总统，她们是王司令在最近送来的。"

"我不见。"蒋介石注视地图，目不稍瞬："康泽的老婆已经给我很多麻烦，你告诉她们，济南不要紧。"

"是，总统。"

"你给我发个急电，"蒋介石对参谋总长道："要他死守！"

王耀武的母亲和妻子得到众人指引，能找到蒋介石在什么地方，当然还能在那边等候。蒋介石没料到在门口会碰到这两婆媳"拦路告状"，心头虽然无好气，但来者不是普通民妇，也只得应付几句。

"我们知道总统很忙。"王老太太说："无奈济南情形不大好，我们都很着急。现在想请求总统，看在我老太婆面上，要末请总统下令，使援军早点开到；要末请总统下令，叫耀武他们在还能突围的时候，就离开济南吧。"边说边落泪。

蒋介石皱眉道："我关心王司令，同你们也一个样。不过国家大事，有些地方我不能做得过分，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为济南解围。"

王耀武的妻子也开口道："总统啊，国家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我同婆婆本来不该来增加你的麻烦。无奈济南之战，情形已经摆在面前了。我不敢说济南得失无关重要，但要耀武在这种情形之下撑着，不如保留点实力好……”蒋介石一听有气，心想这同康泽的女人完全一样，都在反对他的死守办法，这回实在沉不住气，哼了一声，点点头，上车绝尘而驰。

但蒋介石回到官邸也没好气，立法委员刘不同早在那里坐等。蒋介石心头纳闷，刘不同有什么事如此紧张？便坐下来听他说。刘不同道："总统，金圆券的事，总统大概知道得很多了。今天有一个六合人王绍铭到我家里哭诉，大哭大吵，好象要发疯。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年间，拿白花花两千银元存到中南银行，这个月二十三去领取本息，共得金圆券三角三分。这下子把他气得几乎疯了，银行里怎样算法有一定之规，但他无论如何要回他两千现洋，没有利息也无所谓，可是——”蒋介石脸色铁青，起立送客道："刘委员，这种事情有专门机构可办，我实在没有功夫。"

刘不同只得准备离去道："总统是忙，这个大家知道。可是这件事立法院事先不知道，金圆券的立法程序——”蒋介石一听更火，一扭头进内室去了。

"金圆券、济南、东北……"风车似的在蒋介石脑子里旋转不息。而且越转越快，当事人眼花缭乱，几乎昏厥。蒋介石休息一阵，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揭开桌上大红卷宗，王耀武的"十万火急"电报又到："济南危急，外围尽失，匪军……"

蒋介石立刻使自己振作起来，发急电要王耀武死守到底！同时接通电话，声色俱厉命令道："援兵就到，给我死

守，济南城墙有几百年历史，又牢又厚，好生利用！”

“叫我怎么办，老天啊！”王耀武放下电话，双手抱头，绕着桌子打转，对吴化文道：“你的队伍怎么也不中用！”边说边踢字纸篓，飞开丈余。

“我应该报告司令。”吴化文倒反而显得冷静：“今日之计，死守是万万不行的。我的部队只剩下三千人，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打了。”

王耀武大惊倒退，碰翻了一把椅子。吴化文连忙趋前扶起，要卫兵离去，阖上房门道：“司令，我们相处还算不错，今天我有肺腑之言报告司令，”边说边解下佩枪，连枪带弹搁在王耀武面前道：“弟兄们不肯打，我自己也不想打。司令认为我有罪，就请枪毙我，我决不还手。”

王耀武纳罕道：“吴师长你到底——”

“司令，”吴化文痛苦地说：“上个月你说我这个山东人守济南最合适，其实我不是山东人。我是安徽颍州人，从小吃饷，四方奔走，不过在山东的确住过很久。”他抽支烟，“我前半生的军旅生活几乎都在韩复榘那边，他给委员长枪毙之后，才改隶孙良诚部。

“可是，今天我应该诚恳地跟你说，在我的军队生活中，冯玉祥将军给我的影响太深了。你该记得二十几年前，冯将军在北京当陆军检阅使的时候，曾在南苑办过一个教导团，他老人家训练了一批并非全部的学兵，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好象听说过，好象听说道。”王耀武使劲抽烟：“这一次，是老冯要你放下枪杆的？”

“司令错了，”吴化文热泪盈眶：“我同冯将军好多年没见面，从未通过信。他老人家同总统闹翻出国，这一次报上说他将回来，我当然希望见他一面，但在这之前绝对没有同他通讯。二十年前他老人家要我们爱国，可是我们却投降敌人！那一年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等突然在大河南北投降敌伪，我也在里面，司令你不知道我多难过，多痛心，我简直不是人！当时上峰的密令是只许投伪不许投共，……”

王耀武感到问题严重，吆喝道：“好，原来你要投共！”

“司令！”吴化文道：“别这样说，我知道你对我很不放心，想当初我亲手训练八千士兵，也打过共产党，结果只剩下三千人。我从兖州逃到济南，承蒙你拨了四个团归我指挥，而这四个团都是黄埔官员带的兵，目的不过是监视我们。可是这四个团如今所剩无几，而且他们也不肯打了，他们一致要我见见司令。”

“见我干什么！”王耀武突地光火了。

吴化文诚恳地说：“司令不必生气，万事要冷静思考。我的部下，你的部下，都归你指挥，对你绝不会有什么恶意。上个月你把老太太和夫人送到南京，老太太她们哭哭啼啼的情形，弟兄们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吴化文趋前一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送命？送了命不打紧，请问司令，对民族，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正说着电话大鸣，王耀武一听满身瘫软，跌坐在椅子里兀自作声不得。炮弹“丝丝”地掠过长空，落在附近爆炸，泥土扑簌簌震落下来，王耀武咧着张嘴一言不发。吴化文再趋前一步，惨然道：“司令，到这个时候你还想不过来，你的部下实在等不及了。刚才的电话，八成

儿是前方告急，可是援兵在那里？几百年的济南城墙又顶得甚事？今天不管中央嫡系也罢，杂牌也罢，实在不想打了，这场仗实在没意思，别说牺牲，连掉几根头发都值不得，司令啊，你——"

"你别说了！"王耀武抽出手枪，吴化文大吃一惊，只见他把指头扣上扳机，却把左轮转了几转，又叹了口气插在腰间。说："司令……"

"你去吧！"王耀武长叹道："今日之事，我比谁都清楚。可是，"他惨笑："你的家眷没往南京送，我的一家一当可是全去了。"

"弟兄们明白司令的苦衷。"吴化文也落泪道："我们对上面忠心耿耿，可是上面对咱们，"他叹口气："我这句话并没有旁的意思，司令不必多心。我只是诚心诚意奉劝司令，蒋总统的做法实在行不通。当年人家抗日，他——"

"你别说了，别说了！"王耀武双脚大跳，声调凄凉："你走吧！别教训我了！我宁可做俘掳，不能学你一个样，你去吧！快去！"

吴化文流泪道："那末，我们走了。弟兄们都会感谢你，希望你也保重。如果能回南京，就告诉总统，劝他老人家也别打了。他有权，但没有了解弟兄们的心，弟兄们打日本还可以，打自己中国人，实在——"

"你走啊！"王耀武跳脚道："我都知道了！"边说边把吴化文的佩枪弹带抓起来往他面前一摔，吴化文忙不迭接过来，却趋前劝道："司令，你还是同咱们一起走吧，你能够到那边去将功赎罪，他们一定……"

“去去！”王耀武大哭道：“你要害死我南京的家人吗！你们这一走，对我还不够瞧的吗？去吧！去吧！”边说边哭，双拳自捶胸膛。

吴化文离开前线指挥部后，王耀武万念俱灰，感到不但部队的活动范围已越缩越小，而且自己也寸步难行了。他悲哀地瞅一眼指挥所，地图、电话、部队番号等等，式式俱全，但只差了一样东西：希望。

来自南京的“死守”命令一个接一个，王耀武象对付一场球赛似的，马上又把“死守”这个球儿递给了四处求援的部下。他耳听炮声渐近，知道希望更远，反而冷静下来，不作突围、死拚之想了。

在参谋长他们惊诧的目光中，王耀武也接到一个使他惊诧的电话，蒋介石要到济南！

“啊啊！”王耀武愕然反问：“你是哪一位？总统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法？”

“我是何应钦啊！”

“啊，何部长，”王耀武跳起来道：“你国防部的援兵什么时候到？济南吃不消哪！”

“援兵吗？”何应钦道：“明天我告诉你。”

“报告部长，明天来不及。”正是：过了今天无明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惊鸿一瞥　专机掠过围城
回头是岸　司令且立阶下

国防部长不理会这个，却说："明天如果总统不到济南，我会先来的。"

王耀武大惊，跳脚道："总统和部长暂时都请不必来，这里情形万分危急！"

"我们会很安全的！"何应钦语带笑声。

"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飞机来，"何应钦揭开谜底道："不必准备我们降落。我们只是在空中给队伍打气。明天一早我可能先来，我同你保持联络、通话。"

"好好，"王耀武哭丧着脸道："那明天再见吧。"

第二天何应钦飞临济南上空，只见烟尘滚滚，人影涌涌；

炮声隆隆，枪声砰砰。默察偌大一个济南城，红旗漫卷西风，王耀武守军完全在挨打之中，当即与地面通话道：

“王司令，总统要我向你们致意。”

“不敢当，不敢当。”

“今天的情形还好吗？”

“报告部长，吴化文已经过去了。”

“什么？他过去了？是阵亡了吗？”

“不，他投奔对方去了。”

何应钦命驾驶员高飞，大声问地面：“真有这回事吗？他简直反了！带走的人多不多！”

“不少不少，”王耀武道：“他是昨天晚上在西郊和西南郊的前线上出事的。他的一五五、一五六旅都去了，占这里守军的四分之一。”

“你怎么事先不知道！”

“报告部长，这没法知道哪！”

何应钦在天空给济南守将打了一阵气，飞机一扭头直往南京而去，王耀武目送愈飞愈远的飞机，心头那股子空虚绝望之情，越来越浓，几乎不克自持，抱头大哭。

这局面拖到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济南大明湖东北的北极阁四周炮弹横飞，前方情况不明，对方的先头部队已汹涌入城，锐不可当。王耀武的临时指挥所既已暴露，而且无兵可使，无仗可打，弟兄们是说什么也不肯拚命了，于是长叹一声，对参谋长罗辛理道：“我走了，留在这里没有好处。事情已经很明白，你们也各自想办法吧。”接着要四名卫士按照原定计划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王耀武穿了套对襟夹袄和黑

色单裤，扛上一个棉被卷，同罗辛理握了握手道："对外面说，就说我巡视阵地去了。我走之后，你也该想办法。如果你我都能回到南京，那末算是祖宗积德。"说罢惨笑。

罗辛理流泪道："司令，回到南京，不怕总统说我们弃城逃亡，没有执行他死守济南的命令吗？"

王耀武一怔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如果不走，结果如何，你也知道。我一家老小，一家一当，全在南京，今天是非走不可了。"说罢不再听他说些什么，率四卫士仓皇出门，混在难民群里出城而去。

王耀武起先用一辆小车，自己化装病人，脸上贴张膏药，头上戴一顶破旧呢帽，低低地罩着眼睛。后来又雇了两辆大车，另换衣服，索性假装重病。只见他手巾蒙住脸，盖两床大棉被，躺在车上哼哼唧唧。四个卫士有的推车，有的挑物，就这样沿着胶济路北侧的大路东行，企图混过解放区逃向青岛。

且说九月二十八日清早八点钟，在胶济路北侧寿光境内弥河上的张剑昌桥头，公安局盘查哨发现了这两辆不寻常的大车。当下拦住盘问，王耀武和四卫士都说是济南人，做买卖的。但他们仓皇失措、言语支吾，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怀疑，就带到公安局分别查问。王耀武把心一横，躺在车上竭力辗转反侧，哼声也越来越大。一位公安人员走到他身旁，王耀武伸出一段舌头，表示病情严重，不能说话。公安局方面忙找医生为他治病，那个医生却吓了一跳，原来这位改穿黑色旧棉袍的奇特商人，脉搏同健康的人一个样。审讯干事笑了笑，问："那你叫什么名字，总该告诉我吧。"王耀武作吃

力状，索笔写了两个大字："乔堃。"

审讯干事再问"乔堃"家居何处？王耀武答称系临清人氏。问在济南作何行业？答是开菜馆的。再问那菜馆是何字号？王耀武却答不上来了。

"你是老板，怎会忘啦？"

"那，那是我忘记了，给大炮吓胡涂了。"

"好吧，你再想一想吧。"审讯干事问起那个侍卫："那个人同你坐在一辆车上吗？"答称："是是。""那末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王耀武一怔："他，他是我的侄子。"

"那你的侄子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是哪一个村庄的人呢？"

王耀武答不出来了。

"还有，你侄子的父亲，又叫什么名字呢？他是你的兄长，还是你的老弟呢？"

王耀武一头汗，吞吞吐吐道："想不起他是什么村庄的了，……嗯，可是，也不远，他，他也是俺那地方人。他，他的父亲名字是，……嗯，他是个庄户人，我还不大清楚叫什么，……嗯，他叫乔堃。"

王耀武显然吓胡涂了，他竟把自己的假名牛头不对马嘴地按到他"侄子"的父亲头上去了。

审讯员几乎笑出声来，瞅着这个"病人"，说："那你休息一会再谈吧。"王耀武连忙打躬作揖，要求放行，但遭拒绝。

第二次审问时，王耀武知道跑不掉了，但还作一线希望的打算。出得小屋子，背后马上跟随几个手提卡宾枪的战

士。王耀武面色苍白，左顾右盼，只怕背后"砰"一声，他就这样完蛋，就央求审讯员同他一起并肩而行，俾减少来自背后的威胁。到达受审室后，王耀武畏缩地坐了下来，时而叹息，时而沉思，审讯开始，他连声问审讯长："请问你是不是县长？请问您是不是县长？"

审讯长道："你不必问我，请你答复我的问话。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凡是敌人，缴枪不杀。俘虏如有欺骗隐瞒，那也不行，我们不要俘虏一个铜板，而且尊重别人，可是满口谎话的人我们不欢迎！——请问你到底是谁！"

王耀武思索再三，终于无可奈何地、缓慢地说："已经到了这般田地，让我说实话罢，我就是王耀武。我是国民党军第二绥区中将司令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

审讯员点点头道："哦，你早说不就没事了吗？现在你想说什么话吗？"

说明了身分之后的王耀武，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他瞅一眼审讯官，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已经是俘虏了，要杀要剐，看你们的了。"

审讯官道："我同你说过，共产党不杀俘虏，也不拿俘虏任何东西。在今天的解放军中，你可以看见不少你的老同事、老部下，他们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王耀武叹了口气，落下两滴眼泪："他们是他们，我是反动派。"

审讯官皱眉道："反动派能看清局势，将功赎罪，我们也一样欢迎的。只是我问你，你在济南指挥作战，明知前途绝

望，为什么还要抵抗？烧了那么多东西？你知道你在济南放的那把大火，从二十二日下午烧起，一直烧到二十四日，民房、家具、资财，损失多少？丰年、成记两个面粉厂，也成了一片废墟。西关顺河街、外清河一带，直到解放军到达还没烧完。你的部下，架起机关枪威胁启盛街、河东台、角楼街等五十几家商店，限令一小时内搬光。当他们还没搬出，你的部下就拿炸药把这许多房屋炸塌，五十多家商店全部完蛋，老百姓空手逃出……！”

王耀武满身是汗。

“还有，你的部下把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全部抓走。角楼街和赵家庄宅一带三百多家民房，只烧剩三几间破屋！”

王耀武一头是汗，浑身哆嗦。

“他们，”审讯官说下去道：“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和铁路员工、工厂家属，他们的生活本来贫困，你们这一来，他们更惨了。”

王耀武刚才那份平静的心情倏地又告紧张，认为非判死罪不可了。

“王耀武！”审讯官道：“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这样做，给老百姓造成多少不必要的损失？给国家损失了多少元气？我们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为什么要这样残酷无情，不顾大体！”

王耀武哭出声来道：“我错了，我错了，请你们枪毙我吧！我没有办法，我的老母妻子，全部在南京……”话未说完，嚎啕大哭。

“现在陈毅将军正在料理你的善后，”审讯官道：“我们在

安民、慰问、救火、赈灾，请问你有何感想!”最后王耀武明白对方并无把他置于死地的意图时，一再道谢，痛哭请求道：“好吧，请你们把我送到华东军区去吧。”正是：局势已定，万象更新；固执成见，伤财劳民。

话说当蒋介石听到济南失守，王耀武不知所终的时候，正在北方作“紧急旅行”。那次一九四八年十月间的飞行，情况严重极了。他在战斗机护卫之下专机去平，空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军需部副部长，以及侍卫长俞济时等人随往，将星熠熠，无奈个个垂头丧气。参谋总长顾祝同自沈阳飞平迎驾。北平西郊机场戒备森严，进城长达三哩的马路边宪兵密布。由于他去得突然，北平当局连市容都来不及清扫，但蒋介石心情太坏，甚至一反惯例，根本没有注意到街道，一到官邸，马上召开会议，周至柔、桂永清、郭忏、范汉杰、傅作义、张庆生、陈继承、楚溪春、刘瑶章、李文、杜建时、陈长捷等先后到达，静听训话。

蒋介石作镇静状，两只眼睛探照灯似的到处搜索，与会者只得绷着面孔，石像似的端坐着。蒋介石瞧了半晌，喝口水道：“今天，我很沉痛的告诉大家，局势的发展很不好。如果大家不努力，我看前途是很严重的。”他对顾祝同道：“顾总长，请把目前的大概情形报告报告。”

顾祝同起立道：“兄弟刚从沈阳来平，对于全面的情形，手头的资料还来不及整理，”他干咳一声：“目前的情形是：匪军对归绥与锦州的秋季攻势日趋激烈，甚至有扩大到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的模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总统来到北平，策划反攻，借以阻止匪军对辽西走廊的攻势，是非常合时

的。”

蒋介石不耐烦地问：“进攻锦州的匪军，到底同我们相差多少？是多？是少？”

顾祝同道：“报告总统，现在匪军同我方的数量是两比一，他们比我们多了一倍。”

蒋介石不作声，半晌，再问：“用北平作为空投东北粮食的基地合不合适？”

顾祝同嗫嚅道：“远是远了点，但目前非用北平不可了。因为匪军有十二路从东、西、北三方面猛烈进攻锦州与邻近的义县，我们不能不改用北平作为基地，空运粮食到沈阳长春。”顾祝同垂首报告道：“目前大部分匪军攻击部队已从沈阳以西，长春以南的地区撤退。”

蒋介石击桌而起道：“好哇！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机会，要沈阳守军向南面发动一次牵制性的反攻，来声援锦州的守军，这有多好！”

顾祝同叹道：“总统的办法好是好……”

“那就动手！”

“不不不，报告总统，千万试不得，因为如果这样做，沈阳守军的西侧翼，就会马上暴露，不可设想。”正是：这样那样都不行，放下武器是正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秋风落叶　总座兴悲
苦雨洒窗　守将挥泪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见空气不佳，转圜道："目前看来，锦州的战事会更趋激烈。匪军的企图显然要拔掉我们从山海关到锦州一带的据点，同时对于山海关以及山海关以南地区发动强大攻势，来巩固他们从哈尔滨到天津以北除了沈阳两个据点以外的地区。"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发言道："根据刚到的情报，在他们进入济南以后，匪军又在参加济南战役的九个师中，调出六个师的兵力集中在济南以南八十哩的防线上，准备新的企图。"蒋介石忙问："派飞机去炸了没有！"

"报告总统，"周至柔道："从济南陷落那个时候开始，空军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蒋介石疲乏地问："从徐州、苏北调去的部队，到了没有？"

"报告总统，"顾祝同道："前方来电，日来大雨滂沱，影响行军，我军向北进展很慢。"

蒋介石头都昏了，以拳击桌，狠狠说道："娘希匹又是下雨，又是下雨，共产党头上不落雨吗！叫他们要快，军官玩忽职务，不管是谁，撤职查办！"

"是是！"顾祝同忙作记录。

"同志们，"蒋介石沉痛地说："局势是不好，今天我们再不振作，我们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今日之下，我决定改变战略，以应付华北和东北的严重局势！"

众将领闻言齐把头抬，听蒋介石说下去道："有人已经向我建议，说匪军最近攻占济南，并在辽西走廊发动大攻势，我们非改变战略不可。我看，我们的战略也真的得改变改变了。

"我现在向大家说，我们要改变战略。为了避免匪军乘济南胜利的余力，以徐州为目标发起新攻势，我们的重新部署实属必要。同时匪军现在正向辽西进攻，企图使东北与华北隔绝。"蒋介石一顿，以锐利的眼神向众将官一扫："我希望这个会结束后，我们华北的部队能沿津浦路南下，能同从苏北出动的一路会师，反攻济南！"蒋介石厉声问："好不好！"

"好好！"众将官一齐回答。

傅作义低沉地发表意见道："好是好，不过以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是否能够集中足够发动这样攻势的兵力，又不致

削弱太原和承德的防御力量？或者干脆放弃这两个城来完成新的战略？”

蒋介石目不转睛地望着傅作义，心急如焚。

正在这当儿阎锡山告急电报又到，说山西战局危急，不克分身飞平参加会议，只是盼望援军和空援，如大旱之望云霓，太原岌岌可危。

蒋介石把电报往秘书面前一丢：“叫他别来了。要坚持，坚持！”怎样坚持法，蒋介石一时说不出具体办法；怎样把这个军事会议开好，蒋介石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策略。

第二次会议开始，蒋介石极力保持镇静，报告道：“照目前情形，我们如果要重新部署，长春就不能不放弃。我们今年四月间放弃吉林之后，当时曾考虑退出长春，因为此举影响士气，卫立煌将军没有意见，因此我就撤销了那个命令。”蒋介石透口气：“现在，五个月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要退出长春反而成为一个问题。匪军在沈阳长春地区集结大量兵力，长春守军如要突围，恐怕要冒很大危险。据最近情报，长沈之间匪军至少有一半已经南下，参加对辽西的作战，因此我们就能够从沈阳派兵北上，帮助长春撤退；同时立即从沈阳南下，打开沈阳通营口的交通线。”

周至柔轻轻地拍拍桌子，喜道：“是啊，我们可以把协助长春守军撤退作为姿态，而目的是牵制匪军在辽西走廊的猛烈攻势。”

这主意即使成功，分明也没有什么大转机；但整个会场颓丧与悲怆之气氛顿告改观，居然有低低的笑语之声。

傅作义再起立表达他的看法道：“这个，似乎也有值得商

叠之处。长春沈阳间距离两百八十公里，匪军兵力集结 沈阳守军目前已相当疲乏，怎能打得过去？而长春守军正闹饥慌，又怎能打得出来？今年四月间放弃吉林时，我们已经有个经验，由于突围、疲劳、饥渴、松懈，吉林撤退在不到一百公里的地区之中，给匪军吃掉大半。那末这一次长春守军如即撤退，我们有什么具体办法可以协助？”

自蒋以下，众将官均皆骇然。

“还有，”傅作义低沉地说：“也许沈阳守军能够尽最大努力南下，以解锦州之围；但如此做法，又意味到我们对沈阳和长春就要放弃，影响如何，也不由我们不多研究。”

会场鸦雀无声，蒋介石忽地起立，宣布散会，明晨再谈，他要去郊区蹓蹓，换换空气。

蒋介石要去碧云寺，带了几本诗词集，聊作途中消闲之用。车出城外，夕阳西下。蒋介石嫌两旁景物迅速倒退，有伤眼神，随便翻一翻那本线装书，眼睛落在一首词上，面色都变了。

那首词用仿宋铅字排印得清清楚楚：

“四十年家园，八千里河山，琼瑶玉树，解作烟罗，那曾识干戈。”蒋介石只看了一遍，满身战栗，就手往车厢角落里一扔，换了本《曾文正公家书》，竟也不能读完一行，心情坏透了。车到西山，碧云寺在望，蒋介石忽地又想折回行营，但不便出口，只得入寺蹓蹓。脚步跨进大堂，蒋介石倏地感到天昏地暗，摇摇欲坠，幸得那根手杖把他支持了。侍卫长俞济时见状急忙上前低声问：“时候不早，先生回去休息吧。”但蒋竟未听到。

蒋介石正在回忆二十年前那一幕：北伐军到达北平，孙中山遗体还停在碧云寺，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会于西山，当时的总司令职务好不威风。但时至今日，冯玉祥离蒋而去，把兄弟不欢而散，且在回国途中意外死去，蒋介石初时闻讯尚感快意，但再往深处想，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乐的；至于阎锡山，如今给对方紧紧包围，如瓮中之鳖，且已准备了氰化钾，随时与太原共存亡，反共大将眼看又要少却一个；想到李宗仁，蒋介石的心情由悲怆颓丧而转为愤慨不安，碧云寺风景竟无心欣赏。休息过后，已届黄昏，秋风劲厉，古寺钟声，蒋介石忽地感到心灰意冷，万念俱空，暗忖不如做个出家人，闲云野鹤，岂非甚好？但这个念头瞬息失踪。蒋介石在炊烟中上山漫步，观看红叶，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反而是一阵秋风把枝头一片红叶飘飘荡荡吹将下来。落地虽无声，却使蒋介石为之伤神，有如几吨重的一个庞然大物失却基础掉下沟渠，蒋有所感，也有所惊。

"时候不早，"俞济时再催请道："先生该回去了。"蒋介石两眼失神，惘然道："是啊，太晚，太晚，该回去了。"天色昏冥之中蒋介石一行人等下得山来，地方官员早已闻讯前来迎驾，蒋介石强作笑容，频频点首道："太晚，太晚。"

"是的，总统，太晚，太晚。"官员们一齐回答，恭送如仪。待几辆车子开走，众官员议论纷纷道："怎的今天他一个劲儿'太晚、太晚'？"另有人说："是啊，今天他神情失常，眼睛里亮光光，好象在碧云寺里哭过一场。"

老和尚闻言合十道："善哉善哉，众位信士有所不知，如

此暮秋，如此黄昏，如此故都，如此红叶，如此局势，如此人物，如此心情，能对景而不伤情者，未之有也！”

但蒋介石却在行营中欢笑。

蒋介石笑什么呢？原来看到了陈立夫与张群的电报，陈述“前途大有可为”，乃使他在心情绝顶郁结之中，顿有轻松开朗之感，竟然面有笑容，这使俞济时暗地透过一口大气，侍从人等可免挨骂，甚至拳打脚踢，撤职查办之苦了。

看官，在那时候，继陈立夫自美回国之后，另一密使张群也从日本回到南京。蒋介石以局势病入膏肓而派人到处求神拜佛，把最后的愿望放在美国共和党身上。陈立夫逐一拜见美国执政者，蒋介石特意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写了封亲笔信。同样地，访问日本的张群也持蒋函拜见了共和党的军事首脑麦克阿瑟。

蒋介石虽然盼望共和党的美国政府能出兵直接进攻中共，甚至希望美苏战争，但他也清楚这要求不易实现。首先希望实现一个初步计划，来一个“中日韩反共同盟”，以便引起更大的发展。在这个计划下，张群访日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同麦克阿瑟及其日本伙伴商量，动员一批日本军人参加中国内战。据张群急电报告，麦克阿瑟“已有佳音到达，具体办法在商酌中”，于是蒋介石为之大乐。

陈立夫的报告没有张群乐观，但却看不出悲观的趋势。蒋介石细细辨味：“美方未能热烈响应，当系民主党对我成见甚深之故。稍假时日，当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

阎锡山的“十万火急”求援电报又到，蒋介石要秘书复电慰问，但皱眉道：“这也奇怪，他那边有精锐的日本军队，怎

的也不顶事？"待第二天会议宣告结束，新的战略战术竟无是处，蒋介石重新陷入绝顶郁结的心情之中，他又要飞往前方，打气去了。

留平短短两天中，蒋介石也找来几位大学教授，希望听听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同时缓和一下高级学府中对南京的不满情绪。有一位教授一直不肯来，蒋介石机前非见他一面不可，那位教授不得不来了。寒暄过后，蒋介石要求对方发表一下对美国援华的看法。那教授开门见山道："听说凡是有人抨击美国，我政府即以匪谍论罪。我对美国没有意见。"

蒋介石闻言暗惊，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一定是下面人矫枉过正了。不瞒你老先生说，我也常常在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那教授作无可奈何状道："既然如此，希望蒋总统海涵，我是不赞成政府接受美国援助的。"

蒋介石一怔，问："为什么，不接受美国援助，难道眼看政府愈陷危境吗？"

老教授换一种口吻道："不瞒总统说，外面有一种说法，说如果政府不接受这种美援，局势就不会这样糟。政府对这种论调可能视为'为匪张目'，我们穷教授也真怕……。"

蒋介石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说，"老教授抹抹胡须，"有很多人认为，美国要反共是美国的事，我们接受它援助反共，就是上了大当。中国人的事情分明有话好讲，有美国人插足其间，而且气焰万丈，那就不好办了。因为政府受美国影响的好多措施，很不得人心，老百姓埋怨政府，美国人也埋怨政府……。"

蒋介石一听浑身泛汗，忙说："讲下去，讲下去。"

“现在的局势是不好，”老教授道：“可是如果中国人同中国人不再打仗，事情不是简化了吗？政治家的胸襟应该宽博，凡有利于国家民族者就去做，大家息干戈、救国家，中国不就会出现中兴气象了吗？那时光老百姓对政府也会感激，因为这种戡乱的局面使他们不能好好生活。烽火漫天之区固然家破人亡，后方也何尝不为金圆券天天打架？——”老教授慨叹道：“总统知道我的为人，我今天绝非为中共作说客。”

蒋介石道：“这个我知道。不过今日之下，除了刀兵，似乎没有其他办法了。”

“也不见得，”老教授道：“美国希望我们剿共，结果变成这样子。以这一阵的情形来说，政府求援于杜威，是在有人恫吓三次大战证明已经失败之后，是在美国用去六十六亿美元助我剿共证明此路不通之后。我们求助于东京麦帅，是在日本侵华八年已经证明失败之后，是在我们已经留用部分日俘剿匪而证明于事无补之后，所以，……”

“你，”蒋介石颓然道：“这个意见已经迟了，”他又作振作状：“今日之下，我们虽处于劣势，但比诸他们当年局处延安一角的时候，条件好得多了。一个政府的面子很重要，我想再奋斗一个时候，局势极可能好转，事实上也正向好转发展，老先生不必灰心，我要上飞机了。”

老教授倒是一头汗道：“那总统请上机。一路顺风。我有什么胡说八道的地方，请海涵。”

蒋介石道：“也不必客气。只是请你上课的时候，千万不能谈到这些，以免影响民心士气。”

蒋介石同卫立煌、顾祝同等人专机降落沈阳孤城，立即开了军事会议。各人坐定，照例先读紧急电报，以便了解目前局势。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奉令报告道："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报告，为了应付匪军沿平绥铁路即将进行的攻势，他即将于短期内赴张家口指挥作战。现在张家口两面受攻，情形极为危急。南面匪军迫近宣化，北面已经越过崇礼。"

蒋介石举起水杯，一饮而尽。

"锦州范汉杰将军报告，"卫立煌道："锦州机场已在匪军大炮射程之内，完全不能使用，请总部加强锦州空投，否则给养大成问题。"

蒋介石以拳击桌，狠狠地说："又是空投！"

"范汉杰将军再报告，锦州已遭共军部重重包围，山海关已有炮声，……"

"你告诉他，"蒋介石大声说："我要解决锦州之围，我已经命令台湾新军投入战斗，他们坐运输舰到葫芦岛登陆，第一个任务是打破匪军对锦州的包围。台湾新军是美国军事顾问团悉心训练的新兵，精锐极了！他们一到，东北局势一定改观，叫他们放心。"

卫立煌只是在肚里苦笑，读下去道："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报告，业已在葫芦岛指挥营口登陆，……"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报告，掩护我军营口登陆，空军已准备完毕，待命起飞。"

"告诉他们，"蒋介石声调失常，"一定要给锦州解围！命令台湾新军，锦州外围四个据点之中，义县、兴城、绥中都

告失守，这事糟透！要他们把这三个据点给我拿回来，不得有误！”

“太原阎主席报告：太原危急，盼即驰援！”

“叫他坚守，我现在没办法！”

“其余是翁院长从南京发来的报告和请示。”

“主要是什么？”

“金圆券！”

“不必理它，不必理它！”蒋介石忽地起立，绕室彷徨。二十分钟后回到椅子上说道：“局势如此，我们如何保全实力，这是最重要的。北平会议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他又转身立在军用挂图前指指点点道：“我们经热河撤出大部分东北守军，大家有什么意见？”

卫立煌道：“北平会议时，傅作义将军赞成撤退沈阳，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把无用之兵力投入有用的战线；至于我，我还是表示不能赞同，因为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往哪儿能退出？”

顾祝同问：“卫总司令，那末你的意思是……”

卫立煌双手撑在桌上，沉吟道：“因为城外的情况十分严重，我军贸然突围，事前应该多多考虑。”他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按照具体事实，突围等于送死。

蒋介石忽地问：“那末如果不退，东北几十万队伍又如何善其后？几个大据点已成孤城，甚至有饿死人的消息，我们怎么办？”

卫立煌有很多的话想说，但无法出口。他是“东北剿匪总司令”，以东北情况而论，他所见到的，听到的，以及这

些现象将发展到什么地步？有无挽回余地？他比蒋介石明白，——但他显然不能说，卫立煌黯然坐下。

蒋介石于是又开口道："我的心情很坏，现在把一切希望都搁在撤退上。我每天瞪着眼睛望住东北，可是没什么好现象，我恨透了！"

"有人给我建议过。"蒋介石眼睛望着大厅玻璃灯："那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了。今年春天匪军在东北有过五次大攻势，长春沈阳完全孤立，有人说东北几个孤城不该留着，应该撤退，四五十万军队还可以完全收回，当时我不答应。我认为局势的发展还不至于这样严重，我是主张守到底的！"

人们以为蒋介石的下文是认错了，不料蒋介石道："到现在，我还是主张守到底的，不过王耀武拆了我一个烂污，归绥一带的情况也不见得好，我们在关内的兵力急需补充，因此我赞成撤退东北。"

众人闻言，齐在暗暗叹气。

"北平会议的决定，"蒋介石道，"希望大家能分头配合进行，顺利完成，否则不得了。我们一方面在关内设法找些兵力出关抢救锦州，掌握住这条辽西走廊；另方面要求郑洞国向南经梨树、昌图撤退到巨流河新民之线，然后再令沈阳守军分西南两路撤退。"蒋介石嗓门大起来："西路与郑洞国会师打通到热河的通路，用以增援热河察哈尔；南路沿辽东铁路直趋营口，希望控制一个出海港口，"蒋介石似哭非哭，似笑非笑道："我们来一个东北的顿克尔克撤退！"

众皆无言，个个作尴尬之笑。蒋介石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对这个东北顿克尔克撤退有信心吗？"

众皆点头，但没人出声。蒋介石对顾祝同道："你在东北多留几天，我今天晚上住一夜，明天回北平，以后还要来的。"

听刁斗相闻，炮响隆隆，蒋介石在沈阳孤城那一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偏偏老天爷也为蒋介石的心情加抹一笔哀愁，淅淅沥沥冷雨敲窗，气氛阴沉。但蒋介石还在不断揣摹，如何进行顿克尔克式撤退，如何还击共军。

如果蒋介石这个时候到长春走一遭，便更加知道这场仗是打不下去的了。长春守将郑洞国、曾泽生也无法入寐，到李鸿病房探视他的伤寒症。周围戒备森严，室中一灯如豆。窗外雨点一忽儿如爆豆般洒将下来，一忽儿如怨妇夜泣，凄怆悲切。李鸿病况稍退，一手执着郑洞国，一手执着曾泽生，流泪道："这场仗是越打越糟，我们能突围而出，算是奇迹。兵荒马乱，你们两位也不必照顾我了，我自分必死，但求两位转告舍下，说待孩子长大，千万不可去考中央军校。"说罢大哭。

"你不必伤感。"郑洞国道："今日之事，未到绝境，总座的突围令尚未到达，只是要我们自己先作准备。"郑洞国黯然道："要盼望援兵，是不可能的了。济南之失，我们又少了好几万人。"冷不防曾泽生愤慨而言道："据我看，这个仗早该停了，我们的子弟兵千里迢迢充军东北，日日夜夜厌战思乡。有些中下级军官还偷偷地问我：这种绝望的日子，哪年哪月可以告一段落？难道只有当俘虏才有生路吗？"

郑洞国连忙制住道："不不，你不能这样说，这样说不——"曾泽生插嘴道："郑司令，请你原谅我，我不这样说，是违反了良心；我还得报告司令，一旦如有变化，连我自己

都可能给部下背后开枪，死得个不明不白。”曾泽生边说边落泪：“如果是打日本兵，我想我们今天就不是这种心情，死就死，——笑话，我们带兵的人，难道想死在床上吗！”

郑洞国如有所思，半晌，颓然道：“呵！原来真的是那样。那末，我们都回不去的了。”说罢潸然泪下。

李鸿热泪长流，躺在床上竟没话说，抓起枕头蒙住了脸，嚎啕痛哭。郑洞国踱到窗前，见雨水迷漫，模糊一片，回过头来对曾、李两人道：“大家也不必悲痛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办法。总座已到沈阳，深信一两天内，便有对东北局势的最后决定，到时候我们再来商量罢。”

曾泽生道：“据我猜测，一定是突围，可是，我们绝不该走上这条死路。”

郑洞国叹息道，“死守是死路，突围更是死路。刚才参谋长来说，千万不要扩大活动地区了。只要我们出动一次，圈子便缩小一些；如果一个劲儿去扩大活动地区，那末等于缩小我们的生存空间，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老头子始终没有好办法来，”李鸿道：“把我们搁在这里，什么都不管了。”

曾泽生愤然道：“这个情况十分明显，老头子到哪儿指挥，哪儿就垮给他看！”

“不能这样说，”郑洞国忙摆手道：“无论如何，他在黄埔军校是我们的校长，在部队里是我们的长官，在国民党里是我们的领袖，在政府里是我们的首脑，有这些数不清的关系，我们还能说什么！”

“郑司令，”曾泽生道：“话是这样说，可是这种关系对司令有什么好处？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他把胸一挺，苦笑道：“司令或许以为我要叛变老头子了，其实我们还在对共作战；司令认为我的话不对，军法从事我都甘愿，但不能不把心头的话同您说，如果老头子还坚持下去，那么对国家，对他个人，实在找不到一点好处！”

“别太愤慨，别太激动！”郑洞国道：“你们的心情我知道，但我的心情，你们是不是知道呢？”他背着双手，在李鸿病房里不安地徘徊：“老实说，当初派我来长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大同意。可这是命令，我不来行吗？”

“要是我，我就不来，”曾泽生道：“杜聿明、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先后来过，谁在东北曾经弄出个名堂来？其实老头子自己来也没用。我最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失败绝对不是单纯的军事失利。丧城失地只是表面的现象之一，”曾泽生长叹：“什么都完了，金圆券那个惨状，官员们那个贪污劲儿，没有一个人可以安居乐业！了不起是半饥半饱，或者干脆没东西吃，就连有钱人也在京沪平津开始反对老头子，这又说明了什么？”

郑洞国变色道：“好的，让李军长休息，我们回去吧。”回到营房却又无法休息。军需主任正在那儿干等，见郑到起立道：“报告司令，伙食问题实在太严重。我们空投，至少有一半落在他们手里，您说这怎么办？我知道司令也为难，但眼巴巴见弟兄们吵饿，我们实在不安，怕日久生变。”郑洞国望着他无言可说，凄然掉下两滴眼泪。正是：大军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无望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成千上万　作假降假戏真做
孤家寡人　犯众怒众叛亲离

却说蒋介石偕同卫立煌等飞回北平，侍从人等以为将返南京，齐作准备。不料蒋介石拍桌拍凳大骂道："事情就坏在你们手里！谁说我要回南京去的！谁说我要回南京去的！局势这个样子，你们不想努力，却急着回家去，事情就坏在你们手里！快准备兵舰，我要到海里去看看！我还要到沈阳去看看！……"

不提众人莫名其妙，手忙脚乱。单表蒋介石回到行营，心思更乱。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王耀武的太太打了个小报告，说这妇人自从济南失守以后，整日价哭哭啼啼，大吵大闹，现在已经飞到青岛，行前声明此行系往匪区探听丈夫下落，别人劝阻，她置若罔闻……

蒋介石一看气得直蹦三丈，烟冒七窍，拿起毛笔在电报上批了“速即截回”四个大字，越想越不对头，把顾祝同找来道：“王耀武是生是死，我知道了，这家伙实在对不起我。我想问问，他到底是投降还是被俘？”

“报告总座，他是被俘。”

“被俘以后，他该算是投降了。既不成功，又不成仁。”蒋介石喃喃地说：“那末，他是真投降呢？还是假投降？”

参谋总长顾祝同心头一沉，觉得此事蹊跷，实系不祥之兆，便瞅了他一眼，结结巴巴答道：“报告总座，这个不知道。”

蒋介石忽发怪笑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假投降，假的。”

顾祝同如对部下，早已一巴掌掴过去了，但在蒋介石前，也只得凑趣道：“是，是，是假投降，是假投降。”

“那末你还记得假投降的实施办法吗？”

顾祝同如对部下，也早已一巴掌掴过去了；当下只得连连点头，哈腰，但立刻恍然大悟道：“记得记得，报告总座，那是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间订定的一套办法。”

蒋介石面有喜色道：“我说王耀武是假投降。快把那个办法拿来研讨研讨。”

顾祝同一身大汗，才从北平行营机要室卷宗里找到了这份“极机密”的《假投降实施办法》，呈上蒋前道：“是有的，是有的。”

“你给我念念。”

“是，”顾祝同戴上老花眼镜，低声读道：“假投降实施办

法，系依据统帅蒋指示，并根据部队新闻工作注意事项第三项订定，办法要点如下：

"一、假投降工作以团为单位，由各团长、团新闻室主任受上级部队长官暨政工主管之指挥，负责实施。"

"且慢！"蒋介石制住道："假投降规定以团为单位，总司令级不在其内，王耀武、康泽等人，这这这……"蒋介石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对顾祝同道："你念下去，你念下去吧，我再听听。"

顾祝同咳声嗽，读道："二、假投降工作进行应极秘密，非直接参加工作人员勿使得知。

"三、假投降实施前之准备：选拔忠实可靠之排长以上军官与军士为假投降人员。以团为单位，三至五人为一组，分组训练。各组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牵连。训练内容以技术为主。

"四、假投降之时机与方式：在作战失利时，使假投降每组投入匪军，或交绥而退，故遣投降小组被匪俘虏；或行军时故意落伍隐藏民间，被敌匪搜获；或捏造适宜理由，或假投降人员逃亡，降入匪军。

"五、假投降人员之工作任务：故意表示忠诚勤劳，以便取得信任。利用各种关系设法与匪军负责人员接近。离间官兵感情。秘密联络被匪俘获或假投降官兵，伺机而动，一俟时机成熟，即利用各种情势，进行破坏；或当战事激烈时，带领已被联络成功之人员倒戈；或伺机破坏匪军重要军事设备；或暗杀匪军重要负责人；或取得重要情报后逃归我军；或伺机暴动、叛变、胁从逃归我军；或营救被俘长官逃归我

军。”

顾祝同到此透口气道：“假投降实施办法完了，是三十六年七月间订定的，但收效不大。”

蒋介石变色道：“什么，照你这样说法，那末自从三十六年到现在一年多时光里，我们投匪的部队竟然全部是真的了？”

顾祝同凄然道：“报告总座，墨三毕生追随总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局势这个样子，墨三更无理由在您面前说谎话。过去一年间，部队及其官长投共，的的确确是真投降，没有一个假投降……”

“有什么凭据！”

“因为始终没有见到第五条规定的东西拿回来，说明了凡投共之人，都是真投降的。”

“不见得吧，我多少还看过一些情报，有的就是从他们里边拿来的。”

顾祝同摇头道：“这些情报，如果不相信它，我们还有办法，如果信以为真，我们就上大当，这些教训太多太惨，所以好久以来，我们对这个假投降办法已经不提了。只怕一提之后，投降的人更多，到那时弄假成真——不，现在已经弄假成真，千万不可再大意了。”

听说假投降计划早已变成真投降，蒋介石在顾祝同报告之先，未尝不无所感，有所悉，但一经点明，却感到异常难堪。

“不会的，不会的！”蒋介石还要同他的参谋长争一争：“我们投向匪军的人，你能说个个人都是有诚心的？”

顾祝同知道这句话可是争不得，如果回答是个“是”字，那不但丢纱帽，连吃饭家伙都有丧失可能，但作为一个蒋介石的老部下、一个反共将领、一个局势危殆时的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心情非常复杂。半响才答道：

“报告总座，我方投向匪军之人，根据粗粗估计，已经有十来万人了！在这十来万人之中，当然不可能个个人具有诚心……”

蒋介石强笑道：“是吗？我说这就是假投降嘛！”

顾祝同硬着头皮说道：“可是有一点，总座也经常训令我们的，就是对匪军的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

“这个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担心假投降之人，一到那边经过匪方训练，就会变成真的？”蒋介石大叫：“那我们的训练成绩到那儿去了？我花了这么多钱，弄了那么多的军队政治工作，难道经不起匪军的邪说！”

顾祝同这回实在答不出了，他当然知道一些，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虚浮等等，而这些显然无法在蒋面前启口，嗫嚅半天，说：“总座或许记得北伐时期的部队政治工作……。”

“那是共匪搞的一套！”

“是是，”顾祝同道：“今天我们不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北伐时期的部队政治工作的确有作用，部队的战斗情绪提得很高！……”

“那是我领导的！”蒋介石加一句，“北伐总司令是我不是共匪！”

“是是，这事共匪的书本上都不否认的，”顾祝同道：“现在墨三只想报告总座一件事，墨三不能在总座面前说谎话：今

天匪军中的部队政治工作，据大家研究，同北伐时期差不多。”

“我不相信！”

“总座！”顾祝同也急道：“我们今天不能弄错敌情，否则对自己不利。有几个美国人向全世界发表谈话，说匪军作战前曾经注射兴奋剂，因此打起仗来如疯如狂，锐不可当，”顾祝同几乎流下眼泪：“总座啊，美国朋友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这样讲；可是我们自己千万不可以这样想，这样害了我们自己啊！”

对于顾祝同的忠告，蒋介石先是一怔，继而战栗，终于暴怒道：“好！从今以后，凡投降者杀毋赦！”但他立刻感到不妥，部下连人带马都投向对方去了，怎么杀法？于是改口道：“我的意思是临阵退却者杀！观望不前者杀！投敌后再落入我方手中者……”蒋介石又感不妥，咽下了这个杀字，却又愁眉苦脸道：“我有个问题想同你商量。”

“是，总座。”

“康泽被俘后，我们宣布康已阵亡，还开过追悼会。”

“王耀武的情形也如此。”

“因此我感到不安。”蒋介石道：“以后，以后如果有这种情形……”

顾祝同叹道：“还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吧。”但蒋介石一拳捶在沙发上，咬牙道：“不不，这样会影响士气，还是宣布阵亡，壮烈牺牲。”

“可是这样做的相反影响……”

“别考虑那么多了，”蒋介石颓然道：“兵荒马乱，一两个

人的生死存亡，也很难说；人家到后来知道这是误传，也会原谅的。”

“原谅？”顾祝同在心底里叹息，不便开口，行礼如仪，悄悄退出。

北平古城入秋风光如画，气候爽朗，但蒋介石不拟再作郊游。东北战事固然使他寝食不安，金圆券的波涛万丈，也使他心胆俱裂。而蒋经国在上海做经济督导专员“打虎”结果，却引出一本难念的经来，蒋介石脑筋伤透了。

蒋经国对他父亲的报告说：经检队在蒲石路扬子公司仓库中查获大批日用必需品，内中包括西药、呢绒、汽车、汽车零件等等。该仓库位于蒲石路、迈尔西爱路兰心大戏院对面西首转角外商利威汽车公司楼上。汽车公司雇有两名白俄看守大门，西人汽车进出频繁，看管甚严。而扬子公司仓库，即在约有七八亩地广宽之大车场楼上。其中所囤货物，除已装配之新型汽车近百辆外，另有汽车零件数百箱，西药约两百余箱，英美货呢绒五百余箱，价值无法估计……

孔祥熙、宋蔼龄也有急电求援；宋美龄干脆久滞沪上，为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充当保护人，孔令侃也四出求援，星夜搭车，奔波于京沪道上。

“你们要我怎么办！”蒋介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复信复电又不能假手他人，他写写撕撕，撕撕写写，不知道写了多少遍。

电报来，电报去，蒋介石再也想不到在处理东北危局、心情恶劣之际，会杀出个程咬金来，搞得他更加手忙脚乱。南京的监察院可也凑趣，给北平行营去了个电报，表示为了

维持物价，决定撤查孔祥熙的上海扬子公司有无囤积情事。蒋介石暗叫一声苦也，在心乱如麻的情况下，给“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去了个十万火急密电，要他儿子且慢行事，说扬子公司的汽车、零件、西药、呢绒等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需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蒋经国也是一肚子火，于公于私，对人对己，打老虎拍苍蝇都无是处，路路不通，整日价长吁短叹，七窍生烟。第二天复电乃父诉苦，对上海人痛心疾首，因为五百万人齐抢购，狂潮一发不可收拾，金圆券寿命岌岌可危。

在这时间忽地有客自上海来，还拿了杜月笙一封长信，蒋介石连忙召见，来客进门一躬到地，说：“本来杜先生亲自要到北平拜见总统，无奈他身体不好，所以……”

蒋介石明知必有要事，忙问：“不必客气了，杜先生有何见教？”

客人道：“杜先生说，上海的情况，已经严重到极点，即使是极端反共的上海名人，对政府的做法也感怀疑。杜先生说无论如何要报告总统，否则上海滩真的要坍了！”

蒋介石脸色铁青：“我早同杜先生他们打过招呼，金圆券这件事一定要帮个大忙，六个月后，我自有计划，绝不能让老朋友们吃亏。你们当然知道我同上海的关系，难道我会听任上海滩变成上海坍？”

来客哭着脸道：“杜先生他们说，六个月的忙一定肯帮，六年的忙也照样会帮，只要侬蒋总统一句闲话，大家吭没话说。可是目前情形恶劣，恐怕六个月还没到，杜先生他们就要呜呼哀哉了！”

蒋介石一怔道："是经国对你们太不客气吗！"

客人道："也不，——"再问："为什么上海人不信任金圆券？"

"这个，这个远因不提它，近因是战局有变，卷烟等加税涨价，此外政府口口声声说金钞兑换到九月底，决不展期……"

蒋介石一时着急，忘记了来踪去迹，忙说："是啊，政府言出必行，威信有关。"客人几乎苦笑出来道："是啊，真的不展期倒也罢了，政府口口声声说金钞兑换到九月底止，决不展期，违令者罚，甚至要以'破坏金融，形同共匪'的办法重办。到了九月三十，刘攻芸先生还一口咬定决不展期；可是到了三十号下午，消息就来了，说南京政务会议要展延一个月——"

蒋介石面如土色，绷着脸道："政府有政府的苦衷！"

"是的是的，"客人把杜月笙捧了出来："杜先生说政府一般法令时常有变，他们已经同大家煞费唇舌，但再也没料到如此严重的经济措施还来一个临时有变，且展期一个月之多，于是秩序大乱，什么也谈不上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政府有政府的困难！"但又感不妥，改口道："是啊，他们怎么搞的！难怪杜先生发脾气。"

客人道："杜先生并没有发脾气，他一心一意为政府好，没有话说。可是展期之后，排队挤兑的情形一去不返了，央行接连两天收兑金钞数目，只有几十万块，六钱金子，百多块美钞。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在后悔兑光了金银外币，杜先生说这情形严重极了，一定要请

总统知道。"

蒋介石咬牙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能不应付："杜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

"有有，"客人抹汗道："杜先生说，上海人这个月的抢购狂潮实在不得了，店铺打烊，路上人如潮涌，车子动也不能动。从日升楼到外滩，电车要走四十分钟。大家抢购好象不要花钱，每一家店铺吓得把铁门锁起，有的只留一条缝，有的老早上排门，说是卖光了。还有，货价再不是'八一九'的限价了，顾客同商店吵，伙计说'蒋青天'八一九的限价货都卖光了，这是新货，不受限价限制，侬要末就买，勿买拉倒……"

蒋介石双手齐摇，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共匪扰乱金融，实在可痛可杀！"

那客人一听愕然，浑身冒汗。半晌，嗫嚅而言道："杜先生也说过，希望总统不要以为有什么共产党扰乱。杜先生说如果政府这样说，这样做，反而逼着老百姓亲共，危险极了！"

蒋介石闻言暗惊，跌坐在沙发里，强自振作道："好好好，你告诉杜先生，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一定要经国好生处理，绝不让上海的老朋友们吃亏，一切我都有办法。"

最后蒋介石也不饶人，款待来客之余，要他转告道："请告诉杜先生，他的一番热诚，我极感谢！不过有人也这样对我说，经国在上海的做法，有些地方的确值得研究。但他太年轻，希望老朋友们能够原谅。以杜先生来说，他是经国的长辈，如果经国有些地方不大对，杜先生可以同我直接讲。"他

绕到正题道："外面有一种说法是：立夫果夫同经国有意见，因此拖住了杜先生他们，在暗中助长抢购风潮去打击经国。"

"那绝不会的，绝不会的。"客人一头大汗道："杜先生同总统的交情谁都知道，绝不会来这一手，那太不够朋友了。那是欺君蒙上，要满门抄斩的，杜先生绝对不会，——"

"我知道杜先生不会，"蒋介石道："就因为我同杜先生的关系不同，所以很坦白地告诉你，我知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蒋介石把脸一沉，黯然道："你去告诉杜先生，经国曾经来过电报，要求辞职，我拒绝了。他说他已公开承认遭遇困难，但望大家不要认为他已失败，眼光要远一点。因此请你告诉杜先生说，我托他照料经国，一定要请他以长辈的身份，指点指点他！"说罢一揖，使客人浑身战栗，有话难说，支吾一阵，连忙告辞，飞回上海。

杜月笙听说蒋介石如此这般，脸色灰白，默然久之。当即召集门下食客，上海名流，共同商议，唯恐蒋介石下一步棋子来得更辣，那他们这些蒋介石的事业奠基者，到头来也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一个银行总经理说："金圆券急剧贬值，抢购潮如疯如狂，无论怎么说也不能把责任问题按到我们头上。"

"我们的人抢购了没有？囤积了多少？"杜月笙急问："我要知道一些事实。"

"我们几个人无论怎样抢购、怎样囤积，同整个情形比一比，只是九牛一毛，微乎其微。譬如蒋经国这次碰的钉子，难道说也是我们干的？孔令侃有恃无恐，怎能算在我们头上？有个北方朋友说，蒋经国这次是'碰了他妈的钉

子'——"阖座皆笑，杜月笙制住道："今天不是讲笑话的时候，大家别太高兴了。蒋总统的事情十分难料，我们得动动脑筋，不要使他恨我们才好，否则我们……"杜月笙直喘气："我们一定要同蒋专员多接触，多联系，多解释。"

接连传到蒋介石耳朵里的消息，使他更加受不了。他知道儿子刚出阵时还算不错，但只有两个月功夫，借人头平物价维持金圆券威信，都告此路不通了。抢购的狂潮遍及全部统治地区，只要有金圆券的地方，人们便为抛出金圆券换不到东西而苦恼。抢购范围无微不至，无所不包，处处都成战场，人人冤气冲天。寿衣棺材也成抢购对象，商店只怕东西脱手，却无法补进，于是黑市剧升，但照样有人抢，可吓坏了商家，收进一大堆金圆券有什么用？不如早点收市，保全货物，是为上策。蒋经国等各地官员未尝不想办法，在手忙脚乱之际，左一个凭身份证买这个、右一个凭什么证买那个，捉襟见肘，愈来愈糟。警察和"戡建大队"敲竹杠的机会俯拾即是。菜馆限制供应，一人只能一菜，一桌最多只得八菜。警察在菜馆走来走去，一有超限便重重罚款。上海广西路有家著名的蜀腴川菜馆，每天罚款数字跟不上一天的收入，弄得老板团团转。

黄牛党来势凶险，但大多都有后台，老百姓多买一点东西便给抓去当"黄牛"办，弄得怨气冲天，乱极惨极。

蒋介石最恨人家说"经国过火"，但更恨民间不信任金圆券，而亲属们的各自诉苦，更使他无比气苦。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怕现款贬值，买进大批绒线，用黄玛丽名义囤起，蒋经国手下闻讯查截，蒋经国便问黄卓群是怎么回事？黄说：

"这件事你最好去问宋先生。"蒋经国便打电报问宋子文，这位舅父回电说："你应该去问问你的母亲。"蒋经国再求解于宋美龄，得到的答复是："去问你自己的父亲吧！"事情闹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只得拍桌拍凳对他说："家里的事情，你少管管罢！"

还有一件事也使蒋介石伤脑筋。为了攻击孔令侃，宣铁吾的《大众夜报》与吴绍澍的《正言报》都遭停刊处分。蒋经国已经奉令申斥过警察局长俞叔平和经济警察大队长程觉宽，问他们"谁叫你们去查的？在扬子公司十三层搜出大批囤货是谁叫你们去查的？"于是警察局第二天又否认在那里查获囤货。但《大众夜报》和《正言报》对孔令侃的攻击已使孔大少爷受不了，蒋经国想打招呼也来不及了，事情十分严重。原来蒋宋夫妇在美国的财产系由孔祥熙经管，孔令侃受不了两报的攻击，便对宋美龄说："两报如不停刊，便要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孔令侃这一手端的厉害，发展到宋美龄在沪急电北平，要蒋介石速去上海。蒋介石不得不走一遭，命令《大众夜报》和《正言报》停刊。而与吴绍澍私仇颇深的CC系大将吴开先、陆京士等也就利用时机，向吴绍澍开火。以《不要再制造王孝和了》为题发了一篇社论，抬出CC所控制的总工会向《正言报》展开攻势。蒋介石一到上海，也就痛骂《大众夜报》董事长宣铁吾，对孔令侃事却一字不提。蒋介石手指几乎触到宣铁吾额角上，说《大众夜报》有三个记者是共产党，非停不可。于是，两报宣告停刊。但时隔不久，官场上又有了新的风波。

原来宣铁吾、吴绍澍在这期间，的确热心拥护蒋经国打

老虎，没料到只拍到了几个苍蝇，而且还惹了一身祸，于是便在小蒋面前抱怨，小蒋事前无法帮忙，当着两人也无以自解，把心一横，就支持他俩反攻。于是马路上又热闹起来，处处标语，攻击CC，大部分写着："反对以派系斗争来打击经济革命的战友。"搞了个乌烟瘴气，《大众夜报》也就复刊了。

可是这些变化无论如何挽救不了金圆券，老蒋小蒋相对唏嘘。特别是杜月笙十分愤懑和反感，认为蒋介石连老朋友也不要了，"剿共"竟"剿"到了他们头上；徐寄庼认为："戡了多年乱，没料到戡到自己头上来了。"一片众叛亲离情状，蒋介石毫无办法。但在毫无办法之中，全沪各报却出现了一个篇幅巨大的怪广告，题曰：《一市民告众市民》，内容是劝告大家信任金圆券。这个广告一出，立刻变成上海人的谈话主要内容，人人奇怪："有哪一个'小市民'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刊登如此巨大的广告呢？"但事隔几日，报端又出现了《一市民再告众市民》的大广告，措词较前更为凄惨，说："我们大家疯狂地压迫金圆，大家什么都要，就是不要金圆券。什么都藏，就是不藏金圆券，连《水浒》都比金圆好，棺材也比金圆好……"文末曰："余以一微小市民，激于时势，故登此广告，自知吃力不讨好，唯心之谓是，不吐不快。但广告费昂，余个人只能负担一天，如有热心君子欲照登此稿，请直接向报馆付款续登。"上海人一见立刻恍然大悟，原来是官方掏腰包的苦肉计。但登者自登，不独无人愿做"好事"，抑且变本加厉抢购货物，而以国民党官员以及与国民党官员关系最深之人抢得更甚，于是老蒋跳脚，小蒋神伤。正是：不爱金圆爱物资，只因"戡乱"糟到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屡飞东北　蒋介石为撤退求助
独木难支　郑洞国叹突围乏术

却说蒋介石自宁去平，自平去沈，自沈回平，自平飞沪，自沪返平，飞来飞去席不暇暖，食不知味，寝不安枕，他终于决心留在北平，主持“东北的顿克尔克大撤退”了。

撤退的味道甚不好受，肝肠寸断，寸步难行的撤退更难言喻。而金圆券在各地的总崩溃竟比军事上的失利还快，气惨了蒋介石。刁斗相闻，月明星稀之夜，蒋介石在古城同三两部下闲聊，痛苦万状。

“济南失守的影响不小。”卫立煌叹道：“尤其是他们入城之后，据说纪律很好。”卫立煌见蒋怒目相向，也就闭口。

蒋介石能使他人不讲，但无法使自己不想。济南失守后，说王耀武壮烈牺牲，变成笑话。蒋介石曾在立法院里开

支票，说必派劲旅收复济南，但事实上“劲旅”不知何在，而且平锦平绥线上又遭受到惨重打击。从另一个角度看，济南失守对国民党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却一天天地显著，一天天地显得重大。特别对于上海，济南之战中对方所表现的军纪，对外侨的处理和对工商界的秋毫无犯，在蒋介石统治地区的工商业界引起了巨大深刻的影响。上海市党部有一个党官曾经公开承认：“如果济南失守，那么币制改革和金圆券也就完了。”这句话当然有商榷之处，但事实上却无夸张。蒋官最后把这个党官琅珰入狱，可也不能制止济南易手，金圆剧降。

“今晚月亮很好，”顾祝同见蒋望月沉思，自慰慰人道：“空军可以大大地出动了。”

蒋介石听而不闻，仍在思量这次在上海所见所闻。爷儿俩为了阻止日益动荡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用“借人头”来平抑风波，杀人逮捕已经变成日常新闻，可是残杀却稳定不了物价；抓人重罚也改变不了经济法则。上海的工商业已大部停顿，商店菜场不见货品。蒋经国最初扬言打虎，可是一碰到“自己家事”，立刻声明“事出误会”，并且声明“并无其事”了。蒋介石知道，这对他儿子没有好处，但也找不到更好办法。儿子要“杀猴子给鸡看”，拿孙科的经纪人王春哲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等人来开刀，可是被杀了的王春哲被上海人目为英雄好汉，而杜维屏则由特刑庭转解高院，轻判几个月仍待上诉。看样子猴子既不能杀，鸡仔也吓不倒……。

“好象有飞机响。”卫立煌打破岑寂说。

听编队机群隆隆而去，蒋介石只是“唔”了一声，却毫无

下文。他知道空军活动再凶，也不能进行占领。他似乎看见儿子在夜空中苦着脸在向他诉说。蒋介石想到上海、南京几张报纸，对小贩的“不卖政策”名之曰“好大胆的苍蝇”，而有家西报却说，“听说上海是没有黑市了，但剩下来的只是黑暗。”蒋介石更想到杜月笙的愤懑，他看到老朋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批人都完了！”如此沉痛也反映了对蒋介石的态度。詹沛霖系身囹圄，狱中作书致其子，勉以吃喝嫖赌，以荡尽家产为最终目标，“悲壮”极了。上海市商会会长徐寄廎一向以领衔拍发“戡乱通电”为得意杰作，现在却摸着头皮对老朋友说：“戡来戡去，戡到自己头上来了。”

“还是休息吧。”卫立煌道：“总座太辛苦了。”

蒋介石低沉地挥挥手道：“你们去睡吧，我还要等电报。”但他仍徘徊庭园，听见隔房机要室里正在收报，忽地想起了来自上海的密报，说上海人听中共广播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突地，蒋介石又把参谋总长顾祝同找来，问道：“如果我们向美方商量，要求美国军官直接参战，你说可好？”

顾祝同一怔道：“办法是好，不过美方可能有顾虑。”

“不会吧。”蒋介石皱眉道：“他们并不是没有同共产党交过手！”

“那，那我们试试如何？”

“你想应该怎样提法？”

“这，”顾祝同沉吟道：“粗粗想起，”他一顿，摸摸耳朵道：“据我们所知，美国方面目前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是希望能够派出观察人员，跟我们部队到前方去；第二是希望能够

看到一些战地情况；第三是希望能够到前线，告诉我们的指挥官，怎样使用他们援助的武器。"顾祝同再想了想："记得有一个美国顾问同我说过，他们还希望能参加我们的军事会议，根据他们自己的看法下结论，对战略或部署工作，提供意见和解答疑问。"

"哦?"蒋介石吃惊道："他们要求指挥哩!"

"也不，他们有他们的困难。"

"是的，"蒋介石道，"我们的办法很简单，美国顾问不久前去过前线，再去指挥也无所谓；顾问们参预拟定作战计划也可以，不过整个指挥不能从我们手里移到他们手里。"他喃喃地加上几句："那太危险，那太危险。"

"我们太危险!"锦州守军在蒋介石三令五申、立刻突围的精神重压下，奔走相告，认为已经面临存亡关头。等不到美国军事顾问的"妙计"，等不到越来越远的"援军"，他们该有所决定了。

但对方的活动来得更快，持续五十二天之久的大规模辽沈战役后，义县一经易手，作为东北和关内联系咽喉的锦州完全陷于孤立。十月中锦州守军摊下了一张使蒋介石目不忍睹的底牌，第六兵团所属两个军、八个师全部十多万人一个也未突围。"东北剿匪总指挥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濬泉、第三十六师高级军官以下八万多人被俘，东北蒋介石部队的命运获得最后决定，撤退关内的陆上通道全遭封闭。

"我们太危险!"长春守将郑洞国、曾泽生、李鸿黯然相对，"领袖突围命令已到，要我召集军、师长开会宣布命令，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接着研究敌情，但越“研”越泄气，愈“究”愈寒心，曾泽生叹道:“司令，今日之下，要我们撤退突围是假的，要我们死给他看才是真的。共军战斗力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包围圈外修筑的工事也很厉害,大家也知道;通向关内的孔道全部封闭，大家更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除非长上翅膀，甚至插翅难逃，我们的空军活动都不成了……”

郑洞国烦躁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总得想个办法! 这是命令!”

“我们知道这是命令,”曾泽生道:“可是明摆在面前的事情，领袖总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郑洞国道:“好好，待召开军、师长会议以后再说吧。”可是会议结果还是一样无结果，而且军、师长都指出士气已经越来越低，战斗力极成问题，只要一声突围，大家便死无葬身之地，不如电复北平，把实情告诉蒋介石。

郑洞国心情沉重，流着眼泪给蒋介石去了个电报，告诉他事实如此，无法突围。他对曾泽生、李鸿叹道:“在抗战时期，我们没有把生死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如此有顾虑;但今天人人不想拚命，恐怕前途凶多吉少……”

骨瘦如柴的李鸿也叹道:“这是没办法的事，黄埔军校所以成长，北伐能够胜利，因为有良好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不管是共产党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总而言之人人知道为国尽忠，万死不辞，可是演变迄今，黄埔同学不想为对共之战拚命，这里面大有文章，绝非一二人的牺牲可以挽回，我也寒心!”

事实上最寒心的不是李鸿，而是蒋介石。他收到郑洞国领衔的电报心胆俱裂，手足冰凉，跌坐沙发里好久无话可说。当下召集亲信会议，结论认为长春守军如不撤出，必将为中共所用；如撤出而遭包围歼灭，则对南京固无所收获，但也不致增加对方兵力，于是蒋介石第二天再下严厉命令："一定要突围，否则军法从事！"

郑洞国一见电报，人都软了。立刻再度召集军、师长会议。众将官到齐，独缺李鸿，原来他又给伤寒病拖倒在床，无法出席。郑洞国哀戚地发言道："领袖命令又到，我们是非突围不可！我知道大家的意见不能一致，但为了服从命令，我们今天只讨论怎样突围。要不要突围的问题不再存在，请各位发表意见。"

众将官闻言心惊，曾泽生反对道："司令有司令的苦衷，我们都明白。可是事情明摆在面前：突围的结果就是要我们全部给歼灭！"郑洞国连忙截止道："曾军长，你不能这样说，我已宣布过，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怎样突围，成败得失，在所不计！"

曾泽生叹道："我可以服从司令的命令，司令可以服从领袖的命令，可是司令怎能不知道：弟兄们已经不可能服从突围的命令了！"

"曾军长！"郑洞国痛苦地一个劲儿搓手："今天，什么话也没得说了！如果有话讲，那只是遗嘱！"

"我不懂司令为什么非如此不可。"曾泽生长叹："军人不怕死，但要弄清楚为什么死？死得值不值？如果不值，那损失一根头发都很可惜！现在我们近十万人马的命运——"，郑

洞国悲怆地击桌道："不不不，曾军长，各位同志，我已经决定了，我如果为突围而死，到那时候对得起领袖，"边说边落泪："其他的管不了那么多。"

曾泽生哭道："司令，您抱定决心为领袖而死，您是对得起他了，可是您对不起国家民族！如果我们近十万人马都活着，那末城池不会挨炮火，老百姓不会倒楣，我们不会冤死，国家的元气已经伤得够呛，为什么还要在长春雪上加霜？长春今天已经有人吃人肉，难道这种悲惨日子过得还不够，我们还是要乒乒乓乓打一场，给人家沿路歼灭，死无葬身之地吗？"

众将官闻言悲怆，齐盼郑洞国改变主张，郑洞国捶胸顿足道："不行不行，万万不行，我们要死死在一起，明天一早拂晓攻击，开始突围，这主意不能改变，不能改变！"

郑洞国话是这么说，心头却难受极了。众将官闻言默不作声，黯然散去。曾泽生留在最后，涕泣而言道："司令，您这个决定……"，郑洞国一把抱住他，声调呜咽："我没有办法！我只知道服从。谁都知道突围是无法实现的。此外的奇迹决不会有，突围就是要我们死在城郊！"

"那末，"曾泽生愤慨而言道："我们这样死，死得值不值？"

郑洞国一怔道："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个……"

"我提过好几次了！"

"那我是今天才开始考虑。"

"司令为什么同他一般见识？"

"他？"

“他眼看完了！如果他的完也就是中国的完，我们一定同他共存亡！”曾泽生道：“现在事实证明他的完正好是国家的得救……”

郑洞国吆喝道：“不许说下去！不许说下去！”他双拳擂头，痛苦地望着曾泽生：“我够了！我已经够了！我受不了！”

曾泽生退后两步，敬礼道：“司令，那您保重！您应该在明天拂晓突围之前，多看看实际情况。司令，您保重。”

郑洞国追上去道：“慢着！曾军长，你到哪儿去！”

“我回部队。”曾泽生立正道：“今天是在长春的最后一晚，我得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

“此外还有什么计划？”

“计划？”曾泽生握紧郑洞国的手道：“司令是怀疑我有什么变化吧？您尽管放心。我先去准备拂晓突围，如果有困难——”

“有困难怎么样！”

“先报告司令，”曾泽生道：“然后根据弟兄们的意见行事。”

郑洞国长叹道：“那你是要过那边去了。”

“报告司令！”曾泽生道：“到现在为止，真的没有这个打算，如果司令不放心，您可以把我押起来，甚至枪毙。”

“不不，”郑洞国道：“我不会这样做，我也不能这样做。我只是告诉你，蒋委员长是完了，但共产党对我们这批人是不是真的当朋友，我没有把握。我们对蒋委员长是不是要把生命献给他，我也没仔细想过，所以你如有行动，请多考虑，我的心痛苦极了！混乱极了！”

曾泽生热泪长流道："司令，您的心情我知道，我的心情只是想通了一半，还有一半……"

"想通的是什么！"

曾泽生严肃地说："司令，共产党里有我们很多老朋友、老同学。共产党是真的欢迎我们还是假的欢迎我们，这一点倒弄清楚了！"

郑洞国吃惊道："难道是真的？"但他不等对方答复，却岔开道："我不能再谈这些，明天一早拂晓突围，咱们再见。"

十月十七日清晨长春一切如旧，郑洞国在指挥所里一筹莫展。拂晓攻击没有发动，曾泽生已率领所部六十军全军两万六千人起义，并且把他们的长春东部的防区警戒起来，断绝了与郑洞国设在中央银行的总部联系。

郑洞国不得不作最后的抉择了。

参谋长及一干人等呆立在他身旁，静待他开口，但郑洞国却没什么说的了。倒不是四面楚歌，插翅难飞，那越缩越小的包围圈又缩紧了一大截；而是心头那几乎难以形容，没法解决的问题，正在使他苦苦思索。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郑洞国奉命去长春，至亲好友没一个赞成。沈阳以北蒋介石只剩下四平和长春两个孤零零的据点，在对方重重包围中既不能守、又不能退；更无任何新的因素可以挽回这个颓势。郑洞国明白长春也不过是迟早间的事，此去无异送死。杜聿明、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先后出过关，对危局同样打不开。

当时郑洞国有两种思想在脑筋里打转，一种是根深蒂固的服从命令的思想，感到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一个国民党

党员应该"与党国共存亡"；另一种是时时浮现在心头的朴素的爱国思想，为什么要用美式武器去大量杀害老百姓？给失尽民心、没有前途的国民党去卖命，值得吗？应该为这种政党去死吗？

同时，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郑洞国不知道，旧的想法强烈地占着支配地位，朴素的良心却隐晦模糊，深藏于内，不但不敢同他人讲，甚至在曾泽生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白的时候，他还不肯同他讲，他并未向这方面去作进一步的慎重考虑。

现在，这两种想法又冲突起来，而且特别剧烈。郑洞国痛苦极了，寝食俱废。

"报告司令，"参谋长道："对方已经再一次向我们说，——"郑洞国烦躁地制住道："我知道，我知道，让我多想想。"

就这样，从十七日曾泽生起义起，郑洞国在包围中想了两整天，还没作出决定。

十月十九日黎明，长春在隆隆炮声中醒来；两宵未合眼，眼睛血红的郑洞国在地图上划上几个"×"号，表示包围圈又告缩小。

这并不使他头痛，在长春中央银行总部标志上加一个"×"也在他意料之中。问题是怎样安排自己以及六万人左右部下的命运，郑洞国矛盾极了。

"你们，"郑洞国对参谋长等人说："你们别催我，让我再想一想——"

"对方——"

“对方由它去！”郑洞国烦躁道：“对方既然欢迎我们，也得让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如果真的同曾泽生一样，那末也不是吃闲饭去的。我们行不行？都得仔细想想。”

时钟已经接近中午，各方的意见也交换得差不多了，郑洞国长叹道：“各位，这两天来，是我生平最痛苦的日子。初来长春时的两种思想，在今天更在剧烈冲突！我可以这样说，顽固的旧思想逐渐被削弱了，深藏在心头的潜意识抬头了。但我们不能不想到：现在放下武器，是不是太晚了呢？——”

“不不，司令，一点不晚！”

“别忙，让我说下去。不管我内心怎样想，不管我潜意识怎样抬头，作为一个几万人的部队指挥官，在实际行动上我还在迟疑审慎，没有决定采取任何走向民众的步骤。——”

“共产党有他们的政策，不能骗人！”一个师长说：“我们好几个老同学都在那边，可以作证！”他抹抹眼泪道：“并不是我没出息，怕死贪生，投降敌人，司令知道，抗战时我也带过花。就是因为抗战时我目击了中共的团结抗战的精神，更感到本党那种策略的对不起人！对不起黄帝祖宗，也对不起子子孙孙。现在联合美国拿枪口对准他们，试问我们怎能安心？在平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穿上两尺半，每个月领饷，算了，可是今天的情形不同，今天我们是死里求生，司令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多心？”

在瞻前顾后，审慎考虑之后，郑洞国作出了决定。他倏地起立，严肃地说：“各位，你们经过这几年的教训，心里头有了一种新的思想，这一点非委员长所能防止，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想二十几年前，兄弟一腔热血，在军阀混战时期

跑到广州进黄埔第一期，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我同军阀血战过，也同日寇血战过，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郑洞国悲从中来："我怪谁呢？怪命运？不对；怪大家打不过共产党？也不对。共产党说形势比人强，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今天有这么一个形势，非要我们换换脑筋不可！我们在委员长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和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确错了，跟错了人，也做错了事……"

众将官人人紧张，脸上泛出罕见的兴奋之情。

"不过，"郑洞国道："我们不是怕死，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弄清楚：抗战那些年，我们追随委员长，打败仗的时候多，可是没有今天的想法，今天，"他长叹："形势比人强！"他以拳击桌："既然到了应该放下武器，而且不能不放下武器的时候，那就这么办吧！"

众将官闻言欢呼，但有一名新七军的师长发言道："司令这个决定，我们已等待很久了！不过我也有一些意见。"

"你说！"

那师长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在凤山曾经受过美式训练，我们的部队也是美式配备的。我们很多人都感到，日本人当年侵略我们是外患；今天我们国共开火是内战；但事实上并非内战，还是外患！而且我们拿了美国人的枪炮武器杀自己人，替美国军人在中国打天下，我们是变相的日本兵，这种事情太惨了！太难过，太见不得人了！"

众将官闻言齐皱眉头，痛苦莫名！另一个师长插嘴道："这是一点不错的，讲卖命，我们绝对不做汉奸！讲爱国，我想起当年请缨杀敌，却挨了委员长一顿臭骂，作声不得！可

是有人却骂我们不敢抗战，这口乌气把弟兄们肚子都气破了！”

郑洞国双拳齐挥，严肃地宣布道：“大家那些话，留着以后再说吧！弟兄们在等待我的决定，我现在已决定放下武器，不再顽抗到底作无谓牺牲，不再坚持死守使玉石俱焚！决定挽救全军袍泽，弃暗投明！”郑洞国热泪长流：“快通知他们，新七军等部三万九千多弟兄和城郊一万八千多被围的弟兄一齐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正是：形势是非看得清，将军决心真英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南京怪现象　反苏反美一齐来
凶案露端倪　亲共亲蒋两边走

话说众将官分头传达，三军欢声雷动。郑洞国待诸事就绪后离开总部，准备出城，去解放军兵团司令部。他朝中央银行大厦回顾一眼，觉得是该离开这个戒备森严，阴黯低沉的地方了，但他对新的事物是如此生疏，一时也无法为未来描绘出一幅什么画图。他轻松之中有沉重，长时期的懊丧悔恨并未去尽，在新旧思想交替之中，有茫然之感。

郑洞国领导一些部队出城，解放军则列队进城。只见纪律严明，军容强盛，忽地有人向郑洞国打招呼，原来是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萧华将军。

郑洞国暗吃一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如此和气，一点没有架子。两人握了握手，萧华道："欢迎你们一起来！司令员

在等您，您们多谈谈，我进城去。回头见。”郑洞国对他质朴和气的印象深刻极了，当下直奔兵团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将军欢迎他道：“郑将军早该过来了，为了国家大事，我们之间实在没有你死我活的必要。”

郑洞国道：“是啊，这件事，想想很难过。”

“你该休息一会，”萧劲光道：“晚上我们多谈谈，大家痛饮一杯！您就住在附近好了，房子已经准备好。”

但郑洞国恁地也睡不着。他想得太多了。在人家非常礼貌的晚餐招待席上，他对萧劲光说：“大体情形，也就那样了。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既然失败，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那一定是这样，”萧劲光答道：“要回家的一定帮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的一定作适当安置。”他诚挚地微笑：“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可以为人民服务的。”

郑洞国激动地点点头，却轻轻地说：“那很好。”

“请问郑将军，”萧劲光道：“你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郑洞国一怔，没料到对方是如此直爽，态度是这样友好诚朴，招待也是那样客气周到，在这种情形下，他该怎样回答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军人，没有了解自己是一个新生的战士。在一些古老观念的影响下，他回答道：“我现在只想做一个老百姓，”他苦笑：“不知道行不行？”

“你想错了。”萧劲光微微一笑。郑洞国诧问道：“那怎么回事呢？”

萧劲光叹道：“你多看看，多想想之后，再作决定罢。”郑洞国一个劲儿喝酒，总以为自己是英雄落难，“为人民服务”

似乎就等于给共产党做事，不大合适吧？可不能这样贸然决定。便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表示中立的意思。"

"中立？"萧劲光凝视一会，点头道："希望你多看看，多想想，好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通的。怎么样？到后方去旅行一趟吧？譬如说哈尔滨。"

郑洞国道："很好，我对你们有很多隔膜。去看看，很愿意。"他苦笑道："有一个时期，我们总以为你们的武器都是苏联造，你们部队里有很多苏联顾问；现在我对这边明白了。"

萧劲光大笑："也难怪，你们一天到晚接触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谣言。老实说，没有蒋介石，我们这么多美式配备就不可能拿过来；没有南京大规模的空投，我们好多补给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这些都是美国人奉送的，"说罢举座皆笑，郑洞国也不由得不笑出声来。

第二天，郑洞国动身去黑龙江，开始了旅行和进修的生活，按下不提。却说东北如此局势，不独蒋介石心胆俱裂，美国军方更是着急不堪，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前途好转。

司徒雷登在南京大使馆里只是干瞪眼，听傅泾波为他诵读各方机要消息，一筹莫展。

"郑洞国并没有死掉。"傅泾波道："中央社的电报又错了！"

"该死的该死的！"司徒只有顿脚的份儿："那同王耀武的下落是一样了？"

"不不，"傅泾波说："比王耀武还要糟。他是过去的，并未逃跑。"接着声音都变了腔，捧着一张电报说："范汉杰被捕

的消息也到了。”

“我不听，我不听！”

“这里还有共产党的广播记录，也是关于范汉杰的。”

司徒无可奈何，咬咬牙道：“好，你说说吧，我要看看他的部下！他的部下都反叛了他！”

“范汉杰的情形是这样的，”傅泾波念道：“在十六日那天，锦州城东南二十几里的谷家窝东面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其中一个高大个儿，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一条不称身的小棉裤，背上披一个破麻袋，手里捧个萝卜在边走边啃。”

司徒雷登冷笑道：“他倒装得象啊！”

“正在那个时候，”傅泾波读道：“共军处理俘虏的机关恰巧在那边驻扎。当他们发现这四个人时，就开始盘问了。四个人之中，有个操福建口音的女人屡次抢着答话，另外两个男人显得很疲乏的样子，只是唉声叹气摇头。有个又高又大的男子压低着声音，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的账房，从沈阳逃出来，准备回福建老家。这个人总是把破毡帽往下拉，遮住半个脸，避开人们的视线。但他很不自然的装束和动作，两只白白的手和牙齿，低低的声音里还听得出一口广东腔，这些同沈阳难民的身分不合。”

司徒摇头道：“国民党的将军啊！国民党的将军真使我们伤心！”

傅泾波说下去道：“共军盘问他们四个人的相互关系，那个高大个儿无法交代清楚。他迟疑了一会，说：我没有话说了，你们枪毙我吧！于是他们给扣押起来，进行审讯时漏洞

百出。女的乱说一通，另两个男的自供是尉官司书和勤务兵。那个大个儿什么也不说。当共军的卫生员给他擦伤了的头皮上药时，他却很认真地说，擦些酒精吧！当心变成破伤风。”

司徒失笑道：“范汉杰还想活啊！他给美国增加了多少麻烦？给蒋介石丢了多少面子？”接着听傅在续说：

“第二天，那个自供是尉官司书的人对看守他们的共军说，他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告诉审讯员。当审讯员接见他时，他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经过你们多次解释俘虏政策，我还没有说实话。现在我要说了，我就是范汉杰的侍从副官，那个高大个儿就是范汉杰。”

司徒直拍桌子道：“真糟啊！蒋介石手下怎么都是这样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傅泾波皱眉道：“不过，根据共方的情形来说，那个侍从副官如果不招认，恐怕还是会弄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共方锦州前线部队之中，已经发下去这么一个备忘录：‘范汉杰，广东人，年四十二岁，高大个子，面黑秃头。’他逃难的打扮同这个备忘录完全一样，人家只是向他解释俘虏政策，迟早会供出来的。”

司徒叹息道：“泾波，你看！这些国民党将领大量背叛我们，我痛心极了！”

话说蒋介石在长春危急时派专机到长春上空投下手令，要郑洞国速即突围死战，但一切都告扑空；回到北平，又挨美国老板冷嘲热讽一番，心头沉重，无以形容。那天又同卫立煌、杜聿明三飞沈阳，召集高级文武官员训话道：“没料到

局势变化，如此之快，真出意外。不过我对中国军事、政治与经济并不悲观，沈阳如能照我的布置去做，一定有办法！不过我要同大家说，目前共匪的力量不能低估！如果我们内部不团结，那胜利便不会属于我们！”蒋介石感到无以为继，怔了一阵，再说：“今年双十节我在南京，难过极了！我一反常例，一不接见外国使节，二不出席庆祝大会，我承认我们军事上已遭失败，自己半年以内肃清黄河以南共匪的诺言没有兑现，我惭愧极了！”他立即加上一句：“不过这种失败是短期的，胜利即将到来。而失败的原因大家也不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内部的阻碍太多，大家没有好好地照我的话去做，大家不合作，于是糟糕！”蒋介石说到后来自己都感到牛头不对马嘴，前言不对后语了，也就宣布散会。

炮声中蒋介石行辕休息，众将官一旁伺候。杜聿明眼见空气低沉，开口道：“去年我坐中兴轮从上海到台北，船上同一个新闻记者聊天，他问我沈阳为什么如此重要？当时我答复得并不好。今天我们都在沈阳了，并且在校长的领导下开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地干！”他揉一揉肥肥的肚子：“据说今天沈阳的主要问题不在共匪，乃在于粮食的缺乏和狂涨的物价。这些我们都该拿出办法来，否则无以对领袖栽培！至于军事——”蒋介石立刻接嘴道：“军事没有问题，我们在沈阳有二十五万人马，而且骨干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毫无问题。”说着说着起立道：

“撤退有困难，守城会不会好些？”

众将官吓了一跳。

“让我们看看。”蒋介石道：“沈阳这样重要，好不好这样

丢了呢？国际观瞻有关！我们自己也不合算。我们在东北只要有一天的落脚点，就能有一天阻止匪军巩固东北的计划！”蒋介石大呼：“还有，沈阳兵工厂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我舍不得！还有，抚顺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我也舍不得！”蒋介石瞅一眼窗外高的大烟囱，咬牙道：“还有，沈阳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我也舍不得！”蒋介石双拳紧握，在众人面前挥舞吆喝，可把部下吓坏了。

蒋介石在极度的愤怒与忧惧之下，举动几乎失常，众将官没一个敢在这当儿插一句嘴，于是气氛低沉，令人窒息。正在这当儿南京急电到达，蒋介石一看除了物价飞涨，翁文灏请示办法之外，还有一个报告使他火上加油，愤怒万状。

那是立法委员们在大大地抨击美援运用委员会，说他们分配不匀，吵了个乌烟瘴气。

“你们瞧！”蒋介石恨恨地说道：“这成什么话！立法委员在这种局势里，还有闲情逸致批评美援运用委员会办事没效率，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去！”

众将官目瞪口呆，见他独个儿自言自语，踱来踱去：“这成什么话！骂美援运用委员会，这不等于骂我吗？当着和尚骂贼秃，这批立法委员胆子也真够大的啦！”

蒋介石迷惘地指手划脚，拿着张电报纸说：“你们瞧！这还成话吗！代表北美华侨的立法委员潘朝英，他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把半数以上的美援棉花拨给了上海的大资本家，还把汽油、肥料拨给了特权人物，这些话岂不是为匪张目，完全是共产党的口气吗！”

众将官只有低头。

蒋介石用手指在电报上一弹，说："嘿！堂堂立委，也学会了这一套捣蛋手法，竟有十四人联合提出书面质问，怪我们把美援汽油都独吞了；怪我们对西北各省太小气，一点儿美援都没有；怪我们把美援粮食只给大城市，粮荒地区一点儿不给；怪我们这个那个，"蒋介石正想找秘书拟稿痛骂一顿，忽地发现还有一份电报在后，一看，刚才那股子劲立告转移。原来是司徒雷登的电报，说南京反美空气浓厚，如不遏阻，实在不妙；同时当今之世，再不使劲发动反苏运动，问题也很严重，要蒋多多安排，马上动手。

这一回，蒋介石心头却有轻松之感。美国人在南京撞板，行动上蒋介石绝对支持美国，但在心情上却有一种微妙的感受。"好，你也会有这一天啊！"

"快问！"蒋介石吩咐秘书道："南京为什么反美？是一个怎么样的反美？快报！"

电报回报道："南京反美，系在国庆日发生，是日上午，林森路新生小学学生准备参加公务员运动会，当该校童子军鸣号集会准备出发时，美兵数人忽夺去童子军手中木棍，当场挥舞乱打，伤小学生十余人……"

那个报告确乎详细，还把受伤学生的名字也开上了："学生王宝训、刘家铮、孙子文、胡孟浩、涂鲸、邬国宁等十余人被殴负伤；校长徐哲人为保护学生，眼睛被打肿，右小指遭打断，胸部也挨打受伤。新生小学系天主教堂所办，当时该教堂郝神父与蓝神父也参加殴打学生。事后东区警局局长以对美兵无可奈何，乃劝郝神父向校长徐哲人道歉并赔偿医药费，惟迄无结果。于斌总主教为此发表谈话，大意为彼此

都是一家人，不要将事态扩大，只宜和解。”

蒋介石一时也想不起该怎样处理，但美国人在南京遭受反对，心头也不无轻松之感。心想过几天再处理不迟，让美方也放明白点。但他又怕南京反美反出乱子，影响美援可不是好玩的，于是吩咐秘书速即拟稿，要南京军宪警特各单位迅速处理此事，不得蔓延。

事隔一日，沈阳机场突地降落一架专机，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官员直奔老蒋行营，说有要事，持司徒雷登介绍信求见。蒋介石连忙延见，分宾主坐下，客人道：

“大使有个电报给总统，收到了？”

“收到了。”

“大使说，美国兵并未在南京打人，报上所说不可靠。”

蒋介石皱皱眉头，不作声。

“大使说，美国兵的确劝过架，但并未殴打过小学生。”

蒋介石反感道：“这件事由它去了。美国兵没有闹事，那更好。”

客人道：“大使建议，南京应该展开反苏运动，把反美的空气抵消。”

“我此刻还在沈阳。”

“这个没关系，”客人道：“大使说这件事越快越好。因为华莱士正在旧金山作进步党总统竞选人的演说，责备我们的对华政策。他指责我们以无数的飞机大炮供给南京，俾使中国在美国军人正热心计划的战争中变成进攻基地。华莱士还指出今年三月间，陈纳德曾告诉国会，说新式轰炸机自中国起飞，远较在美国起飞更接近苏联工业区。华莱士说世界上

没有一个地方有象陈纳德报告那样针对美国而发的挑衅性威胁，美国竟允许在美国国会有如此言论而不受驳斥，并且还在报上大肆刊载，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正在违反大众意志，而成为一个被世界上许多地方所憎恨的国家。司徒大使和许多先生们认为，我们该重视这种攻势。”

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问："你们以为怎样才好？”

客人胸有成竹地笑笑："大使提议，请总统发起一个新的反苏运动。”

蒋介石点点头道："这个我知道。”他一顿："不过，我有几句话同大使说，近来贵国军人在中国，引起误会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客人立刻插嘴道："其中有共产党在捣蛋，在利用，我们别上他当才好。”

蒋介石很不喜欢有人截断他的说话，但此人是美国官员，只得忍住。待他说完，皱眉道："共产党是一回事，我们在这里谈心又是一回事。贵国军人这一次在南京，有没有打学生的事情且不管它，但最近我接到不少报告，说贵国军人在中国闹事，青岛的工人还罢工七天以示抗议。”

“真有这等事？”

“真有这等事。”蒋介石道："不过我不让报纸登载，但青岛当地的报纸，早已登过了。”

“我很遗憾，”客人道："如果真有这些事，我代表大使向你道歉。”

蒋介石苦笑道："道歉，也不必了，我们自己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啊！”

“可是有些事情，往往使我尴尬极了，”蒋介石道：“我们在进行中美合作，可是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是在破坏中美之间的感情。因此在进行反苏运动之前，我希望贵国军人也注意一些，才能使反苏工作顺利进行。”

“嗯，对！不过青岛的反美运动，是不是共产党在从中煽动呢？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蒋介石失笑道：“我们对外可以这样声明，但在你面前，我可以这样说：只要贵国军人不出事，就没有人敢煽动。青岛的反美罢工，起因是贵国空军雇两百多名工人到沧口机场搬东西，要他们跑步前往；其中有个老汉跑不快，给几个贵国军人拳足交加打了一顿打死了。我们的宪兵队拒绝工人请愿，于是他们便罢了七天工。”

“哦，是这样的。”

“还有，”蒋介石道：“青岛当局给我的报告中也说明：每一件事情的确都没有旁人从中煽动。青岛的大学生采集标本，给贵国军人驱逐，几乎闹出人命；有一天有个醉兵当街拿酒瓶打伤路人；有一天你们抓走一个小贩，还打伤了人，军车的闯祸更多，使大家担心。”

那美国客人耸肩、摊手、挤眉、晃腿，忙了一阵，大声说：“真对不起，这些孩子们给你们增加了许多麻烦，还是让他们回家去吧！”

蒋介石闻言一怔，双手齐摇道：“那不必，那不必！中国人对美国朋友很好很好，只是共产党在反美。”客人却又插嘴：“是吗？蒋总统刚才说过，真的是孩子们在闹事，与共产党无关？”

蒋介石这口气委实难以消化，但毫无转圜余地，打退堂鼓道："这是两回事，两回事，漠不相关，请勿误会。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就不容许反美的歹徒活动！"

客人笑道："顶好，顶好！那末，南京的反苏运动，可以很快发动了？"

"那没问题。"蒋介石心平气和，作感激状道："请你回去对大使说，就是大使不派阁下远道传话，我们也要发动了。无奈正碰上军事方面突然忙碌，所以延迟了一些时间。"

客人既走，蒋介石立刻召集亲信，密电南京，布置反苏事宜。在这方面，蒋介石端的是指挥若定。南京官邸内外，要员们接得手令，莫不相对苦笑，摇头叹息。有的说："灵得很，只要对美国有所要求，只要局势大变化，我们一定反苏反给美国看，灵极了！灵极了！"

有的说："不如把某人某人找来，一起商量。否则万一反苏反得不伦不类，老头子自东北回来，咱们得吃不了兜着走哩！"于是官邸中马上召开反苏会议，陈布雷指示奥妙道：

"先生的手谕，大家都看见了。这一次的反苏宣传，我们根据先生的意思，可以知道内中包含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对内，"陈布雷痛苦地一个劲儿揉鼻子："军事如此，金圆券又如此，而且相当严重，先生为了转移国人视线，希望把全副精力用在反苏运动上，那末对我们政府的那些压力，可以减轻些。

"其次，另外一个目标是对外。"陈布雷泫然欲泣："说明白点，就是希望华盛顿对我们更多援助。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正在谈判新的军事援助问题，财政部王云五部长要到美国

去，张群先生访日归国，好多问题可以相互配合，放手做去。"

陈果夫频频点首道："陈主任说得对，事实是如此。要求美国对华援助，总得向它表示态度；何况这一次连华盛顿都急了，要求我们大大地反苏。"陈果夫指手划脚地说："不过这一次反苏，主要是针对中苏友好盟约，因为这个玩意儿，实在阻碍了我们同东京之间单独签订和约。"正是：反苏表演不妨做，只要美援来得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云海茫茫　迁都苦无安全处
前途渺渺　挂印愁有掣肘人

众人闻言皆表惊诧，陈果夫说下去道："不但如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阻碍了张群先生与麦帅商谈的那件事：由美国去恢复日本军事经济潜在力的计划，因此也阻碍了中日韩东亚同盟的建立。"陈果夫以掌击桌道："对日本问题的重视，是我们领袖的夙愿；因此如何使日本战后能够复兴，勿使日共抬头，就有赖于这三个计划的实现！如何使日本成为盟国的基地，也有赖这三个计划的实现！"

陈布雷叹道："是啊！"

"可是，"陈果夫道："我们明白，这些计划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反对的，这怎么可以？我们既然拥护美国的政策，就得反对这个！"

"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的机关报开始扩大反苏了。益世报、救国日报、和平日报展开了自以为热热闹闹的反苏宣传，但反应却冷冷清清。倒是在南京"介寿堂"召开的"抗暴委员会"却轰轰烈烈，蒋介石闻讯几乎肺都气炸。

新生小学校长徐哲人刚出医院，裹伤登台演讲道："京沪新闻界各位先生，本校全体学生家长先生：今天这个会，我们是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召开的。希望在这个抗暴委员会会上，能够产生一种正义的力量来!

"这里是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兄弟是一个小学校长，平生以教育下一代为宗旨，反对体罚，因为孩子们实在太可爱了。可是就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国人民庆祝国庆的日子里，我们的下一代给美国兵打伤了十几人之多!连美国神父都参加毒打，美国的一切完全暴露了，他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

"兄弟是校长，挺身而出保护学生，连我也给打伤了，兄弟给打肿了的眼睛，打断了的右手小指，隐隐作痛的胸部，都说明了一件事：这些美国兵太强暴，他们绝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那校长流泪高呼："他们靠了几个臭钱，在我们中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我们简直变成殖民地，变成亡国奴了。"

台下数百人忍无可忍，可也无人鼓掌，只是闷雷似的一声喊，作为赞成受害人意见的表示。

"各位京沪新闻界先生，各位家长!"徐哲人道："兄弟是老国民党，本校成立抗暴委员会，胆敢招待各位，一定有人说兄弟是共产党。如果真的有人这样想，兄弟愿意跪在他面前磕头，告诉他：你如果存心转移目标，那我们国民党就快完了!"

这位校长愤慨之极，到后来几乎无法把他的说话结束。

另一位身穿军服的家长等不及了，两三大步便纵身上台，豪迈而有力地演讲道："兄弟是个粗人，不懂得讲话，但今天非说不可！

"我的儿子也给美国人打了，他妈的！老子帮美国人打共产党，美国人却在南京打咱们的小娃娃，这笔账该怎么算法！

"美国人说共产党可恶，才把飞机大炮给咱们打共产党；可是知道共产党那边情形的人都说，老共才不象美国兵那样野蛮，这些情形把我搞糊涂了！老子弄不明白。老子今后再也不上美国人的当了，完毕！"边说边立正敬礼，在掌声中气呼呼下台。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官方闻讯前来制止，新闻局苦苦哀求各报别发新闻；外交部答应把抗议转达，唯一的要求是取消抗暴委员会。第二天除了《中央日报》之外，大大小小的报纸照样刊登南京反美运动的新闻，司徒雷登愤怒极了，他要秘书同外交部通电话，同新闻局通电话，问："万一反美运动扩大了，美国人受到损失，你们负不负责？"

"负，负，负。"

"那末你们是有意扩大了！"

"不不不，我们已经想尽办法，绝不使反美运动再有发展，绝不使全国报纸再登一个字。"

"你们要明白点！"美国援华机构也向行政院警告道："万一反美事件扩大，我们全部回国，请问谁受的影响更大！"

"别理它！"翁文灏也光火道："我们不是要饭的，接受美援并没有声明中国人该挨打挨杀挨奸淫，他们爱怎样搞就怎样搞，了不起停止援华拉倒！"

但司徒还是满面笑容，拜访翁文灏来了："听说有人想利

用蒋总统驻节东北的机会，在南京进行反美，有这种事么？”

翁文灏强笑道：“我们毫无所闻。”他指报纸：“倒是这几天在大事反苏，没听说反美。”

“那就好，”司徒低沉地笑笑：“不过大使馆接到的消息说，今天的南京，反美气氛远比反苏浓厚，有人在煽动反美，说什么万众一心，驱逐美军，翁院长也有所风闻么？”

翁文灏不悦道：“我很遗憾，我听到的消息太多太复杂了。我只想告诉大使一句话：希望贵国在华人员洁身自爱，否则美援再多，中国人的那颗心，还是……”翁文灏感到很难措辞，宾主也就不欢而散。

美国人在南京害怕国民党人士反美，蒋介石却在北平担心国民党人士反蒋，来一个“西安事变第二”。当沈阳吃紧，蒋介石飞回北平之后，喘息未定，急召守将陈继承密商道：“我在东北时，听说华北也有点问题，你也有所闻么？”

陈继承四顾无人，紧紧张张地说：“报告领袖，确有其事。锦州失守前，你要傅作义派两师人马出关抢救，密令职部不得移动，这消息给他们知道了！”

蒋介石面色如土，狠狠说道：“谁走漏的！”

陈继承周身战栗：“这个，这个就得查。”

蒋介石暗叫不妙，起立徘徊：“那末，照你的意思看，傅作义会不会有什么动静？”

陈继承一头汗道：“的确没有具体事实，但傅作义的态度很那个，有好些地方，他都——”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这个人的脾气是这样，不过他有很多长处，我们不能在此时此地同他闹翻，那太糟了。如果再来一个‘西安事变’，那还得了！”

陈继承四肢瘫软，结结巴巴地说："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把平津交给他吧。记得长春沦陷后，领袖曾要傅作义离开平津，或援东北，或守华中，但都遭拒绝。我看不但我应该离开北平，领袖也该早日回京，才是上策。"

蒋介石道："此计虽好，但傅作义到底要搞什么？"陈继承怎能乱说，力言无他。蒋介石越觉得可疑，等于盘问起来，措辞严厉，陈继承急道："他们希望在平津独当一面。不希望领袖坐镇——"

"为什么！"蒋介石喝问。

陈继承一身汗，心想这个可难答复了。华北部队反对蒋介石指挥作战，因为凡是蒋所指挥的战役，大都如此这般；但那如何可以转告，陈继承急出个答复来道："因为他们对领袖的安全要负责！"

蒋介石略有喜色："哦，傅作义到底还在为我的安全设想。"但再想不妥，击桌道："不管怎样，你给我赶快回京，我也马上动身，谨防有变。"蒋介石心头酸楚："这个时候，要他们剖出心来给我看，我都——"他忍住最后几个字，拍拍陈继承的肩膀道："我下手谕，你就走！"

陈继承为难道："与其说是因为调职而走，不如说我因为母亲逝世，回家奔丧吧。"

蒋介石皱眉道："你怎么这样巧！也好，你是北平警备总司令，回南京后就担任首都卫戍司令吧！难得你在东北努力抓学生，在北平又替我做了不少事情。"

陈继承谢恩过了，苦笑道："不过还有两件事情要报告领袖。傅作义他们对我误会很深，这一点领袖看怎样处理；还有

首都卫戍司令是孙连仲——"

"没关系，"蒋介石摆摆手道："你去吧，我就要召见傅作义。"

陈继承忙不迭告退，傅作义应召入内，寒暄过了，蒋介石微笑道："对于陈继承，你的印象如何？"

傅作义没料到这一问，勉强答道："陈司令对党国很忠诚。"

蒋介石点头道："不错，不过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大作为，要他守卫后方某一个城市，还差不多；如果要他南征北战，就难了。"

傅作义不作声，只是纳闷。

蒋介石道："我知道，他同你们相处得不很愉快。这个人是相信算命的。相信得入迷了。"

傅作义失笑道："这个倒不知道。"

"我知道，"蒋介石说，"三十三年中原撤退之后，他就到了重庆，整天赌钱。那时光他住在唐角沱对面鸡冠石兵工厂附近，听说熊厂长善观气色，能批八字，就去批了一个。熊厂长说他的命好极了，三个月内就会做大官。陈继承乐不可支，到处乱讲，他的亲朋戚友纷纷向他求职，他竟然一口答应，大开空头支票。一直到日本投降，我才派他到北平来，因为这个人倒也安分守己。"不等傅作义开口，蒋介石立刻接下去道："可是他太没出息，竟会同你们发生磨擦！我已经把他调走了，你可以告诉部下，平平气。"

傅作义心头极不舒服，答道："报告总统，我们同陈将军之间并没有什么。再说他同上官云相一样，是华北剿总四个副

总司令之一。如一定要走，也得好生欢送。”

蒋介石听后拚命摇手。

傅作义道：“无论如何，陈副总司令同我们相处一场，也得尽尽朋友之道。好在总统手谕还没交下。”

蒋介石道：“我说不必了，我说不必了。他是奔母丧料理家事，心情欠佳，我看算了吧。”他接着问：“对于华北局势，傅总司令有什么看法？”

“没有新的看法，”傅作义道，“一切凭总统命令。”

蒋介石道：“我因离京太久，归心似箭，不出后天，我将回去。不过此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对外不宣布。”

傅作义一怔道：“那末华北的指挥——”蒋介石笑道：“当然你来，我日理万机，对华北军事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于是第二天陈继承没见手谕就先飞走，第三天蒋介石匆匆布置，秘密上机，好不惨然。

故都在机翼下渐渐消失，碧瓦朱栏不可复见。蒋介石铁绷着脸，要不是侍从人等在机上戒备，他恨不得痛哭一场。蒋介石说陈继承喜欢看相，信任八字，但他自己同样喜欢这个，只是不便启口而已。蒋介石深深地感到，今后还是少动为宜。以济南、长春、锦州、沈阳为例，每一个大城失去前夕，他总是送葬似的在上空飞翔一番，甚至目睹共军入城，毫无办法，他自己认为太不吉利了。

这次离平，此生能否再来，蒋介石不敢往下想。此行出发时，曾在南京扬言必欲收回济南，但如今归去，失去的已不止济南一地了。这个样子打回票，在蒋介石生命史上确是空前，难堪极了。

云海浮沉，座机飞行，蒋介石迷迷糊糊入梦却又猛地惊醒：大局完了，回去将如何措辞？美国方面咄咄逼人，又将如何应付？迁都之说甚嚣尘上，到底应该搬向何处？有人主张重庆，有人主张广州，有人主张台湾，风风雨雨，莫衷一是。蒋介石后悔把迁都的准备告诉了较多的人，弄到除了增强悲观绝望的气氛外，一无是处。

蒋介石在空中放眼看去，云天寂寞，阒无一人，感到只有太空中才最保险。但迁都无论如何没法搬到天空间。想中国历代帝王迁都，几乎全是失败征兆，唐宋南移，接着亡去，只有抗战时期的迁都确有其战略上的意义，但如今剿共失败，搬到广州、台湾之后，还能象八年抗战似的，有回去的一天么？

蒋介石整个人都瘫软了，在机上，在官邸，在紧急会议上，他都瘫痪了似的。他失去了往昔的一贯命令口吻，软乏地问文武大臣道："你们看怎么办？"

翁文灏、张群、何应钦、张历生、王云五、于右任、吴铁城、孙科等人闻言失色。因为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问过文武大员："你们看怎么办？"局势之严重，也可想而知了。

孙科开口道："为今之计，只有先迁都再说，以策安全。外交部重要档案已搬到广州，各航空公司、轮船公司到广州、香港、台湾的客票，至少已订到明年二月。"

何应钦道："沈阳、太原——"话犹未完，蒋介石长叹道："我，这个，我这次回来，心情坏透了。昨天在北平，《纽约前锋论坛报》记者史迪禄曾向我提出三个问题，要求解答。"蒋介石一顿："第一个问题，他问我们失败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我说，我们曾经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我们过去处处设防的结果，变

成兵力分散，给他们以大吃小，逐个击破。他们又实行土地改革，军力大量扩充。针对这些经验”，蒋介石几乎伏在桌子上讲话：“同时为了沈阳、太原等地万一守不住留条后路，我告诉美国人，以后我们的战略战术，将不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当然我不希望再有坏消息。

“第二个问题，他问我是不是用全力保卫沈阳？我说如果你们美国这些民主国家，对我们的反共战争仍然隔岸观火，那南京政府可能因此崩溃，而世界战祸也将从此开始。我告诉美国人：无完整之东北，即无独立之韩国，也无和平之东亚；而太平洋的险恶风云，也将以东北为起点。”

吴铁城急问：“美国人怎么说？”

蒋介石惨笑道：“一个新闻记者，他还能说什么？他只是把我的话记下来，发出去。”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翁文灏接着问。

“他问我们政府在世界反共阵营所处地位问题，”蒋介石道：“我说了很多，归纳起来一句话，欲救世界，必须救我蒋介石。”

半晌，蒋介石举杯喝水，分明杯子已空，但他以为有水，“喝”了两口，陈布雷见状几乎昏厥，他认为这实在是不祥之兆，忙叫侍卫倒水，蒋介石这才真的喝了水，凄然道：“今后局势，未来三个月的发展可以决定一切，能安全渡过三个月，我觉得已很不易。

“军事局势，坏极了！

“企图退回热河的五个军已经完结，杜聿明、廖耀湘失踪。东北二十万部队就这样完了，现在的局势，是抗战以来最最严

重的，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精诚合作。”

蒋介石一反常态，冷静迂缓，一点不激动，也未“保证”什么；口气阴沉悲观，目光迟滞凝定，这情形使与会大员暗叫不妙，陈布雷越看越伤心，全场气氛令人窒息。

翁文灏见非开口不可了，低沉地说：

“作为一个行政院院长，兄弟的心情比任何一位都沉重。局势如何，总统说过希望渡过三个月。但在这三个月中，兄弟以为有几件事必须好生去办，否则给人的印象太坏，影响也太大了。”

蒋介石微弱地问：“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有钱人家的财产秘密转移，已经成为一阵狂潮，可怕极了！与此同时，我政府高级文武官员的眷属，已经开始非正式集体疏散，影响也太大了。空运固然紧张不堪，长江航轮也早已客满，有如抗战胜利复员东下情景，人心慌乱，我们自己反躬自问，也有责任。”

“那末要大家别走吧。”蒋介石悠悠地说：“通知他们，一个都不准跑！”

翁文灏一怔，感到无法接嘴，便说下去道：“第二件事，行政院已遵照总统手谕，密令京、沪二市，苏浙皖三省当局，限本月内完成所有指定物资的清查与交代。同时责令有关运输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为政府保留一定数量的运输力，以便运输重要物资。京沪各有关机构正出动全部人员清点物资，以便随时可以转移。如果在这时候明令禁止眷属不得疏散，那么就会给人一个印象，说只许官方疏散……”翁文灏无言为继，蒋介石也不表意见，便叹道：

“第三件事，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官员在京沪各地资产，也开始转移或作撤退准备；各地房地产一落千丈。我们对国际友人的做法应该怎样应付？因为以美国人的行动而言，一般人见美国人都在这样做，其他情形便不堪问，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蒋介石默然久之，问：“还有么？”

翁文灏道：“有，青年党内部成立革新派，反对曾琦、李璜，响应召开新政协，民社党不必说了，即李副总统的活动，也成为京沪谣传的中心之一……”蒋介石忽地一笑：“对于这些人事问题，暂时可以搁一搁。对共匪目前是有困难，对付他们几个人，”蒋介石把脸一沉：“嘿！”

王云五连连咳嗽，也发言道：“香港有人来，告诉我说，民盟正在展开反对右派运动，把张申府开除了盟籍。”

蒋介石皱眉道：“为什么开除张申府！”

“据说，”王云五道：“民盟中央有人表示，说美方在拉拢民盟个别盟员，表面上是亲近这个或那个，实际却是为华府所笼络、为华府所用，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活动，见风使舵。”

蒋介石轻轻摆手，示意吴铁城且慢发言，问王云五道：“你说把张申府开除盟籍，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嚷了半天，连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没弄清楚。”

王云五抹抹肥嘴，大声说：“早该报告总统了，因为总统刚从东北回来，这些小事情——”

“你说吧。”

“是，总统。”王云五想了想：“话得从《观察》杂志说起。张申府最近在那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呼吁和平’。

呼吁和平本来是件好事，但张申府这样做，民盟总部的人很不高兴。据香港来的人说，民盟好多盟员在京沪平津立不住脚，怕给我们抓去枪毙，当共产党办，因此都吓跑了。他们到了香港之后，要求留在内地的盟员一起到香港归队，但有些人不肯去。而张申府却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

"我要看看。"蒋介石道："哪一期？"

"第五卷第九期，"王云五道："回头马上给总统送来。张申府发表该文之后，香港的民盟总部批评他言论荒谬，显然是在走美国路线。他们说美国不愿意看见中共得势，希望在国民党重要关头透过一口气来：停战！而停战之后又如何呢？那该是美国重新配备国军，再向共军攻击，因此他们认为张申府的想法是极右的，反动的，反人民反民主的，——等等。"王云五稍停，说下去道："民盟总部表示：'本盟盟员张申府迭次违反本盟之政治主张，已经在港中执委暨中央各处会第四次扩大联席会议中一致决议，予以开除盟籍之处分。其理由为张申府于本年一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公开刊登联名启事，拥护国民党北平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此无异公开承认伪国大、伪宪法以及伪立法委员之选举为合法，'再加上《观察》周刊那篇文章，民盟便把他开除了。"

蒋介石打了个呵欠道："张申府的问题，我们很清楚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吴铁诚把眼镜向上一按，愤愤说道："我们都是搞党务的老手了，对于美国希望我们容忍反对国民政府分子这一点，我总感到这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苦肉计。试问：象张申府这一类反共的人，今后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了，还要他们反我们于

什么？如果说还有几位表面反蒋实际反共的人士在共产党队伍中胡混，我实在想不到会起什么作用。”吴连城挥舞右手，慷慨激昂道：“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美国的做法是想派遣一些自由民主人士，假装同共产党做朋友，然后待机反共，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办法做得通，我希望听听他的意见，据我看：此、路、不、通！”正是：老板定下苦肉计，假装朋友真虚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卫立煌　感慨满怀悲被扣
翁文灏　痛心疾首要下台

王云五道："铁老！先发表发表您的高见。"

吴铁城道："说来说去，这个办法太不吉利，使人泄气。在紧要关头，这批先生哇啦哇啦反对我们，还不能抓，连碰都碰不得，实在急死人！

"再说，人家所以要我们这样做，为的是将来。这个将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吴铁城痛苦地说："是我们维持不下去了，共产党上台，我们不是同他们隔江而治，就是鼎足三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共匪巩固内部，势在必行。而我们这些搞党务的人明白，共匪如果巩固内部，老实说一定比我们有效。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人家的党性比我们强，这是铁的事实，我们也不必争。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

点呢？因为在这个可怕的‘将来’，混进共产党内部的我们的人，或者华盛顿的人，他们又将如何发生作用呢？”

“有人说：”何应钦道：“美国将使用最后一计，答应给中共援助，与我们分庭抗礼。如果中共答应接受美国援助，问题就简单了。”

吴铁城闻言冷笑，摇头道：“美国人这种想法，我看来未免太天真了吧？共产党恨美国政府帮助我们剿共，说美国与中国人民为敌，说美国指挥我党反共，这种情形，共产党又怎能放心接受美援？又怎能谈到美援，我看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更好，”王云五道：“这样可以使美国人更加援助我们，不作非分之想。”

吴铁城击桌道：“就是美国人今后还援助我们，但派遣小党小派之人混进共匪组织，这绝对不是妙计。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剿共，尚且如此，这些一无军队、二无群众的人，他们能解决共产党么？未免太神话了。”吴铁城道：“尤其是此时此地，要允许这批人先反对我们，这个代价太大！别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能再有什么风险了。我怀疑抱有这种主张的人，到底是何居心！”

“不必想得太多，”蒋介石道：“我同铁老一样，反对小党小派在今天还反对我们，那绝不允许！至于派遣少数得力之人，混进匪党内部，对这个我倒很有兴趣。从他们里面反共，比我们在外面围剿容易得多。”

吴铁城叹息道：“我应该报告总统，局势危急，这是事实；美国人的计策能不能做？有没有效？渺茫得很哩！我主张我们上下同心，振作起来，要美国正面帮助国民党渡过危机，

安定局面；反对美国三心两意走曲线打倒共产党的办法，这办法对我们太不利！”

对吴铁城的建议，蒋介石心头一动，忙问：“铁老说得对！不过华盛顿也罢，我们也罢，为什么派遣专人混进共匪组织这条路走不通呢？”

吴铁城想了想，侃侃而谈道：“对于这个办法，我过去不是不赞成，老实说，我们进行好久了。有一次康泽——那还是江西剿匪的时候，我就亲自听到总统向他解释对于这个战术的运用。可是今天，这个办法的收获多不多？大不大呢？”

众人默然。

“我说是不理想。”吴铁城道：“甚至从共产党那里跑过来的人，对我们的贡献也极微小，对于这个办法，我以为应该重新估计它的价值了。假定有一天真的出现了隔江而治，或者三分天下的局面，试问我们怎样运用这批混入匪党机构的人呢？”

蒋介石紧张地听着。

“拿工人运动来说，”吴铁城道：“大家知道，我们都是搞党务、搞工团、搞这个那个好多年了。拿抗战时期来说，湖南省党部主委陈大齐同志告诉我，我们真的不是匪党对手。每逢什么运动，他们的旗帜下站满了人，我们旗帜下只是掮旗的那个工友，孤零零一个！最后用不开饭来迫走百多个左派穷光蛋，结果民众团体自动送饭送豆豉辣椒，救亡工作还是继续，没他们办法，后来省党部干脆把湖南文抗会解散了。事实是事实，我们今天如果还要骗人骗己，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不能不指出这个危机。

“匪党以工人阶级为标榜，在这个可怕的‘将来’日子里，他们的工人怎能为我所用？工人运动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得不到便宜，派人混进去有什么用？

“其次，我们来看农民。农民是中国人口中最多的一群，他们能不能够供我所用呢？”吴铁城一顿道：“据我看还是不行！”

蒋介石震了一下。

“为什么呢？请大家想一想江西剿匪，以及领袖西安蒙难之后的陕甘宁青一带边区，那边的农民怎么样呢？地主给斗倒了，有的地主也参加了匪党工作，农民都有了土地，他们不要我们了！”吴铁城到这里泫然欲泣道：“所以，凡是共匪所到之处，别提工人，农民也非我所有了。再说学生，学生是最年轻，最易冲动，我们吃学生的亏吃得太多，共匪会不会象我们一样呢？我认为布置得好，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跟我们走，但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共产党对年轻人最热络，了不起起起哄，大作用谈不上，反而暴露了我们的人，我认为这太危险，太犯不着了。”

“且慢，”蒋介石要问他几个问题。

可是吴铁城无法煞车，口沫横飞，说下去道：“至于小党小派之人，更没有什么用了。胡适博士讲得妙，他批评这几个党派说：无一兵一卒，你凭什么乱嚷嚷……”正在这当儿蒋介石接到一个大红卷宗，迅速翻阅，脸色大变。众人一见冷了半截，心想一定是沈阳完了，吴铁城不再开口，厅中沉默久之，悄悄散会。

沈阳确已解放了。

但使蒋介石痛心疾首的，岂仅一城一地得失？他明白这个大城危在旦夕，无法得救的了；但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竟片甲不归，这才使他悲伤！而美国竟未能及时帮忙，也叫他愤懑不已，但不敢有所表示。

在这些天翻地覆的大事之前，蒋介石个人又面临他自己的"祝寿"之日。他的生日是十月三十一日，而共军攻入沈阳却提早了一天，蒋介石把所有的部下都恨之入骨！他感到一切都完了，最黑暗的日子已经开始。作为敌人，他对中共连使用毒骂的勇气都消失了，他只想双手捏住卫立煌的脖子，扼死他，一泄心头之恨。

蒋介石独个儿在房中打转，再一想东北之战，他自己四度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视察，布置出路；美机美舰，协同撤退，卫立煌名为总司令，却无一点职权，沈阳之失与他何干？蒋介石想到这里，认为非重办卫立煌不可，否则如此惨败，责任都搁在自己肩上，岂非贻笑万邦？当下提笔疾书，交付电台，拍发北平剿总道："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着即扣留。中正手谕。"

可是正在逃亡途中的卫立煌，做梦也没想到南京有此一着。蒋介石当时获得空军报告，知道驻沈阳部队正与地方团队同谋投共，沈阳情况恶劣，他怕十几万人马片甲不归，乃电令卫立煌火速突围。卫立煌接到撤退命令，知道援军无望，也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可是各负责军官并未出席。卫立煌知道局势严重得无以复加，忙不迭跳上吉普车直扑机场，这才赶上飞机向葫芦岛逃亡。说来好险，当他座机起飞不久，机场和沈阳城都在对方掌握之中了。

而傅作义接到扣留卫立煌的"手谕"之后，也感到莫名其妙，毛发直竖。"华北剿匪总司令"今日奉命扣留"东北剿匪总司令"，明天又有谁知道，是哪一个"剿匪总司令"扣留傅作义？当即复电南京，报告卫立煌未见飞平，不旋踵蒋电又到，要傅作义即刻秘密飞京，要事待商，这可使傅作义为难透了。但不去不行，也只得束装就道；正待上机，又闻报卫氏飞到！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却说卫立煌自沈阳逃亡到葫芦岛，复由该岛转赴北平，心想这下子可安全到达了，于是下得机来，先到"剿总"，一见傅作义，低声道："好险，差点见不了你！"

傅作义不便马上把扣留事通知对方，进餐之时，慰问几句后问："除了你，还有谁也来了？"

卫立煌叹道："没有来得及回来的各级干部，也数不清有多少。同我一起来的几架飞机中，人当然还有一些，另外有几个听说已经到了。"

"哪几位？"傅作义道："你全部说给我参考参考。"

"有辽宁主席王铁汉、安东主席董彦平、沈阳市长董文琦、东北政委会副主席高惜冰，"卫立煌想了想，"应该还有王家桢委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马占山、万福麟、董英斌、黑龙江主席韩俊杰、兴安主席吴瀚章、哈尔滨市长毕泽宇等人。"

傅作义叹道："完了！"

卫立煌也叹道："是完了！"

"你别见怪，"傅作义为他设宴压惊，干杯道："我有一些事情告诉你。"

"是什么?"

"南京连续给我两道手谕。"

"是啊，东北完了，现在要看华北了。"

"不不，"傅作义道："他要我去开会，而且是秘密离平，这是一件；另外一件，"傅作义叹道："你自己过目吧。"边说边把那道手谕掏了出来，递了过去。

卫立煌读完电报，十分冷静地说："如此说来，我应该是阶下之囚，而非老兄座上之客了。"

傅作义皱眉道："我不知他怎么会出此下策，东北之战，分明他在指挥，与你何干！"

卫立煌苦笑道："就因为是他指挥，我才挨了这下闷棍，如果是我指挥，可能反而没事，你说是么?"说罢一个劲儿喝酒。

"我非常抱歉，"傅作义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此番我去南京，说不定也有人拿着他的手令在等着我呢！"

"不会的，不会的，"卫立煌道："他不敢碰你，象我，已经是个光棍了。"卫立煌悲痛地道："傅总司令，对别人表示愤慨和痛苦，人家或许会说我贪生怕死；在你面前说几句，我想你不会有什么吧?"

"卫总司令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尽管说。"

"我难过极了。"卫立煌道："难道说什么是非与公理，在他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找不到么？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拿共产党的话来说，我是靠'剿共起家'的。蒋主席还拿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将领，目前他来这一手．你说他还把我当人?"

傅作义劝道："卫总司令，我看他是急昏了，才下的这个手令，过几天情形就会好转，你不必难过。"

卫立煌叹道："我不难过，只是愤懑！想我一介武夫，民国十九年打从陆大特别班毕业以来，一直没有翻过这么严重的觔斗。……"正说着收音机里传出一个为他俩熟悉的声音："我是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现在我同前山东保安副司令聂松溪、前兖州城防司令霍守义等高级将领二十二人，联名发表致国民党军官公开信。"

傅、卫二人闻言搁箸，吸烟倾听。

"我应该报告各位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王耀武的声音说："我们被俘后，并没有被侮辱、受抢劫，象我们被俘之前，诬蔑解放军所说的那样。"接着王耀武报告他们受到优待的情形，接着又分析内战情势，最后呼吁国民党军人应以大局为重，不该效忠个人，应该及时起义，放下武器等等。

傅、卫二人听后默然久之。傅作义道："我们禁止老百姓收听对方广播，但我们自己，幸亏有对方广播，才能补足消息上的漏洞。刚才广播的分明是他，咬字吐音，一点也不含糊。否则还真以为王耀武牺牲了，……"

卫立煌道："老实说，他分析局势那一段，说得很有分寸。"

正说着电话铃响，南京有长途电话来，询问傅作义何时动身？卫立煌是否抵平？傅作义照实说了，安排妥当，第二天立即专机飞宁。

极端秘密的一连串会议在等着他。

傅作义知道蒋对他不大信任，说话处处小心。而南京空

气阴沉。蒋经国的辞职已经批准，翁文灏三次求去却未成行；大江南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威胁南京，陈赓所部已向徐州疾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上海声言要派兵护侨，而司徒雷登又说将撤退侨民；物价飞涨，印钞机来不及印刷；到处抢粮，军宪警都疲于奔命……

蒋介石在高级官员和顾问之前，设法镇静下来却又时失常态。中外顾问、文武官员到齐了，冷场良久，蒋介石这才开口道：

"局势，是这个样子了。

"我要《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纵使政府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土地，也用不着悲观，而且找不到悲观的理由。

"今天主要的问题，"蒋介石瞅一眼傅作义，"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华北！现在，我请华北剿总傅总司令向大家先作报告。"

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傅作义身上。

傅作义发言道："今天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兄弟对华北的看法非常简单，兄弟认为，光是守住个华北，是没有用的。

"我们先来看看事实：共军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共军一部首以远距离突然奔袭北宁路锦州唐山段，包围、切断沿线我军，连下绥中、兴城后于十月一日攻下锦北屏障义县，使我锦州完全陷入孤立状态。九日至十三日扫清锦城外围。十四日十时至翌晨六时，以三十一小时激战，使我东北战略重点锦州丢失，损失一个指挥所、一个兵团司令部、两个军部、八个整师以及各种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达十二万之众！在这期间，我军以二十个师和三个骑兵

旅由南北增援，策应锦州守军，给共军阻击兵团杀伤我一万二千之众，使我南面援军九个师，始终被阻于锦城以南三四十里之塔山地区；北面援军十一个师及三个骑兵旅，也停滞于彰武及新立屯之北以东地区，他们保持了锦州战役的主动，历时半月的锦州战役就告结束。”傅作义咳声嗽：“这是锦州，——”蒋介石插嘴道：“过去的过去了，你多谈谈华北的情况吧。”

傅作义一怔，说下去道：“至于华北的问题，以东北战局的情形来看，我们处境不利。”

会议一天后，蒋介石决定撤退华北，防守江南。并由傅作义负担华北军事的全权，华北那些城市应该撤退，也由傅作义自己决定；另方面南京空军即日起搬运北平设备及物资，陆路已经来不及了。

“局势如此，这个措施是正确的，”美国顾问也发言暗责老蒋道：“通讯社说共方负责各方战局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将领都是天才战略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更加不得了，是他把国民党赶出了东北；希望在华北和江南的防御中，我们的天才战略家也能发挥他卓越的才华。”美国顾问颓丧地说：“中美悉心经营东北，先后投入兵力、收编伪军和地方武装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之多，但在三年战争中，我们失去了东北！

“我们先丢了东北，共军得到了东北，这个情势的互易，提示我们很多问题，兄弟希望中美政府同心协力，有一天能收回东北。”

美国顾问空虚无力的发言，使黯淡的会场更加颓丧。备受刺激的蒋介石忽地开口道：“东北之战，我不能负责，我不

能负责！全部责任应该由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负责！现在因为他指挥不力，我已经下令扣留，要军法查办！”

卫立煌在北平“剿总司令部”进退不得，有冤难诉：他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在国民党官员间更引起了人人自危，普遍不安的情绪。翁文灏刚送出第四次辞职签呈，杜门谢客，却闻司徒雷登拜访，见与不见，两感不便，最后还是见了。司徒道：“今日之下，院长责任重大，不可消极。”翁文灏道：“老古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中国内部的问题非常微妙，大使一番好意，我谢谢了。”

司徒见他弦外有音，也只得搭讪道：“也真是的，赖普汉先生前天对我说，这一次他到北方走了一趟，对中国的事情似乎懂得多了一些，他发现中国距离美国远得很，而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事情奔走，却很快瘦掉了几磅肉，哈哈哈。”接着笑问：“院长这次辞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美国朋友对院长的期望，是很大很大的。”

翁文灏不悦道：“大使，美国朋友对我期望大，但以我这个职务来说，中国人对我的期望更大，可是我——”

“不要痛苦，”司徒道：“勉为其难吧，我听说他已经在考虑你的继任人选了，不过，那些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一定会使中国更糟。”

翁文灏再也忍不住了，他压制自己，反问司徒道：“大使，你以为我还能干得下去么？”

“我以为可以！”

“我以为不可以。”翁文灏道：“收支平衡完全失败，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我没办法！抑制高利贷，

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制止资金逃避，稳定市场价格，提高输出贸易，吸收侨胞外汇等等，都失败了，而打击我们的倒不光是共产党，还有我们自己——我说是我们自己！他们贪污舞弊！目无党纪国法！我有什么办法！”

司徒无言。

“再说，”翁文灏道：“币制改革已经完全失败了，只有中央银行收回美钞一亿九千万元这一点还算成功，但市面上的通货也因此大增，购买力大增，于是更加糟不可言了；限价政策给工商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在连蒋经国都干不下去了。他都这样下场，我算什么！”

“不过，”司徒再劝道：“他有他的父亲作后盾，而你，有我们的支持，我们愿意支持到底，行不行？”

“谢谢你们的好意，”翁文灏苦笑道：“大使是有学问的朋友，应该体会到我的心情。一个官员，当他的人民对他都失望了，外国朋友的支持还发生什么作用呢？”

“院长对大局是失望了？”

“是失望了，”翁文灏道：“而且非常难过。我这个内阁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此下台，也真够瞧的了。”

司徒忽地微笑道：“你错了，院长！”

翁文灏苦笑道：“愿闻其详。”

司徒雷登低声道：“今后，我们希望你能为中美合作贡献更多的力量；同时也不必对蒋个人寄予多大的希望，因为他的政治生命，眼看就快结束了。他个人的问题已不再是我们的话题，怎样使中国仍然作为美国的好朋友，乃是我们今后重要的课题。”

翁文灏想了想，摇头微叹道：“你们想得太远了。一方面，他迄今还想有所作为，虽然他的努力结果可能等于零，但他现在还没有完，这是事实。至于今后，我对共产党能否同你们合作一点感到怀疑，甚至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中国的政策，一直不为他们所喜欢。”

“假如我们象对国民党一样对待他们呢？”司徒连忙笑道：“当然，我们无话不谈，你绝对不能同他们说。”

翁文灏皱眉道：“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别忘记他们穷！同时，中美之间，关系也太密切。”

翁文灏只是苦笑，摇头；摇头，苦笑。突地他问道：“大使，你根据什么，认为他已经完了呢？”

司徒叹道：“眼看他象一个病人似的严重到不可救药，我们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他的病已到弥留之际，严重极了。

“他第一种病是外科绝症，东北给锯掉了。部队起义、投降、被歼的总数达十一个整军，包括我们给他训练的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新七军、四十九军等等，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是他血本中的血本，主力中的主力，连这一点本钱都保不住，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他第二种是内科绝症：币制改革失败了！七十天功夫全部崩溃，共产党说他的金圆券是大骗局、大掠夺、大膨胀，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坏得如此迅速。这个失败还有一些严重的事实：他得罪了二十年来一直拥护他的银行家、工商业家和广泛的中产阶级，而且又使全国人民深恶痛绝，实在是他的致命伤！

“第三种病是精神分裂症，”司徒苦笑：“他发神经了。他在外交关系上的冒险已到了如疯如狂的境界。他把挽救他政权的希望全搁在杜威当选和美苏爆发战争上了。”

“他为这件事经常通宵不眠，”翁文灏道：“他的秘书曹圣芬，深更半夜还为他整理美国大选的新闻、不管几点钟，他还在等！”

“你说这还成话？”司徒道：“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杜威落选并不等于放弃姓蒋的，但挽救他的命运，已非借款和军事援助所能济事的了，是么？院长！”正是：人家大选他下注，赌徒本性最难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出路几条　怎走法该问老百姓
金像一尊　奈太小气坏大总统

翁文灏无言。司徒耸肩一笑，试探道："你是学者，是具有名望的政治家，我们不把你当作一般官员看待。"

"我也没有用咯！"

"笑话笑话，客气客气。"司徒道："他的问题是告一段落了，但中国还是中国。"

"由他们来搞咯！"翁文灏苦笑道，"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来说，换一批中国人来治理中国，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我对我那个职位，也没有什么留恋。"

"这种胸襟值得赞扬，"司徒道："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中美合作是中国新面貌的基础，否则任何一批中国人都得不了便宜。"他尖笑一声："阁下知道，我们为中国花了多少

钱？以我个人来说，我的头发是为中国问题而白的，我的生命也因为旅华半世纪而显得充实。”他拉住对方的手：“相信我，我的有学问的院长，共产党里面有的是我的学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不乏我的老友，现在他们大都反蒋，通过他们，中国的新面貌轮廓不是无法勾画的。”

翁文灏完全明白美方的安排了，他再三思考，不同意他的意见道：“你的学生不一定会赞成你的意见，我有好几次看见过燕京大学学生的标语：‘我爱我师，我更爱祖国。’他们心目中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显然同日本兵差不多；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在今后政局中将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地位，现在很难说。”

司徒打了个呵欠道：“谢谢你给我一个愉快的会见，我相信我们的收获将是不少的。明天，希望你能回院视事，不可悲观消极。”

翁文灏送客道：“这个，再也不必提了，我呈递过四次辞呈，不考虑反对或者掣肘，也可以证明我对这个职务，是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了。为国家吧？事实是这样；为了他吧？也不是那样；为我自己的升官发财吧？那更可笑。”接着满腹牢骚，司徒愈听眉头愈皱，他几乎跳脚道：“无论如何，你该为中国出力，如有必要，我当送飞机票来，请你到美国住一个时期。”

在“北平剿总”，也有人劝卫立煌到美国去，说是反正两面不讨好，此番侥幸恢复自由，不如出洋算了。友侪相对痛饮，各发牢骚。

卫立煌慨然道：“我不懂得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把我扣

了，甚至把我杀了，而对大局有利，还有得说。事实上他这样做只显出一个大大的弱点：今后没有人敢对他忠诚到底了，连我这个'剿共起家'的人都会如此下场，还说什么！不过，我这几天越来越感到：象我们这一种人，到底算什么？嗯！”

友侨之一笑道："我们算哪一个人？两尺半嘛！”

众人闻言皆苦笑，卫立煌叹道："人家把当兵叫做两尺半，说的是咱们的制服；但这几天我有新的发现，拿做人来说，我们不但不到两尺半，简直是个没用的侏儒！”

众友人知道卫立煌心境不好，想劝他，一时无从开口；旋见他举杯痛饮，却又把杯子使劲一摔，"嘭"一声玻璃屑四溅，他欠着身子问道："我这几天发现了什么呢？”

众皆惊诧。

"我们简直不是人！"卫立煌敲击着脑袋道："大家该记得，我们最近俘虏对方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最近俘虏到一个兵，"卫立煌提高声音："大家注意，他只是个兵！但他什么也不肯讲。我们的人把他逼急了，他就想自杀，绝不投降！问他为什么甘心替共产党卖命？是不是吃了共产党的迷魂药？你道他怎么说？

"他只是摇头苦笑，说我们太可怜了，他可怜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枉为一个军人，军人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保障人民，保卫建设，可是你们做到了哪一点？你们只是替美国人卖命，却与中国人为敌！你们为了一个变相皇帝的苟延残喘，……'这小子嘴巴好凶！有一位团长就冷冷地问他：'你们不是在替苏联卖命吗？'那小子大笑道：'我说你们真可怜，这种看法也是其中之一，'这小子几乎说了三小时的道

理。老张掴打嘴巴，掴到手都软了，他还是不肯停止。”

有人问卫立煌：“后来呢？这个小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卫立煌道：“他们要活口搜集材料，因此到后来只好由他说，希望他漏出一两句来。”卫立煌苦笑：“可是除了马列主义，就是什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是连我都没有听到过的名词。”卫立煌长叹：“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在他们中间，一个兵——仅仅是一个兵，他都能够代表整个，当家作主；而在我们呢？我是东北剿匪总司令，可是打仗时没有权，他可以一道命令直达连排，跳过十几道主管人员，这种仗怎么打？打垮了呢？”卫立煌惨笑：“喏！我就是替罪的羔羊！”

众友人深怕卫立煌酒后肇事，劝他休息，而“华北剿总”的参谋长也来凑热闹，说局势更趋严重，华北决定放弃，物资开始转移；长江一带局势也不能乐观，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即将迁往蚌埠，南京人心慌乱，眼看……正说着傅作义急电到达，说明天即返。众人便等着明天，看傅作义有什么办法拿得出来？

话说局势发展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蒋介石连大门都不愿轻出了。一来情况严重，他怕南京会有“西安事变”；二来心情恶劣，见了任何人都有一肚子气，而且表情尴尬，于是整日价关起大门，分召大员，会商各项问题，甚至连和战都编在议事日程上了。

那天蒋介石一身酸疼，便独个儿踱出大厅，想散散步。侍卫长迎上前来道：“今天有件大喜事，先生应该高兴。”

“喜事？”蒋介石一怔道：“还有什么喜事？前方打胜了

么？”

“这这这，不，不是。”

“那还有什么喜事？”

“是香港九龙的居民，太拥护大总统了，特地派了一个姓陈的专员，千里迢迢到南京来。”

“来干什么？”

“来献金像。”

“献什么金像？”

“献大总统的金像。”侍卫长一番好意，满头大汗，急急巴巴道：“那个姓陈的专员名陈仲池，到京好几天了，只因官邸连日会议……”

蒋介石一听有气道：“什么金像不金像，摆那里算了，我不爱看！”

侍卫长慌了，苦苦央求道：“这似乎，似乎会使港九百把万居民失望的。”

“为什么失望？”

“他们一心一意效忠总统，远在三年之前，便组织了一个‘港九各界献金像大会’，他们慢工出细货，这个领袖金像一铸三年，好不容易弄成了……”

蒋介石一听更有气道：“什么香港居民，他们对金圆券一点不帮忙，对剿匪一点不帮忙，到今天才给我送尊金像来，我要问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触我霉头不成！”

侍卫长大恐，答道：“陈仲池同人说过，他们港九居民不折不扣拥护金圆券，拥护剿共战争。只说那个金像，因为三年前总统尚未选出，先生的身份还是主席，因此这次陈专员

出发时，还有人吟诗壮行道：'专员脚步唔曾郁，主席头衔已更新。'陈专员说广东话的'郁'字是'动'的意思，充分说明……"

蒋介石一听更火，瞪着眼睛走回会议室，骂道："明明是触我的霉头来啦！什么'郁'，什么衔头更新，分明在挖苦我今天的处境，快把这金像扔还给这个家伙！"

陈布雷闻声出视，悄悄地问侍卫长道："他又发什么脾气了？这一阵他的情形，咳，最好什么事也别让他看到。"

"陈主任有所不知，"侍卫长便把"港九各界献金像"的事情叙述一遍，陈布雷失笑道："那就太巧了，刚才有人说，美国人在捉他痛脚，美国人不满意我们以少充多的做法。这个团体分明只有几个人，但报上去有千军万马，好吃空额。有些事情分明只是一两个人的意思，但说出去象有千万之众，实在吓人，例如什么什么团体拥护剿共通电之类，他一听就光火。那个港九什么团体献金像，不正碰到了他的痛处吗？谁都知道港九居民无论如何不会花三年时间献金像，还不是几个人在搞名堂。"陈布雷边说边走边回头：

"今天告诉你吧，他需要的不是几个人，是几千几万人，几个人拥护他打共产党？咳，没有用了！"边说边叹气，进去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并不比客厅外面活跃些，由于蒋介石不抽烟，空气倒还清新，但气氛令人窒息，与会者人人难过，个个难挨。张治中见蒋坐下，开口道：

"关于总统要政府全盘改革，应付目前日趋恶化的军事、经济情势，我刚才报告的很多，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点小补

充，就是翁院长既然去意坚决，行政院应该……”

蒋介石右手一摆道：“这个正在考虑中。你刚才举出很多数字，说明这场仗最好不再打下去？”

“是的。”

“没有打得下去的根据吗？”

张治中一怔，旋即镇静地答复道：“到目前为止，这一类的条件还没发现。”

蒋介石默然。半晌，再问：“你在西北所见所闻，对局势的看法到底如何？”

张治中道：“无论在兰州、宁夏、迪化、西安，对打仗的赞助实在不多，”他加一句：“无论是谁，都认为打了几十年的仗，也该停停了。”

“文伯，”蒋介石沉下面孔道：“本党之中，赞成同中共和谈的要员不多，你知道么？”

“这一点我知道。”张治中点点头道：“不过本党之中，反对同中共和谈的要员，可有比和谈更好、更能符合实际的办法么？”

这一回轮到蒋介石发怔，稍停，作苦笑状道：“不行不行！”他起立：“我们剿了十几年匪，今天却要化敌为友，你认为办得到吗？”蒋介石声调激动：“就是办得到，我的面子——往哪儿放！”说罢背着双手，踱开大步。

众人把目光集中张治中，看他如何回答。有人主和，有人想打，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占上风。

没料到蒋介石扭过头来，立在厅中，挥拳蹬脚地说：“好哇！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倒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

是打下去，不消灭共产党不甘休。可是怎样打下去？怎样消灭共产党？为什么不给我提出具体、有效的好办法？只是乱嚷嚷！

“第二条路是同共产党讲和。有人主张请张文伯组织过渡政府，文伯又说不能负此重任，那么谁来干？难道要我自己同他们谈判？——去！我才没有这个面孔，我宁愿重申决心，打下去！你们有人劝我，说看在国家民族份上，算了，可是我要问：我的脸子往哪儿放？

“最痛心的是第三条路。”蒋介石越说越光火：“正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人领头在京沪撤退侨民，你们想想，这分明在找我的晦气！我对得起美国，”蒋介石把胸脯拍得蓬蓬响：“我最近还发表谈话，请求美国拯救这个危局，并且保证我们能恪守国际信义，克尽道义责任，一本正经为反共的美国政府打先锋，可是美国又怎样对待我呢！”

蒋介石一顿：“他们竟然这样不客气，通过他们的通讯社，说要我辞去总统职务，休养一年的建议已经公开化了！那个又反共、又反我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已经公开要求我下野到美国休养去！这个家伙还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论文，题目是《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娘希匹！这种种手法说明了什么？还瞒得过我？”蒋介石忽地把脚一蹬，迈开大步直趋椅子，却又不肯坐下去，立在那儿冷笑一声道：

“在他们策动下，有人说以李德邻、何敬之、白健生，以及TV为首的影子内阁，已经在南京出现了，这就是第三条路，你们以为走得通么？”他把指头向座中何应钦一点，厉声问道：“敬之你倒说说！”

何应钦一头大汗，浑身打战，触电似的跳将起来，急忙表示态度道："这这，这绝对不行，这哪能走得通？这怎么可以？至于把我也牵进去了，这还成话？第三条路、第二条路我看走不通，还是在总统领导之下，走第一条路罢！"说毕连忙坐下缩着脖子，好象有人要打他一般。

侍卫官入报道："顾总长在徐州来电话。"

"接这儿来！"蒋介石一把抓起话机，顾祝同的声音紧张地报告道："鲁南、豫东匪军，有进攻徐州企图，匪军对京徐走廊的大攻势已经开始！"

蒋介石耳朵一震，几乎把电话机都扔了。

"匪军正向蚌埠进犯，其前锋部队已到达凤阳的临淮关，距蚌埠东边仅十五哩！"

听说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凤阳的临淮关，蒋介石后悔把这个电话挂到会议室中来了。他说了声"好，我们增加兵力！"便另行召集军事会议，以谋对策。

调兵遣将忙了一阵，天色入晚，蒋介石正想休息一会，却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到京求见。吴国桢开门见山报告道："局势紧张，上海问题不能再拖，请总统有所指示。"

蒋介石道："你的报告我研究过，各国领事馆考虑应变办法，美国方面希望成立自由市，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千万不能贻人口实，说上海已经变成租界，或者更难听的，就不好。"

吴国桢连连应是道："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美国驻华海军司令白吉尔先生，也这样说过，他希望在不受人家怀疑的情形下把事情弄妥。"

“你可以告诉白吉尔，”蒋介石道：“最好的办法是说明上海由国际共管，同以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差不多，不过美国人负的责任多些。待以后局势平定，再取消这个国际共管。”

“取消？”吴国桢沉吟道：“这一点留在将来再说，也一样吧？”

蒋介石也想了想，烦躁地拍桌子道：“好好好，将来就将来，目前先保住了再说。罢工、罢课、罢市、抢米，我烦死了！这跟给共产党拿去了差不多，由美国兵对付去吧！”

“总统辛苦了。”吴国桢道：“上海的外国朋友对我说，上海是个藏满了珍珠宝石的大保险柜，他们真舍不得给共产党拿走。他们希望我多花点气力，为保全上海而奔走。我们在上海时，也已经七七八八，谈过不少次了。”

“你们谈了些什么？”

“譬如用什么名义啦，譬如国际化计划的拟订啦，譬如上海的安全今后由长江口外的外国军舰来维持啦，譬如上海市政府去办安南煤、安南米来供应市面，减轻国府负担啦，譬如上海在外国军队保护下该怎样布置等等，”吴国桢透了口气道：“其实问题也真不少。”

正说着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长途电话又到，吴国桢见机而退，拜访宋美龄去了。蒋介石这回跌坐在沙发里听对方报告，全身瘫软。

“我军已经退出徐州之西四十八哩的砀山，徐州之北四十二哩的临城。匪军又在进攻徐州东北八十五哩的郯城，徐州之北一百哩的武城。陈毅、刘伯承、陈赓各部共军总兵力已在五十万人以上。……”蒋介石连忙大声说：“我知道了，

我决心防守京徐走廊，四十万部队正在向蚌埠、商邱、信阳三角地区集中！”

顾祝同“沙沙沙”的声音使老蒋听来相当吃力：“总统的意思是保卫南京的北岸地区，部队已经遵照命令做去了。现在徐州地区的十五个军，正掩护这支大军的侧翼，不过应该由哪一位将军指挥，请总统吩咐。”

蒋介石略一沉思，问：“你看谁最合适？”

顾祝同道：“刘峙司令如何？”

蒋介石以拳击桌道：“刘经扶连徐州都反对坚守，我看该换一个。”接着他透了口气道：“好，就让白健生去指挥罢！”

蒋介石由于说话时间较长，感到非常疲乏。略进补品，也不想同宋美龄、吴铁城等人闲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细细思量。这一阵的变化过分巨大，皇亲国戚、文武大员躲的躲，撤的撤，什么“一等难民去美国，二等难民去香港，三等难民去台湾”之说闹得个满城风雨，蒋介石欲哭无泪，十分泄气。脑子里千头万绪，自己也弄不清楚在想些什么。倒是连日疲劳，不觉迷迷糊糊入睡，却闻有人咳嗽，也就紧张起来，探头一看，陈布雷瘦削的影子出现在门口，便问：“陈主任又咳了吗？”

陈布雷弓着背进门道：“是是，不要紧，不要紧。”

蒋介石见他嘴唇颤动，面色有异，诧问道：“你不舒服，就该休息，找医生看看。”

“是的，找医生看看。”

蒋介石见他精神不振，欲言又止，再问：“你有话同我说么？”

"嗯，咳，是的。"——但仍无言。

蒋介石有点不耐烦，再问："我听说，你为了拥护金圆券，把多年来积蓄的三千元美金让你太太拿去换了——现在吃了亏，是吗？"

陈布雷眼泪直流："是，是有这回事。"

"那不必难过，"蒋介石道："三千美金，将来你拿得回来的。"他把手一摆："坐！"

陈布雷谢过坐，说："我不是为了三千美金才难过。"

"那为了什么？"蒋介石道："使你忧愁成这般样子？——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为了余心清案，你的女儿女婿也牵了进去，你要我想办法吗？"他把头一抬："这就很难。"

陈布雷泪下如雨，泣不可抑；但见他使劲忍住悲伤，对蒋介石说："也不是为了这个。现在我想通了，我是我，儿女是儿女，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同我走两条路，是他们的事，我不必为这个问题操心了。"

蒋介石诧问道："为什么这样消极？布雷。"

陈布雷叹道："因为今天又有一个儿子上他们那边去了。"

听陈布雷说他又有一个儿子参加到中共那边去了，蒋介石忽地感到，对面坐着的那个"文胆"是否可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末为什么他的子女一个个要同他分道扬镳，不赞成他的政治主张？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末这么多年来，陈的家务事，也真的是与他无干的了？陈布雷的生命与灵魂分明已全部交给了蒋介石。由于他处理过不少极端机密的事情，陈布雷几乎断绝六亲，停止了一切私人的交往，连妻子也很少接近。他从不写一封私信寄出去，也不找一个半个朋

友，陈布雷知道蒋介石多疑善忌的个性，他的生活有如一个和尚，一个太监。

见蒋介石沉吟不语，陈布雷浑身泛汗。按照平时，他早已倒退出门，避之则吉；但今晚的情形不同，陈布雷已经有所决定，不在乎蒋介石如何威风凛凛，或者为状可悯了。

"今天晚上，"陈布雷道："我有好几件事情想向先生报告。"

"好几件事？"

"是的，好几件事。"陈布雷透口气，使自己心头宁静一些，说："第一件事情报告先生的，是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

蒋介石心头一沉，说："啊！"

"我们面对面，不必兜圈子。"陈布雷凄然道："今天的军事情况，实在不好。"

蒋介石不悦道："这个我知道！"

"不，不，"陈布雷几乎拍桌子道："有些事情先生未必知道，他们不敢报告。"

"那么你倒说说看。"

"先生看清楚了敌我形势，"陈布雷侃侃而谈："知道敌人空前强大，于是下决心实行撤退战略，以便保存力量，集中力量。我们是放弃一些地区，同时巩固另外一些地区，以空间换时间，这个局面只要顶得住，有如先生所言，国际方面不久便会有大变化，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改观了。"

蒋介石频频点头。

"但事实上，我们错了！"陈布雷边说边抹泪。

蒋介石陡地面色骤变。

“我们这个新战略是以撤退东北，稳定华北作起点的。”陈布雷道：“但锦州、长春、沈西、沈阳一连串仗打下来，我们不见了三十几万军队，不见了最精锐的美式装备部队。曾泽生、郑洞国过去了，更多的将领没有一个肯牺牲的。另方面美国人在打我们的主意，下野、迁都之说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建议先生‘休息’，我实在太伤心了呵！”说罢痛哭。正是：油尽矣！灯干矣！无望矣！大势去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等因奉此　参密勿半生作侍臣
油尽灯干　陈布雷一死谢君王

话说蒋介石见陈布雷态度大变，断定他是刺激过深，以致失常，心头不无怜悯，于是安慰他道："不要紧的，局势挽回有望，你对我当能信任。八年抗战，不是说明一切了吗？"陈布雷幽幽地说："八年抗战，我们胜来不易，但到底是胜利了；可是共产党不同于日本兵，我所以难过的就是为了这个。"

"布雷！"蒋介石说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

"拿今天的情形来说，"陈布雷忽地落泪道："南京戒严已经第三天了，秩序很糟。首都同上海一样，每天杀死抢米的人，总有好几个。但这个还比不上军事方面叫人着急。五十九军、七十七军阵地倒戈，投奔对方去了，这两个军是张自

忠、冯治安做过军长的，对以后的士气影响，恐怕不小。同时也就因为这两个军的变化，徐州东北地方已全部暴露在对方之前，使徐东的黄伯韬第七兵团和徐西的邱清泉兵团包括第五军在内，情况危急极了！"陈布雷泪如雨下："我们可以用'大捷'来安定人心，但那不能持久——"正在这时秘书送大红卷宗来，蒋介石不动神色，但不得不打开看看，只见密电上写道："'匪方广播：在徐州以东被包围的黄伯韬第七兵团的一百军第四十四师及第九军第八团已在十日被歼灭，第九军骑兵团也在包围之中。徐州东北之枣庄、贾汪、峄县、葵庄、利国驿、柳泉等重要据点已告解放，并收复徐州以北二十余里津浦路上的茅村镇，直迫徐州……'"

见蒋介石面色苍白，额角泛汗；陈布雷心如刀割，涕泣陈辞道："局势如此，先生不必烦恼。这几天来，徐州保卫战中我已丧失两万兵力，失县城十座，这些我都知道；白健生、杜聿明同纬国一起去徐州，我也知道，——"

蒋介石急了："你知道怎样？"

"我知道军事上也不可为了，"陈布雷大恸，抽咽一阵，抹泪道："今天摆在面前的，军事上有三个大难题，先生必须予以克服，否则不得了。第一个难题是要撤不能撤，例子是太原。阎长官终于支持不住，编用日本兵也没办法。我们只是空投，援助成就不大，心焦极了。第二个难题是要撤不肯撤，例子是华北。傅作义的部队按兵不动，先生对他也肯迁就，美国对他倚畀更殷，但与大局无补。第三个难题是要撤不得撤，例子是徐州之战，这一仗当然能决定京沪命运，先生也看到了，因此撤郑汴之兵以强化徐州防卫，可是，"陈布

雷突感心头作痛，张口结舌，竟无一言。

蒋介石正想叫侍卫送陈布雷回家，但他已经透过气来，苦笑道："不要紧，只是老毛病罢了。"他说下去道："可是，今天徐州的处境不佳，对方的攻势是越陇海路而南，把徐州抛在后头，如果蚌埠有变，两淮易手，徐州就告孤立，那南京屏障全失，京沪阵脚势必动摇，徐州之兵要撤也来不及了——"

"布雷，"蒋介石也悲从中来道："不会有这样严重罢？"

"但愿如此，先生！"陈布雷涕泣而言道："天可怜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日子的，胡宗南将军西安撤兵，空运能运多少？他只剩二十万左右了，如果撤出一半牺牲一半，我们怎么办？如果丢了西安，甘肃、四川又该如何？如果没有胡将军把守西北大门，新疆、西康、四川、云南各省会稳定吗？"

蒋介石突地厉声喝道："陈主任，请不要说下去了！"

"先生！"

"你看得太远！"

"先生！"

"你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是的，先生，"陈布雷起立道："这句话，早在几个月前，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对我说过了，"陈布雷揉揉红肿的眼睛："他们说，先生在批评你，说你精神颓唐，已无当年那股奋进气度，"陈布雷苦笑叹息："先生说的对，布雷感到惭愧痛苦。但布雷斗胆，今天晚上也必须报告先生，先生这些年来，也没有当年北伐时期的气度了！"

蒋介石闻言一震："嗯？"

“这些年来，”陈布雷浩叹道：“布雷或东奔西跑，或阅览报告，耳闻目睹，不利党国的事情太多了，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

“我们还没有倒！”蒋介石轻轻拍桌道：“布雷，你太悲观了，你太悲观了！”

“先生，”陈布雷道：“满朝文武都对不起你，刚才我报告过对军事的看法，现在时间不早，先生应该休息，有关政治经济部门的意见，我就不说了。”说罢长叹。

蒋介石感到陈布雷今夜不平常，一肚子火气变作怜悯，按住他的肩膀，说：“坐坐，既然来了，多谈谈，多谈谈。”

陈布雷抹抹眼泪，再说：“先生，北伐时期，共产党是出过不少力的，我们对外不提，在你房里可以无话不谈。当年是这样，今天局势发展到这步田地了，可不可以同他们谈谈？”

蒋介石闻言直蹦起来。

陈布雷连忙抢着说：“先生别以为我在替共产党作说客，我的孩子们几乎全到他们那边去了，但我到死都在先生身边，你对我的一片忠诚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我的意思很简单，叫他们别再打过来，三分天下也罢，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目前的情形是顶不住的。面子问题固然是个问题，生存问题何尝不是问题……”

蒋介石注意的倒不是他的意见，而是他的态度有异。多少年来，这位文学侍从之臣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从来对蒋没有用过象今晚上那种神态。蒋介石瞅一眼案头日历上面写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并无任何事情可以解释

陈布雷的哭谏，于是和颜悦色地问道："布雷，你到底怎么啦？"

"先生，"陈布雷涕泣而言道，"我不行了，这几天精神更差，我有预感，我熬不过今年的了。"

"布雷！"

"真的，先生，我的身体实在太糟了。我怕一旦有事，藏在我心头的话就跟我一起进棺材，不如找个机会，同先生说说。"

"你太过敏，你太过敏！"蒋介石十分不快，但也不能正言厉色，劝道："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对身体固然要重视，对精神也该多注意，切忌过度忧虑。"他弦外之音："象你今晚做的、说的，对身体太不利，"蒋介石大摇其头："对身体太不利。"

"先生！"陈布雷心头雪亮，原来蒋介石直到如今，还是不爱听苦口良言，乃抚桌长叹，悲不自胜。这个畏首畏尾，做了半辈子侍臣的第一号"文胆"，鼓勇而来，泄气而去，他不再是"文胆"，而是"冇胆"了。陈布雷咬咬牙齿，把心一横，已到嘴边的许许多多意见，又随着一口唾沫、两行酸泪咽回去了。

"布雷，"蒋介石见他沉思，说："你该休息了。"

"是的，"陈布雷苦笑道："我是该休息了。"但又多少再说几句道："先生，外面对先生和孔宋陈诸君，蜚短流长，传说太多，先生一定要请他们自重。"

"你该休息了！"

"还有纬国，他年纪小，先生不妨请他出国留学，将来——"蒋介石拍拍他肩膀道："布雷，你太操心了。"

"先生！"陈布雷走到门口，却扭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道："刚才布雷斗胆，有说错的地方，请勿见罪。"

"你该休息了！"

"我该休息了，"陈布雷踉踉跄跄回到房里，锁门亮灯，喃喃地说："我该休息了，我该休息了。"

侍卫官们见陈布雷双目红肿，脸色大变，都感诧异。但既不能问他为何如此？又不敢向蒋介石有所报告。见他房里的灯熄而复亮，听他偶或咳嗽，瞧模样是奉命赶写公文，那是他习以为常的事，也就算了。殊不知陈布雷在房内心如刀割，泪如雨下；他拿起那个安眠药瓶子，把瓶塞启而复盖再三。安眠药片是他的必需之物，每晚临睡非服不可；但今晚上他想吞服的不是一片两片，而是逾百片，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蒋介石政权回天乏术，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杀了。

陈布雷环顾周围，凝视一桌一椅，一书一画，久久不能阖目。这是他最熟悉的，忽然又变成最生疏的。他的积蓄完了，他的家庭也告分裂。孩子们从诞生到长大如在眼前，但大都离他而去了；蒋介石从极盛到没落更为他所目睹。他也要离蒋而去了。孩子们劝过他别为个人效忠，置国家民族于绝境，他不听。陈布雷继续效忠于蒋，纯属私人的报恩观念，是那个时代某些读书人从个人出发的"忠臣"思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蒋错误太多而不敢说，陈布雷完全为老一套的想法俘虏了。这是悲剧，现在悲剧到达顶点了。

陈布雷心乱如麻，绕室徬徨。他听见蒋介石在庭园咳嗽，本能地藏起了那瓶安眠药，他感到活在蒋介石官邸里很痛苦，死在蒋介石的官邸里也不自由，陈布雷浩然有归志，想回家去死，同老妻见最后一面。

但这种想法立刻消失。陈布雷明白，如果他要告假外出，

蒋介石肯定会对他产生疑虑。他沉思再三，感到还是以官邸为死所，给蒋介石以某种程度的警告，也多少表达他的一些"抗议"，陈布雷忽然笑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笑容，虚弱、苍老、绝望的面孔上最后一次笑容，那味道苦过黄连。

陈布雷不断地抽烟，待烟蒂灼痛了他的手指，掷掉再吸，然后拿着香烟发怔。官邸如此肃静，但隐约的电话声，狼犬的轻吠声，却为平静的官邸增添了莫大的紧张和不安。陈布雷实在想看一眼他的子女、他的妻子，他辛酸地啜泣着，低呼着孩子们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他原谅孩子们的出走，同情孩子们的出走。"时代是前进的，我们是落伍了，我们在老百姓面前有罪！"陈布雷悲不自胜："孩子呵，你们来看看我吧！我是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想念你们！你们在向新的世纪跃进，我却在找寻坟墓之门！孩子们呵！我头痛欲裂，心如刀割，我——"

但陈布雷又立刻醒悟到：孩子们是不可能再来找他的了。别提多年来"官邸一入深似海，从此父子陌路人"；即使儿女们来了，等着他们的却是监狱，这样会面到底是为了爱孩子，还是害孩子？陈布雷的心里越来越乱了。

陈布雷开始镇静下来，他感到今晚是非死不可！他躺在床上，想起明天他太太获得噩耗，该如何悲伤！蒋介石得知此事，他心头的真正感情是什么？陈布雷深深地向他妻子忏悔，因为他名义上的妻子早已疏远了。事实上他已变成了蒋介石的婢仆。

想着妻子，陈布雷又联想到著名四川诗人乔大壮在苏州投河的悲剧。乔曾工作于监察院，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妻子逝

世而终身不娶，但房中陈设，床上双枕，一如妻子在世时。他长子参加空军，在抗战时有战功，次子参加人民解放军且已攻下开封。如今他长子奉命轰炸开封，风闻次子已牺牲在南京的炸弹下，乔大壮痛苦极了。他对新的力量没有认识，对旧的一切深恶痛绝，就在这彷徨无计、不可自拔的情况下，乔大壮在暑期中离台去沪，转赴苏州，纵酒吟诗，痛哭流涕，纵身护城河中，以毁灭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切。

"这是悲剧，"陈布雷深深叹息："今晚上我所走的，就是乔大壮的老路了。"他开始摊开信纸，拿起毛笔，在砚台上醮了醮墨，却又写不下去，鼻子一酸，泪下如雨。

就在泪水已干的信纸上，陈布雷开始给他妻子写遗书。夫妻一场，到头来却如此永别，陈布雷大恸，却又不敢哭出声来，遭人怀疑。他以极大的气力忍住哭泣，写完给妻子的遗书又写给子女们的遗书，这几封信写得更为吃力。因为陈布雷已经原谅、并且同情他的孩子"叛变"的行为了，但此意在信上又怎能说得？

已经深夜三点钟了，万籁俱寂，夜风劲厉；忽地有脚步声传来，陈布雷倾耳细听，三几个人的脚步声停留在自己的窗前，他一怔，接着蒋介石低沉的声音在问："陈主任还没睡吗？"陈布雷忙将大叠遗书往卷宗内一塞，藏起安眠药片，仓促启门道："先生怎么还没休息？"

蒋介石入室往太师椅上一坐，苦笑反问道："你说我怎么睡得着？你为什么不睡？"

陈布雷支吾以对："我睡在床上同坐在椅子上一样，也睡不着，已经好久好久了。"

"好久好久了，"蒋介石怜悯地问："刚才你到我那儿来，好象意有未尽，是么？"

陈布雷强笑道："如果有见罪的地方，请原谅。"说罢落泪。

蒋介石叹道："你要说，就说罢。"他推卸责任道："我不是不能容人的人，只是大家瞒着我，又怕我太辛苦，好多事情不向我报告……"陈布雷凭着最后一点勇气插嘴道："先生，满朝文武都对不起你，其中经过如何？谁负的责任要多些？今天不必谈了。今天布雷斗胆上言，立老果老同辞修之间的磨擦，已经到达无法调解的地步，再发展下去，更不能想象；"蒋介石其实知道，却把脸一沉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陈布雷明知又是那一套，说："我一定把整个事情经过、现况及其发展写下来，报告先生。"

"那很好。"

"还有，"陈布雷嗫嚅而言道："白天布雷曾报告先生，希望纬国能到外国留学，现在我又想作补充，"陈布雷把心一横，说："希望先生也出国休息一阵。"

蒋介石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了，强自镇静，声音颤抖："哦，你也这样想呐！"

"先生，"陈布雷感到此言一出，轻松多了，"人家这样想，同我的出发点不同。人家的动机何在，先生明察；布雷的建议，则纯粹为了先生。先生犯不着再为这个局面……"蒋介石蓦地起立，强笑道："多谢你的建议，不必再说下去了，你把关于立夫果夫与辞修之间的磨擦，详详细细写给我看，我们再商量。"说罢怏怏而去。

陈布雷恭送到门口，望着蒋介石的背影叹息。摇摇晃晃

回房、锁门、抽烟、喝茶、摊纸、执笔，他苦笑一声，伏案疾书道：

"介公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热之思想，纯属心理之失常！读我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无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责，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望我公——"陈布雷想把请蒋退休的意见也写在遗嘱上，但再思不妥，投笔彷徨。

听远郊鸡啼，抽香烟半罐，陈布雷不知涕泪之何从，两眼模糊，改变语气，把"惟望吾公"抹掉了，易纸另书，接下去道："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早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陷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自解也。"陈布雷至此泣不可抑，签了个名，伏案大恸。

稍停，极端疲乏的陈布雷从文件之中，抽出早已写好的《三陈磨擦情况》重读一遍，自己感到对到陈立夫、陈果夫、陈诚三人的勾心斗角有相当详细、但措辞上并未开罪任何一方的报告，略加增删，签了个名，抬头一望，见东方已显鱼肚白。

陈布雷咬咬牙齿，感到对蒋介石虽然言不由衷，旁敲侧击地说了一大堆废话，但言犹未尽，于是再写道：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忽得狂疾，以至于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当时，亦因身体太不争气，工作未如预期，而自责自谴，无颜偷生），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

陈布雷至此想拉出个戴传贤来陪衬，因为戴已自杀过好几次，以此来表示国民党内部的绝望情绪，已到了什么分寸，但陈布雷终于打消了这个主意，他怕牵出个戴老头来，于戴于蒋于己都有不妥，于是这样写下去道：

“常诵‘瓶之罄兮惟罍之耻’之句，悒悒不可终日。党国艰危如此，贱体乃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曰：‘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自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举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疚，出于无可谅恕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为公再陈之。”至此，陈布雷投笔上床，蒙被大哭。

蒋介石官邸中侍卫换班，脚声清晰，陈布雷知道天快亮了。他勉强下得床来，颤巍巍抓住那个安眠药瓶，倒茶、润喉、启盖、吞药、喝水、再吞、喝水……如是者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心头想呕，心情却平静得多了。

“完了，”陈布雷喃喃地说：“完了！”他摸索到椅子上，将几封遗书分别封好，再在致蒋介石第一封遗书文尾加了行“夫人前并致敬意”，眼睛却停滞于“部属布雷负罪谨上”那行字上，微微摇头，不断苦笑。再按照老习惯将文稿再读一遍，作了极小的改动，然后将文房四宝，几椅什物一一放妥，往床上一躺，静候死神光临。

陈布雷抽完最后一支烟，嘴唇干燥过度出血，但他对鲜血已不再恐惧。“我连死也不怕，一点儿血，由它去吧。”他忽地落泪：“做了一辈子侍臣，今天却如此下场！”他长叹一声：“说了一辈子的假话，做了一辈子的傻事；分明前方大败，而我却说前方大捷，”——陈布雷心头酸楚：“他爱听这个，至死不变；我只写这个，至死不变！可笑我跟他二十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是他害了我们？还是我们害了他呢！”陈布雷感到开始头眩，过量的药性已经发作。他感到口渴，却又四肢乏力；心头强烈地渴望妻子儿女出现，为他倒一杯水，说一句话。“不谈政治”，叫他一声爸爸，陈布雷便非常满足了。

窗外的人语、树影、风声；室内的灯光、书画、挂钟，都模糊不可辨了。陈布雷已陷入天旋地转、神志昏迷的景况之中。他痛苦地、喃喃地呼唤着他妻子儿女的名字，在朝阳初升时停止了最后一口呼吸。

陈布雷的心脏停摆了，挂钟仍然“的嗒的嗒”迈步向前。时间并没有为任何人停留片刻，陈布雷生前为它献身的那个东西，早已抛在时代背后；但因陈布雷之死，更扩大了它与时代的距离，它将消失，有如陈布雷的悄悄逝去。

蒋介石出席军事会议后颓丧归来，却获报跟随他二十年的陈布雷已经自杀。一个秘书见陈布雷迟迟未起，断定他准是生病，敲门不应，设法入内，才知道陈布雷已超越了病的阶段，死了。

蒋介石闻讯木然，说不出是悲伤抑系什么。他感到连陈布雷都自杀死去，证明局势不但不可为，而且危在旦夕，无法自拔了。蒋介石失神地以手支柱，沉默良久，汗涔涔下，不发一言。

读完陈布雷的遗书之后，蒋介石瘫软在沙发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见到陈布雷的遗嘱之后，蒋介石感到自己也已消失在人世间，这个世界已经不复是他所有的了。

“请示先生，”侍从室秘书陈芷町哭丧着脸道：“关于陈主任的消息……”

蒋介石疲乏地摇摇手：“就说是病故罢。”

“陈主任的遗书……”

“不发表。”

“陈主任留给他家里的遗书……”

“更不能发表。”

“是。陈主任的善后……”

“你们办去罢！”

“隆重点？”

“隆重点。——不，普通一点。”

“是。”

……

身旁少了陈布雷，蒋介石感到少了一样东西，但并非陈布雷其人，而是仅存的一点希望。蒋介石连仅存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在报纸以外迅速传播，人们并不因为陈布雷的身份重要才奔相走告，而是因为象征局势重大变化即将来到，陈布雷作为那根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已经给热火朝天的高温爆裂了。

对徐州之战来说，决非好兆。

第二天，蒋介石却又不能不批准公布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以及两封遗书的发表，对于众所周知的事件，不能再遮遮掩掩了，蒋介石与其说是痛苦，毋宁说是难堪。他在陈布雷房里放声大哭，这份感情人人都能辨别出来，蒋介石并非悲痛"文胆"的丧失，乃是为自己众叛亲离而哭泣。

"你们，"蒋介石在官邸会议上郑重指示道："今后要注意共匪因陈主任之死而造的谣言，凡是有关这件事情的消息，你们要仔细审查。陈主任还有一些遗言对本党前途甚为重要，不必为外人道了。

"还有，凡是追悼陈主任的挽联诗文等等，在刊登时也该仔细看看，有弦外之音的，都不要拿出来，交给主管部门调查。"

蒋介石其实是在责怪陈布雷了。

当时上海某报刊出一诗曰："能忠所主亦奇贤，读罢消然复黯然；今日民间诸般苦，嗟君临死无一言。"正是：既见油尽又灯枯，临死有言又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真帮忙　美大使异邦布局
假成功　黄伯韬前线丧生

却说蒋介石在心情恶劣、无以言容的日子里，却作镇静状接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心头实无好气。

“这是件不幸的事情，”司徒道：“陈布雷先生大概身体太坏，于是出此下策。否则他应该明白，象他这种身份的人，有此变故，对外影响可是不大好哇！”

蒋介石没有开口，点了点头。

“瞻望今后，”司徒道：“徐州的战争……”蒋介石立刻接下去道：“徐州之战，大体上还顶得住。它对长江的防卫，关系实在太大了。老古话说得好，‘守江必先守淮，’东晋之能偏安一隅，也全仗淝水之战。因此徐州之战，势在必守！大使可以转告美国朋友，顺便谢谢他们的关切与援助。”

司徒微笑道："中国的历史我也大致研究过，我认为今天的情形，我们不能存有偏安之想，一定要力挽逆势，你知道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期望，"他摇晃着脑袋说："实在太大了。"

"我感到惭愧。"蒋介石苦笑道："惭愧！"

"我们谁也不必客气，"司徒道："中美一家，打共产党胜利与否，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司徒叹息道："可是我们对外的宣传，有些地方实在适得其反。"

"是什么？"蒋介石心头紧张起来。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淝水之战，"司徒叹道："我们军方的报纸说，黄伯韬兵团在徐州外围同邱清泉兵团会师，完成反包围后消灭陈毅部队四五万人，把这个消息称做淝水之战，关系重大，可是事实证明：假的！"他皱着眉头道："请问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蒋介石脸色青里透红，红里透青，绷着脸道："是一个空军情报员的误传，我已经调查过，他倒是无心的——"司徒迅速插嘴道："可是后果很糟，我们以后小心为宜。"

司徒的口吻带点儿教训与责备，蒋介石还来不及说什么，司徒又说："根据中共的广播以及我们自己的统计，双方力量的对比目前已经有了大变化，是么？"

蒋介石漫应道："是罢。"

司徒道："据说，中共的兵力不仅在质量上和机动兵力上早已胜过了我们，而且目前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我们的兵力已经降到两百九十万人左右，他们反而变成三百多万了！"

有如脑袋上给人重重地捶击了一下，蒋介石颓然回答

道："这个数字，不一定可靠罢！"

司徒迈一大步道："或许是不大可靠。但有句话我要同你说，对于共军发播的消息，它的可靠性很大，我们不止一次事后核对过，"他苦笑一声："确实可靠，甚至有些地方只有保留，而不夸张，——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对外演讲，说共产党善于造谣。"

蒋介石难堪极了。

司徒道："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已经看到：共军的统一整编已告完成，这件事影响不小。据说目前他们已把原有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分别整编，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

蒋介石点点头，"我也收到过这个情报。"

司徒突地发问："目前情况如何？"

蒋介石透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情况还好，我已派了五十个师集中徐州战场，以后可能再增加十几个师。"

"十几个？"

"大概十五六个。"

"我们要好好地运用这些仅存的、精锐的兵力，"司徒道："六号那天，陈毅、粟裕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八号那天我们就吃了大亏，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其沣和张克侠带了两万三千多人在徐州以北前线投向共军，这种风气实在得压一压了！"

蒋介石在极度难堪下狼狈地说："要是我逮住这几个人，我要他们的好看！"

司徒闻言不语，喝了口茶，才说："今日之下，在战场

见高低固然重要，到敌后去配合也不能放松了。”

“大使指的，还是上个月给我的那个计划？”

“是的。全部看过了？”

“看过了，”蒋介石道：“大体上很同意。”

“我们来逐项逐项研究吧，”司徒从皮包中抽出一叠文件，摊开，说：“我来读，你认为不妥，就开口。时间对我们已很急迫。”接着司徒念道：“……亚洲的、特别是中国局势的发展，对美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共正在决定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命运。中国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廉洁忠实的政权。土地改革不仅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而且解决了中共许多从未解决的经济问题。”

蒋介石皱眉道：“这几句还要吗？”

“我看是要的好。”司徒道：“反共是反共，事实是事实。杜鲁门总统对于这个报告的拟订者这样写法，他并未认为不妥。下面还有：

“因为这样，政治制度就成为极有成效的机构。”司徒道：“报告书中对于美国经济、军事援华的失败说得也很详细，这一段我们不谈；但有一句话值得我们警惕，拟稿人说：对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能把不愿打仗的士兵变成有战斗力的部队。”

蒋介石默然。

“它的结论也很沉痛，”司徒道：“它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形势对于西方若干国家首先是美国的阵地，已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致命的威胁，而现在美国需要亚洲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如果丧失亚洲阵地，将给美国带来不可弥补的

和毁灭性的打击。”司徒透了口气道：“报告书指出亚洲社会生活方面，已进入巨大事变的时期，只有经过详细考虑的行动计划才能加以对抗！”

司徒双手在膝盖一拍，再透口气道：“好，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了。这位拟稿人建议在华盛顿成立一个专事反对所谓亚洲共产主义活动的联合政治组织，内容分设关于党派工作、工会工作、军队工作、学生与妇女工作、侦察与情报工作等各部门。”

“我同意！”

“这个联合政治组织的任务有如下规定：一、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支持各国合法的政府，譬如说在中国是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

“二、组织与资助中间党派，以分裂和破坏民族民主运动；

“三、力谋与社会党中的左倾分子取得谅解；

“四、在工会与农会中发展反共活动；

“五、扩大与挑拨各左派领导者中间的矛盾，尽量设法破坏他们的威信；

“六、挑拨与利用各民族派别的磨擦，特别是印度、安南、缅甸和马来亚；

“七、积极吸收各国人民运动的叛徒参加工作；

“八、收集和研究侦察得来的一切有关反政府运动的情报。

“上述各项工作，由美国驻各该国的大使统一领导。”

听说这个“联合政治组织”要由美方领导，蒋介石默不作

声。司徒会意，说："今天的情形很清楚，你不可能有时间来处理这种事情了，不如由我们统筹办理；而且我们最近在中日两国曾有过一些措施，再把这项计划由美国来予以结合，深信也比较容易办理。"

蒋介石强笑道："我没意见。"

司徒作嘉奖状道："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新计划目前正在努力进行之中，我们在阵前吃亏太大，敌后布局，可不能再有迟疑了。"

"其实我也早已布下了！"蒋介石痛苦地笑笑："同共产党认识那一天开始，我就动手布局，一直没放松过。"蒋介石的本意想表示他是"反共第一号"，不料听在司徒耳里，却换来相反效果。司徒认为这实在太不行了，二十年前就动手布局反共，而当时之共，羽毛不丰，二十年后情况大不相同，"老牌反共"还有何用？但仍笑嘻嘻夸奖一番，然后说：

"你放心，在这个问题上，你不是孤立的。在日本，我们的麦克阿瑟元帅总部中，最近已经成立一个有美日两国间谍参加的谍报中心机关，专门破坏日本的民众活动与反对这种活动的领导者。参加这个机构的日本特工，有著名的有末将军等人。根据我们的意思，日本在乡军人仍在继续活动，并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破坏民众活动的组织。"司徒搓搓手道："希望中国的情形同日本一样，双方有良好的合作。"

"那没问题的，"蒋介石道："大使到过重庆，去过中美合作所，该知道贵我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真是太好了。"

司徒微笑，再笑，点头赞许道："我再告诉你，美国战略情报局现在设在上海，同你的机构合作得甚好。希望上海成

为自由市的事实早日来到，这对我们的用处太大了。”

“是啊，上海。”

“最近战略情报局从美国运到大批电台，无线电侦察器和特殊照相机，作为谍报之用，深信你们可以分到一些。我们的谍报机构又拟订了一项破坏中共的实施计划，想把这个执行机构的司令部放在南京，而在其他重要地方设立地方组织。”

“很好很好，”蒋介石一则以喜，喜美国反共；一则以惧，惧美国的势力在他统治区内太大了。进点之际，空气松动了些；宋美龄离去之后，司徒脸色可又难看起来了。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司徒说：“就是徐州战争的问题。我花了三个通宵研究这个，感到这一仗实在太重要，嗯，实在太重要。”

蒋介石连连点头。

“恕我说话太直爽，”司徒眉头紧皱：“依照今天的情况来看，在共军三面环攻之下，徐州已经成为我们内线作战中的孤点了！”

蒋介石朝他瞪眼。

“这几天我的脑子里尽是徐州附近的地名，我，”司徒微弱地笑笑：“有如儿时沉湎在玩具室里，把每一样东西的名字及其特点，都牢牢地记住了。

“在徐州以北，陈毅大兵团已由正面南下，越过临城、韩庄，前哨已到利关驿，眼看就到九里山，那是徐州城下——兵临城下了。

“徐州之西，黄口、砀山已经失守，铁路不复再通，豫

东大路切断；徐州之东，由于冯治安部队的倒戈，官湖镇、碾庄、运河、兴安镇也告易手，这些都是徐州外围的要点，要守徐州非守这些要点不可，现在，"司徒老泪纵横："徐州的退路只有向南跑了。"

眼见司徒为此落泪，蒋介石心头一沉，暗忖："美国对中国的感情是这样热络啊，"他有惭愧之感了，但立刻想起美国人在幕后主持的"驱蒋运动"，蒋介石对司徒的眼泪有厌恶之感了："哦！原来你们只是要中国，不是要我姓蒋的；好，走着瞧罢！"他不作表示，听他的。

"我真担心啊！"司徒悲天悯人地说："向南跑又该怎么样呢？蚌埠外围正在展开剧战。蚌埠之南、徐州之北的怀远和凤台也已失守；如果蚌埠一旦有变，徐州纵有百万大军，我看也该特别小心应付！"他加重语气："历史上兵家要地，被称为华中枢纽、苏鲁豫皖陕五省交通要道的徐州，在东、西、北三面的据点消失殆尽，今天唯一的希望，是在蚌埠身上了。我这几天夜夜失眠，希望我们的部队拿点颜色出来。"

蒋介石心头反感，脱口而出道："我也好久没睡过好觉，也是夜夜失眠。"

司徒一怔，倏地频把头摇，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背说："那不行啊，健康可得注意啊，你试用过安眠药片吗？"

"安眠药？"蒋介石苦笑道："安眠药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司徒吃惊道："你试过啦？"

"试过了。"

"吃多少？"

"三片。"

“三片都不管用吗？”

“四片也不行！”

“那不能再加啦，我的总统先生。”司徒怜悯地摇头道：“那你怎么支持呢？一个人几天几夜都不睡觉。”

“我有办法，”蒋介石笑笑：“我临睡之前喝一杯半白兰地，把自己灌醉了再说。”

“那怎么成啊！”司徒道：“那是醉了不是睡了，第二天精神能维持吗？能睡多少辰光？”

蒋介石干笑道：“几个钟头，三个或者四个钟头。”

司徒“啧啧啧”地叹道：“那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但就在第二天，蒋介石即使灌了两杯白兰地都无法入梦了：黄伯韬阵亡消息来到，淮海大战第一阶段自十一月七日至二十二日十六天中，蒋介石十八个整师十七万八千余人遭歼灭，十七座县城失去，铁路一千余里落入共军掌握之中。而更甚者，蒋介石还有四十八个师遭对方分割为南北两半！

这一仗打得够惨的。蒋介石这一次集精锐之军作决死战，由美式机械化配备的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主攻津浦路正面；蒋纬国坦克车旅也开上火线；黄伯韬兵团任右翼向鲁南挺进；李弥兵团任左翼出击。孙元良、李延年、黄维兵团作后备。华中派出白崇禧所部夏威兵团，监视刘伯承袭击蚌埠，截断后路。蒋介石决心以攻为守，企图夺回济南，重新打通津浦路与平津取得联系，将部队置于陇海津浦两路之交叉点，布成“干”字形。然后以空军大投汽油弹的“火毯战术”歼灭共军，自己感到极有把握。

另一方面，陈毅、粟裕所部第三野战军以一部由陇海路

向东攻击，主力部队分几路由北而南，向徐州至陇海东端连云港之间猛插。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第二野战军，则自西横扫而东，在徐州以南截断蒋介石部队的退路。

黄伯韬兵团在往陇海东段运河至海州间地区，一听说共军出动，立即星夜西窜。刚过运河，即被由临、枣、峄、台穿过冯治安布防地直插徐州东侧之解放军强大兵力堵住，逃归不得，蒋介石闻讯大急。

目睹黄兵团力图逃遁，解放军主力即自海州运河间迅速赶上。黄兵团的四个主力军被压缩在不及十华里的碾庄车站及其北侧地区。蒋介石急问为什么不摆脱？黄伯韬电复摆脱不了，而且运河车站以南绕道西窜的六十三军两个师，早在十二号那天被歼；在碾庄的二十五军、四十四军、六十四军及一百军只得困守待援。

蒋介石闻讯忙派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六个军十五个师由徐州向东增援，对方严阵以待，布阵阻击。这两个兵团以庞大兵力一步一蹶地前进，走了十一整天，付出极大代价，总共只走了三十多华里，距碾庄尚有四十多里路，想救黄伯韬却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在宿迁之北堰头、窑湾间追歼黄伯韬的解放军，迫近陇海路东段时，黄伯韬徘徊于新安一带，恐惧覆没，企图向徐州逃窜，但西去公路只有一条，黄命六十三军自新安西奔窑湾，渡运河西逸，并掩护其左翼。八日下午六十三军如惊弓之鸟，到达新安西南五十里之堰头，刚停下来做饭，还来不及下米，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赶到该军军部门前，军长陈章慌忙下令向窑湾突围，所辖一五二师四五四、四五六两团即在

九号下午全部被歼。逃到窑湾的一五二师四五五团，八号那天正在河西喘息，不料另一部解放军突告出现，迎头痛击下也告被歼。黄伯韬至此长叹一声，报告蒋介石突围企图已告绝望，每秒钟都在盼望援兵到达。

陈章逃至窑湾时向黄求援，黄伯韬令其迅速南下至宿迁渡河，固守待援，但他自己也陷入碾庄的包围圈中。蒋介石得报于十日晚派空军空投弹药粮草，却逢对方肃清外围村落之敌，黄伯韬又不得不撤离事先布置好的空投地点，结果全部空投物资给解放军照单全收，连收条都毋需落笔。十一日下午四时半解放军发动总攻，一举歼灭妄图拚死挣扎之敌，黄兵团剩余大都放下武器，黄本人还想等待援军，十二日半夜二时退至天主堂，不到一小时全部被歼，六十三军至此全军覆灭。黄伯韬阵亡消息到达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心头是什么味儿可以想象。他脸青唇白，痛骂黄指挥无能，援兵太蠢，当即召开会议，问部下对黄死讯应否发表，当即引起一番争执。有人主张发表，有人坚称不可，说是如此一来，士气将更低落，闹了个不可收拾。蒋介石大怒，认为黄埔学生肯如此死亡，乃是"成仁"等于"成功"。措辞不当，满室愕然。

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听蒋介石骂了一阵，接着是伤亡报告。蒋介石听既不愿，不听也不行。那读报告的参谋似乎对此特别有劲，朗朗地说：

"这十六天中，我方已损失十八个整师，计有二十五军的四十师、一零八师、四十五师；十四军的一六二师；六十三军的一五二师、一八六师；六十四军的一五六师、一五九

师；一百军的四十四师、六十三师；一零七军的二六零师、二六一师等六个军十二个师全部；五十五军所属之一四八师等两个师的全部，共计十四个整师。

"阵前倒戈的，计有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三十八师、一八零师全部；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全部，该军三十七师的一个团及一个营，合计三个师两个团一个营。连同拒绝缴械的三十师另一个团两个营，合共为两个军四个师全部。"

众将官莫不心跳，个个垂首，却斜着眼睛瞅蒋介石有何反应，只见他怒目而视，嘴角颤抖，想见心情十分激动。

参谋继续报告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徐州战场失去了商邱、砀山、郯城、海州、邳县、鱼台、单县、书县、丰县、沛县、虞城、睢宁、永城、宿县、萧县、灌云等十七座县城；黄口、马牧集、大许集、运河站、瓦窑、新安镇、临城、韩庄、利国驿、柳泉、三堡、夹沟、符离集、任桥、固镇等火车站；枣庄、贾汪矿区和重要军港连云港。陇海铁路东西两段约七百二十里，津浦铁路南北两段约三百五十里，一千零七十里的铁路也告失陷。报告完毕！"

死般的寂静。

会议室中，自蒋以下，似乎都哑了一般。

电话却凑趣地响起来了。众将官这才敢透了口气，感谢电话给他们打破了可怕的局面。但蒋介石却万分痛恨这个电话，因为空军司令部的请示有如给他当头一棒，几乎昏厥。原来又有空军开小差，缺乏重轰炸机，用运输机代替的结果是：二千五百磅炸弹得从机门里用手推出去，命中率是谈不上了，而有几颗炸弹竟在空中爆炸，炸毁了自己的飞机。空

军司令部以为美国的新飞机已经快到，催着新货上阵，否则那几架老家伙说什么也顶不住了。正是：炸弹居然长眼睛，不炸对方炸本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孙哲生组阁　只为应变
宋美龄飞美　仅属告急

话说蒋介石在淮海大战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不知道下一仗如何打法。他几乎连自己的影子都得戒备，都要责骂；平白无故，坐在沙发里也会蓦地蹦起，发一顿希特勒式脾气，连侍卫也人人自危，担心大祸临头。

那晚上蒋介石在官邸照例召开官邸会议，文武大臣一旁侍候，除了报告当前危机，对明天的事情应该怎样对付，个个束手无策。倒是有几个立委发牢骚触怒了他，蒋介石拍桌拍凳大骂："直到今日你们还要不满政府，简直毫无人性！这天下是我打下来的，马上得之，马上失之，你们不想呆下去可以远走高飞，没有人强迫你留在这里！"

半晌，蒋介石再骂道："娘希匹！大家不好好地干，我会

变成战犯，你们要变成白俄！你们以为共产党会让你们活下去吗？共产共妻你们受得了才怪！”他把脸一沉：“还不好好地反共！”

众人走后，邵力子、张治中趋前苦劝道：“今天，我们是第五次请求总统，不妨同他们谈谈——”话犹未完，蒋介石直蹦起来，声音都哑了：“又是谈谈！又是谈谈！叫我有什么面子同他们谈！娘希匹我剿匪剿了大半辈子，华盛顿难道能见死不救，而且前方打得还不算坏，几十万人，美式配备，喷火器……”

邵力子暗自叹气道：“今日之下，如果还有人在你面前说假话，也太那个了。前方大捷的消息是捏造的，发表‘共匪伤亡若干’的新闻，那些圈圈都是随意加上去的……”

蒋介石一听又跳脚，跳得尺半高：“你们替我查！你们替我查！是哪一个混账王八蛋，今天还要当着我说假话，岂不是误人误己，误国误家！我的犒赏、奖章发给谁了？难道送到了共匪手上？”接着又是痛骂。

邵、张二人悄悄告退，相对无言。蒋介石心想淮海大战第一回合是失利了，但问题不可能如此严重，可又不想找人询问，猛抬头瞧见那架落地收音机，便令侍卫官收听共方广播。

侍卫官待共方广播开始，蹑手蹑脚便往外走，他不敢与蒋共处。蒋介石头红面胀，聚精会神，听对方广播道：

“……徐州孤立了，人民解放军从东西南翼迂回，南下跃进，东路占灵璧、泗县；沿五河、明光、定远三线绕过蚌埠的东南；西路由凤台、怀远、池河三线，抵达津浦线蚌埠

以南的张八岭！

“在淮海区域的蒋军主力五大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共六十六个正规师，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四分之一强，十八个整师！其余蒋军已被装进三个袋形阵地，在徐州区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在宿县西南南平镇到蒙城这个小口袋的，是黄维兵团。在蚌埠区是李延年和刘汝明的绥靖区部队。这三个口袋中的蒋军已各不相属，无法应援！”

蒋介石眼睛血红，抓起白兰地瓶子便倒，仰着脖子干了半杯。那是准备入睡前饮用的“安眠药代用品”，此刻他是非喝不可了。

宋美龄在门外见状折回，不拟入室。

那广播可没停止：“人民解放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作战，第一阶段竟吃掉蒋军那么多！要知道济南战役和锦州战役，包括阻击援军在内，在一次作战中，也不过歼灭蒋军十万至十二万人；辽西最大的一役黑山之战，所歼灭的廖耀湘兵团不过十二个师、十万人左右。而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十五天中一消灭就是十八个整师，这是打破纪录的战绩！”

蒋介石又喝半杯。

“淮海区不比东北战场。东北战场已面临全线最后崩溃，而淮海区对南京政权是存亡的关键，又远比东北战场为大。以集中的大军，距离后方基地的迫近，关系又如此重大，蒋军是应当有更大的持续作战力量的。然而在这条存亡一战的战线上，蒋军却比任何战线、任何战役都不济事……”蒋介石说什么也听不下去，迈前一步，也不用截断电流，却把落

地收音机往地下一推，一阵乒乒乓乓、砰砰蓬蓬之后，他自己也倒在沙发上了。

侍卫官们仍不敢入内，宋美龄闻声赶至，见蒋无恙，才放下心来抱怨道："大令，这又何必！"边说边把手一招，要侍卫"打扫战场"，蒋介石刚才"战胜"了对方的广播。

蒋介石声色俱厉道："你不要管……"

宋美龄按住一肚子火，佯笑道："你喝醉啦！"接着要他回房，低声劝道："别给他们看笑话。"

蒋介石火儿更大，嗓门又哑又尖："什么笑话！什么笑话！娘希匹这是什么局势，还说风凉话！"宋美龄一听有气，扭头就走道："人家有要紧事，华盛顿有电报来，你还装疯卖傻撒赖！"蒋介石一听酒醒了一大半。

宋美龄示意侍卫退出，把门关上，狠狠地说："电报说情形不好。"

"怎么不好法！"

"说美国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援助南京以及其他类似的政府。""不会的！"蒋介石道："我知道不会的。"

"你听我说完！"宋美龄蹬脚道："影响太大，别以为不会的不会的！电报说他们指出两党政策以美国纳税人的金钱支持南京，美国人民不能赞成——"

"我烦得很！"蒋介石道："对于美国，我断定他非援助我们不可！布立特看过我两次，司徒雷登决定不回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留在这里；巴大维飞东京同麦克阿瑟商量；共和党参议员马伦昨天见我以后又飞回上海，这些事情都说明

了——”宋美龄泼他一头冷水道：“你上午还在生气，说美国人要你下野休息，出国躲避；现在你又满不在乎，你根据什么又乐观起来？”

“乐观？”蒋介石指指收音机那个空位置：“我还能乐观？娘希匹我根据美国人非要我下台不可！我明白他们在东找西找，希望找个人来顶我；李德邻这家伙这几天又抖起来啦！可是我不怕，由他们搞去吧！我就是不下台！我就是不走开！我绝不把兵权交出来，美国人能咬掉我——”宋美龄道：“好好，你有办法，你有办法，可是眼看南京危急，大局严重，你为什么不到美国走一趟！”

“我？我到美国？”蒋介石惨笑道：“夫人，你怎么也来一套妇人之言！我这个时候去美国，脸上还有光彩吗？万一我到了美国，他们却想尽方法，软硬齐下，不准我回来，我又该怎么办？你这种说法，——嘿！”

“嘿什么！我还不是为你好！”

“为我好？”蒋介石厉声说：“陈布雷也同我这样说过，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我一听就有气！如果这个主意是旁人出的，”蒋介石大喊：“我就对他不客气！”

宋美龄蹬脚道：“你对我不客气？好！来吧！看你怎样对我不客气！”说罢双手往腰间一叉，杏眼圆睁，柳眉倒竖。

蒋介石一怔，一瞧，一退，一句话也没说，抓住酒瓶斟酒再喝，酒没有了，他把瓶子摔手榴弹似的往长窗扔去，玻璃碎了一地，侍卫排闼而入。

紧随在侍卫官之后，秘书捧着个大红卷宗在那里欲进又止，宋美龄忙叫：“拿来！”秘书连忙呈上紧急公文，蒋介石

也跟着紧张。原来驻美大使馆来电，说美国民主党议员布鲁姆曾向杜鲁门建议邀蒋访美，会商南京善后问题。杜鲁门断定蒋介石不会赴美，于是希望派一个人，无论如何要去谈谈，俾使美方对中国局势有比较新鲜的理解。美国并不打算取消反共政策，但目前即欲在华反共，却又苦于不得其法。

宋美龄说："看来，我是去定的了！上个月我曾去信，希望他们同美国当局谈谈，看样子他们已经谈过了。"

蒋介石沉思久之，由于疲乏之极，酒性发作，竟在沙发上呼呼入睡。待他醒来，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女秘书忙作一团，七七八八的衣服、鞋子、化妆品，弄了一房间。

"你几时走？"

"明天。"

"都准备好了？"

"飞机是他们的，可能赶不及就坐空中霸王去。"宋美龄道："而且我已经同马歇尔通过一次长途电话。"

"他怎么说？"

"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大合适。我用什么名义到美国？美国怎样招待我？我没办法。他说这样好了，一到美国就住在他家，算是他的客人。"

"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应该利用这一次出国，多走几个地方作演讲旅行，呼吁美国立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蒋某人，制止共产主义。"

蒋介石道："那很好，美国人人象他那样热心反共，就好了。我这几天脑子很乱，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不过有人

给我建议，说应该把戡乱剿匪说成‘反侵略战争’，这样对国际的呼吁效力大些，美援也会滚滚而来。你以为怎样？”

宋美龄一心一意飞美国，无心作答，漫应道：“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什么事情？”蒋介石一怔。

“财产转移问题，”宋美龄低声道：“就按照以前的办法，不再改变啦。”

蒋介石闻言凄然道：“这种局面，还谈这个干什么？”但他立刻改口道：“也好也好，我们的还是在一起，也不必分了，你可以在香港同子文先面谈。”

宋美龄见一只只箱子相继装好，洗了个脸道：“你还有什么要同马歇尔他们说的？”

“我没什么说的。”蒋介石颓然道：“你前几天对美国广播作的紧急呼吁，说局势危急，希望他们积极援助，我要说的也不过是这几句。”

宋美龄凄然道：“上帝保佑！你说实话，南京守住守不住？能守多久？我们的问题同他们不一样，”她失声而泣：“我们是既失国，又失家啊！”

蒋介石不作声。

宋美龄抽咽一阵，擤擤鼻涕道：“以我们名下的财产来说，别说供给我们在美国大吃大喝一辈子，连一万辈子也不在乎。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在那边住下去？当初我们结婚，他们就是希望你能在中国——”蒋介石截断她的话道：“你别说了，我比你更急，我恨不得一死了之！他们对我的期望，我怎么不记得？无奈部下都是脓包，眼看共产党就打过来

了，我恨啊！恨啊……”边说边捶胸顿足道：“你告诉马歇尔，告诉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说中国问题还不至于绝望，可是已临最后关头，要他们拿出办法来！投入战斗！要快要快要快……”

“我们的事，”蒋介石继续说：“由老孔和子文去处理好了，还用那些化名，反正财物存在美国银行，土地长在美国身上，将来怎么用法，将来再说。”

“令仪又回上海去了，”宋美龄提到她心爱的孔二小姐：“她这次从香港来，买飞机票用了个假名，叫做陈振，她很快又得去香港。”

“这个，”蒋介石叹道：“你得同他们说一声，千万不要过分招摇，飞来飞去给我惹麻烦。”

“她已经用了假名！”宋美龄不悦。

“不管真名假名，”蒋介石愤然道：“孔二小姐谁不认识？英文《大陆报》在上海深更半夜敲敲打打拆机器，难道人家不晓得？我是说就因为他们是你我亲戚，在这个时候跑得快、走得急，在一般人印象里，会有什么影响？”

宋美龄默然久之，抹泪道：“这个时候，我们的亲戚也倒楣呵！”

蒋介石不悦道：“他们平时还不够瞧的吗？”

这下子宋美龄大不以为然道：“他们平时所作所为，几时忘记过你啊！”

这回轮到蒋介石没话说，叹口气道：“好了好了，我们不能再吵了。你再想想，这一次去美国，比哭秦庭还重要，还有什么东西没准备的，快叫侍从室准备周到！”

第二天，宋美龄匆匆就道，却碰上天气恶劣，飞机停开，鼓着一包气回到官邸。事先她知道机场封闭的消息，但心急如焚，希望能飞，可是终于快快而归。

蒋介石从长窗里望见她“出门不利”，心头老大一个疙瘩。因此坐在一旁的孙科，也感到坐立不安起来。半晌，只见蒋介石踱到窗前，望了望阴黯的天空，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突地立在孙科面前道：

“咏霓卸任，业已决定。你替他组阁也成定局。老孔、子文、立夫、果夫、岳军他们，都赞成你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绷着脸道：“是是。”

“你是中山先生的后裔，”蒋介石道：“希望你好自为之。中华民国是中山先生创立的，希望在哲生兄手里，把中华民国的命运稳定下来。”

孙科哭笑不得。

“外面，”蒋介石道：“有人认为我管的事情太多了，因此有人主张成立减少受我干涉的责任内阁。我想哲生兄的出任，甚为符合这种要求。”

“这这，”孙科毛骨悚然，嗫嚅而言道：“萧规曹随，我没什么。新内阁内外政策不可能有什么变动，政策的拟订，当然要看美国军、经援助的范围而定。”

“很好，”蒋介石点头道：“很好，所以今天立法院以二百二十八票绝对多数，压倒了四十四票反对票，哲生兄真是众望所归呢。”

“不敢不敢。”

“我要岳军出任中政会秘书长，以补布雷之缺，希望你

能组织一个拥有广泛紧急权力的战时内阁。”

孙科已忍不住，他得说说他的抱负了，“非常感谢总统对我的期望。”他说：“我希望战时内阁中有几个新人，能包罗本党各部分要员。根据宪法，行政院长不得兼任立法院长，我明天就得辞去立法院职，请本党秘书长吴铁老出任立法院长，总统以为合适么？”

“合适合适，”蒋介石道：“不过我听说傅斯年也有兴趣，他将出面竞选，我看还是慢一点决定，以免有伤和气才好。”

“是是，”孙科道：“我想邀请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陈立夫四位先生参加内阁，还希望张群先生出任外交，总统以为如何？”

蒋介石不作声，凝视良久，说：“这个我倒没有把握，他们四位肯不肯参加你的内阁，我也难说。”

孙科讪讪地说：“是啊，他们都是德隆望重的前辈，恐怕这一次——”蒋介石却另有所思，突地问：“这一次夫人飞美国，哲生兄以为会顺利归来吗？”

“当然当然，”孙科没有考虑余地，但作为一个新任行政院长，又不能不在口头上为蒋创造有利条件，信口答道：“美国是反共的，只要政策不变，我们就有恃无恐。”

“他们的政策没变？”

“没变！”孙科道：“外面冷言冷语是有的，我们可以不管。”

心情阴沉的蒋介石踱出花圃，在阴沉的天空下茫然四顾，退回室内长叹一声道：“哲生兄，老实说，今天我着急的倒不是共产党打到什么地方，乃是美国的观望政策，真使我受不了。娘希匹！日本有几家大报纸也在劝美国采取观望政

策，这更使我怨愤难消！”

孙科笑道：“我看他们不会观望下去的。”

“为什么？”

“我们也研究过他们所说的观望，”孙科道：“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人因为看到我们的政府好象不稳固；我们的军事局势恶化，如果徐州大捷不假，那末我们还可以透过一口气来；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中共是能获得中国老百姓拥护的政党；他们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组不成功，美国愿意支持傅作义。”

“谁说的？”蒋介石一惊。

“路透社华盛顿的消息。”孙科忙答。

蒋介石强笑道：“我也曾听说，也曾听说。你刚才讲的几个理由，认为美国人真的会观望下去吗？”

孙科极有把握地说：“我认为不会。最重要一点在于白宫的决定，但他们要下星期才开会。夫人在期内赶到，情形又不同了，何况外间传说的什么‘中国游说团’也活动得很好，……”

蒋介石脸色有如黄梅天，一忽儿咧嘴一笑，一忽儿又沉下面孔，使劲搓手道：“唉！今天的天气如果放晴，或者没有风雨，就好了。”

“好什么！”宋美龄直闯进来道：“都是些脓包，能见度差，飞机减少，”她跺脚：“他们说本来可以试一试，无奈太原空投、徐州空投的飞机已不够用了，我只好白跑一趟！”她当着孙科叫道：“什么空军！丢炸弹连人都丢了下去，不是太丢人了吗！唔！”

孙科诧问道："怎么丢炸弹人也丢了下去？那不是千古奇闻吗？"正是：丢人丢人真丢人，如此怪事确奇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前瞻无生路　邱清泉遵命钻口袋
后顾有问题　蒋经国奉令祭家谱

话说宋美龄因为当天不能飞往美国，一肚子气道："我也不相信，问他们，他们说确有其事。运输机当轰炸机用，一到目的地上空，投弹手便得打开舱门，双手推炸弹落地。有几次投弹手挨近舱门，给风一刮，失却重心，自己也变成了肉弹。"

"脓包脓包！"蒋介石生气了："给我丢脸！"

"后来有了改善。"宋美龄道："空军部在机舱里增加绳索，到达目的地上空时把人绑起，然后背对舱门，用双脚往后蹬着，直到炸弹落下为止，人就不至于一起下了。"

蒋介石非常不快活，只在鼻孔里哼着。孙科见状改口道："共产党没飞机，对我们的炸弹还是有顾忌。不过听说很多

老百姓也挨了炸弹。美国的新飞机得赶快运来，否则老百姓对我们也有怨言！”蒋介石不欢迎孙科在官邸逗留过久，送客道：“哲生兄，事情就这样了，明天再说吧，你先回去，拟订一些计划。”

“是是，”孙科告辞：“不过，有一件事情，总统大概也有所闻了吧？”

“什么事？”

“是，”孙科瞅一眼宋美龄：“是关于李宗仁的事。”

“有什么新消息？”

“听说他活动得很厉害？”

宋美龄单刀直入道：“是他活动得很厉害？还是司徒大使对他活动得很厉害？”

孙科暗惊，佯笑着说：“原来夫人也知道了，那总统知道得一定更清楚。”

蒋介石点点头，想了想，却笑着说：“孙院长，你对德邻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那一定不成的，总统。”孙科道：“德邻先生在同我竞选副总统时，我们对他已经很清楚了，目前局势有变，他的活动倒在意料之中，因为……”

蒋介石惨然道：“哲生兄，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这一次行政院改组之后，我们还不能有所建树，那末，他可能真的扬眉吐气了！”

众人皆惊。孙科讪讪地说：“不会吧？我们如果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吧？”他见蒋介石夫妇神色沮丧，倒心惊胆战起来。

但蒋介石立刻变为笑脸，变得快极了，吃力地说："哲生兄，没什么，今天还是徐州之战重要，你去准备新阁，应付紧急变化，我想有很大可能好转的；我去看看部队，指挥剿匪，分工合作。"孙科闻言立刻告辞，同宋美龄握手道："夫人，明天到机场恭送，敬祝胜利归来。您到了美国，告诉他们，我知道该怎样组织内阁，发挥力量。我的教育大部分是在美国受的，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的父亲在美国也住过很久，有不少美国朋友，就因为有这些背景，我的内阁将在很多方面反映美国的意见。"

蒋介石夫妇互相瞅一眼，两人齐点头道："好好。"

"夫人请转告美国朋友，"孙科言犹未尽："中国需要象麦克阿瑟将军那样杰出的美国军人，来做中国剿共军事的最高顾问，如果成为事实，我们一定给他全权处理……"

宋美龄皱眉道："嗯，嗯。"

"告辞了！"孙科走到门口，却又说："夫人，关于对外开放长江及其他内河航运权的主张，我是极力提倡，也请转告。"

……

"你看，"宋美龄指指孙科的背影道："他出来组织内阁，成吗？"

蒋介石反问道："谁也找不到，不请他出马，你看谁合适 你介绍罢！"

宋美龄撞了一鼻子灰，狠狠道："我象你那样有办法，这一次也不必到美国去了！你以为我是去玩儿吗？"

蒋介石这鼻子灰撞得更痛，正要发作，一想不可，三思

以后，只得向侍卫要酒，准备睡觉，看看明天的局势有何发展。

“我不送你了，”蒋介石第二天一早颓然说：“上午有个紧急军事会议，你知道。”

“万一，”宋美龄穿戴完毕，大小婢仆全部退出，关上房门道：“万一美国还要观望，徐州也有问题的话——”蒋介石勃然变色，捶胸说：“告诉美国朋友，我姓蒋的还有好多地方，只要美国的国策还要反共，就少不了支持我蒋介石！你如果还要建议同共匪谈判，”他顿足：“你不想想，要我把这张脸往哪儿放！”

宋美龄默然。以复杂的感情朝他瞅了一眼，一低头便启门外出，直趋机场。

话说蒋介石为徐州之战焦虑得食不知味，夜不安枕，安眠药代用品——白兰地一杯半都济不了事，必须连尽两大杯才能醉倒，权充睡觉。待到醒来，又是紧急会议，众将官既颓丧又恐惧，也闹不清这场仗是怎样打的，如何打得下去，一个个垂头丧气，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话说得多，蒋介石也累了。他恨极而言道：“我说了很多话，你们也说说你们的意见罢！这一仗存亡有关，非同小可，可是怎么打的！徐州保卫战我们有强大兵力，应当有相当强大的持续作战力量，可是事实证明，黄伯韬已经为国尽忠，好象这一仗比任何战役更不济事！我最保守的估计，总也得打他三五个回合，争取局势的好转，”蒋介石凄然：“可是，太出乎意料之外，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半晌，顾祝同没精打采起立，低沉地发言道：“总统刚才

说的对，这一仗有关存亡，我们应该好自为之。现在我向各位报告我军今天在战场上的态势。”

众将官至此精神稍为振作，倾耳细听。

“今天，”顾祝同手执木棍，在军事地图上东指西点道：“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态势，我军已处于不利的位置！”

一座皆惊。

“试看这里，”顾祝同道：“徐州我方的兵力最强大，现在有邱清泉的十个师、李弥的七个师和孙元良的四个师、刘峙直属一个师，一共二十二个师之多，而且都是精锐部队。

“在这里，宿西区兵力也不弱，有黄维兵团的十一个师；在蚌埠区，也是距离首都最近的最后一大关口，兵力也不少，有李延年的九个师和刘汝明的五个师。

“请各位注意，李延年部队没有问题，刘汝明则是老西北军，他同冯治安所率的五十九军、七十军同属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冯治安的两个军大部在徐州东北利国驿台儿庄阵前倒戈，小部在徐州以南的三堡遭歼灭。刘汝明部队原驻徐州以西的商邱，徐州战起，我领袖感到该部欠稳，乃调该部从第一线向砀山及徐州以南的后方退却，遭对方追击，其五十军一八一师在张公店遭歼灭，余部急退蚌埠，这个部队已经不能作战了。这样，我们目前的态势是不利的，一线不如一线，显得头重脚轻！”

蒋介石似乎十分注意顾祝同的报告，可是昏头搭脑，又没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忽地闻说“头重脚轻”，于是惊问道：“什么头重脚轻？”

众将官见蒋介石如此发问，都感颓丧。没料到作为一个

主帅，对局势、对报告竟这般模样。顾祝同只得报告道："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兵力，第一线最强，第二线次之，第三线最弱。这个态势，就是头重脚轻。"

"噢！"

"因为，"顾祝同说："如果共匪拦腰一击，使我蚌埠守军受到损失，那么徐州和宿西地区的我军，后果严重极了。"

蒋介石默然。

另一将领闻言有感，起立发言道："局势如此严重，我们的确应该仔细对付。这种头重脚轻、顾前不顾后的态势，只要第一线，不管第二线、第三线的作战部署，是我们历年来吃亏最大的毛病，也是我们在战略上的致命伤。"他越说越激昂："例如东北之战，不管华中华北如何，却把最精锐的重兵调赴东北；华北之战也如此，不管察绥如何，却把傅作义调到平津；现在，南京大门口的这场仗——"

"什么！"蒋介石厉声问道："你以为统帅部的调遣失策吗！"他狠狠地跺脚："东北也罢，华北也罢，都是你们不肯好好地打！"

众将官相顾失色，发言者知道闯祸，又恨又气，可是脱身不得。

"你们要给我好好地打！"蒋介石满肚火气也告泄气，喃喃地说："你们要给我好好地打！好好地打！——嗯，好好地打。好好地……"

顾祝同在众将官目光示意下，发言提醒蒋介石道："不过目前形势还不大严重。"

蒋介石心头松了口气。听他说下去："现在，南下蚌埠张

八岭的共匪还不是大兵团的主力，只是先锋部队。共匪主力还在徐宿外围，监视徐州、宿西两个地区中的我军下一步动向。可是，宿西地区的黄维兵团处境恶劣，正在共匪包围中，说不定要等到把徐宿我军消耗一部或数部之后，然后在蚌埠外围展开重要的大战斗！”

蒋介石心胆俱裂。

“不过，”顾祝同道：“无论如何，我军这个头重脚轻的态势，总是对共匪有利，而对我军防御阻击却是大大的不利。”

蒋介石想说几句，而且站起来了。

面对着众将官，蒋介石突地一愣，他感到适才神态失常，太不好意思了。于是整整衣服，喝了口水，极力使自己恢复正常，有如刚从床上起来，已醒未醒模样。

“同志们！”蒋介石极力使自己振作，希望众将官也力图振作，挽此危局：“你们的意见，我都听见了，你们志在报国，很好！”他加重语气：“现在是报国的时候了！”

众将官闻言暗惊。

“我先要告诉你们，”蒋介石慢条斯理说：“统帅部没有错！只是你们之中，有人不肯好好地打，”然后他加快速度：“统帅部今天到底在作怎么样的部署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在徐州战役中，目前的优势是他们的；可是以后呢？

“以后，我们还有长江天险，大家不必着急。万一局势不能挽回，大家不肯好好地打，那末我们不妨逐步退却，从徐州而蚌埠，自蚌埠而长江，不过我希望这种局面不要出现。

“如果要这样做，那末这种退却必须前方顶得住！让后面的第二线，第三线来得及准备布防。尤其是长江以南、京沪线的防守线，包括兵力的增调配置，建筑要塞工事；加上美国方面的援助，例如美舰开入长江，上海国际化等等，这些一定要有时间。嗯，时间。

“第二步，就是要阻止共匪于徐州前线，不让他们南下，迟滞他们的行动！要做到这两点，拿我们现有的兵力来说，只能以最大兵力配置在徐州陇海的一线。”蒋介石挥拳高呼：“凭了我们的兵力；凭了精锐的正规部队，把次一级的往后调防；凭了美式配备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同企图南下的共匪奋力作战，这才有办法！”蒋介石再喝水：“这才有办法，嗯，办法！”

众将官默无一语，也无喜色。

“同志们，”蒋介石说下去道：“你们可以看到，在战役初起时，我们的部署是以徐州为中心，以最强大的黄伯韬兵团居右，邱清泉居左，李弥居中，孙元良殿后，而以黄维、李延年等作后备部队。准备共匪进攻徐州时，就以这四个大兵团围而歼之！如果共匪不攻徐州而迂回南下时，也可以用邱清泉和黄伯韬兵团阻塞徐州两个共匪侧翼的南下之路，以孙元良与李弥兵团机动策应他们，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部署！嗯？”

见众将官默无一语，蒋介石以为他们同意他的说法了，而且众将官从来不敢有相异的看法，蒋介石稍为高兴一些，双手撑腰，边走边说：“还有，你们可能对统帅部的部署感到奇怪：为什么今日之下，我们还打算退却呢？”

众将官果然齐把头抬，欲闻其详。他们明知这一仗是非败不可了，但蒋介石对此还有一番文章，都感新鲜。

"大家知道，"蒋介石道："反共不是我们单独在反，美国政府是非支持不可的！现在反共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美国人却还在观望，实在岂有此理！我当然不希望前方有失，但事到如今，退就由它退吧！一直退到使美国人不能坐视的地方，美国就会动手，美国就会参加！美国就会干涉，"蒋介石大呼："美国就会出兵打共产党！"

众将官闻言如遭冷水当头淋浇，个个凉了半截，感到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出人意料。但他如此兴奋，也无人敢说话了。

众将官会上无话可说，会后感慨良多。有人说蒋介石到今天还以为自己是"福将"，不必自己动手而可以坐享战果。北伐胜利是谁打的先锋、勇不可当？是叶挺而非老蒋；八年抗战谁流的鲜血最多或作战勇猛？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游击队、杂牌军，也不是老蒋，他的部队宝贝似的"保藏"着。但无论怎样，蒋介石是"统帅"、是"元首"、是"最高领袖"，于是算来算去，胜利终属于他，现在他又要把"剿共胜利"寄希望于美国的出兵，坐享其成了。

将领们的心情是黯淡的，对于蒋介石的"神机妙算"毫无兴趣，也无意见，倒是对方的广播针针见血，老老实实地在中国上空响着：

"蒋介石的防御部署自以为万无一失，但它处处被动挨打，虽然张开五指，但无法阻止解放军的乘隙而进。蒋介石的统帅部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解放军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可以见到解放军主要不是攻城夺地，而是先吃兵力，再得地方！"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都在战栗。

"解放军作战，两眼所望的是如何吃掉对方的有生力量！"广播接着说："而蒋军恰恰相反，自始至终所望见的只有几个城市和几条铁路公路，双方所谋者不同，那就决定了战争前途。"

中共的广播使蒋介石毫无还击余地：

"第一阶段作战是以徐州东北冯治安部两个军的阵前起义开始，接下来是解放军直泻而下，首先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其与徐州蒋军的联系。徐州剿总一看不得了，五根指头断去了一根，立刻改变部署，以邱清泉东援黄伯韬，以孙元良北上填补邱清泉的空隙。孙元良一动，宿县即被解放军攻下，徐州的南下通路断绝了，黄伯韬兵团也终于不能得救，整个被解放军吃掉，徐州防线的右翼崩溃了，解放军在东面打开了一条南下之路。徐州防御体系一垮，立刻使战争转入另一阶段。蒋军顶住第一线的计划完全破产了。"

蒋介石等人实在不想再听对方广播，但对方说得老老实实，既不夸张，又不虚假，这使蒋介石等人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根据蒋军的兵力部署，第一线如果顶不住，第二线——假定他有一条所谓防线罢——是很难想象其有所作为的。现在的问题是看蒋介石的第二步如何行动。有人估计蒋介石可能有两个战略，一是退守，把西北胡宗南的部队自空中运

来，布置一条从合肥到泰州的防线。把徐州周围的部队大部南退，一直退到淮河南岸，凭借淮河及洪泽湖筑一防线，留五六个军在徐州婴城固守。布置这样阵式等待共军的猛攻，消耗其兵力然后反攻。

“一个是决战于徐州，把重兵放在徐州，希求在徐州周围与共军角力，侥幸于一战……国方大概采取第二个战略。”

广播员接下去道：“现在，解放军在淮海战场布置了三个大口袋，徐州区、宿西区、蚌埠区，口袋一个比一个紧，只有放下武器，不再与人民为敌，便可不咎既往，否则摆在蒋军面前的只有消灭！”

蒋介石等人又气又急，又怕又乏。听到“口袋”二字，人人脖子间好不难挨，有如真的钻进了对方的口袋，感到窒息。

“真他妈的啊！”邱清泉在口袋里跳脚道：“这种仗怎么打法，咱们怎能过得了这一关！”接着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战略，参谋长垂头丧气地报告形势道：“统帅部今后将采取什么战略，迄无明令。意图在徐州一战的打算已不可能，现在似乎想从合肥到泰县之间布置一条防线，但如果要从徐州、宿西、蚌埠三个地区中把部队抽回这一线作战，我看好难！”

听蒋介石说要派他到奉化溪口祭家谱，蒋经国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他在上海打老虎未成，反给老虎咬了一口；这还不算，金圆券的狂泻不可阻挡，如大河决堤，蒋经国几乎被溺毙在里面，最后纵声大哭，往南京一跑了事，正发愁来日大难，如何是好？不料他老子交给他的任务却是重修家谱。

蒋介石喝完最后一口酒，快睡觉了。他摇摇晃晃起立，将宽大的睡衣带在瘦削的腰间打个结，低沉地说："谱已经修好，你只要去祭一祭，就成了，嗯？据他们说，家谱印得很好，全书用红黑两套油墨精印，非常美观。中华书局恐怕逾期交不了货吃排头，还忍痛拨米六十石，才要那些工人接连赶了几天几夜的工，昨天已经大功告成了。"

"亚伯，"蒋经国把老蒋扶在床上，自己拉一把椅子放在跟前，说："我不是不赞成。"

"那很好，去吧。"

"我只是……"

"只是什么？"蒋介石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你只要去祭祭谱，让举世之人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我懂得，"蒋经国道："只是怕外面有人说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反而——"

"别理他们，"蒋介石阖上眼睛道："谁敢反对，就当他共匪办理，嗯？"

"这个，——"蒋经国还想说些什么，见他已经扭过身子，醉倒在白兰地的酒力中了。

侍卫长俞济时出现在面前，用蚊子般的声音说："睡着啦！"

蒋经国痛苦地点点头。

"你怎么啦？他又发谁的脾气啦？"

蒋经国叹道："别提这个，你那里有酒，来，喝几杯！"

侍卫长忙不迭摇手道："那怎么成？那怎么成？你喝，我陪。"

“那我也不喝了，”蒋经国强笑道：“我该回去了，已经半夜——不，快天亮啦！”说罢上车。

听车声远去，雄鸡啼明，侍卫长踱到官邸电台，却见电台长在那儿发愣，原来是紧急消息到达，但蒋介石好不容易刚刚睡着，报是不报？侍卫长心惊肉跳，抓起一张电报，只见上面写道：“匪军已占灵壁，战事迫近南京。刘伯承部距京三十五哩，我黄维兵团陷入重围。陈毅、刘伯承正向黄兵团诱降，军情紧急，祈加强空投……

“徐州、南京间铁路已被切成三段，徐州、蚌埠完全陷于孤立，邱清泉兵团请求增强空投，十万火急……”

正是：前方情况紧急，官邸没有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当机立断　廖运周阵前起义
进退两难　李延年营中诉苦

话说第二天蒋经国前往官邸辞行，见蒋介石面色青青，望着面前几张文件发怔，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纳闷着踱向走廊，瞥见臃肿的汤恩伯坐在客厅里等待召见。汤恩伯结结巴巴问道："又，又有什么，消，消息，领，领袖在，慎，慎重考虑？"

蒋经国淡淡地笑笑，表示无所知。他问他的京沪卫戍总司令新职发表之后，班底是否弄妥？听说陈大庆出任淞沪警备司令，很出乎他的意料。蒋经国对上海似乎很熟，似乎又十分陌生，闻言默然，两人便坐着干等。

蒋介石所以久久抬不起头来，是因为宋美龄从动身到抵达目的地，都不顺利。出发展期还无所谓，第二天改乘美国

军用机直飞华府，却又赶上美国撤侨，而可坐二十六名客人的运输机中，只空空洞洞地搭乘了宋美龄一人。在南京准备撤侨的美国军眷与商人又大感不满，到处攻击，报告送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明知此事不会扩大，但影响非小，甚为心焦。

这次出发，在宋美龄尚未抵达华府时，华盛顿报纸却已冷嘲热讽起来。著名的漫画家在各大报上发表作品，有一幅把她绘成一个善于蛊惑人心的妖妇，影射希腊神话中那个意大利海岸附近岛上的妖妇，以其歌声蛊惑航海者而使之灭亡。这幅画的主题是她想诱惑精力衰老的山姆叔叔。山姆作沉思状，宋美龄却附其耳，低声说："让我们泛一次舟，好吗？"画中意思是这艘船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到达中国。

此外还有讽刺蒋介石本人的漫画。蒋介石恨透了。

但还不止此，当宋美龄抵达华府时，机场冷落极了，除了几个交际官员外，没有一个有地位人士或民间团体。国会议员以前曾对她的访美感兴趣，此刻已冷到冰点了。甚至说国会已不让她发表意见。马歇尔无巧不巧偏在这时候忽然住进陆军医院"检查体格"，这使宋美龄尴尬之至，蒋介石万分恼火。

"她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蒋介石想："是为了说服马歇尔同意派遣美高级军官指挥南京军队剿共。这件事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曾向杜鲁门提过建议，但遭马歇尔拒绝，最后福莱斯特也告辞职。现在又碰钉子，这混蛋还搬进医院，娘希匹如何是好！"蒋介石偶一抬头，听见儿子似在同谁说话，便要侍卫把蒋经国找来，问他何日去溪口祭谱，际此时日，

保存一份家谱，似乎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了。

汤恩伯接着也被召入内，蒋介石对他两人端详良久，强笑说："徐州情况虽差，但大致还不要紧；恩伯接任新职，希望把防御工事搞好。"

"是！校长。"

"你去祭谱，哪天动身？"

"今天，亚伯。"

"快去快来。"

"是，亚伯。"

"今天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一号，"蒋介石信口胡扯道："只要到三十八年十二月一号，我们还在这里，共匪就快完了，因为三次大战早已开始，美国绝对不能坐视！我昨天接见合众社远东分社副社长伐恩，就公开告诉他，希望麦克阿瑟到中国来做最高军事顾问。"

蒋经国惘然道："他不会来吧？"

"会来会来。"蒋介石道："即使短期内不会来，但我们可以固守南京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们一定着急，"蒋介石把手一指："一定会挥兵参战，共匪吃得消才怪！"两人为了让老蒋高兴，也就唯唯诺诺，坐了一阵，在官邸会议开始时，分头告辞出发。

紧张会议开到晚上十时，蒋介石官邸之中，愁云惨雾，压得与会者几乎窒息。徐州守军最后一个电报到达官邸，蒋介石虽然明知徐州危在旦夕，但证实失去后又感忧惧交迫，瘫软在太师椅里动弹不得。会议继续到两点正，甫自徐州"空中飞人"的某师副师长到达官邸报告战场情况，统帅部自

蒋以下闻报心惊，个个满肚密圈，打算怎样离开南京。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可以挽救眼看就倒的石头城了。

"……我们离开徐州时，"那个副师长报告道："坐的是最后一架飞机走的，共军已经到达离机场三、四哩路的光景——"

"共匪！"蒋介石忽地厉声喝道："什么共军！"

那人吓了一大跳："是，是共匪！共匪曾经用机枪对空中射击，幸而没有命中，我们今天有一百多架飞机去撤退军事人员和文件……"

"刘峙总司令此刻到了哪里？"

"报告总统，刘总司令已经去了蚌埠，应付共匪对淮河的进攻……"

"邱清泉兵团怎样了？"

"报告总统，邱总司令兵团正向宿县南下，但无重大进展。邱部第二兵团正沿陇海路东进，但因受共匪围攻部队的狙击，无法前进。"

"孙元良、李弥、刘汝明三部呢？"

"报告总统，三部也正在沿津浦路南下，企图突围。但是——"

众将官知道他"但是"之后的下文是什么，也明白他"但是"了好久之后，下文也一定非岔开不可了。果然，那副师长支吾一阵后说："当我们离开徐州机场时，情况很混乱，好多人因为争夺飞机坐位……"他透口气："今天能在这里向总统和各位长官报告，实在不易。"说罢泪下。

有人说："请你报告一些前方情况罢，副师长。"

那人便说：“据我所知，黄维兵团正在宿县附近艰苦突围。共，共匪已向他们发出第三次劝告，要他们，要他们这个，这个；否则歼灭！”

蒋介石一震，急问：“黄兵团到底还有多少人？”

“报告总统，目前为止，黄兵团至少有十万人。”他以凄怆的语调作报告：“他们从豫南急行军到达徐州增援，却在宿县西南浍河与淝河之间的狭小地区遇伏，给对方团团围住。我们知道黄兵团已经长途行军二十几天，人困马乏，对方连日猛烈炮轰，伤亡……”他顿住了下面两个字。

“他们为什么不突围！”蒋介石道：“我不相信共匪有这样厉害。”

“是，总统！”副师长说：“他们也曾向东南方连续突围，企图同蚌埠地区北上策应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会合，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不是有个电报来，说有一部已经突围成功了吗？”

副师长垂下头来，低声说：“已经证实没有成功。他们只是多走了几步路，全完了。”那副师长突地抬头，愤激地说：“问题在于援兵！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进至宿县东南任桥起固镇地区后，忽然怕起来了，掉头回到蚌埠，弃黄维兵团于不顾，把增援的任务搁了下来。”副师长眼泪直流：“现在，黄维兵团已经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许庄、前后周村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的狭小地区中，粮草弹药，极端缺乏。他们吃光了老百姓的猪、牛、羊、狗，只得靠宰杀驴马，找寻红薯和红薯藤叶充饥，……”

蒋介石变色道：“胡说！有飞机空投！”

副师长一怔，随即失声而泣道："空投是有的，但专门投给十八军胡琏部，第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所得极少。官兵抢食，互相火并；缺乏食水，只有泥浆；没有房子，冰雪露营，"那副师长哭出声来了，蒋介石忙令退出，却又无话可说，会场中死般沉寂。

话说淮海前线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动弹不得，走投无路，蒋介石自己也想不到这一最后关头的大战役，满肚密圈，却会演变成这般模样，他着急的兵源问题一时无法解决，而淮海前线几大兵团怎样撤得出来，更是一大难题。

那当儿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正在宿县附近进退不得，只见大兵们同大堆的死尸、伤兵、车辆、牲口挤成一团，又冻又饿，又渴又累；而对方巨炮密集，每发出一枚炮弹一定会取得收获，军心惶惶，不可终日。廖运周守着部电台，却不闻一点儿象样的命令，显然已置身绝地，不禁悲从中来。

健康的官兵要吃东西，伤病的官兵还需医药，但廖运周什么也没有。轻伤官兵派出代表，一颠一跛，一字一泪，前来求见师长道：

"报告师长，局势再拖下去，咱们要在这个鬼地方同归于尽了。"

廖运周心头一沉："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代表之一涕泪纵横道："报告师长，为今之计，最好的办法是有，但是我们不敢讲，怕师长见怪。"

"不会不会，"廖运周道："大家说。现在咱们甘苦与共，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代表你望我，我望你望了一阵，一个伤官挺身而出道：“师长，如果要枪毙，枪毙我一个人好了。”

“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代表咬咬牙，沉痛地说：“师长你是总统的门生，咱们是直属部队，我自己也是军校毕业的，如果今天向师长建议别打了，甚至……”

廖运周一怔，但立刻说：“你们是不是要我投降？”

那伤官把心一横，说：“不是投降，师长。”

“那是什么？”

“是起义！”

“起义？”

“是起义！咱们本来都是老百姓，这些年来，老百姓受罪受够了，咱当兵的罪也受够了，为什么到今天还要咱们这样苦法？”那伤官抹泪道：“如果当年打日本，再苦也算了，可是咱们在抗战时并没有象今天这么惨。师长比弟兄们明白得多，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仗，对国家、对民族、对上下老小、对自己，都是没有希望、没有道理、没有必要的战争。师长呵，咱们凭什么还要这样卖命，难道咱们中国人的血肉之躯，真的这样下贱吗？”

廖运周本人早有阵前起义之意，但碍于一些陈旧的看法与想法，连对最亲信的人都不敢提及；此刻见负伤官兵开门见山前来请愿，那颗心跳个不休。再一想伤官伤兵之伤来自共军，连受伤的人都愿投降对方，毫无怨恨；那末其余精壮官兵如何想法，也可想而知了。如果坚持“剿匪”，分明死路一条，送上死路的子弹，极可能不是来自对方，而来自自己

的部下。廖运周想到这里不寒而栗。叹道："你们的意思，很好。只是我们是国军嫡系，事情闹将出去，会不会引起——"

那伤官走前一步，指指挂在脖子里受伤的胳膊道："师长，这个胳膊，是共产党炮火打坏的，会不会残废，现在还不晓得，但也顾不得这些了。师长，正因为我们是'国军嫡系'，我们再不为国家着想，那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可是我们做了些什么有利国家的事情呢？上次美国人来检阅，那嘴脸使大伙儿几夜睡不着！原来我们是外国人喂养的，这怎可么以？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可人家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是比咱们好，老百姓同共产党根本分不清，你说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是啊是啊，"廖运周点头苦笑道："老百姓不帮咱忙，嗯，不帮咱忙。"

"师长，"伤官道："弟兄们在临时收容所里听广播，刚才听到了前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演讲。"

"他怎么说？"

"曾军长同他三个师的师长联名说：希望我们赶快觉悟，不要再替蒋某人卖命。他说他们起义以来，备受解放区人民政府的优待，说解放区赤诚关切照顾，远非他们所敢期望者。而解放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奋勇直前的精神，也非他们所能想象者。他说回顾既往，恍如隔世，始悟人民世纪之真谛，及我们军人之光明出路……"

廖运周严肃地起立道："好罢，你们先回去，待我仔细想一想，下午再决定。"

下午，阴霾的阵地上忽地充满了生气，颓丧已久的国民

党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在一片欢呼声中，庄严地在宿县西南罗集举行了阵前起义，廖运周演讲时声泪俱下，大小三军个个落泪，然后振作精神，排好队伍，高举旗帜，开拔共军阵地，宣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参加战斗去了。廖运周一看，自他带兵以来，弟兄们从未有象今天那么兴奋的。

廖运周感慨万端，但精神上却无限轻松，他为自己、为部下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到达对方阵地之后，廖运周的感慨更多，心头想说的话太多，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口了。

解放军和解放区民众们，是这样热诚地款待这些几分钟之前还叫做“敌人”的人，有如兄弟自异乡归来，烧茶端水，治病开饭；问长问短，补衣洗衫，廖运周及其部下做梦也想不到，在南京宣传部笔下的“共匪”军民，竟个个都有如此宽大博厚的胸怀，人人感极而泣，有一些兄弟且纵声大哭。

欢迎的仪式举行过后，廖运周及其高级干部参加了军事会议，商讨如何使国民党弟兄都能归来，免于歼灭的浩劫。有一位解放军师长起立演讲，使廖运周等人惊诧不置：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因为徐州的迅速解放而到达高潮。在这个地区，蒋介石本来还有四十几个师的兵力，但是已经完全给包围和分割了。徐州解放之前被包围的有二十二个师，被围在宿县以西的十一个师，陷入于蚌埠以南囊形地带的计十四个师。而在这中间，以第五军为主力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八军为主力的李弥兵团，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黄维兵团，都是蒋介石的精锐，也就是他整个残余军事力量的脊骨，所以如果在这一次大战役中打断他这根脊骨，

那么蒋介石不仅在长江以北，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整个地区，也只有西安和武汉两堆孤立的军队了。”

廖运周等人只是点头。

“何况，”解放军师长说：“廖运周将军和他的弟兄们今天阵前起义，已经给了黄维兵团沉重的打击，南京那根脊骨，眼看断得更快了。

“蒋介石眼见徐蚌之战——淮海之战到了危急的阶段，不能不在这两堆兵力上打算盘。武汉这一堆调走了黄维之后，剩下来的就只有张轸、李觉、张克辉所部几个师正规军，和豫鄂皖三省一些保安队。这一地区由白崇禧指挥，驻合肥的张淦兵团三个军又是广西嫡系，危急时不一定肯为蒋殉葬，所以日前有消息说：蒋有放弃西安的打算，调用胡宗南部来增援京沪。”主人向廖运周笑笑：“廖将军知道得最清楚：胡宗南对蒋有些什么帮助？”

廖运周初次在对方军事会议上发言，感动极了，也激动极了。他说：“人民解放军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别说胡宗南的部队救不了蒋介石，美国兵如果胆敢打进中国，也一样救不了蒋介石。这句话如果出于中国共产党人之口，有人可能以为是夸大之辞，但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兄弟这句话是诚恳的。决非信口雌黄，因为有数不清的事实可以证明。

“至于胡宗南，”廖运周喝口水：“他共辖十二个整编师，已经给歼灭了三个师，现在的实力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南京打算把这二十万人增援京沪，除非是神话，以事实而论绝不可能！南京是不是肯放弃西安？胡宗南的兵养尊处优惯了，能不能打仗？这些都是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二十万

人空运，怎能有这么多飞机？

“因此，胡宗南增援京沪之说，且不论有没有用，在技术上说就是幻想，绝不可能！我们自己也曾经谈过，胡宗南部队最可能的动向是向南撤到汉中，将西北让给二马，以所谓嫡系监视川军，扼守入川门户，策应中原作战。假如这样做，胡宗南这支兵力对蒋的退守江南有些什么帮助，也可想而知了。”廖运周最后长叹道：“今天的内战，双方是非曲直非常明显，为了使国家早日开展建设，使民众早日获得安宁，兄弟等人才毅然决然掉转枪口，追随诸君之后，为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不成话的政府而战！我们对生死绝不考虑，希望在猛烈的淮海大歼灭战之中，也能尽一些力量；希望在来春肃清江南残敌的战役中，也能尽一些绵力。庶不负做一个中国军人的抱负，并且希望因为兄弟等人的来归，加上这之前很多同僚的来归，促使蒋介石手下的弟兄们都能来归，缩短战争的时间，减轻同胞的负担，提早国家的建设，使我中国得以变成一个强大富足之国！”说罢抹泪坐下，掌声历久不息。

正在这当儿共军师长接获电报，随即起立报告道：“廖将军的话使我们非常感动。明事理、识是非的国民党军人是该如此，”他把电报一扬：“廖将军刚才的希望已经得到反应，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朱占奎已率部来归，实在令人兴奋！”接着一片掌声。

淮海前线国民党军纷纷投向对方，解放军阵地里不断响起热烈欢迎的掌声，而在南京机场，也响着稀疏零落的掌声，那是南京政府的官儿们打着旗子欢迎伤兵。但当伤兵象

货物似的一个个给抬下机舱，搬进医院之后，便几乎没人关心了。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石头城中，平空增加一个伤兵问题，这使忙于搬家的官方狼狈之至。蒋介石要邓文仪到机场看看，得到的报告使蒋更为沮丧。

“伤兵很惨,”邓文仪道：“他们骂了一路，哼了一路，目前的设备显然没法顾到他们。而且据飞机师说，不如不运伤兵回来——”

“那是为什么?”蒋介石不解。

“飞机师说徐州附近伤兵无数，这几十架飞机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恐怕也得运好几年。而且我们是顺路运伤兵，不是专运伤兵的；与事无补，不如留给共匪去治疗算了。”

“混蛋混蛋!”蒋介石骂道：“这些飞机师难道通匪的？连抢运伤兵的重要意义也不清楚吗?”但蒋介石长叹一声之后，咬牙道：“好吧!”接着说：“前线情况万分紧急。”

“是的，领袖。”

“你明天同纬国一起去，——不，或者分头到蚌埠走一趟。”蒋介石阴沉地说：“他为了装甲车旅问题，这个不能让人家拿走半辆，否则实在难看。”

“是的，领袖。”

“你,”蒋介石指指邓文仪道：“你到蚌埠走一趟，告诉李延年，要他努力，黄维为了接应杜聿明才向徐州推进；李延年又为了接应黄维而向徐蚌推进。现在黄维身陷重围，李延年似乎不大着急，不肯援救，太糟了！你直截了当告诉他，要他放明白些！如果黄维兵团给共匪吃光，下一个就该轮到



他李延年！”

但李延年对蒋的警告无能为力，一把抓住邓文仪几乎哭出声来道：“老兄，你真的不明白这场仗打成什么样儿啦？形势恶劣，士无斗志，别说我没办法，你老兄来试试看！再说领袖自己来指挥，又有什么办法？我看我倒楣也倒够啦！”边说边落泪。

“也难怪。”邓文仪叹道：“对了，你同黄维兵团究竟距离多远，如何没办法。”

李延年长叹道：“只有四十华里。”正是：同是沙场倒楣人，相见何必曾相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第八集《大江东去》分解。